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唐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 556 卷至第 580 卷)

汇编说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 5.4 版本佛经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本彙編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8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7 冊 No. 220，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00 卷）为底本。

本彙編是三號字體，是**第 556 卷至第 580 卷**。

因智慧淺薄，望大眾給予指正賜教，共同參與，以待修正。

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如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宗旨：本佛宗經，聞思正見

理念：閱藏很重要，大眾能做到，活動無中心，引導有僧寶。

目標：**圓滿聞思修，共入福慧海！**

大眾閱藏郵箱：yuezang@vip.163.com。

大眾閱藏官网网址：<http://www.yuezang.org>；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汙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婆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秫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
摩啰摩啰。虎啰，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
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
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	1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3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	8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	15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	22
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2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32
大般若經第五會序.....	4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六.....	45
第五分善現品第一.....	45
第五分天帝品第二.....	5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七.....	64
第五分窣 sū堵波品第三.....	64
第五分神呪品第四.....	7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八.....	79
第五分設利羅品第五.....	79
第五分經典品第六.....	82
第五分迴向品第七.....	8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九.....	95
第五分地獄品第八.....	95
第五分清淨品第九.....	101

第五分不思議品第十之一.....	10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	113
第五分不思議品第十之二.....	113
第五分魔事品第十一.....	118
第五分真如品第十二.....	12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一.....	129
第五分甚深相品第十三.....	129
第五分船等喻品第十四.....	136
第五分如來品第十五之一.....	13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二.....	145
第五分如來品第十五之二.....	145
第五分不退品第十六.....	147
第五分貪行品第十七之一.....	15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三.....	161
第五分貪行品第十七之二.....	161
第五分姊妹品第十八.....	165
第五分夢行品第十九.....	17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四.....	175
第五分勝意樂品第二十.....	175
第五分修學品第二十一.....	181
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一.....	18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五.....	190

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二.....	190
第五分付囑品第二十三.....	194
第五分見不動佛品第二十四.....	199
大般若經第六會序.....	20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六.....	205
第六分緣起品第一.....	205
第六分通達品第二.....	20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七.....	218
第六分顯相品第三.....	218
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一.....	22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八.....	232
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二.....	233
第六分念住品第五.....	23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九.....	248
第六分法性品第六.....	24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	263
第六分平等品第七.....	263
第六分現相品第八.....	26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一.....	276
第六分無所得品第九.....	276
第六分證勸品第十.....	28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二.....	292

第六分顯德品第十一.....	292
第六分現化品第十二.....	297
第六分陀羅尼品第十三.....	301
第六分勸誡品第十四之一.....	30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三.....	308
第六分勸誡品第十四之二.....	308
第六分二行品第十五.....	311
第六分讚歎品第十六.....	319
第六分付囑品第十七.....	32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會曼殊室利分序.....	32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四.....	327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一.....	32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五.....	342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二.....	342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鷲jiù峯fēng山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得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善解脫，通達智慧；如大龍王，斷諸有結，去除重擔；所作已辦，逮得已利，心得自在。

爾時，佛告尊者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諸聲聞、緣覺，愛樂修學無上菩提者，汝等之人，於此般若波羅蜜經，聽受、讀誦、分別演說，速獲正覺。

“須菩提！此般若波羅蜜經具足方便，通達一切諸佛菩薩甚深法藏，應如是學、如是修行。

“須菩提！若有菩薩摩訶薩，於此般若波羅蜜經，隨喜、聽聞、受持、讀誦，應如是學、如是修行。何以故？此經廣說一切諸佛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深法藏。

“須菩提！又此般若波羅蜜經，所有聲聞法、緣覺法、菩薩法、菩提分法，及一切諸佛、一切般若波羅蜜法，聚集攝受，平等如一。”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所有聲聞法、緣覺法、菩薩法、菩提分法，及一切諸佛、一切般若波羅蜜法，聚集攝受，平等如一？”

佛告須菩提：“所有布施波羅蜜、持戒波羅蜜、忍辱波羅蜜、精進波羅蜜、禪定波羅蜜、智慧波羅蜜，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無變異空、無相空、自相空、有際空、無際空、性空、本性空、無性空、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一切法空，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四聖諦，四無色、八解脫、九分法，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願解脫門，一切三摩地總持門，四智、五通，一切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十八不共法，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緣覺果、菩薩一切道智，如是一切善法，一切般若波羅蜜，悉皆聚集，平等攝受，如一無異。”

爾時，須菩提聞佛所說，白世尊言：“今此經典，聚集攝受一切善法，一切般若波羅蜜多，平等如一，甚深微妙，意趣深遠，難解難知。”

佛言：“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須菩提！若有不種善根諸惡朋友，鈍根懈怠dài，無智愚癡，少解少聞，初學淺識，及樂小乘智慧狹劣者，於此般若波羅蜜經，難解難入而不信受。汝等當知。

“復次，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此般若波羅蜜經，隨喜、聽受、讀誦、演說，如持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久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是經已，尊者須菩提及諸菩薩、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

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眾并菩薩摩訶薩眾俱。是時，佛告尊者須菩提言：「須菩提！色，無性、假性、實性；受、想、行、識，無性、假性、實性。須菩提！如是，乃至眼、色、眼識，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無性、假性、實性。

「復次，須菩提！色於如是三性中轉，愚是所行，當知是為菩薩正行。如是行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解無相法，苦自止息，諸相寂靜。如是所行，當知是為菩薩正行。如是行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若解無相法， 諸苦自止息，
眾相皆寂靜， 是菩薩所行。

「復次，須菩提！於諸色中，闇之與明平等依止。菩薩若能如實了知，解入此者，諸法亦然。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於諸識中，闇之與明平等依止。菩薩若能如實了知，解入此者，諸法亦然。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若法闇與明， 平等性如是，

依止及解入， 知已得菩提。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色須菩提，受、想、行、識於三性轉，若有智者如實了知，即於識中不生取著亦不現轉，其心開明。由彼於識不生取著、心開明已，即於大乘法中而能出離，何況聲聞、緣覺乘中！又由如是不生取著、心開明故，不於長時在彼地獄、畜生、餓鬼、人、天諸趣受生死苦。

「復次，須菩提！色，為生邪？為滅邪？若謂色有生，彼色即無生；若謂色無生，彼色即是無生自性。若復菩薩如實了知彼色即是無生自性，是故於色無生可有。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識，為生邪？為滅邪？若謂識有生，彼識即無生；若謂識無生，彼識即是無生自性。若復菩薩如實了知彼識即是無生自性，是故於識無生可有。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色，是我、是我所。』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須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識，是我、是我所。』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色是先世因所成作；或大自在天所化因作；或無因緣。』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須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識是先世因所成作；或大自在天所化因作；或無因緣。』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色以色像為相，受以領納為相，想以遍知為相，行以造作為相，識以了別為相。』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苦不寂靜；若彼色滅，此樂寂靜。』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須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苦不寂靜；若彼識滅，此樂寂靜。』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彼色是無，受、想、行、識亦悉是無。』作此說者，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佛所說：「色無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作是說者——彼於一切法，即無和合亦無樂欲，隨其言說作是知解——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須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佛所說，皆無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作是說者——彼於一切法即無和合亦無樂欲，隨其言說作是知解——我說彼是外中之外，愚夫異生邪見分位。

「復次，須菩提！若復有人計色為有，取著於色有所生起，隨言說轉；又復計色為有，即於彼色雜染依止，有相隨轉；又復計色為有，即於彼色修習淨法，成立隨轉。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復有人計識為有，取著於識有所生起，隨言說轉；又復計識為有，即於彼識雜染依止，有相隨轉。又復計識為有，即於彼識修習淨法，成立隨轉。

「復次，須菩提！若諸菩薩計色為有，於彼色中有斷有知，於大樂行言說成辦，隨有所轉；又諸菩薩計色為有，於彼色中有斷有知，表示成辦，隨有所轉；又諸菩薩計色為有，於彼色中以能了知白法具足，謂於諸法得自在已，於大樂行而能隨轉。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諸菩薩計受、想、行、識為有，於彼識中有斷有知，於大樂行言說成辦，隨有所

轉；又諸菩薩計識為有，於彼識中有斷有知，表示成辦，隨有所轉；又諸菩薩計識為有，於彼識中以能了知白法具足，謂於諸法得自在已，於大樂行而能隨轉。

「復次，須菩提！若復有人於色中色所有分量，於苦中苦所有分量，不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色中我有所得；若於色中我有所得，即於色中我見有所得；若於色中我見有所得，即於色中眾生見有所得；若於色中眾生見有所得，即於色中彼眾生見而無所得；若於色中彼眾生見無所得時，即彼眾生亦無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復有人於識中識所有分量，於苦中苦所有分量，不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識中我有所得；若於識中我有所得，即於識中我見有所得；若於識中我見有所得，即於識中眾生見有所得；若於識中眾生見有所得，即於識中彼眾生見而無所得；若於識中彼眾生見無所得時，即彼眾生亦無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復次，須菩提！若復有人於色中色所有分量，於苦中苦所有分量，而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色中我無所得；若於色中我無所得，即於色中我見無所得；若於色中我見無所得，即於色中眾生見無所得；若於色中眾生見無所得，即於色中彼眾生見而有所得；若於色中彼眾生見有所得時，即彼眾生亦有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復有人於識中識所有分量，於苦中苦所有分量，而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識中我無所得；若於識中我無所得，即於識中我見無所得；若於識

中我見無所得，即於識中眾生見無所得；若於識中眾生見無所得，即於識中彼眾生見而有所得；若於識中彼眾生見有所得時，即彼眾生亦有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復次，須菩提！若人於色中不能如實平等觀察，不實分別分量及疑動分量故，即於色中色而有所得；若於色中色有所得時，即於色中色見有所得；若於色中色見有所得，即於色中眾生有所得；若於色中眾生有所得，即於色中一切有所得；若一切有所得時，即一切無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須菩提！若人於受、想、行、識中，不能如實平等觀察，不實分別分量及疑動分量故，即於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即識中識見有所得；若識中識見有所得，即識中眾生有所得；若識中眾生有所得，即識中一切有所得；若識中一切有所得時，即一切無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

奉 詔譯

「復次，須菩提！若人於色中所有不實分別分量及疑動分量，而能如實平等觀者，即於色中色而無所得；若於色中色無所得時，即於色中色見無所得；若於色中色見無所得，即於色中眾生無所得；若於色中眾生無所得，即於色中一切無所得；若於色中一切無所得時，即一切有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大乘法中不能出離，何況聲聞、緣覺乘中。

「須菩提！若人於受、想、行、識中所有不實分別分量及疑動分量，而能如實平等觀者，即識中識而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見無所得；若識中識見無所得，即識中眾生無所得；若識中眾生無所得，即識中一切無所得；若識中一切無所得時，即一切有所得。若或於法有所得相可成立者，即有所得相而有依止，是故於彼大乘法中不能出離，何況聲聞、緣覺乘中。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於諸色中，隨其言說即生取著、作用而行，如是行者，是行有身見，亦復行於有愛。若或離有尋求而有所行，是於色中不了知相。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於諸識中，隨其言說即生取著、作用而行，如是行者，是行有身見，亦復行於有愛。若或離有尋求而有所行，是於識中不了知相。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於諸色中，隨其言說不生取著、不作用而行。是不行有身見，亦復不行有愛。離有尋求亦無所行，是於色中善了知相。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於諸識中，隨其言說不生取著、不作用而行，是不行有身見，亦復不行有愛。離有尋求亦無所行，是於識中善了知相。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能具三種心種子緣而攝受者，是為淨法。何等為三？一、信解心種子，二、厭離心種子，三、不壞心種子。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能具三種心種子緣而攝受者，是為淨法。何等為三？一、信解心種子，二、厭離心種子，三、不壞心種子。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發起三種之心。何等為三？一、無取著心，二、無和合心，三、清淨心。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彼色中，若心有生、若心無生，大生、平等生，悉應如實平等觀察。由能如是平等觀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發起三種之心。何等為三？一、無取著心，二、無和合心，三、清淨心。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彼識中，若心有生、若心無生，大生、平等生，悉應如實平等觀察。由能如是平等觀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見有見無者，當知是菩薩不實知解。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見有見無者，當知是菩薩不實知解。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彼心於色求解脫時，即於色中其心動轉，有動遍動。由如是故，當知此菩薩難得解脫。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起心

欲住平等界中，彼心於識求解脫時，即於識中其心動轉，有動遍動。由如是故，當知此菩薩難得解脫。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彼心於色求解脫時，若於色中心無繫著、無不繫著，由如是故，當知此菩薩善得解脫。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彼心於識求解脫時，若於識中心無繫著、無不繫著，由如是故，當知此菩薩善得解脫。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解無相法，苦自止息、諸相寂靜。愚夫異生不能如實了知色故，即於色中而生取著，現轉覆蔽。由彼於色生取著心、現覆蔽已，即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又由如是取著、覆蔽因故，長時在於地獄、畜生、餓鬼、人、天諸趣，受生死苦，輪轉無盡。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乃至眼、色、眼識，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亦悉無性、假性、實性。

「須菩提！如是意識於三性轉，愚夫異生不能如實了知識故，於識等中而生取著，現轉覆蔽。由彼於識生取著心、現覆蔽已，即於聲聞、緣覺乘中不能出離，何況大乘。又由如是取著、覆蔽因故，長時在於地獄、畜生、餓鬼、人、天諸趣，受生死苦，輪轉無盡。

「復次，須菩提！如是色於三性中轉，若有智者如實了知，即於色中不生取著，亦不現轉，其心開明。由彼於色不生取著、心開明已，即於大乘法中而能出離，何況聲聞、緣覺乘中。又由如是不生取著、心開明故，不於長時在彼地獄、畜生、餓鬼、人、天諸趣，受生死苦中推求。於色無所得時，色即一切，都無照發；色無照已，即於色法平等性中如實了知，是菩薩速疾

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推求，於識無所得時，識即一切，都無照發；識無照已，即於識法平等性中如實了知，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推求無異法， 物境無照心，
智了於法性， 此即得菩提。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於色中善解無性法者，即於色中色修作具足，而於色界亦無所動，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若於識中善解無性法者，即於識中識修作具足，而於法界亦無所動，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智善解無性， 修作悉具足，
亦不動法界， 即得一切智。

「復次，須菩提！色中無義、無句義、大義，菩薩摩訶薩若能如實正了知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識中無義、無句義、大義，菩薩摩訶薩若能如實正了知者，是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無義無句義， 大義亦復然，
菩薩善了知， 速得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了知五種貪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尋求貪，二、遍尋求貪，三、

分別貪，四、貪，五、大貪。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了知五種貪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尋求貪，二、遍尋求貪，三、分別貪，四、貪，五、大貪。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捨離此五貪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若能捨離此五貪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了知五種瞋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尋伺瞋，二、遍尋伺瞋，三、分別伺瞋，四、瞋，五、大瞋。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了知五種瞋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尋伺瞋，二、遍尋伺瞋，三、分別伺瞋，四、瞋，五、大瞋。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捨離此五瞋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若能捨離此五瞋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了知五種癡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動亂癡，二、動亂相癡，三、無動亂相癡，四、癡，五、大癡。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了知五種癡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動亂癡，二、動亂相癡，三、無動亂相癡，四、癡，五、大癡。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捨離此五癡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若能捨離此五癡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應當了知五種慢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多聞慢，二、高勝慢，三、增

上慢，四、慢，五、大慢。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應當了知五種慢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多聞慢，二、高勝慢，三、增上慢，四、慢，五、大慢。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捨離此五慢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若能捨離此五慢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
奉 詔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五種見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自性顛倒見，二、有見，三、誣謗見，四、見，五、大見。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五種見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自性顛倒見，二、有見，三、誣謗見，四、見，五、大見。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若能捨離此五見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若能捨離此五見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五種疑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法疑，二、諸趣苦疑，三、佛菩薩法寂靜疑，四、疑，五、大疑。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五種疑法，知己捨離。何等為五？一、法疑，二、

諸趣苦疑，三、佛菩薩法寂靜疑，四、疑，五、大疑。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若能捨離此五疑已，即於諸色自性無所得；若色自性無所得時，即色中色亦無所得；若色中色無所得時，即色中色而有所得；若色中色有所得者，即彼色中色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色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色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若能捨離此五疑已，即於諸識自性無所得；若識自性無所得時，即識中識亦無所得；若識中識無所得時，即識中識而有所得；若識中識有所得者，即彼識中識而無所得。由如是故，於諸識中若有所得、若無所得，諸種類識而悉超越，即能出離，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若有所求，或於色中有所說法，或於色中清淨身語意業，乃於彼色如言如說、如所稱讚；以如是求故，如是說法故，如是清淨身、語、意業故，而是菩薩摩訶薩於彼色中返求於苦，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不正說法，不能清淨身、語、意業。

「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雖求於色，色中說法，色中清淨身、語、意業，而於色中不如言如說，不如所稱讚；以不如是求故，不如是說法故，不如是清淨身語意業故，菩薩摩訶薩能於色中如是求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能正說法，能於色中清淨身、語、意業。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若有所求，或於識中有所說法，或於識中清淨身、語、意業，乃於彼識如言如說、如所稱讚；以如是求故，如是說法故，如是清淨身語意業故，而是菩薩摩訶薩於彼識中返求於苦，當知

是菩薩摩訶薩不正說法，不能清淨身、語、意業。

「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雖求於識，識中說法，識中清淨身、語、意業；而於識中不如言如說，不如所稱讚；以不如是求故，不如是說法故，不如是清淨身、語、意業故，菩薩摩訶薩若於識中如是求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能正說法，能於識中清淨身、語、意業。

「復次，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於彼色法起信解時，即二中二而有所得，謂所信解色及能信解色。是菩薩摩訶薩乃於色中隨所信解說能信解，隨能信解說所信解，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不正說法。何以故？須菩提！以所信解色與能信解色無有異相。須菩提！若於色中能所信解有異相者，即一切眾生種種信解，平等法中有差別相可見可得，即非夢等無所緣信解可得。由是愚夫異生於諸色中而起實見，不與無分別信解如理相應。

「須菩提！若於色中無所信解轉者，是故一切眾生種種信解而悉平等，於所信解中無差別相可見可得，即如夢等無所緣信解而有所得。由是愚夫異生於諸色中不起實見，即與無分別信解如理相應，是故應知能信解色與所信解色無有異相。諸菩薩摩訶薩當如是見，如是見者即無異相可見，乃於色中隨能信解所起即是所信解，此中所說是義明顯。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者，諸有所說是為正說。由如是故，當知色中能所信解二法和合，離能無所，非不有故。諸菩薩摩訶薩先於能信解色想如實而觀，次復於二色想亦如實觀，如是觀已，即於一切色悉無所得。若一切色無所得時，即色中動亂而有所得；若色中動亂有所得時，即色動亂相而有所得；若色動亂相有所得時，即色動亂法有所合集；色動亂法有所集故，即彼色中無動亂平等法而有所集。諸菩薩摩訶薩若於如是如前所說色中，所有動亂及無

動亂法不合集者，即於色中無彼動亂法及無動亂平等法而為依止，即當修集一切佛法，成熟有情嚴淨佛土，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諸菩薩摩訶薩於諸色中若能如是善開覺時，諸有所說是為正說。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菩薩摩訶薩起心欲住平等界中，於彼識法起信解時，即二中二而有所得，謂所信解識及能信解識。是菩薩摩訶薩乃於識中隨所信解說能信解，隨能信解說所信解，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諸識中不正說法。何以故？須菩提！以所信解識與能信解識無有異相。須菩提！若於識中能所信解有異相者，即一切眾生種種信解，平等法中有差別相可見可得，即非夢等無所緣信解可得。由是愚夫異生於諸識中而起實見，不與無分別信解如理相應。須菩提！若於識中無所信解轉者，是故一切眾生種種信解而悉平等，於所信解中無差別相可見可得，即如夢中無所緣信解而有所得。由是愚夫異生於諸識中不起實見，即與無分別信解如理相應，是故應知能信解識與所信解識無有異相。諸菩薩摩訶薩當如是見，如是見者即無異相可見，乃於識中隨能信解所起即是所信解，此中所說是義明顯。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者，諸有所說是為正說。由如是故，當知識中能所信解二法和合，離能無所，非不有故。諸菩薩摩訶薩先於能信解識想如實而觀，次復於二識想亦如實觀，如是觀已，即於一切識悉無所得；若一切識無所得時，即識中動亂而有所得；若識中動亂有所得時，即識動亂相而有所得；若識動亂相有所得時，即識動亂法有所合集；識動亂法有所集故，即彼識中無動亂平等法而有所集。諸菩薩摩訶薩若於如是如前所說識中，所有動亂及無動亂法不合集者，即於識中無彼動亂法及無動亂平等法而為依止，即當修集一切佛法，成熟有情嚴淨佛土，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諸菩薩摩

訶薩於諸識中若能如是善開覺時，諸有所說是為正說。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慈法。何等為五？一、攝受正法慈，二、攝受世間諸樂慈，三、攝受出世勝妙樂慈，四、慈，五、大慈。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慈法。何等為五？一、攝受正法慈，二、攝受世間諸樂慈，三、攝受出世勝妙樂慈，四、慈，五、大慈。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悲法。何等為五？一、無取著悲，二、和合悲，三、離散悲，四、悲，五、大悲。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悲法。何等為五？一、無取著悲，二、和合悲，三、離散悲，四、悲，五、大悲。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喜法。何等為五？一、正法清淨不壞隨喜攝受喜，二、世間諸樂不壞隨喜攝受喜，三、出世妙樂不壞隨喜攝受喜，四、喜，五、大喜。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喜法。何等為五？一、正法清淨不壞隨喜攝受喜，二、世間諸樂不壞隨喜攝受喜，三、出世妙樂不壞隨喜攝受喜，四、喜，五、大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捨法。何等為五？一、蠲除諸不正見及諸雜染捨，二、遠離一切過失蠲除諸雜染捨，三、攝聚一切功德蠲除諸雜染捨，四、捨，五、大捨。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

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捨法。何等為五？一、蠲除諸不正見及諸雜染捨，二、遠離一切過失蠲除諸雜染捨，三、攝聚一切功德蠲除諸雜染捨，四、捨，五、大捨。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布施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誓願施，二、財及無畏施，三、法施，四、施，五、大施。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布施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誓願施，二、財及無畏施，三、法施，四、施，五、大施。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持戒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饒益有情戒，二、定法戒，三、無漏法戒，四、戒，五、大戒。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持戒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饒益有情戒，二、定法戒，三、無漏法戒，四、戒，五、大戒。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忍辱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諦察法忍，四、忍，五、大忍。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忍辱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諦察法忍，四、忍，五、大忍。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精進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解說讀誦思惟精進，二、遠離一切過失精進，三、攝聚一切功德精進，四、精進，五、大精進。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精進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

解說讀誦思惟精進，二、遠離一切過失精進，三、攝聚一切功德精進，四、精進，五、大精進。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禪定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善解不離文字定，二、善離文字最初清淨世間定，三、出世間定，四、定，五、大定。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禪定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善解不離文字定，二、善離文字最初清淨世間定，三、出世間定，四、定，五、大定。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善解不離文字定所依止慧，二、善離文字最初清淨世間定所依止慧，三、出世間定所依止慧，四、慧，五、大慧。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何等為五？一、善解不離文字定所依止慧，二、善離文字最初清淨世間定所依止慧，三、出世間定所依止慧，四、慧，五、大慧。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等
奉 詔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親近善知識。何等為五？一、聽受親近，二、承事作用學法親近，三、修行進向親近，四、親近，五、大親近。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親近善知識。何等為五，一、聽受親近，二、承事作用學法親近，三、修行進向親近，四、親近，五、大親近。如是親近善知識時，菩薩摩訶薩以解脫方便而為攝受，即能生多福，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供養如來。何等為五？一、種種讚歎恭信供養，二、以清淨利養恭信供養，三、修行進向供養，四、供養，五、大供養。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應當了知有五種相，供養如來。何等為五？一、種種讚歎恭信供養，二、以清淨利養恭信供養，三、修行進向供養，四、供養，五、大供養。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供養如來，如理相應者，即得無邊世界諸佛菩薩共所稱讚，亦得世間天、人、阿修羅等利養供給，成熟無量無邊眾生，嚴淨佛土，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布施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施，亦速圓滿布施波羅蜜多；若修無相施，亦速圓滿布施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施或無相施？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

修行布施求解脫時，有所解脫布施可得，有能解脫布施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施。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布施求解脫時，無所解脫布施可得，無能解脫布施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施。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布施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施，亦速圓滿布施波羅蜜多；若修無相施，亦速圓滿布施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施或無相施？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布施求解脫時，有所解脫布施可得，有能解脫布施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施。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布施求解脫時，無所解脫布施可得，無能解脫布施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施。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持戒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持戒，亦速圓滿持戒波羅蜜多；若修無相持戒；亦速圓滿持戒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持戒或無相持戒？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持戒求解脫時，有所解脫持戒可得，有能解脫持戒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持戒。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持戒求解脫時，無所解脫持戒可得，無能解脫持戒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持戒。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

中，能與持戒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持戒，亦速圓滿持戒波羅蜜多；若修無相持戒，亦速圓滿持戒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持戒或無相持戒？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持戒求解脫時，有所解脫持戒可得，有能解脫持戒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持戒。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持戒求解脫時，無所解脫持戒可得，無能解脫持戒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持戒。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忍辱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忍辱，亦速圓滿忍辱波羅蜜多；若修無相忍辱，亦速圓滿忍辱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忍辱或無相忍辱？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忍辱求解脫時，有所解脫忍辱可得，有能解脫忍辱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忍辱。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忍辱求解脫時，無所解脫忍辱可得，無能解脫忍辱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忍辱。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忍辱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忍辱，亦速圓滿忍辱波羅蜜多；若修無相忍辱，亦速圓滿忍辱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忍辱或無相忍辱？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忍辱求解脫時，有所解脫忍辱可得，有能解脫忍辱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忍辱。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忍辱求解脫時，無所解脫忍辱可得，無能解脫忍辱可得。何以故？謂識

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忍辱。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精進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精進，亦速圓滿精進波羅蜜多；若修無相精進，亦速圓滿精進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精進或無相精進？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精進求解脫時，有所解脫精進可得，有能解脫精進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精進。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精進求解脫時，無所解脫精進可得，無能解脫精進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精進。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精進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精進，亦速圓滿精進波羅蜜多；若修無相精進，亦速圓滿精進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精進或無相精進？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精進求解脫時，有所解脫精進可得，有能解脫精進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精進。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精進求解脫時，無所解脫精進可得，無能解脫精進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精進。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禪定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禪定，亦速圓滿禪定波羅蜜多；若修無相禪定，亦速圓滿禪定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禪定或無相禪定？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禪定求解脫時，有所解脫禪定可得，有能解脫

禪定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禪定。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禪定求解脫時，無所解脫禪定可得，無能解脫禪定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禪定。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禪定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禪定，亦速圓滿禪定波羅蜜多；若修無相禪定，亦速圓滿禪定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禪定或無相禪定？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禪定求解脫時，有所解脫禪定可得，有能解脫禪定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禪定。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禪定求解脫時，無所解脫禪定可得，無能解脫禪定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禪定。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能與般若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般若，亦速圓滿般若波羅蜜多；若修無相般若，亦速圓滿般若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般若或無相般若？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般若求解脫時，有所解脫般若可得，有能解脫般若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有相般若。若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行般若求解脫時，無所解脫般若可得，無能解脫般若可得。何以故？謂色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修無相般若。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能與般若波羅蜜多如理相應者，若修有相般若，亦速圓滿

般若波羅蜜多；若修無相般若，亦速圓滿般若波羅蜜多。須菩提！云何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般若或無相般若？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般若求解脫時，有所解脫般若可得，有能解脫般若可得，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有相般若。若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行般若求解脫時，無所解脫般若可得，無能解脫般若可得。何以故？謂識自性無所得故，本性無所得故；觀諸如來亦無所得，本性無所得故。如是修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於識法中修無相般若。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空三摩地。須菩提！云何是色中空三摩地？菩薩摩訶薩謂於色中觀無性空，性空亦然，本性空亦然。諸所緣事，皆當安住心一境性，此即是為色中空三摩地。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於色中，如是如實了知空三摩地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無相三摩地。須菩提！云何是色中無相三摩地？菩薩摩訶薩謂於色中觀無性空，性空亦然，本性空亦然。若能如是，諸作意滅，即於色中觀無性相，有性相亦然，有性無性相亦然。如是乃得無性相離識隨逐，有性相亦然，離識隨逐，有性無性相亦然，離識隨逐。故能安住心一境性，此即是為色中無相三摩地。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於色中，如是如實了知無相三摩地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無願三摩地。須菩提！云何是色中無願三摩地？菩薩摩訶薩謂於色中得空、無相三摩地已，即於色中觀無性相，而不隨逐所緣行相，有性相亦然，而不隨逐所緣行相，有性無性相亦然，而不隨逐所緣行相，故能安住心一境性，此即是為色中無願三摩地。

「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於色中，如是如實了知無願三摩地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行無常。何等為三？一、不實義，二、破壞義，三、有垢無垢義。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行無常。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行是苦。何等為三？一、無取著義，二、三種相義，三、相續義。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行是苦。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法無我。何等為三？一、無性無我義，二、有性無性無我義，三、本性清淨無我義。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應當了知有三種義諸法無我。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色法中，應當了知有三種義涅槃寂靜。何等為三。一、色中無性畢竟寂靜義，二、有性無性寂靜義，三、本性清淨寂靜義。

「須菩提！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應當了知有三種義涅槃寂靜。」

佛說此經已，諸菩薩摩訶薩，尊者須菩提，及諸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

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子言：“汝今當知，諸有菩薩摩訶薩樂欲修習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行者，當於諸法如實了知，諸有所作離一切相。”

是時尊者舍利子，合掌恭敬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言，諸有菩薩摩訶薩樂欲修習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行者，云何了知諸法自性？於諸所作云何離相？”

佛言：“舍利子！若諸菩薩摩訶薩樂欲圓滿相應勝行，及於諸法離所作相者，當了諸法住無所住，即能圓滿相應勝行。

“復次，舍利子！若諸菩薩摩訶薩於諸法中行施行者，無能施、無所施、施無所得，若如是者，即能圓滿施波羅蜜。

“又復修習諸戒法者，無能持、無所持、無起作，若如是者，即能圓滿戒波羅蜜。

“又復修習忍辱法者，於諸法中無所動轉、離諸起作，若如是者，即能圓滿忍波羅蜜。

“又復當於相應行中精進修習，若身若心無有懈怠、無起作相，若如是者，即能圓滿精進波羅蜜。

“又復於諸法中無有散亂，離所得相，若如是者，即能圓滿定波羅蜜。

“舍利子！若諸菩薩摩訶薩樂欲安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者，應當圓滿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法。

“又復觀想空三摩地、無相三摩地、無願三摩地，四禪定法，四無量法，四無色定法，八解脫法，九先行法，九想法。

何名九想？所謂內法想、尾布野迦想、離赤想、離青想、尾佉 qū 禰 mí 多想、無住想、離散想、無熱 rè 惱想、離飲食想。如是名為九想法。

“又復念佛想、念法想、念僧想，念戒、施、天等想，離煩惱想，念生滅想，念無常、苦、無我等想，念諸世間不究竟想，念苦智想、集智想、滅智想、道智想，盡智想，無生智想，法智想，無我智想，和合智想，如實智想，語言分別想、離語言分別想，未知當知根想、已知根想、具知根想，不淨想、清淨想，奢摩他、毘鉢舍那想，三想想，四了知想，四無畏想，五神通想，六波羅 luó 蜜想，七種住心想，八大人法想，九眾生住想，如來十力想，十八不共法想，大慈想、大悲想，乃至一切智智想，於如是等法當作如是想。

“又復，諸菩薩摩訶薩樂欲圓滿一切智、一切種智者，當於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想。

“又復，若欲圓滿道相智、一切相智，了達一切眾生心行相等，斷除一切眾生諸雜染者，應當修習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勝行。

“舍利子！如我上說諸法想門，菩薩摩訶薩當如是學。”

爾時，尊者舍利子復白佛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多者，當斷何法？”

佛言：“舍利子！修般若波羅蜜多者，應當斷除十種疑惑。何等為十？所謂有性疑、無性疑、諸法差別疑、毀謗疑、一法疑、多法疑、同異疑、上品疑、如名疑、如名義疑。此等十疑應當除斷，若如是者，即菩薩摩訶薩於一切相悉無所觀。以相無所觀故，名亦無所觀；般若波羅蜜多亦無所觀，諸行無所觀，色無所觀，受、想、行、識皆無所觀。何以故？色自性空，空

離性故。色體即空，離色無別空，空體即色，離空無別色。是義云何？名分別故。

“舍利子！當知色法自性，不生不滅、非染非淨。彼名自性，亦非緣法，離諸疑惑，無所從來亦無所住，如實所生，離三際故。色法如是，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菩薩摩訶薩，於諸名相皆無所觀，以無所觀故而無所入，無所入者，即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勝行。”

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

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¹，是故名阿那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

¹大正藏本的“而實無來”：在《永乐南藏》、《徑山藏》、《清藏》中，此处为“而實無不來”。

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則非莊嚴，是名莊嚴。”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

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

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則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

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

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受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

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

“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

“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

“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

“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說諸法斷滅相²’，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

“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

²大正藏本的“斷滅相”：在《資福藏》、《影宋磧砂藏》、《永樂南藏》、《徑山藏》、《清藏》中，此處無“相”字。

“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則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

“世尊！是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般若經第五會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蓋聞申申天天，宴居而欲流誨；憤憤悱悱，離座而思請益。況深慈之遠鞠、遍知之委照，妙感之潛qián通、玄機之盛扣，其於說也，何能已乎！神運之來，亟諧景集，靈山之上，復動希聲。良由心塗易蕪、情靄難拂，滯識象之為識、昧空色之即空，豈知夫法體法如不一不二，性相唯寂言慮莫尋。既無一在而可舒，又無不在而可卷，諒非兆朕之可導，又非塵躅之可隨，斯則行不行矣！住不住矣！觀無二之性與二不二，則非一之名在一恒一，故紛之則萬舛、澄之則一如。一如未限而義區之，一義未易而名異之，一名未改而想貿之，一想未派而取亂之。過此以往，其不涯矣。故正乘之與大心、迴向之與隨喜，忘之則戒定慧蘊，存之則想、心、見倒。夫見生死者三有，著涅槃者二乘，是故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槃空斯過二地矣！釋五花之授記乃證菩提，捃七寶之校量方深福德。天供天護，加頂讚而徒殷；神呪神珠，語靈祥而不極。鋪惟此會，未傳茲壤。凡二十四品，今譯充十卷。其亶亶通韻、新新渴奉者，固當不以抵羽而輕積珍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是第556卷到第565卷，共10卷，24品。

《閱藏知津卷第二十三》曰：《大般若經》第五分（共十卷，較第四分更略。）

《大般若經》第五分没有相应的前代异译本。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善現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頂，與大苾芻眾萬二千人俱，皆阿羅漢，具壽善現、舍利子等而為上首，除阿難陀獨居學地。復有無量無數菩薩摩訶薩得無礙辯，慈氏菩薩、妙吉祥菩薩等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汝以辯才應為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令諸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速得成辦。」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具壽善現為以自力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為是如來威神之力？」

爾時，善現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諸佛弟子有所宣示，皆是如來威神之力。何以故？舍利子！佛為弟子宣示法要，彼依佛教精勤修學，乃至證得諸法實性，證已為他有所宣示，若與法性能不相違，皆是如來威神所致，亦是所證法性等流，是故我當為諸菩薩宣示般若波羅蜜多，皆是如來威神之力。」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世尊使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令諸菩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速得成辦。世尊！所言諸菩薩者，何法增語謂為菩薩？世尊！我不見有法可名菩薩摩訶薩，亦不見有法可名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於菩薩及菩薩法不見不得，亦復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多，云何使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教何等菩薩摩訶

薩修行何等般若波羅蜜多令速成辦？世尊！菩薩摩訶薩聞說是語，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如說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應有般若波羅蜜多令速成辦，若無所執即是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學，謂不執著是菩薩心。何以故？是心非心本性淨故。」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為有是心非心性不？」

善現反問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無為可得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善現便語舍利子言：「心非心性若有若無既不可得，如何可問為有是心非心性不？」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等名為心非心性？」

善現答言：「若無變壞亦無分別，是則名為心非心性。」

時，舍利子讚善現言：「善哉！善哉！誠如所說。佛說仁者住無諍定最為第一，實如聖言。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語，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如說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心非心性，是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欲勤修學或聲聞地、或獨覺地、或菩薩地，皆於般若波羅蜜多應常聽聞、受持、讀誦、令善通利、如說修行。所以者何？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教中，廣說一切所應學法。諸菩薩摩訶薩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於一切處皆得善巧。」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我於菩薩心不知亦不得，我於菩薩摩訶薩眾及於般若波羅蜜多俱不見有實事可得，云何令我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我觀一切若生若滅、若染若淨都不可得，而於其中說有菩薩、般若名等便有疑悔。世尊！菩薩等名俱無決定亦無住處。所以者何？菩薩名等

都無所有，無所有法無定無住。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事，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決定安住不退轉地，以無所住而為方便住無所住。

「復次，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應住色，亦不應住受、想、行、識。所以者何？若住於色，便作色行，非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住受、想、行、識，便作受、想、行、識行，非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非作、行者能攝受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能攝受般若波羅蜜多則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多則不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則不能成辦一切智智，若不能成辦一切智智便不能益所益有情。所以者何？色不應攝受受、想、行、識，亦不應攝受般若波羅蜜多，亦不應攝受色，不可攝受故即非色，受、想、行、識亦不可攝受故即非受、想、行、識，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攝受故便非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菩薩無所攝受三摩地輪，廣大資具無量無出，不為一切聲聞、獨覺之所引奪，亦不攝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是一切智智非取相修得，諸取相者皆是煩惱。若取修得一切智智者，則勝軍梵志於一切智智不應信解，是勝軍梵志雖由信解力歸趣佛法，名隨信行，而能以少分智觀一切法性空，悟入一切智智。既悟入已不取色相，亦不取受、想、行、識相，不以喜樂觀見此智，不以得聞觀見此智，不以內色觀見此智，不以外色觀見此智，不以內外色觀見此智，亦不離色觀見此智；不以內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不以外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不以內外受、想、行、識觀見此智，亦不離受、想、行、識觀見此智。勝軍梵志以如是等諸離相門，於一切智智深生信解，名隨信行，於一切法皆無取著。如是梵志以離相門，於一切智智得信解已，

於一切法皆不取相，亦不思惟無相諸法。如是梵志由勝解力，於一切法不取、不捨、無得、無證。時彼梵志於自信解乃至涅槃亦不取著，以真法性為定量故。

「世尊！是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攝受色，亦不攝受受、想、行、識，雖於諸法無所攝受，若未圓滿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及十八不共法等，終不中道入般涅槃。當知如是諸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無取著而能成辦一切智智，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復次，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觀：何謂般若波羅蜜多？是誰般若波羅蜜多？若法無所有、不可得，是般若波羅蜜多耶？無所有中無彼無此何所繫屬？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審觀察時，心不沈沒亦無退屈、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因緣故色離色性，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性，般若波羅蜜多離般若波羅蜜多性，而說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色離色性，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性，般若波羅蜜多離般若波羅蜜多性。如是諸法，相亦離性，性亦離相，相亦離相，性亦離性，能相、所相俱不可得。若菩薩摩訶薩能如實知如是義者，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學，速能成辦一切智智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若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學，速能成辦一切智智。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無生滅故。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行，則為隣近一切智智。

「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若行色為行相，若行色生

為行相，若行色壞為行相，若行色滅為行相，若行色空為行相，若謂我能行，是行有所得。若行受、想、行、識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生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壞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滅為行相，若行受、想、行、識空為行相，若謂我能行，是行有所得。若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我是菩薩，能行般若波羅蜜多。』是為行相。若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能如是行者，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亦為行相，當知是菩薩無方便善巧。」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諸菩薩摩訶薩當云何行，名行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色生，不行色壞，不行色滅，不行色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若不行受、想、行、識，不行受、想、行、識相，不行受、想、行、識生，不行受、想、行、識壞，不行受、想、行、識滅，不行受、想、行、識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不取行，不取不行，不取亦行亦不行，不取非行非不行，於不取亦不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皆不可取，不可隨行，不可執受，離性相故，如是名為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生定輪，廣大資具無量無出，不共一切聲聞、獨覺。若菩薩摩訶薩安住此定，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善現承佛神力復告大德舍利子言：「若菩薩摩訶薩雖安住此定，而不見此定亦不著此定，亦不念言：『我於此定已、正、當入。』彼如是等思惟分別，由此定力一切不起，當知已為過去如來、應、正等覺授與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菩薩摩訶薩由住此定，已為過去諸佛世尊現前授記，是菩薩摩訶薩為能顯示如是定不？」

善現答言：「不也！舍利子！何以故？是善男子於如是定

無知無想。」

舍利子言：「具壽說彼諸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耶？」

善現報言：「我定說彼諸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所以者何？如是諸定無所有故。彼善男子於如是定無知無想，如是諸定於一切法亦無知無想。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所有故。」

時，薄伽梵讚善現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故我說汝住無諍定最為第一。諸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是學，若如是學名學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名真學般若波羅蜜多耶？」

佛告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名真學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於何法學？」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非於法學。何以故？舍利子！如諸愚夫異生所執，非一切法如有故。」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爾，諸法如何而有？」

佛告舍利子：「如無所有如是而有。若於如是無所有法不能了達說為無明。愚夫異生於一切法無所有性，無明貪愛增上勢力分別執著斷常二邊，由此不知不見諸法無所有性分別諸法，由分別故便生執著，由執著故分別諸法無所有性，由此於法不見不知。以於諸法不見不知，分別過去未來現在，由分別故貪著名色，著名色故分別執著無所有法，於無所有法分別執著故，於如實道不知不見，不能出離三界生死，不信諦法，不覺實際，是故墮在愚夫數中。由斯，菩薩摩訶薩眾於法性相都無執著。」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豈不求學一切智智？」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亦不求學一切智智。然諸菩薩如是學時，雖無所學，而名真學一切智智，速能成辦一切智智故。」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設有人來作如是問：『幻士若學一切智智，彼亦能成辦一切智智不？』我得此問當云何答？」

佛告善現：「我還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幻異色、受、想、行、識不？」

善現答言：「幻不異色，色不異幻，幻即是色，色即是幻，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五取蘊中起想等想，施設言說假名菩薩摩訶薩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一切皆如幻士修學。何以故？幻士即是五取蘊故。所以者何？我說五蘊、眼等六根皆如幻化都非實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新學大乘聞如是說，其心將無驚怖退屈？」

佛告善現：「若菩薩摩訶薩新學大乘親近惡友，聞如是說心便驚怖，則生退屈。若近善友，雖聞此說而不驚怖，亦無退屈。」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惡友？」

佛告善現：「諸菩薩惡友者，謂教菩薩厭離般若波羅蜜多，捨菩提心取諸法相，令學取相世俗書典，令學聲聞相應經法，又令習近眾魔事業，此等名為菩薩惡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善友？」

佛告善現：「諸菩薩善友者，謂教菩薩勤修般若波羅蜜多，

乃至為說魔事、魔過，令其覺知方便棄捨，此等名為新學菩薩大誓莊嚴真淨善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言菩薩者是何句義？」

佛告善現：「學一切法無著無礙，覺一切法無著無礙，求證菩提故名菩薩。」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此復何緣名摩訶薩？」

佛告善現：「以諸菩薩於大有情眾中當為上首故，復名摩訶薩。」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樂說摩訶薩義，唯願聽許！」

佛告舍利子：「隨汝意說。」

舍利子言：「以諸菩薩方便善巧，為諸有情宣說法要，令斷我見、有情見、命者見、補特伽羅見、有見、無見、斷常見等，依如是義名摩訶薩。」

爾時，善現亦白佛言：「我今樂說摩訶薩義，唯願聽許！」

佛告善現：「隨汝意說。」

善現白言：「以諸菩薩發菩提心、無等等心、聲聞獨覺不能引心，於如是心亦不執著。所以者何？一切智心是真無漏不墮三界，不應於中而生執著。依如是義名摩訶薩。」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因緣故於如是心亦不執著？」

善現答言：「如是諸心無心性故不應執著。」

時，滿慈子亦白佛言：「我今樂說摩訶薩義，唯願聽許！」

佛告滿慈子：「隨汝意說。」

滿慈子言：「以諸菩薩普為利樂一切有情被大願鎧故，發趣大乘故，乘大乘故，名摩訶薩。」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諸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齊何言諸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我應度脫無量無數

無邊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雖作是事，而無有法及諸有情得涅槃者。何以故？諸法實性法應爾故。譬如幻師或彼弟子於四衢道化作大眾互相加害，於意云何？此中有實相害事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現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而無有法及諸有情得涅槃者。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事，不驚、不怖亦無退屈，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被大願鎧。」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菩薩摩訶薩不被大願鎧，當知是為被大願鎧。」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一切智智無造無作，一切有情亦無造無作，諸菩薩摩訶薩為欲饒益彼有情故被大願鎧。所以者何？色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受、想、行、識亦非造非不造，非作非不作。何以故？色乃至識不可得故。」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色乃至識無染無淨。所以者何？色無縛無脫，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

時，滿慈子問善現言：「尊者說色無縛無脫，說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

滿慈子言：「說何等色無縛無脫？說何等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耶？」

善現答言：「說如幻士色無縛無脫，說如幻士受、想、行、識亦無縛無脫。所以者何？色乃至識無所有故無縛無脫，遠離故無縛無脫，寂靜故無縛無脫，無生滅故無縛無脫，是名菩薩發趣大乘被大願鎧。」

時，滿慈子聞如是說，歡喜信受默然而住。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發趣大乘，云何大乘？」

云何菩薩發趣大乘？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誰復乘是大乘而出？」

佛告善現：「言大乘者，即是無量無數增語，無邊功德共所成故。云何菩薩發趣大乘者，謂諸菩薩勤修六種波羅蜜多，能從一地進趣一地，是名菩薩發趣大乘。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者，謂此大乘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以無二為方便故無出無住。誰復乘是大乘出者？都無乘是大乘出者。所以者何？能乘、所乘如是二法俱無所有，無所有中誰乘何法可名乘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大乘普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如是大乘與虛空等。譬如虛空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大乘亦爾，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又如虛空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大乘亦爾，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又如虛空前、後、中際皆不可得，大乘亦爾，前、後、中際皆不可得，三世平等故名大乘。」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世尊先教大德善現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而今何故乃說大乘？」

爾時，善現即白佛言：「我說大乘，將無違越所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汝說大乘皆順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違越。」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我都不得前際後際中際菩薩。色無邊故菩薩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菩薩亦無邊；即色，離色，菩薩無所有不可得；即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菩薩亦無所有不可得。如是，世尊！我於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一切時求諸菩薩都無所見，竟不可得，云何令我為諸菩薩宣示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言菩薩者，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如說我等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諸法亦爾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此中何等是色畢竟不生？若畢竟不生則不名色。何等是受、想、行、識畢竟不生？若畢竟不生則不名受、想、行、識。世尊！色是菩薩不可得，受、想、行、識是菩薩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我於如是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一切時，求諸菩薩皆不可得，當教何等法？修何等法？於何等處、時證何等法？」

「復次，世尊！諸佛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如說我等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諸法亦爾，但有假名都無自性。何等是色既不可取亦不可生？何等是受、想、行、識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諸法自性既不可取亦不可生，若法無性亦不可生，此無生法亦不可生，我豈能以畢竟不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畢竟不生菩薩摩訶薩？世尊！離不生法無法可得，亦無菩薩能行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說是語不驚、不怖，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能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若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諸法，是時菩薩摩訶薩即不取色。所以者何？色無生即非色，色無滅亦非色，既無生無滅即無二無別；若說色，即入無二法數。若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諸法，是時菩薩摩訶薩即不取受、想、行、識。所以者何？受、想、行、識無生即非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無滅亦非受、想、行、識，既無生無滅即無二無別。若說受、想、行、識，即入無二法數。」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如我領解仁所說義，諸菩薩等畢竟不生，若爾，何緣有諸菩薩為度無量無數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備 bēi 受無量生死大苦？」

善現報言：「非我於彼無生法中許有菩薩為度無量無數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備受無量生死大苦，然諸菩薩雖為此事而於其中無苦行想。何以故？舍利子！若於苦行作苦行想，不能饒益無邊有情，是故菩薩於諸苦行作樂行想，於難行行作易行想，於諸有情作父母及己身想，為度彼故發菩提心，由此乃能作大饒益。爾時，菩薩作是思惟：『如我自性，於一切法以一切種、一切處、時求不可得，內外諸法亦復如是，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若住此想便不見有難行苦行，由此能為無邊有情修多百千難行苦行，與有情類作大饒益。」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是諸菩薩實無生不？」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一切菩薩皆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菩薩實是無生，為一切智亦實無生？」

善現答言：「此一切智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為但一切智實是無生，為諸異生類亦實無生？」

善現答言：「諸異生類亦實無生。」

舍利子言：「若諸菩薩皆實無生，諸菩薩法亦應無生；若一切智實是無生，一切智法亦應無生；若異生類實是無生，異生類法亦應無生。若爾，菩薩得一切智，應無生法能證無生。」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無生法中有得有證。何以故？無生法中證、得無故。」

舍利子言：「為許生法證生法，為許無生法證無生法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法證生法，亦不許無生法證無生法。」

舍利子言：「為許生法證無生法，為許無生法證生法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法證無生法，亦不許無生法證生法。」

舍利子言：「若如是者應無得、證？」

善現答言：「雖有得、證而非實有。」

舍利子言：「為許未生法生，為許已生法生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未生法生，亦不許已生法生。」

舍利子言：「為許生生，為許不生生耶？」

善現答言：「我意不許生生，亦不許不生生。」

舍利子言：「仁者於所說無生法樂辯說無生相耶？」

善現答言：「我於所說無生法亦不樂辯說無生相。」

舍利子言：「於無生法起無生言，此無生言亦無生不？」

善現答言：「於無生法起無生言，此法及言俱無生義，而隨世俗說無生相。」

時，舍利子讚善現言：「說法人中仁為第一，除佛世尊無能及者。所以者何？隨所問詰種種法門皆能酬答。」

善現報言：「諸佛弟子於一切法無依著者，法爾皆能隨所問詰，一一酬答自在無畏。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所依故。」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善哉！善哉！若諸菩薩能作如是隨問而答，為由何等波羅蜜多威力所辦？」

善現報言：「此是般若波羅蜜多威力所辦。所以者何？說一切法無所依止，要由般若波羅蜜多達一切法無所依故。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語心不迷悶亦無疑惑，當知是菩薩能住如是住，恒不捨離，亦常不離大悲作意。」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若諸菩薩住如是住，恒不捨離，亦常不離如是作意者，則一切有情應是菩薩。所以者何？以一切有情亦於此住及此作意常不捨離，般若大悲性平等故，則諸菩薩與諸有情應無差別。」

善現報曰：「善哉！善哉！雖似難我而成我義。何以故？舍利子！一切有情無自性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自性；一切有情性遠離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性亦遠離；一切有情無覺

知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覺知。由此因緣，是諸菩薩於如是住及此作意常不捨離，與諸有情亦無差別。若諸菩薩能如是知無所滯礙，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我意欲令一切菩薩以此作意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第五分天帝品第二

爾時，天帝釋與四萬天子俱來集會，護世四天王與二萬天子俱來集會，索訶界主大梵天王與萬梵眾俱來集會，復有五千淨居天眾俱來集會，是諸天眾業果身光，對佛威光皆悉不現。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今有無量諸天子等欲聞大德宣示般若波羅蜜多，唯願大德哀愍為說：云何菩薩應住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告帝釋言：「吾承佛力，為諸天眾宣示般若波羅蜜多，如諸菩薩所應安住。汝諸天等未發無上菩提心者今皆應發。諸有已入聲聞、獨覺正性離生，不復能發大菩提心。何以故？憍尸迦！彼於生死有限礙故。其中若有能發無上正等覺心，我亦隨喜。何以故？憍尸迦！諸有勝人應求勝法，我終不礙他勝善品。」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勸諸菩薩。」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我既知恩云何不報！謂過去佛及諸弟子教諸菩薩種種法要，方便趣入波羅蜜多。如來爾時亦於中學，今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饒益我等。故我今者應隨佛教，攝受護念此諸菩薩，令疾證得無上菩提，轉妙法輪利樂一切，是則名為報彼恩德。」

爾時，善現語帝釋言：「汝等諸天皆應諦聽，當為汝說諸

菩薩眾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應住相。憍尸迦！諸菩薩眾大誓莊嚴發趣大乘，應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羅蜜多，不應住色，亦不應住受、想、行、識；不應住預流果，亦不應住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應住此是色，亦不應住此是受、想、行、識；不應住此是預流果，亦不應住此是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應住色、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若空若不空；不應住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皆是無為所顯，是真福田，應受供養；不應住預流果，極七返有必入涅槃；不應住一來果，未至究竟，一來此間定盡眾苦；不應住不還果，往彼滅度不復還來；不應住阿羅漢果，今世定入無餘涅槃；不應住獨覺果，超聲聞地不至佛地而般涅槃；不應住佛，無為所顯，是真福田，應受供養，超諸聲聞、獨覺等地，利樂無量無數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假使一切有情界盡，亦入無餘般涅槃界。」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若爾，菩薩當云何住？」

爾時，善現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謂之曰：「於意云何？如來之心為何所住？」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如來之心都無所住，以無所住故名如來，謂不住有為界，亦不住無為界，亦非不住。」

善現報言：「菩薩亦爾，如諸如來於一切法心無所住亦非不住，謂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應如是住、應如是學。」

爾時，眾中有諸天子竊 qiè 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詞呪句，種種差別雖復隱密，而我等輩猶可了知，大德善現於深般若波羅蜜多，雖以種種言詞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我於此中無說無示，汝亦不聞，當何所解？」

時，諸天子復作是念：「尊者善現於此義中欲令易解，而轉深細，難可測量。」

具壽善現知彼天子心之所念，復告之言：「諸有欲證欲住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要依此忍乃能證住。」

時，諸天子作是念言：「大德善現於今欲為何等有情說何等法？」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而告彼言：「吾今欲為如幻有情說如幻法，彼於所說無聞、無解、無所證故。」

時，諸天子復作是念：「為聽法者及法如幻，為餘有情預流果等亦皆如幻？」

善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餘有情類若預流果、若一來果、若不還果、若阿羅漢果、若獨覺菩提、若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

時，諸天子問善現言：「豈諸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亦皆如幻？」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乃至涅槃亦復如幻。」

時，諸天子問善現言：「豈可涅槃亦復如幻？」

善現答言：「設更有法勝涅槃者亦復如幻，何況涅槃！何以故？諸天子！幻與有情及一切法乃至涅槃無二無別，皆不可得、不可說故。」

時，舍利子、執大藏、滿慈子、大飲光等問慶喜言：「所說般若波羅蜜多如是甚深，誰能信受？」

慶喜答言：「有不退轉諸菩薩眾，於此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深信受，復有無量具足正見補特伽羅及願圓滿諸阿羅漢，於此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信受。」

爾時，善現作如是言：「如是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能

信受。所以者何？此中無法可顯可示故，信受者亦不可得。」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尊者善現雨大法雨，我應化作微妙音華奉散供養。」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音華散善現上。

爾時，善現作是念言：「今所散花，於諸天處未曾見有。是花微妙，定非水陸草木所生，應是諸天從心化出。」

時，天帝釋既知善現心之所念，謂善現言：「此所散花，實非水陸草木所生，亦非諸天從心化出，以所散花無生性故。」

具壽善現語帝釋言：「此花不生便無花性。」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尊者善現覺慧深廣，不壞假名而說實義。」作是念已，白善現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諸菩薩眾於諸法中，應隨尊者所說而學。」

爾時，善現語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菩薩眾於諸法中，皆應隨我所說而學。憍尸迦！諸菩薩眾隨我所說，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學時，不依預流果學，不依一來、不還、阿羅漢果學，不依獨覺菩提學，若不依此諸地而學便學諸佛一切智智，若學諸佛一切智智則學無量無邊佛法，若學無量無邊佛法則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增有減，若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增有減則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取有捨，若不學色、受、想、行、識有取有捨則不學一切法有可攝受及可滅壞，若不學一切法有可攝受及可滅壞則不學一切智智有可攝受及可滅壞。諸菩薩眾如是學時，名為真學一切智智，速能證得一切智智。」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諸菩薩不學一切智智有可攝受及可滅壞，是諸菩薩如是學時，名為真學一切智智，速能證得一切智智耶？」

善現答言：「如是！如是！以無所得為方便故。」

爾時，天帝釋問舍利子言：「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當於何求？」

舍利子言：「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於善現所說中求。」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是誰神力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說？」

善現答言：「如來神力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說。」

天帝釋言：「復誰神力為依持故，尊者能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報言：「如來神力為依持故，令我能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憍尸迦！汝之所問『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於何求？』者，憍尸迦！菩薩所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應即色求，不應離色求；不應即受、想、行、識求，不應離受、想、行、識求。何以故？色非般若波羅蜜多，亦非離色別有般若波羅蜜多；受、想、行、識非般若波羅蜜多，亦非離受、想、行、識別有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波羅蜜多，是無量波羅蜜多，是無邊波羅蜜多。」

善現報言：「如是！如是！何以故？憍尸迦！色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復次，憍尸迦！所緣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所緣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謂一切法前、中、後際皆不可得說為無邊，法無邊故所緣無邊，由此般若波羅蜜多亦說無邊。」

「復次，憍尸迦！一切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一切法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

謂一切法邊不可得。所以者何？色乃至識前、中、後邊皆不可得，由此般若波羅蜜多前、中、後邊亦不可得，故說無邊。

「復次，憍尸迦！**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云何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憍尸迦！非有情類其數甚多，計算其邊不可得故說為無邊。」

天帝釋言：「為何義故作如是說？」

善現答言：「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言有情者何法增語？」

天帝釋言：「言有情者非法增語，但是假立客名所攝、無事名所攝、無緣名所攝。」

善現復告天帝釋言：「於意云何？此中頗有真實有情可顯示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告言：「無實有情可顯示故說為無邊。憍尸迦！於意云何？假使如來、應、正等覺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無邊音說有情類無量名字，此中頗有真實有情有生滅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何以故？以諸有情本性淨故。」

善現告言：「**由此故說：有情無邊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無性甚深，俱無邊故。」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六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 窣堵波品第三

爾時，眾中天帝釋等，欲界諸天大梵王等，色界諸天及餘神仙，歡喜踊躍，同時三返高聲唱言：「奇哉奇哉！法性深妙。如來出世以神通力加善現等宣說開示，若諸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我等於彼恭敬供養如佛世尊。」

爾時，佛告諸天等言：「如是！如是！若諸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多，汝諸天等皆應供養如佛世尊。天等當知！我於往昔然燈佛時，蓮花王都四衢道首見然燈佛，獻五莖花，布髮掩泥聞正法要，不離般若波羅蜜多。時彼如來與我受記：『汝於來世過無數劫當成如來，號為能寂，宣說般若波羅蜜多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時，諸天等俱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具大威神，令諸菩薩速能引攝一切智智。」

爾時，世尊知諸天等四眾雲集同為明證，即便顧 gù 命天帝釋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魔及眷屬、人非人等伺求其短終不能得，災橫疾疫皆不能害。若諸天子已發無上正等覺心，未善聽聞、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皆應來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令極通利轉為他說。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若在空宅、曠野、險道及危難處，諸天善神常來擁護令

無驚恐。」

時，四天王及天帝釋、梵天王等合掌恭敬俱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我等眷屬常隨守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羅蜜多，攝受如是現法功德。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攝受般若波羅蜜多，則具攝受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所獲功德，汝應諦聽，極善作意！當為汝說。」

天帝釋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言：「憍尸迦！若有諸惡外道梵志，若諸惡魔或魔眷屬，若餘暴惡增上慢者，欲作種種不饒益事，彼適興心自遭殃禍，漸當殄 tiǎn 滅不果所願。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法爾能令起惡心者自遭殃禍不果所願。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奉事般若波羅蜜多，獲如是等功德勝利。**如有妙藥名曰莫耆，是藥威勢能銷眾毒，如是妙藥隨所在處，諸毒蟲類不能逼近。有大毒蛇饑行求食，遇見生類欲螫噉之，其生怖死奔趣妙藥，蛇聞藥氣尋便退走。何以故？憍尸迦！如是妙藥具大威勢，能益身命銷伏眾毒。當知般若波羅蜜多具大威勢亦復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諸惡人等欲於其所作不饒益，必當殄 tiǎn 滅無所能為，

般若威神能摧彼故。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四大天王及餘天眾并諸神仙常來擁護，不令一切災橫侵惱，諸佛、菩薩亦常護念，如法所求無不滿足，言詞威肅聞皆敬受，發言稱量語不喧雜，堅事善友深知恩報，不為慳嫉、忿恨、覆惱、諂、誑、矯等隱蔽其心。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般若威力調伏身心，令其遠離貪、瞋、癡等隨眠、纏、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具念正知慈、悲、喜、捨，常作是念：『我不應隨慳貪、破戒、忿恚、懈怠、散亂、愚癡勢力而轉，若隨彼轉，則我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妙慧不成，嚴淨色身尚不能得，況得無上正等菩提！故我不應隨彼力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思惟常得正念，諸惡煩惱不蔽其心。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或復為他書寫、解說，**獲如是等功德勝利。**」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為希有，能調菩薩令離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甚為希有，能調菩薩令離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天帝釋言：「若諸菩薩不依般若波羅蜜多，無方便善巧故，雖修諸善而起高心，不能迴求一切智智；若諸菩薩能依般若波羅蜜多，有方便善巧故，所修諸善能伏高心，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不為一切災橫侵惱。若在軍旅交戰陣時，至心念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情慈悲護念，不為刀仗之所傷殺，所對怨敵皆起慈心，設起惡心自然退敗。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軍陣

刀箭所傷失命喪身終無是處。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無上呪，若能於此精勤修學，不為自害、不為他害、不為俱害，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由斯獲得一切智智，觀有情類心行差別，隨宜為轉無上法輪，令如說行得大饒益。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置清淨處供養恭敬，或復精勤受持、讀誦，人非人等欲求其短終不能得，唯除宿世惡業應受。憍尸迦！譬如有人或傍生類入菩提樹院或至彼院邊，人非人等不能傷害。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諸佛皆坐此處得大菩提，施諸有情無恐、無怖、無怨、無害身心安樂。當知般若波羅蜜多隨所住處亦復如是，一切天、龍、阿素洛等常來守護。當知是處即真制多，一切有情皆應敬禮，恭敬供養、尊重讚歎不應暫捨。何以故？憍尸迦！是諸有情歸依處故。」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後起窣 sū 堵波七寶嚴飾，寶函盛貯 zhù 佛設利羅安置其中，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二所獲福，何者為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當隨意答。於意云何？如來所得一切智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及所依身，依何等道修學而得？」

天帝釋言：「皆依般若波羅蜜多修學而得。」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非但獲得相好身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要由證得一切智智乃名如來、應、正等覺。憍尸迦！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要由般若波羅蜜多為因故起，佛相好身但為依處，若不依止佛相好身無

由而起，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正為因生一切智智，欲令此智現前相續故，復修集佛相好身。由此緣故，我涅槃後，諸天、龍、神、人非人等供養恭敬我設利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受持、讀誦，復以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則為供養一切智智及所依止佛相好身并涅槃後佛設利羅。何以故？憍尸迦！一切智智及相好身并設利羅皆以般若波羅蜜多為根本故。以是故，憍尸迦！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供養恭敬所獲福聚，勝以七寶起窣堵波供養如來設利羅福。何以故？憍尸迦！供養般若波羅蜜多則為供養一切智智、佛相好身、設利羅故。」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瞻部洲人於此般若波羅蜜多不能書寫、受持、讀誦、恭敬供養，彼豈不知如是所說功德勝利？」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當隨意答。於意云何？瞻部洲內有幾許人成佛證淨、成法證淨、成僧證淨？有幾許人得預流果乃至阿羅漢果？有幾許人發心定趣獨覺菩提？有幾許人發心定趣無上菩提？」

天帝釋言：「瞻部洲內有少許人成三證淨，轉少許人得預流果乃至阿羅漢果，轉少許人發心定趣獨覺菩提，轉少許人發心定趣無上菩提。」

佛言：「憍尸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瞻部洲內極少分人發心定趣無上菩提，於中少分既發心已，精勤修學趣菩提行；於中少分精勤修學菩提行時，於此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受；於中少分深信受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於中少分既修行已，漸次安住不退轉地；於中少分住此地已，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若諸菩薩已得安住不退轉地，求證無上正等菩

提，乃能深心信受般若，受持、讀誦、恭敬供養、書寫、解說。憍尸迦！無量無邊諸有情類發菩提心，於中若一、若二、若三得住菩薩不退轉地，多分退住聲聞、獨覺，是故當知善男子等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欲住菩薩不退轉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無留難者，應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為他演說。何以故？憍尸迦！是諸菩薩應作是念：『如來昔住菩薩位時，常勤修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我等亦應精勤修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我大師，我隨彼學所願當滿。』憍尸迦！一切菩薩若佛住世若涅槃後，常應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復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憍尸迦！置此一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諸如來般涅槃後，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起窠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充滿一瞻部洲、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復三千大千世界，皆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

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憍尸迦！置如是事。**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非前非後皆得人身，此一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於諸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各滿三千大千世界，復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盡其形壽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於意云何？是諸有情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則為供養恭敬、尊重讚歎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智智。世尊！且置是事。**假使**十方各如殑伽沙數世界一切有情，非前非後皆得人身，此一一人為供養佛設利羅故，各於如來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堵波，種種珍奇間雜嚴飾。如是一一各滿十方殑伽沙數諸佛世界，復持種種天妙花鬘乃至燈明或經一劫或一劫餘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諸有情由此因緣所獲福聚雖復無量，而復有餘善男子等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供養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善根無量無數，不可稱計、不可思議。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一切智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一切智智能生諸佛設利羅故。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書般若波

羅蜜多，眾寶莊嚴受持、讀誦，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獲功德，於前所造諸宰堵波及供養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第五分神呪品第四

爾時，眾中四萬天子同聲共白天帝釋言：「大仙！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應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若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則令一切惡法損減，善法增益。」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汝應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若阿素洛及惡朋黨起如是念：『我等當與三十三天共興戰爭。』爾時，汝等應各至誠誦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時，阿素洛及彼朋黨所起惡心自然息滅。」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如是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以故？憍尸迦！三世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微妙法。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羅蜜多世間便有十善業道、若四靜慮、若四無量、若四無色定、若五神通，若餘無量無邊佛法皆得出現。憍尸迦！依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世間便有菩薩出現；依菩薩故，世間便有十善業道、若四靜慮、若四無量、若四無色定、若五神通，若餘無量無邊佛法皆得出現。」

「憍尸迦！若諸如來、應、正等覺不出世時，唯有菩薩，

由先所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增上勢力，為諸有情方便施設十善業道、四靜慮等令勤修學。憍尸迦！譬如夜分，因滿月輪光明照觸，星宿、藥等隨其勢力皆得增盛，如是如來、應、正等覺前已滅度，正法隱沒後未出時，世間所有善行、正行，一切皆依菩薩出現。菩薩所有方便善巧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是諸殊勝善法根本。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當得現世種種饒益，謂諸毒藥、水火、刀兵、災橫、疾疫皆不能害。若遭官事怨賊逼迫，至心誦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至其所終不為彼譴罰加害，欲求其短皆不能得。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勢力法令爾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欲至國王、王子、大臣等處，至心誦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定為王等歡喜問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於有情引發種種慈悲事故，由此因緣，諸求短者種種方便皆不能得。」

時，有眾多外道梵志欲求佛過來詣佛所。時，天帝釋見已念言：「今此眾多外道梵志來趣法會伺求佛短，將非般若留難事耶？我當誦念從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彼邪徒復道而去。」念已便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是眾多外道梵志遙申敬禮，右繞世尊復道而去。

時，舍利子見已念言：「彼有何緣適來還去？」

佛知其意，告舍利子：「彼諸外道來求我失，由天帝釋誦念般若波羅蜜多令彼還去。舍利子！我都不見彼諸外道有少白法，唯懷惡心為求我過來至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見一切世間有諸天魔及外道等，有情之類說般若時，懷勃惡心來求得便，般若威力無能壞故。」

爾時，惡魔竊 qiè 作是念：「今佛四眾恭敬圍繞，欲、色

界天皆來集會，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必有諸大菩薩親於佛前受菩提記，當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空我境界，我當往至破壞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軍奮威勇銳來詣佛所。

時，天帝釋見已念言：「將非惡魔化作斯事，欲來惱佛并與般若波羅蜜多而作留難。何以故？如是四軍嚴飾殊麗，諸王軍眾皆不能及，定是惡魔之所化作。惡魔長夜伺求佛短，壞諸有情所修善業，我當誦念從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彼惡魔復道而去。」時，天帝釋念已便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是惡魔漸退而去，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威力逼故。

時，有無量三十三天俱時化作天妙音華，踊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願此般若波羅蜜多在瞻部洲人中久住，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在瞻部洲人間流布。當知是處佛法僧寶常不滅沒，饒益世間令獲殊勝利益安樂。」時，彼諸天復各化作天妙音華而散佛上，重白佛言：「若諸有情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惡魔及彼眷屬伺求其短不能得便。」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諸有情但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當知如是諸有情類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發弘誓願，多集善根，能成是事，非從少小善根中來，況能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轉為有情書寫、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所以者何？欲求諸佛一切智智，應於般若波羅蜜多理趣中求，如有情類欲求大寶，應於大海方便勤求。」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如來何緣不讚布施乃至靜慮波羅蜜多，唯讚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慶喜：「由此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偏讚。」

「復次，慶喜！於意云何？若不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此可名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不？」

慶喜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慶喜：「於意云何？若離般若波羅蜜多為能真迴向一切智智不？」

慶喜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慶喜：「由此因緣，我說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偏讚。慶喜當知！譬如大地以種散中，眾緣和合便得生長，應知大地與種生長為所依止、為能建立。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及所迴向一切智智與布施等波羅蜜多為所依止、為能建立，令得生長，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偏讚。慶喜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攝受一切智智，故偏讚說。」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今者如來、應、正等覺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說猶未盡。何以故？我從世尊所受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甚深、甚廣、量無邊際。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復轉為他書寫、解說，或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所獲功德亦無邊際。」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不說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前說功德勝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具足無邊功德勝利，分別演說不可盡故。我亦不說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供養，善男子等但有如前所說功德，彼所獲福無邊際故。」

時，天帝釋即白佛言：「我等諸天常隨守護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種種惡緣之所損害。」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廣為他宣說開示。時有無量百千天子為

聽法故皆來集會，歡喜踊躍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天子以天威力，令說法師增益辯才宣揚無盡，不樂說者令其樂說，身心疲極令得康強。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四眾中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怯怖，不為一切論難所伏。所以者何？彼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所護持故，彼住法空都不見有能難、所難及所說故，亦不見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求短故，亦復不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過失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及廣為他書寫、解說，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恐、不怖。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見有法可令沈沒、憂悔、恐怖，於諸法中無所執著。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解說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亦轉為他書寫、解說，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而為供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為父母、師長、親友、國王、大臣及諸沙門、婆羅門等之所敬愛，亦為十方諸佛、菩薩、聲聞、獨覺之所護念，復為世間諸天、魔、梵、人及非人之所守衛 wèi，一切災橫皆自消滅，外道異論皆不能伏。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乃至供養得如是等現法勝利。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置清淨處，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時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所有四大王眾天，乃至廣果天

已發無上菩提心者，常來此處觀禮、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諸淨居天亦常來此觀禮、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諸龍、藥叉，廣說乃至人非人等，亦常來此觀禮、讀誦，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應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一切天、龍，廣說乃至人非人等常來至此觀禮、讀誦我所書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右繞禮拜合掌而去，此我則為已設法施。』作是念已歡喜踊躍，令所獲福倍復增長。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無邊界天龍、藥叉、阿素洛等常隨擁護，所住之處人非人等不能損害，唯除宿世定惡業因現在應熟，或轉重惡現世輕受。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威神力，獲如是等現法勝利。」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驗知有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天、龍、藥叉、阿素洛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繞歡喜護念？」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見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在之處有妙光明，或聞其處異香氛郁，或復聞有微細樂音，當知爾時有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繞歡喜護念。

「復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鮮淨行，嚴麗其處，至心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爾時有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觀禮、讀誦彼所書持甚深般若波羅

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合掌右繞歡喜護念。憍尸迦！隨有如是具大神力威德熾盛諸天、龍等來至其處，此中所有惡鬼、邪神驚怖退散無敢住者。由此因緣，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便廣大起淨勝解，所修善業倍復增明，諸有所為皆無障礙。以是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隨所在處，應當周匝除去糞穢，掃拭塗治香水散灑 sā，敷設寶座而安置之，燒香散花而為供養。

「復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決定當得身心無倦、身心安樂、身心調柔、身心輕利。繫心般若波羅蜜多，夜寢息時無諸惡夢，唯得善夢，謂見如來、應、正等覺身真金色相好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聲聞、菩薩恭敬圍繞，身處眾中聞佛為說布施等六波羅蜜多及餘善根相應法義。或於夢中見菩提樹，其量高廣眾寶莊嚴，有大菩薩往詣樹下結跏趺坐，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或於夢中見有無量無數菩薩論義決擇種種法義。或於夢中見有無量無數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迴向攝受一切智智。或於夢中見十方界各有無量那庾多佛，亦聞其聲，謂某世界有某如來、應、正等覺若干百千聲聞、菩薩恭敬圍繞說如是法。或於夢中見十方界各有無量那庾多佛入般涅槃，彼一一佛般涅槃後，各有施主為供養佛設利羅故，以妙七寶各起無量大宰堵波，復於一一宰堵波所，各持無量上妙花鬘乃至燈明，經無量劫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見如是類諸善夢相，若睡若覺身心安樂。諸天神等益其精氣，令彼自覺身體輕便，由此因緣，不多貪著飲食、醫藥、衣服、臥具，於四供養其心輕微，如瑜伽師入勝妙定，由彼定力滋潤身心，從定出已雖遇美膳而心輕微，此亦如是。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由此三千大千國土及餘十方無邊世界諸佛、菩薩、獨覺、聲聞、天、龍、藥叉、阿素洛等慈悲護念，以妙精氣冥澍 zhù 身心，令其志勇，體 tǐ 充盛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現法勝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常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雖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宣說開示，而為正法久住世間，利樂有情不滅沒故，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無量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亦得如前所說勝利。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設利羅品第五

「復次，憍尸迦！假使充滿此瞻部洲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復為一分，於斯二分，汝取何者？」

天帝釋言：「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受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

「世尊！如我坐在三十三天善法殿中天帝座上，為諸天眾宣說正法時，有無量諸天子等來至我所聽我所說，供養恭敬，右遶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時，諸天子等亦來其處，雖不見我如我在時供養恭敬，咸言：『此處是天帝釋為諸天等說法之座，我等皆應如天主在，供養恭敬，右遶而去。』佛設利羅亦復如是，深妙般若波羅蜜多為因引生，一切智智之所依止，故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是故我說於二分中，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假使充滿三千世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復為一分，於斯二分，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受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世尊！如負債人怖畏債主，即便親近奉事國王，依王勢力得免怖畏，反為債主怖畏供養。所以者何？

彼人依附國王勢力，王所攝受具威勢故。王喻般若波羅蜜多，佛設利羅喻依王者由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世間供養恭敬。諸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故我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譬如無價大寶神珠，具無量種勝妙威德，隨所住處有此神珠，人非人等不能為害。設有男子或復女人為鬼所執身心苦惱，若有持此神珠示之，由珠威力鬼便捨去。諸有熱病或風、或痰、或二、或三和合為病，若有繫 xì 此神珠著身，如是諸病無不除愈。此珠在闇能作照明，熱時能涼寒時能暖，隨地方所有此神珠，時節調和不寒不熱。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 shé 蠍等毒無敢停止。設有男子或復女人為毒所中楚痛難忍，若有持此神珠令見，珠威勢故毒即消滅。若諸有情身嬰癩疾、惡瘡、腫疱 pào、目眩、瞽 yì 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諸支節病，帶此神珠眾病皆愈。若諸池沼泉井等中，其水濁穢或將枯涸 hé，以珠投之水便盈滿，香潔 jié 澄淨具八功德。若以青黃赤白紅紫碧綠雜綺種種色衣，裹此神珠投之於水，水隨衣彩作種種色。如是無價大寶神珠威德無邊說不能盡，若置箱篋 qiè 亦令其器具足成就無邊威德。設空箱篋由曾置珠，其器仍為眾人愛重。」

爾時，慶喜問帝釋言：「如是神珠為天獨有，人亦有耶？」

天帝釋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輕；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圓；天上神珠威德殊勝，無量倍數過人所有。」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深妙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為眾德本能滅無量惡不善法，隨所在處滅諸有情身心苦惱，人非人等不能為害。如來所得一切智智及餘無量無邊功德皆因般若波羅蜜多。佛設利羅由諸功德所熏修故，是諸功德所依器故，

佛涅槃後堪受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是故我說於二分中，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假使充滿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佛設利羅以為一分，有書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復為一分，於斯二分，我意寧取深妙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我於諸佛設利羅所，非不信受供養恭敬，然諸佛身及設利羅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深妙法門功德威力所熏修故，乃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供養恭敬。

「復次，世尊！深妙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智智，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能生佛身及設利羅，是故供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則為供養三世諸佛一切智智及設利羅。

「復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見十方諸佛，當行當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如來供養恭敬。」

天帝釋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無上波羅蜜多，一切如來皆依般若波羅蜜多知諸有情心行差別。」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是故菩薩摩訶薩眾長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如實知諸有情類心行差別。」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諸菩薩眾為但應行般若波羅蜜多，為亦應行餘五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諸菩薩眾應具行六波羅蜜多，然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觀諸法時，皆以般若波羅蜜多而為上首。憍尸迦！如瞻部洲所有諸樹，枝條、莖幹、花葉、果實，雖有種種形類不同，而其蔭影都無差別。如是六種波羅

蜜多雖各有異，而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攝受迴向一切智智，諸相差別都不可得。」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廣大圓滿無量無邊功德，若有書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守護不捨。復有書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眾寶嚴飾，轉施他人受持、讀誦。此二福聚，何者為多？」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我還問汝，隨汝意答。若諸有情從他請得佛設利羅，盛以寶函置清淨處，復持種種上妙花鬘乃至燈明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守護不捨。若復有人從他請得佛設利羅，分施與他令其供養。於意云何？此二福聚，何者為勝？」

天帝釋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此二福聚，後者為勝。」

爾時，佛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憍尸迦！書持般若波羅蜜多，若自供養，若轉施他受持、讀誦，此二福聚，後者為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如實為他分別解說所獲福聚，復勝施他多百千倍，敬此法師應如敬佛。」

第五分經典品第六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贍部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展轉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十善業道。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贍部洲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展轉乃至普教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諸有情類皆令安住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自恒讀誦，不如有人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不如有人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義趣為他解說。」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應為何等諸有情類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應為解說。何以故？憍尸迦！於當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趣無上正等菩提，聞他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心便迷謬退失中道。」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何等名為相似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憍尸迦！於當來世有諸苾芻愚癡顛倒，雖欲宣說真實般若波羅蜜多，而顛倒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苾芻顛倒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謂彼苾芻為發無上菩提心者說：『色壞故名為無常，非常無故名為無常。』說：『受、想、行、

識壞故名為無常，非常無故名為無常。』復作是說：『若如是求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如是名為顛倒宣說相似般若波羅蜜多。憍尸迦！不應以色壞故觀色無常，不應以受、想、行、識壞故觀受、想、行、識無常，但應以常無故觀色乃至識為無常。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義趣為他解說，其福甚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贍部洲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或獨覺菩提，展轉乃至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數世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他讀誦，教授教誡彼有情言：『汝應精勤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佛法，定當證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皆是般若波羅蜜多所流出故。謂彼證得一切智智，教化無量無邊有情令成預流乃至獨覺無邊際故。

「復次，憍尸迦！若贍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令勤修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疾得圓滿，令深般若波羅蜜多廣行流布。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轉施與一已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令其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諸菩薩中，有一菩薩作如是言：『我今欣樂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復次，憍尸迦！若瞻部洲諸有情類，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展轉乃至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諸菩薩中，

有一菩薩作如是言：『我今欣樂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眾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成彼事，書持般若波羅蜜多，眾寶莊嚴施令讀誦，復以巧妙文義解釋，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世尊！如如菩薩摩訶薩轉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應以般若波羅蜜多轉更慇懃教授教誡，應以上妙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及餘資具供養恭敬令無乏少。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施、財施攝受供養彼菩薩摩訶薩，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無量。所以者何？彼菩薩摩訶薩要由如是法施、財施攝受供養，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作大饒益。」

爾時，善現讚帝釋言：「善哉！善哉！善能攝受、勸勵、護助諸菩薩摩訶薩，令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汝今已作佛聖弟子所應作事。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如來諸聖弟子為欲饒益諸有情故，法爾攝受、勸勵、護助諸菩薩摩訶薩，令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如來、聲聞、獨覺世間勝事皆由菩薩摩訶薩眾而得出現。何以故？憍尸迦！若無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則無菩薩摩訶薩能學六種波羅蜜多；若無菩薩摩訶薩修學六種波羅蜜多，則無菩薩摩訶薩能證無上正等菩提；若無菩薩摩訶薩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則無如來、聲聞、獨覺世間勝事。是故如來諸聖弟子為欲利樂諸有情故，法應攝受、勸勵、護助諸菩薩眾令學六種波羅蜜多，能疾證得一切智智，盡未來際利樂有情。」

第五分迴向品第七

爾時，慈氏菩薩謂善現言：「菩薩隨喜迴向俱行諸福業事，於餘有情施、戒、修等諸福業事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

爾時，善現問慈氏菩薩言：「若諸菩薩所起隨喜迴向之心，普緣無量無數世界，一一世界無量無數已入涅槃諸佛世尊，從初發心乃至成佛，展轉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將滅盡，於其中間所有六種波羅蜜多相應善根；若諸弟子施、戒、修等諸福業事及學、無學無漏善根；若佛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若為利樂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及餘無量無邊佛法，若說法要，若依法要學諸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後，諸有情類所種善根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以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願此善根共有情類引發無上正等菩提。』於意云何？彼諸菩薩緣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隨喜迴向心，為有如是所緣可得，如彼菩薩所取相不？」

慈氏菩薩答善現言：「彼諸菩薩緣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隨喜迴向心，實無如是所緣可得如彼菩薩所取之相。」

具壽善現謂慈氏菩薩言：「若無如是所緣諸事如彼菩薩所取相者，彼諸菩薩隨喜迴向豈不皆成想、心、見倒？所以者何？如有執著無所有事，無常謂常，實苦謂樂，無我謂我，不淨謂淨，由斯發起想、心、見倒。如所緣事實無所有，菩提及心亦應如是。若爾，一切應無差別，此中何等是所緣事？何等是隨喜心？何等是菩提？何等是迴向？云何菩薩緣如是事起隨喜心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慈氏菩薩報善現言：「如是所起隨喜迴向，不應對彼新學

大乘菩薩前說。所以者何？彼聞如是隨喜迴向，所有信樂恭敬之心皆當滅沒。如是隨喜迴向之法，應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或曾供養無量諸佛、久發大願、多植善根、為多善友所攝受者分別開示。所以者何？彼聞如是隨喜迴向，不驚、不怖、不退、不沒。

「諸菩薩眾應以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所求一切智智，當於爾時應作是念：『所可用心隨喜迴向，此所用心盡、滅、離、變，此所緣事及諸善根皆亦如心盡、滅、離、變。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復以何等為所緣事及諸善根而說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心於心理不應有隨喜迴向，以無二心俱時起故。心亦不可隨喜迴向，心自性故，是故隨喜迴向之心及所緣事皆不可得。』」

時，天帝釋白善現言：「新學大乘諸菩薩眾聞如是事其心將無驚怖、退沒？云何菩薩於所緣事起隨喜心？云何攝受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具壽善現依慈氏菩薩作如是言：「諸菩薩眾普緣十方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斷諸有路絕戲論道，殄 tiǎn 諸雲霧摧諸棘刺，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到心自在第一究竟，入無餘依涅槃界者，從初發心乃至成佛，展轉乃至入般涅槃，如是乃至法將滅沒，於其中間所有功德，及諸弟子所種善根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云何不墮想、心、見倒？**」

慈氏菩薩謂善現言：「若諸菩薩於自所起隨喜迴向心等諸法無心等想，則不墮於想、心、見倒。**若諸菩薩於自所起隨喜迴向心等諸法有心等想，則便墮於想、心、見倒。**又諸菩薩以如是心，念佛弟子功德善根而生隨喜，正知此心盡、滅、離、

變，非能隨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隨喜；又正了達能迴向心法性亦爾，非能迴向；及正了知所迴向法其性亦爾，非所迴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說隨喜、迴向是正非邪，諸菩薩眾皆應發起如是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又諸菩薩普緣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所有功德；若諸弟子所有善根；若異生類所有善根；若傍生趣聽聞正法所有善根；若餘天、龍廣說乃至人、非人等聽聞正法發菩提心，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之心，既隨喜已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於如是時，若正解了諸能隨喜迴向之法盡、滅、離、變，諸所隨喜迴向之法其性亦然，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復於是時，若正解了都無有法可能隨喜迴向於法，雖如是知而能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便不墮於想、心、見倒**。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能隨喜迴向之心及所隨喜迴向之法不生執著，是名無上隨喜迴向。

「若諸菩薩於能隨喜迴向之法，起能隨喜迴向法想；於所隨喜迴向之法，起所隨喜迴向法想，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則便墮於想、心、見倒**，所起隨喜迴向皆邪。菩薩應知方便遠離。

「若諸菩薩於所修作諸福業事，如實了知遠離寂靜；於能隨喜迴向之心，亦如實知遠離寂靜，如實知己，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都無取著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則不墮於想、心、見倒**。

「若諸菩薩於所修作諸福業事，不如實知遠離寂靜；於能隨喜迴向之心，亦不能知遠離寂靜，於一切法執著諸相而起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則便墮於想、心、見倒**。

「若諸菩薩於已滅度諸佛世尊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欲正發起隨喜迴向，應作是念：『如佛世尊及諸弟子皆已滅度，自性

非有，功德善根亦復如是。我所發起隨喜迴向及所迴向無上菩提，性相亦爾都不可得。』如實知己，於諸善根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便能不生想、心、見倒；不取相故，佛所聽許，名正隨喜迴向菩提。若諸菩薩以取相為方便，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已滅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隨喜迴向菩提，是為非善隨喜迴向。若諸菩薩不取相為方便，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已滅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離相隨喜迴向菩提，是名為善隨喜迴向。」

慈氏菩薩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於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等皆不取相，而能隨喜迴向菩提？」

善現答言：「應知菩薩所學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不取相而所作成，非離般若波羅蜜多有能正起隨喜迴向，是故菩薩欲成所作，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慈氏菩薩謂善現言：「莫作是說。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中，佛及弟子功德善根都不可得，所起隨喜迴向菩提亦不可得。此中菩薩應作是觀：『過去如來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性皆已滅，所起隨喜迴向之心及大菩提性皆寂滅。我若於彼取相分別，發生隨喜迴向之心，諸佛世尊皆所不許。所以者何？於已滅度佛弟子等取相分別隨喜迴向，是則名為大有所得。過去已滅，無所有故；未來、現在佛弟子等未至、不住亦不可得，若不可得非取相境，若取其相發生隨喜迴向菩提便墮顛倒。』**是故**菩薩欲於如來及諸弟子功德善根正發隨喜迴向菩提，不應於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別隨喜迴向。若於其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別隨喜迴向，佛不說彼有大義利。所以者何？如是隨喜迴向之心，妄想分別名雜毒故。如有飲食，雖具上妙色香美味而雜毒藥，愚夫淺識貪取噉之，初雖適意後便大苦。**如是一類補特伽羅**不善受持、不善觀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善通達甚深義趣而告

大乘種性者曰：『來！善男子！汝於三世諸佛世尊戒等五蘊及餘無量無邊功德；若佛弟子所種善根；若佛世尊授諸菩薩、聲聞、獨覺三菩提記，彼有情類所種善根；若諸天、人、阿素洛等所種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隨喜迴向菩提。』如有所說隨喜迴向，以有所得為方便故，譬如世間雜毒飲食，菩薩種性補特伽羅不應隨彼所說而學。

「是故，大德！應說云何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應於三世十方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隨喜迴向可名無毒？」

善現答言：「若諸菩薩欲不謗佛而發隨喜迴向心者應作是念：『如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隨喜，我今亦應如是隨喜；如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應以如是諸福業事迴向菩提，我今亦應如是迴向。』若作如是隨喜迴向則不謗佛，不雜眾毒，離諸過咎，善順佛教。

「復次，菩薩應作如是隨喜迴向，如戒蘊等不墮三界、非三世攝，隨喜迴向亦應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諸法自性空故，不墮三界非三世攝，隨喜迴向亦復如是。若能如是隨喜迴向，不雜眾毒無所失壞；若不如是隨喜迴向，當知是邪隨喜迴向。若諸菩薩作如是念：『如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通達諸功德等有如是法，可依此法發生無倒隨喜迴向。我今亦應依如是法發生隨喜迴向之心。』是為正發隨喜迴向。」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諸菩薩作大佛事。善現當知！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一切皆得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等世、出世間有相功德；是一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於彼功德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

「復次，善現！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

等覺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樂具恭敬供養如殑伽沙世界有情常無間斷。於意云何？是諸菩薩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如是福聚若有形色，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不能容受。」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一菩薩由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發起無倒隨喜迴向所獲功德，於前菩薩有相福聚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爾時，四大天王各與眷屬二萬天子俱，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是諸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勝前所說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時，天帝釋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與眷屬十萬天子俱，皆持種種天妙花鬘、塗散等香、衣服、瓔珞、寶幢、幡蓋、眾妙、珍奇，奏天樂音而供養佛，頂禮佛足，合掌白言：「是諸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勝前所說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時，大梵王廣說乃至色究竟天各與無量百千天眾，前詣佛所，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俱發聲言：「希有！世尊！是諸菩薩所起無倒隨喜迴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威力廣大勝前所說有所得施多百千倍。」

爾時，佛告淨居天等諸天眾言：「且置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樂具恭敬供養如殑伽沙世界有情常無間斷。若有菩薩普緣三世諸佛世尊所有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及餘無量無邊佛法，若諸弟子

所有善根，若餘有情所修善法，如是一切合集稱量，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復持如是隨喜俱行諸福業事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隨喜迴向所獲功德，勝前所說有相福聚無量無邊不可稱計。」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世尊說現前發起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云何名為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於三世法不取、不捨、不念、不得，知無有法已、正、當生，知無有法已、正、當滅，如法實性發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名為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俱行諸福業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欲於三世諸佛世尊及弟子等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及正解脫、解脫智見相應善根發生無倒隨喜迴向，應作是念：『如真解脫，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相應善根亦復如是；如真解脫，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相應善根亦復如是；如真解脫，所有勝解亦復如是；如真解脫，隨喜迴向亦復如是；如真解脫，一切過去已滅諸法亦復如是；如真解脫，一切未來未生諸法亦復如是；如真解脫，一切現在現轉諸法亦復如是；如真解脫，過去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復如是；如真解脫，未來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復如是；如真解脫，現在無量無數世界諸佛世尊及弟子等亦復如是。如是諸法真如法性無向無背、無縛無脫、無染無淨。我於如是功德善根現前隨喜，以無移轉及無失壞、無相、無得而為方便，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名為最尊最勝、最上最妙隨喜迴向。』

「善現當知！如是無倒隨喜迴向所獲功德，於十方面各如殑伽沙數世界一切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一一住如殑伽沙劫，

以有所得而為方便，皆持上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及餘樂具恭敬供養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一切有情常無間斷所獲施福，及於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一切有情，一一住如殑伽沙劫，以有所得而為方便，所修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相應善根，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九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地獄品第八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無倒隨喜迴向，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威力成辦。」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能作照明皆應敬禮，世間諸法不能染污，能除翳闇能發光明，能施利安能為導首，與諸盲者作淨眼目，與涉闇徒作明燈炬，引失道者令入正路，顯諸法性即薩婆若，示一切法無滅無生，是諸菩薩摩訶薩母，能令諸佛具轉三轉、十二行相無上法輪，無依護者為作依護，能除一切生死苦惱，開示諸法無性為性。世尊！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云何住？」

佛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如佛住，敬事般若波羅蜜多應如敬事諸佛世尊。」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今舍利子何因何緣問佛斯事？」念已便問舍利子言：「以何因緣而作是問？」

時，舍利子報帝釋言：「前佛世尊說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所起隨喜迴向俱行諸福業事，疾能證得一切智智，勝有所得菩薩所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相應善根，是故我今作如是問。憍尸迦！如生盲眾若百若干，無淨眼者方便引導，近尚不能趣入正道，況能遠達豐 fēng 樂大城！如是前五波羅蜜多諸生盲眾，若無般若波羅蜜多淨眼者導，尚不能趣菩薩正道，況能證入一切智城！憍尸迦！布施等五波羅蜜多要由般若波羅蜜多名有目者，復由般若波羅蜜多之

所攝受，名到彼岸。」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云何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舍利子：「若諸菩薩不引發色、受、想、行、識，亦不見色、受、想、行、識，是即名為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諸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為成何法？」

佛告舍利子：「若諸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都無所成，無所成故得名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豈不能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能成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如有所得、如有名想、如有造立不能成故。」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爾，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說成一切智智？」

佛言：「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所引發一切智智，無所成故說名為成。」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為生滅一切法故，不為成壞一切法故出現世間，而與世間作饒益事。」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諸菩薩起如是想，則便捨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復有因緣捨遠般若波羅蜜多，謂生是想：『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空無所有。』即便捨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菩薩般若波羅蜜多非空非有、無所分別。」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佛說般若波羅蜜多為顯何法？」

佛告善現：「我說般若波羅蜜多不為顯色，亦不為顯受、

想、行、識；不為顯預流果，亦不為顯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廣大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何緣汝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廣大波羅蜜多？」

善現答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於受、想、行、識亦不作大、不作小、不作集、不作散；於佛十力不作強、不作弱，於一切智不作廣、不作狹。若諸菩薩起如是想，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如是諸想，非深般若波羅蜜多等流果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起是想：『我當度脫若干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是則名為大有所得，非有所得能有所辦。何以故？世尊！有情無生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生；有情無自性故、遠離故、不可思議故、無滅壞故、無覺知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無自性，廣說乃至亦無覺知。世尊！有情力積集故，當知如來力亦積集。」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無疑無惑亦不迷謬，是諸菩薩從何處沒來生此間？積行久如於深法義能隨覺了？」

佛言：「舍利子！是諸菩薩從他方界所事諸佛法會中沒來生此間。舍利子！是諸菩薩已多親近諸佛世尊，曾問此中甚深法義，已經無量無數大劫，修集百千難行苦行，乘大願力來生此土。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見若聞生大歡喜，便作是念：『我今見佛，聞佛所說。』由此因緣恭敬信受。」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見聞耶？」

佛言：「不也！」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勤修學，是諸菩薩積行久如？」

佛言：「善現！此應分別。有諸菩薩從初發心，遇真善友方便攝受，即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深法門能生信解。有諸菩薩雖曾值遇多百千佛，於諸佛所勤修梵行，而有所得為方便故，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能修學，聞說般若波羅蜜多不生信解即便捨去。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過去佛所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無信敬心，捨眾而去，今聞般若波羅蜜多無信敬心，還復捨去。彼於般若波羅蜜多，若身若心皆不和合，不和合故，造作增長感惡慧業，由此業故，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厭捨。」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毀謗厭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則為毀謗厭捨一切智智，若毀謗厭捨一切智智，即毀謗厭捨三世諸佛。由此因緣，造作增長害正法罪，由此罪故經歷多時受諸重苦，謂彼所造罪極重故，多百千歲墮大地獄，此界、他方往還輪轉，受諸重苦不得解脫，此界火、水、風劫起時移置他方大地獄內，他方火、水、風劫起時移置此界大地獄中，如是輪迴經無數劫，受大地獄極難忍苦。彼害法罪業勢稍微，從地獄出墮傍生趣，如前展轉此界、他方，多劫輪迴受諸劇苦。彼害法罪業勢漸薄，脫傍生趣墮鬼趣中，此界、他方輪迴展轉，受諸重苦經無量劫。彼害法業餘勢將盡，免餓鬼趣來生人中，具受人間貧窮、下賤、頑愚、疾病、醜 chǒu 陋等苦，尚不聞有佛法僧名，況能精勤修諸善業！以諸惡業害正法故，受如是類圓滿苦果。」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害正法業與五無間，此二惡行為相似不？」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勿謂此業似五無間。所以者何？五無間業雖感重苦，而不可比毀謗正法，謂彼聞說甚深般若波

羅蜜多，毀謗拒逆言：『此般若波羅蜜多非真佛語，不應修學，非法、非律、非大師教。』由此因緣其罪極重，不可以比五無間業。」

「舍利子！此害法人自謗正法亦教他謗，自壞其身亦令他壞，自飲毒藥亦令他飲，自失生天解脫樂果亦令他失，自持其身足地獄火亦令他足，自沈苦海亦令他溺，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迷謬顛倒。舍利子！我於般若波羅蜜多，尚不欲令害正法者聞其名字，況當為說！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聽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舉目觀視，況當共住！舍利子！害正法者，我尚不聽被服袈裟，況受供養！何以故？舍利子！害正法者墮黑闇類，如臭爛糞，如穢蝸螺，如癩病人，甚可厭惡。諸有信用害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說大苦。」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何緣不說害正法者當來所受惡趣身量？」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止！不須說彼趣身量，勿害法者聞已驚惶，心頓憂愁如中毒箭，身漸枯頹 cuì 如被截苗。彼或聞之當嘔 ōu 熱血，喪失身命或近死苦，故我不說彼趣身量。」

時，舍利子復重請言：「唯願為說，作後明誡！」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我先說彼受苦多劫，足與後人作大明誡。當來自類善男子等，聞我前說害正法報，寧捨身命終不謗法，勿我當來長時受苦。」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有聰明善男子等應善守護身、語、意業。彼豈不由語惡業故，惡趣人中長時受苦？」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於我正法毘奈耶中，當有愚癡諸出家者，彼雖稱我為其大師，而於我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善現當知！若有毀謗甚深般若則為毀謗無上菩提，若有毀謗無上菩提則為毀謗三世諸佛，若有毀謗三世諸佛則為

毀謗一切智智，若有毀謗一切智智則毀謗法，若毀謗法則毀謗僧，若毀謗僧則便造作無量罪業，若有造作無量罪業則便攝受無邊苦報。」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彼愚癡人幾因緣故毀謗、拒逆甚深般若？」

佛告善現：「由二因緣。一為邪魔之所扇惑。二於深法不能信解。」

「復次，善現！由四因緣毀謗、拒逆甚深般若。一為惡友之所誘誑。二為不能勤修善法。三為懷惡熹求他過。四為嫉妬自讚毀他。由具如是諸因緣故，彼愚癡人毀謗、拒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發起無邊極重惡業。」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彼愚癡人不勤精進，於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難信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云何甚深極難信解？」

佛告善現：「色非縛非脫。何以故？色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非縛非脫。何以故？受、想、行、識皆以無性為自性故。復次，善現！色前、後、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色前、後、中際皆以無性為自性故。受、想、行、識前、後、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受、想、行、識前、後、中際皆以無性為自性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精勤甚難信解。」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色清淨即果清淨，色清淨故果亦清淨；受、想、行、識清淨即果清淨，受、想、行、識清淨故果亦清淨。復次，善現！色清淨即一切智清淨，

一切智清淨故色亦清淨，是色清淨與一切智清淨，從本已來無二、無別、無斷、無壞；受、想、行、識清淨即一切智清淨，一切智清淨故受、想、行、識亦清淨，是受、想、行、識清淨與一切智清淨，從本已來無二、無別、無斷、無壞。」

第五分清淨品第九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清淨最為甚深。」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是大光明。」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無得、無現觀。」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無所生起。」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不生三界。」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無知無解。」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如是清淨於色無知，於受、想、行、識亦無知。」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極清淨故，於一切智無損無益。」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舍利子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極清淨故，於一切法無取

無捨。」

佛言：「如是！極清淨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我清淨故色、受、想、行、識亦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果亦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一切智亦清淨。」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清淨故無得、無現觀。」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我無邊故色、受、想、行、識亦無邊。」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若諸菩薩能如是覺，是為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非此岸、非彼岸、非中間。」

佛言：「如是！畢竟淨故。」

善現復言：「若諸菩薩起如是想，捨遠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善哉！善哉！善現！是諸菩薩著名著相。」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善為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開示分別究竟著相。」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起著相？」

善現答言：「若諸菩薩於色謂空，是名為著；於受、想、行、識謂空，是名為著；於三世法謂三世法，是名為著，謂諸菩薩初發心時無量福生，是名為著。」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何緣如是亦名為著？」

善現答言：「執有心故，謂執此心能正迴向無上菩提，故名爲著。憍尸迦！心本性空不能迴向。若諸菩薩欲教他人趣大菩提，應隨實相示現、勸導、讚勵、慶喜，於自無損亦不損他，諸佛世尊同所開許，遠離一切分別執著。」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善能爲諸菩薩說分別著相，令諸菩薩覺知遠離。復有此餘微細執著當爲汝說，汝應諦聽！」

善現白言：「唯然！願說！」

佛告善現：「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諸佛所取相憶念，隨所取相皆名執著；若於三世諸佛世尊無漏法中深生隨喜，既隨喜已共諸有情迴向菩提，亦名執著。諸法實性非三世攝，不可取相、不可攀緣，亦無見聞覺知事故，於無上覺不可迴向。」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諸法實性最為甚深。」

佛言：「如是！本性離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皆應敬禮。」

佛言：「如是！法性無作、無覺知故。」

善現復言：「諸法本性無所造作、無覺知耶？」

佛言：「如是諸法本性唯一，無二、無造、無作，不可覺知、不可分別。若諸菩薩能如是知，即能遠離一切執著。」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難可覺知。」

佛言：「如是！無知者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思議。」

佛言：「如是！非心、心所能了知故。」

善現復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造作。」

佛言：「如是！以諸作者不可得故。」

善現復言：「云何菩薩應行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菩薩若不行色，亦復不行受、想、行、識，是行

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色空，亦復不行受、想、行、識空，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不行色不圓滿相，亦復不行受、想、行、識不圓滿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色不圓滿即非色，受、想、行、識不圓滿即非受、想、行、識，若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能於執著說無著相。」

佛告善現：「若不行色、受、想、行、識無執著相，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能如是行，便於諸色、受、想、行、識不生執著，於預流果乃至無上正等菩提不生執著。所以者何？超一切著無障礙覺名薩婆若。如是，善現！若諸菩薩欲超諸著，應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甚深法性若說不說俱無增減。」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譬如虛空，假使諸佛盡其壽量或讚或毀，而彼虛空無增無減，甚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俱無增減。譬如幻士於讚毀時無喜無憂、不增不減，甚深法性亦復如是，若說不說如本無異。」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甚為難事，謂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不修無增無減、無進無退。諸菩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修虛空，都無所有。諸菩薩眾，我等有情皆應敬禮、尊重讚歎，所以者何？諸菩薩眾為度有情被功德鎧，如有欲與虛空戰諍，被堅固鎧；諸菩薩眾為度有情被功德鎧，如有健者欲拔虛空置高勝處。諸菩薩眾為如虛空諸有情類求趣無上正等菩提，名大勇猛，得大精進波羅蜜多。」

時，有苾芻作如是念：「應禮般若波羅蜜多，此中都無諸法生滅。」

時，天帝釋問善現言：「菩薩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如何學？」

善現答言：「菩薩欲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如虛空精勤修學。」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若諸有情能學般若波羅蜜多，云何守護？」

爾時，善現語帝釋言：「汝見是法可守護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語言：「若諸菩薩如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行，即為守護。若離般若波羅蜜多，人非人等皆得其便。」

「憍尸迦！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不異有人發勤精進守護虛空，唐設劬 qú 勞都無所益。憍尸迦！有能守護響聲等不？」

天帝釋言：「不也！大德！」

善現語言：「若欲守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唐設劬勞都無所益。」

「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知諸法皆如響等，而不觀見亦不顯示能如是住，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帝釋、大梵王等一切天眾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以佛神力，於十方界各見千佛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名字相狀皆同於此，請說般若波羅蜜多苾芻眾首皆名善現，問難般若波羅蜜多諸天眾首皆名帝釋。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以何等名即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不說色空法，不說受、想、行、識空法；不說色縛脫法，不說受、想、行、識縛脫法。」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

佛告善現：「色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受、想、行、識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虛空清淨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色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受、想、行、識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虛空無染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為清淨。」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有情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終不橫死亦無橫病及橫殃禍，常為無量百千天神恭敬圍遶隨逐守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在在處處讀誦、講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獲無邊功德勝利。」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聽等時多有留難。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珍寶，多諸怨賊，於一切法無著無取。何以故？以一切法都無所有、不可得故。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所得故，非能染污非所染污。何以故？無法不能染無法故。以無染故說名無染波羅蜜多，由此般若波羅蜜多無染污故，餘一切法亦無染污。若於如是亦不分別，是行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分別故，於一切法無見不見、無取無捨。」

時，有無量百千天子住虛空中，歡喜踊躍互相慶慰，同聲唱言：「我等今者於瞻部洲見佛第二轉妙法輪。」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如是法輪非第一轉亦非第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轉還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為廣大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縛無著，雖證菩提而無所證，雖轉法輪而無所轉，無法可示、無法可顯、無法可得、無法可轉、無法可還，以一切法畢竟不生亦復不滅，不生滅故無轉無還。」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以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性法中，若轉若還俱不可得。若能如是宣說開示，是名善淨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此中都無說者、受者，亦無作證得涅槃者，亦無說法作福田者，福田無故福性亦空，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故名廣大波羅蜜多。」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為無邊波羅蜜多，如太虛空無邊際故；

「是為正等波羅蜜多，以一切法性平等故；

「是為遠離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畢竟空故；

「是為難伏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

「是為無跡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名體故；

「是為無行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往來故；

「是為無奪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取故；

「是為無盡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盡故；

「是為無生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生故；

「是為無作波羅蜜多，以諸作者不可得故；

「是為無知波羅蜜多，以諸知者不可得故；

「是為無轉波羅蜜多，諸死生者不可得故；

「是為無垢波羅蜜多，煩惱淨故；

「是為無染波羅蜜多，以所依處不可得故；

「是為無壞波羅蜜多，離前際故；

「是為如幻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皆不生故；

「是為如夢波羅蜜多，是諸意識平等性故；

「是無戲論波羅蜜多，覺諸戲論平等性故；
「是無思慮波羅蜜多，諸思慮法畢竟無故；
「是無動轉波羅蜜多，住法界故；
「是為離染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虛妄故；
「是無作用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是為寂靜波羅蜜多，一切法相不可得故；
「是無煩惱波羅蜜多，離過失故；
「是無有情波羅蜜多，有情實際不可得故；
「是為無斷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等起故；
「是無二邊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執著故；
「是無取著波羅蜜多，於二乘地無分別故；
「是無分別波羅蜜多，覺諸分別平等性故；
「是為無量波羅蜜多，無量法故；
「是為無起波羅蜜多，離我法故；
「是為虛空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皆無礙故；
「是為不生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皆不起故；
「是為無常波羅蜜多，以一切法常無性故；
「是名為苦波羅蜜多，是逼惱法平等性故；
「是為無我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執著故；
「是名為空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
「是為無相波羅蜜多，以一切法離諸相故；
「是為無願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所成故；
「是名為力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屈故；
「是無量佛法波羅蜜多，過數量故；
「是無所畏波羅蜜多，心無怯故；
「是為真如波羅蜜多，以一切法不虛妄故；
「是為自然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自性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第五分不思議品第十之一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若有但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已曾供養諸佛、發弘誓願，況能受持、讀誦、書寫、為他演說、如教修行！當知是人已於過去無量佛所親近供養、多種善根，曾聞般若波羅蜜多，聞已受持、讀誦、書寫、為他演說、如教修行，或於此經能問能答，由先福力今辦此事。若諸有情已曾供養無量諸佛功德純淨，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

時，舍利子知天帝釋心之所念，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當知是人如不退轉諸大菩薩。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極難信解，若於前世不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於佛前請問聽受，不於佛所多種善根，豈 qǐ 暫得聞即能信解？若有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當知是人先世已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謗、拒逆。所以者何？如是愚人善根少故，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生淨信；未曾請問佛及弟子甚深義 yì 故，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毀謗、拒逆。」

爾時，天帝釋謂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極難信解，諸有未久信樂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說此中甚深義趣不生信解，未為希有。若人禮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禮敬一切智智。」

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以故？憍尸迦！如來所得一切智智皆從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甚深般若波羅

蜜多復由如來一切智智而得有故。憍尸迦！諸菩薩眾應如是行、應如是住、應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諸菩薩眾云何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名住深般若波羅蜜多，名學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佛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汝承佛力，能問如來如是深義。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住色，亦不住此是色，是為學色；若不住受、想、行、識，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識，是為學受、想、行、識。復次，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學色，亦不學此是色，是不住色；若不學受、想、行、識，亦不學此是受、想、行、識，是不住受、想、行、識。憍尸迦！是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住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學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可測量，難可執取，無有限量。」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子！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住色甚深性，亦不住此是色甚深性，是為學色甚深性；若不住受、想、行、識甚深性，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識甚深性，是為學受、想、行、識甚深性。復次，舍利子！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不學色甚深性，亦不學此是色甚深性，是為不住色甚深性；若不學受、想、行、識甚深性，亦不學此是受、想、行、識甚深性，是為不住受、想、行、識甚深性。」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既最甚深，難可測量，難可執取，無有限量則難信解，但應為彼不退轉位諸菩薩說，彼於此中無疑無惑不迷謬故。」

時，天帝釋問舍利子言：「若為未受記諸菩薩說，當有何咎？」

舍利子言：「彼聞驚怖或生毀謗，由此因緣久受大苦，難得無上正等菩提。」

天帝釋言：「頗有菩薩未得受記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不生毀謗，深信解耶？」

舍利子言：「有！是菩薩久發無上正等覺心，久修菩薩摩訶薩行，雖未得受大菩提記，不過一佛或二佛所，定當得受大菩提記。」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子！若諸菩薩未得受記，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深生信解，當知久發大菩提心，多種善根，事多善友。」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樂說少分譬喻，唯願聽許！」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隨汝意說。」

時，舍利子白言：「世尊！如菩薩乘善男子等，自夢見坐妙菩提座，當知是人近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有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深生信解亦復如是。當知是人久發無上正等覺心，善根成熟，或已得受大菩提記，或近當受大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有人遊行曠野，經過險道百踰繕那或二或三乃至五百，見諸城邑王都前相，謂放牧人園林田等，見是相已便作是念：『城邑王都去此非遠。』作是念已身意泰然，不畏惡獸惡賊饑渴。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無墮聲聞、獨覺地畏。何以故？已得見聞、恭敬、信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有人欲觀大海，漸次往趣經歷多時不見山林便作是念：『今觀此相，大海非遠。所以者何？近大海岸，地必漸下無諸山林。』彼人爾時雖未見海，而見近相歡喜踊躍。

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已得見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春時花果樹等，故葉已墮枝條滋潤，眾人見之咸作是念：『新花果葉當出非久。所以者何？此諸樹等新花果葉先相現故。』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時眾會中有諸天子見已歡喜，作是念言：『先諸菩薩得此相已，不久便受大菩提記，今此菩薩亦得是相，不久當受大菩提記。』

「世尊！譬如女人懷妊漸久，其身轉重動止不安，飲食睡眠悉皆減少，不憚多語厭常所作，受苦痛故眾事頓息，有異母人見是相已，即知此女不久產生。如是菩薩得聞般若波羅蜜多深心信敬，當知不久受菩提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

爾時，佛讚舍利子言：「善哉！善哉！汝今善說菩薩譬喻，皆是如來威神之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五十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不思議品第十之二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於諸菩薩善能付囑、善能護念。」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諸菩薩眾為欲長夜利樂、多生哀愍世間諸眾生故，欲令天、人獲大義利安樂事故，求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宣說法要。」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速圓滿？」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增，不見色減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受、想、行、識增，不見受、想、行、識減而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見是法，不見非法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來所說不可思議。」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色亦不可思議，受、想、行、識亦不可思議。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色不起不思議想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於受、想、行、識亦復不起不思議想而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習般若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誰能信解？」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久修勝行，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諸菩薩眾云何得名久修勝行？」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分別如來十

力，不分別四無所畏，不分別十八不共法，不分別一切智。所以者何？如來十力不可思議乃至一切智亦不可思議，色亦不可思議，受、想、行、識亦不可思議，一切法亦不可思議。若諸菩薩如是行者都無行處，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乃可名為久修勝行。」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珍寶聚、是清淨聚，如淨虛空離雲煙等。奇哉！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多諸留難，而今廣說留難不生。」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佛神力故留難不生。是故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欲書持、讀誦、演說，乃至一歲必令總了。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神珠多諸障礙。」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奇哉！惡魔常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寶神珠欲作留難。」

佛告善現：「一切惡魔雖於般若波羅蜜多常欲留難，令諸菩薩所作不成，而願不遂。」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是誰神力，令彼惡魔於深般若不能留難？」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是佛神力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神力。舍利子！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共護念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眾，令諸惡魔不能留難。何以故？舍利子！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法爾皆蒙十方無量無邊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共所護念，若蒙如來、應、正等覺所護念者，惡魔法爾不能留難。又舍利子！若有淨信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無障礙者，應作是念：『我今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般若波羅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神力護念令得成辦。』」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皆是十方諸佛神力慈悲護念，令彼所作殊勝善業一切惡魔不能留難。」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十方世界諸佛世尊皆共識知歡喜護念。十方世界諸佛世尊常以佛眼皆共觀見，慈悲護念，令彼所修無不成辦。」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常為十方一切世界諸佛世尊佛眼觀見，識知護念，令諸惡魔不能撓惱，所作善業皆速成辦。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已近無上菩提，惡魔眷屬不能留難。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能書般若波羅蜜多，種種莊嚴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常為諸佛之所護念，由此因緣獲大饒益。」

「復次，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佛涅槃後流至南方漸當興盛，後從南方流至北方漸當興盛。非佛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有滅沒相，如來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如是經典，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恭敬供養。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常以佛眼觀見護念，稱揚讚歎令無憂苦。」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後時、後分於東北方廣行流布。」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後時、後分彼東北方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若能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恭敬供養，

當知彼人久發無上正等覺心、久修菩薩摩訶薩行。」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彼東北方後時、後分當有幾許住菩薩乘善男子等，得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能生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恭敬供養？」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彼東北方後時、後分，雖有無量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而少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深信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供養；雖有無量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深信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供養，而有少分修習思惟，若能為他宣說開示甚深義趣甚為難得。

「舍利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不驚、不怖，深生信樂、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當知是人已曾親近供養恭敬無量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請問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是菩薩乘善男子等定當圓滿諸菩薩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與諸有情作大饒益。何以故？

舍利子！我常為彼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說一切智相應之法，是人轉身常能修集諸菩薩行，速趣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微妙法，令趣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乘善男子等身心安定，諸惡魔王及彼眷屬尚不能壞求趣無上正等覺心，何況其餘樂行惡者！

舍利子！住菩薩乘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得廣大清淨喜樂，亦能安立無量有情無上菩提相應善法。舍利子！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今於我所發弘誓願：『定當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菩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我於彼類深生隨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觀彼人所發弘願心語相稱，彼於當來定能安立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菩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轉記。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亦於過去無量佛所發如是願。過去如來、應、正等覺

亦於彼願深生隨喜，觀彼心語定相稱故。是菩薩乘善男子等，信解廣大修廣大行，願生他方諸佛國土現有如來、應、正等覺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處。彼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已，復能安立彼佛土中無量百千諸有情類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菩薩行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甚奇！世尊！佛於過去、未來、現在所有諸法及諸有情心行差別，佛、菩薩等無不證知、無不覺了。世尊！若諸菩薩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書寫、解說、廣令流布，是諸菩薩於當來世求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不息，彼於般若波羅蜜多為有得時、不得時不？」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是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常求不息，一切時得，無不得時，或有不求自然而得，諸佛菩薩常護念故。」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是諸菩薩為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一切時得，無不得時，為於六種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亦能常得？」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若諸菩薩常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勇猛信求不顧 gù 身命，有時不得諸餘經典無有是處。何以故？舍利子！是諸菩薩為趣無上正等菩提，示現、勸導、讚勵、慶喜諸有情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及餘經典受持、讀誦，亦自於中精勤修學，由斯**福力**，隨所生處，法爾常遇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及餘六種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恒不捨離。」

第五分魔事品第十一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所說住菩薩乘善男子等修善法時有諸魔事，云何名為菩薩魔事？」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欲說法要辯久乃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辯乃卒 cù 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辯過量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所欲說未盡便止，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言詞亂雜，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要言詞間斷，菩薩當知是為魔事；或說法時諸橫事起，令所欲說不遂本心，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書寫等時，或頻申欠呿 qū，或更相嗤 chī 笑，或互相輕凌，或身心躁擾 rǎo，或失念散亂，或文句顛倒，或迷惑義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厭捨，或橫事卒 cù 起，或互相乖諍，由斯等事所作不成，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作是念：『我於此中不得受記，何用聽為？』或作是念：『此中不說我等名字，何用聽為？』或作是念：『此中不說我等生處城邑聚落，何用聽為？』由此等緣心不清淨，即從座起厭捨而去，無顧 gù 戀 liàn 心，菩薩當知是為魔事。善現當知！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心不清淨厭捨去者，隨彼所起不清淨心厭捨此經，舉步多少，便減爾所劫數功德，獲爾所劫障菩提罪。受彼罪已，更爾所時發勤精進修菩薩行方可復本，是故名為菩薩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棄捨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學不能引一切智智隨順二乘諸餘經典，棄捨根本而攀枝葉，菩薩當知是為魔事。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相應經典能生菩薩世、出世間殊勝功德，由斯能引一切智智。若學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即學菩薩世、出世間殊勝功德，速能引發一切智智。善現當知！**如癡餓狗**，棄捨主食，反從僕使而求覓之。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本求末，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欲觀香象身量大小、形類勝劣，得而不觀反尋其跡，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本尋末，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為珍寶故求趣大海，既至海岸不入大海反觀牛跡，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廣豈及此耶？此中亦應有諸珍寶。』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本求末，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工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帝釋殊勝殿量，見彼殿已而反規模日月宮殿，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大求小，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欲見轉輪聖王**，見已不識捨至餘處，見小國王觀其形相，作如是念：『轉輪聖王形相威德豈勝於此？』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勝求劣，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饑人**得百味美食，棄而求噉六十日穀gǔ飯，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棄勝求劣，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如有貧人**得無價寶，棄而翻取迦遮末尼，

當知彼類甚為愚癡。如是當來有諸菩薩，棄深般若波羅蜜多，求學二乘相應經典，是愚癡類捨勝取劣，終不能得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若正書寫、受持、讀誦、思惟、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眾辯卒 cù起，樂說種種差別法門，令書寫等不得究竟，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可書寫不？」

世尊告曰：「不也！善現！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作如是念：『我以文字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羅蜜多。』或依文字執有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當知是為魔事。爾時，應誡彼菩薩言：『汝今不應執有文字能書般若波羅蜜多，若作是執是為魔事，若捨此執便捨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念國土、城邑、王都、方處、師友，或念父母、妻子、眷屬、伴侶、王臣，或念盜賊、諸惡禽獸、惡人、惡鬼，或念眾集、伎樂、遊戲、報恩、報怨，或念飲食、衣服、臥具及餘資財，或念製造文頌書論，或念時節寒熱豐 fēng 儉，或念象、馬、水、火等事，或念諸餘所作事業，菩薩當知皆是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得大名利恭敬供養，彼由此緣廢所作業，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惡魔方便執持種種世俗書論，或復二乘相應經典，授與菩薩作如是言：『如是書典義味深奧應勤修學，捨所習經。』若此菩薩方便善巧，不應受著，彼不能引一切智智。若此菩薩受著惡魔所授書典，捨所習經，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樂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著樂懈怠不欲為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受，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具念慧力，樂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欲往他方不獲為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受，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愛重名利，能聽法者不欲惠施，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受，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有信樂心，欲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習誦不利不能為說，或能說者習誦通利樂為他說，能聽法者疑不通利不欲聽受，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樂為他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聽法者不欲聽受，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聽法者樂聞般若波羅蜜多，能說法者身重疲極，睡眠所覆，不能為說，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時，或有人來說三惡趣種種苦事，勸捨菩提；或有人來說人天趣種種樂事皆是無常、苦、空、非我，勸入圓寂。彼由此言，書寫等事不得究竟，心懷愁惱。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好領徒眾，樂營他事不憂自業，能聽法者一身無累，專修己事不憂他業，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樂處喧雜，能聽法者不樂喧雜，

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危身命處，能聽法者恐失身命不欲共往，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多賊、疾疫、饑渴國土，能聽法者慮彼艱辛不肯共往，或上相違，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欲往他方，所經道路曠野險阻，多諸賊難及旃荼羅、惡獸、獵師、毒蛇等怖。能聽法者欲隨其去，能說法者方便試言：『汝今何故無事隨我欲往如是諸險難處？宜善審思勿後憂悔。』能聽法者聞已念言：『師應不欲令我隨往，設固隨往，何必聞法？』由此因緣不隨其去，兩不和合，不獲說聽，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能說法者多有施主數相追隨，聽法者來請說般若波羅蜜多或請書寫、受持、讀誦、如說修行，彼多緣礙無暇教授，能聽法者起嫌恨心，後雖教授而不聽受，兩不和合，不獲教授、聽受、書持、讀誦、修習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說。**是故**，善現！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所有障礙，菩薩當知皆是魔事。」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何緣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乃至演說？」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一切智智，如來所有一切智智能生佛教，佛教能生有情妙慧，有情妙慧能證無邊諸煩惱斷，煩惱斷者一切惡魔不得其便。彼諸惡魔不得便故，

多生憂苦如箭入心：『勿我由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境界空缺。』是故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不得書寫乃至演說。」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惡魔作諸形像，至菩薩所方便破壞？」

佛告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方便破壞，令其毀厭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作是言：『汝所習誦無相經典非真般若波羅蜜多，我所習誦有相經典是真般若波羅蜜多。』作是語時，有諸菩薩未得受記，便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於般若波羅蜜多而生毀厭，由毀厭故遂不書寫乃至演說，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惡魔作種種形，至菩薩所謂菩薩曰：『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唯證實際得聲聞果，或能證得獨覺菩提，決定不能證得佛果，何緣於此唐設劬 qú 勞？』菩薩當知是為魔事。」

第五分真如品第十二

「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諸魔事為作留難。菩薩應覺，覺已精勤，正念正知，方便遠離。」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多諸留難，譬如無價大寶神珠難得具能，多諸怨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具勝功德，諸菩薩眾書寫等時，多有惡魔為作留難，雖有樂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癡者為魔所魅，新學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為作留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有愚癡者**福慧薄劣**，於廣大法心不信樂，新學大乘善男子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為作留難。於當來世有愚癡者福慧薄劣，自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信樂，見他於彼書寫等時，承魔威力為作障礙，當知彼類獲罪無邊，多劫輪迴受諸劇苦。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等時無魔事者，當知皆是佛威神力。所以者何？惡魔眷屬雖勤方便欲障般若波羅蜜多，而諸如來、應、正等覺亦勤方便護念攝受，令書寫等無諸留難。

「復次，善現！譬如女人多有諸子，或五或十乃至百千，其母得病，諸子各別勤求醫藥，咸作是念：『云何令我母病除愈，令無障難身名不滅，久住安樂苦受不生，諸妙樂具咸歸我母？所以者何？生育我等，示世間事，甚大艱辛。』作是念已，競設方便，求安隱事覆護母身，勿為蚊虻、虵 shé 蠍、風雨、人非人等非愛所觸，勤加修飾令離眾病，六根清淨無諸憂苦。復以種種上妙樂具供養恭敬而作是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誨示一切世間事業，我等豈得不報母恩？』如是如來、應、正等覺常以種種善巧方便護念般若波羅蜜多。若有受持、讀誦、修習、思惟、演說或書寫者，如來亦以種種方便勤加護念令無損惱。十方現在餘世界中，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哀愍利樂諸有情者，亦以種種善巧方便護念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惡魔不能毀滅，久住利樂一切世間。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正顯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一切智智亦從彼生。

「善現當知！三世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能正顯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佛說何法名為世間？」

佛告善現：「佛說五蘊名為世間。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色等五蘊無變壞相，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所以者何？色等五蘊無自性故，說名為空、無相、無願，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變壞，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普能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施設、心行種種差別，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所有散心，由法性故，無散心性；所有略心，盡故、離故，無略心性；諸有貪心，由如實性，非有貪心；諸有瞋心，由如實性，非有瞋心；諸有癡心，由如實性，非有癡心；諸離貪心，離中非有；諸離瞋心，離中非有；諸離癡心，離中非有；所有廣心，無增無減，亦非遠離，已遠離故，無廣心性；所有大心，無來無去，亦無所住，無大心性；諸無量心，無生、無滅、無住、無異，無所依止，如太虛空，非無量心；諸無見心，無相可得故，離種種境故，非無見心；不可見心，非三眼境故，無心性故，非不可見心。由此等義，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謂如實知彼有情類心、心所法若出若沒皆依色、受、想、行、識生。謂諸有情心、心所法，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如來死後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我及世間或常、或無常、或亦常亦無常、

或非常非無常，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我及世間或有邊、或無邊、或亦有邊亦無邊、或非有邊非無邊，此是諦實餘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識，執命者即身或復異身，此是諦實餘皆愚妄。如是，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證知無量無數無邊有情若出若沒，謂如實知諸所有色、受、想、行、識皆如真如無二無別。善現當知！如來真如即五蘊真如，五蘊真如即世間真如，世間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預流果真如，預流果真如即一來果真如，一來果真如即不還果真如，不還果真如即阿羅漢果真如，阿羅漢果真如即獨覺菩提真如，獨覺菩提真如即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真如即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現當知！如是真如皆不相離，非一、非異、無盡、無二亦無二分、不可分別。

「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證一切法真如究竟方得無上正等菩提。由斯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是如來母，能示如來、應、正等覺世間實相。善現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覺諸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由如實覺真如相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極為甚深，難見難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用如是諸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宣說、開示、分別、顯了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不虛妄性、

不變異性誰能信解？唯有不退轉菩薩摩訶薩，及諸願滿大阿羅漢，并具正見善男子等，聞佛說此甚深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能生信解。如來為彼，依自所證真如之相顯示分別。」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真如無盡是故甚深，唯有如來現等正覺無盡真如甚深之相，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開示令生信解。

「善現當知！色無盡故真如無盡，色甚深故真如甚深，色與真如無差別故；受、想、行、識無盡故真如無盡，受、想、行、識甚深故真如甚深，受、想、行、識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眼處無盡故真如無盡，眼處甚深故真如甚深，眼處與真如無差別故；耳、鼻、舌、身、意處無盡故真如無盡，耳、鼻、舌、身、意處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處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色處無盡故真如無盡，色處甚深故真如甚深，色處與真如無差別故；聲、香、味、觸、法處無盡故真如無盡，聲、香、味、觸、法處甚深故真如甚深，聲、香、味、觸、法處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眼界無盡故真如無盡，眼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界與真如無差別故；耳、鼻、舌、身、意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耳、鼻、舌、身、意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界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色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色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色界與真如無差別故；聲、香、味、觸、法界無盡故真如無盡，聲、香、味、觸、法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聲、香、味、觸、法界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眼識界無盡故真如無盡，眼識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識界與真如無差別故；耳、鼻、舌、身、意識界無盡

故真如無盡，耳、鼻、舌、身、意識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識界與真如無差別故。

「善現當知！一切法無盡故真如無盡，一切法甚深故真如甚深，一切法與真如無差別故，是故真如極難信解。」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甚深相品第十三

爾時，欲界十千天子，天主帝釋而為上首，復有梵世二萬天子，大梵天王而為上首，俱詣佛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同白佛言：「世尊所說諸甚深法以何為相？」

爾時，佛告諸天眾言：「我所宣說諸甚深法以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所依止、無性為相。」

時，諸天眾復白佛言：「佛所說法無所依止，譬如虛空不可表示。如來所說甚深法相，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安立亦不能壞。何以故？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是相故，諸有相者於無相相不能安立亦不能壞。如來所說甚深法相不墮色數，亦不墮受、想、行、識數，亦復不墮人非人數，人非人等不能成壞。」

爾時，佛告諸天眾言：「設有人來作如是問：『虛空誰作、誰能壞耶？』汝謂彼人為正問不？」

諸天眾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虛空無體、無為、無相，寧可問言有成壞者？」

爾時，佛告諸天眾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眾當知！我所宣說甚深法相亦復如是，不可安立、不可破壞，有佛無佛法爾常住。佛於此相如實覺知，故名如來、應、正等覺。」

時，諸天眾復白佛言：「如來所覺如是諸相極為甚深，難見難覺。如來現覺如是相故，於一切法智無滯礙。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住如是相，分別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集諸法相方便開示，令於般若波羅蜜多得無礙智。甚深般若波

羅蜜多是諸如來常所行處，佛行是處證薩婆若，為諸有情分別開示。」

爾時，佛告諸天眾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眾當知！一切法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由此因緣，我說諸佛得無礙智無能及者。」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佛母，能示世間諸法實相，是故諸佛依法而住，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所依住法，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能與諸佛作依止處，能示世間諸法實相。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是知恩者，能報恩者。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云何如來、應、正等覺知恩、報恩？」

佛告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乘如是乘，行如是道，來至無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於一切時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是乘是道無時暫廢，此乘此道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如來、應、正等覺知恩、報恩。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覺一切法無實作用，以能作者無所有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覺一切法無所成辦，以諸形質不可得故。善現當知！以諸如來、應、正等覺知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覺一切法皆無作用、無所成辦，於一切時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攝受、護持曾無間斷，故名真實知恩、報恩。

「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作、無成、無生智轉，復能知此無轉因

緣，是故應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亦能如實示世間相。」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來常說一切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如何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如來、應、正等覺，亦能如實示世間相？」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一切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云何法性無生、無起、無知、無見？以一切法空無所有、無所依止、無所繫屬，由此因緣無生、無起、無知、無見。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能生佛示世間相，而無所生亦無所示。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受、想、行、識故，名示色、受、想、行、識相。」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色、受、想、行、識故，名示色、受、想、行、識相？」

佛告善現：「由此般若波羅蜜多不緣諸色、受、想、行、識而起於識，名不見色、受、想、行、識，由不見故，名示色、受、想、行、識相。由如是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世間諸法實相。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如來、應、正等覺世間空故，離、淨、寂故，說名能示世間實相，以諸世間無不皆以空、離、淨、寂為實相故。」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大事故出現世間，為不可思議事故、不可稱量事故、無數量事故、無等等事故出現世間。」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現！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大事故出現世間？謂諸如來、應、正等覺皆以濟拔一切有情無時暫捨而為大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此事故出現世間。善現！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不可思議事故、不可稱量事故、無數量事故、無等等事故出現世間？謂諸如來、應、

正等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此事故出現世間。」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為但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為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

佛告善現：「非但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覺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色、受、想、行、識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所以者何？於一切法真實性中，心及心所皆不可得。」

「善現當知！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不可施設，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何以故？如是諸法無自性故、不可得故、自性空故。」

「復次，善現！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何以故？如是諸法無限量故、無所有故、自性空故。」

「復次，善現！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無限量，故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何因緣故，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皆無限量？」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虛空為有心、心所法能限量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亦復如是，自性空故，心、心所法不能限量。由此因緣，諸所有色、受、想、行、識及一切法無限量故，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

無數量、無等等。善現當知！以一切法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故，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法、如來法、自然覺法、一切智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善現當知！如是諸法皆不可思議，思議滅故；不可稱量，稱量滅故；無數量，數量滅故；無等等，等等滅故。善現當知！如是諸法皆不可思議，過思議故；不可稱量，過稱量故；無數量，過數量故；無等等，過等等故。善現當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者，但有增語都無真實。善現當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者皆如虛空都無所有。由此因緣，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佛法、如來法、自然覺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聲聞、獨覺、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悉不能思議、稱量、數量、等等此諸法故。」

如來說此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法時，會中有五百苾芻、二十苾芻尼，諸漏永盡心得解脫；復有六萬鄔波索迦、三萬鄔波斯迦，於諸法中遠塵離垢生淨法眼；復有二十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世尊記彼於賢劫中當得作佛度有情眾。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為大事出世間不？」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為大事出於世間。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具能成辦一切智地，若聲聞地、若獨覺地皆在此攝。善現當知！如剎帝利灌頂大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諸國事付囑大臣，端拱無為安隱受樂。如來亦爾，為大法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諸佛法、若獨覺法、若聲聞法悉皆付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普令成辦。是故，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為大事出於世間。善現當知！甚深

般若波羅蜜多不為攝受執著色故乃至識故出於世間，不為攝受執著預流果故乃至一切智智故出於世間。」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為攝受執著一切智智故出於世間？」

佛言：「善現！於意云何？汝頗見有阿羅漢果可攝受執著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不見有阿羅漢果可於其中攝受執著。」

佛言：「善現！善哉！善哉！我亦不見有如來法可於其中攝受執著。是故，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為攝受執著一切智智故出於世間。」

爾時，欲界、梵世天子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見難覺，極難信解。若諸有情曾於過去無量佛所發弘誓願、多種善根乃能信解。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一切皆成隨信行等，彼有情類若經一劫若一劫餘修自地行，不如有人一日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忍樂、思惟、稱量、觀察，所獲功德勝彼無量。」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天子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疾得涅槃，勝前所說隨信行等若經一劫若一劫餘修自地行，況忍樂等！」

時，諸天子聞佛所說，歡喜踊躍頂禮如來，右遶三匝辭退還宮，去眾未遠忽然不現，隨所屬界各住本宮，勸進諸天修殊勝行。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若諸菩薩能於般若波羅蜜多深生信解，從何處沒來生此間？」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信解，不疑不悶，樂見、樂聞、憶念、思惟甚深義趣，常樂隨逐能說法者，

如犢 dú 隨母曾無暫離，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趣究竟通利能為他說，終不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說法師經須臾頃，是諸菩薩從人中沒來生此間，依宿勝因能成是事。」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頗有菩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承事供養他方佛已，從彼處沒來生此耶？」

佛告善現：「有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承事供養他方佛已，從彼處沒來生此間。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先世已於喜足天上承事供養慈氏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請問其中甚深義趣**，從彼處沒來生此間。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先世雖 suī 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於其中**不能請問甚深義趣**，今生人中，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疑惑、迷悶、難可開悟。所以者何？不了義者心多疑惑、迷悶、難喻。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先世雖 suī 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曾請問其中義趣，**或經一日乃至五日，而不精進如說修行**。今生人中，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經少時，其心堅固無能壞者，若離般若波羅蜜多及說法師請問深義，尋便退失。所以者何！此諸菩薩雖於前世得聞般若波羅蜜多，亦能請問甚深義趣，而不精進如說修行，故於今生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或時樂聞或時不樂，或時堅固或時退失，其心輕動進退非恒，如堵羅綿隨風飄轉。如是菩薩新學大乘雖有信心而不堅淨，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能長時信樂隨轉，於二乘地或當墮一。

第五分船等喻品第十四

「復次，善現！譬如商侶遊泛大海，其船卒 cù 破，於中諸人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屍為所依附，當知彼類終不沒死，得至安隱大海彼岸，無損無害受諸快樂。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若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軌，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所依附，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如有男子或諸女人持燒熟瓶詣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當知此瓶終不爛壞。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極堅牢故。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若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軌，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如有商人具善巧智，先在海邊固修船已，方牽入水知無穿穴，後持財物置上而行，當知彼船必不壞沒，人物安隱達所至處。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若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軌，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復加眾病，謂風、熱、痰或三雜病，是老病人欲從床座起往他處而自不能。有二健人各扶一腋，徐策令起而告之言：『莫有所難，隨意欲往，今我二人終不相棄，必達所趣安隱無損。』諸菩薩眾亦復

如是，若於大乘有信、有忍、有樂、有欲，有精進、有勝解，有不放逸、有勝意樂，有捨、有敬、有清淨心，有於無上正等菩提不捨善軌，復能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知此類終不中道退入聲聞或獨覺地，定證無上正等菩提。與上相違是名黑品。」

第五分如來品第十五之一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新學菩薩云何應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新學菩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多，先應親近承事善友。若能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誡教授諸菩薩者，是名善友，謂作是言：『來！善男子！汝應勤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汝勤修時，應無所得而為方便，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汝迴向時，勿以色、受、想、行、識故而取菩提。所以者何？一切智智性非所取。汝善男子！於諸聲聞獨覺等地勿生貪著。』若能如是教誡教授新學菩薩令其漸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為菩薩善友。」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諸菩薩發菩提心，欲趣菩提甚為難事。」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諸菩薩眾所作甚難，謂為利樂諸世間故，發趣無上正等菩提，作是誓言：『我為濟拔諸世間故，為諸世間作舍宅故，為諸世間作歸依故，為諸世間作洲渚故，示諸世間究竟道故，為諸世間作導師故，為諸世間作所趣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誓為濟拔諸世間故，發勤精進趣大

菩提？謂諸菩薩見諸世間沒生死苦不能出離，發勤精進趣大菩提，為拔彼苦說正法要。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舍宅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欲為世間說一切法皆不和合，發勤精進趣大菩提。」

善現白言：「云何菩薩欲為世間說一切法皆不和合？」

佛言：「善現！諸菩薩眾欲為世間宣說五蘊及一切法皆不和合，無縛無解、無生無滅，由此便能覆護一切猶如舍宅。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歸依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欲令世間解脫一切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發勤精進趣大菩提，方便善巧說正法要。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洲渚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趣大菩提，欲為世間說五取蘊前後際斷，由此斷故一切法斷，此一切斷即是寂滅微妙涅槃，亦是如實無顛倒性。譬如小大海河池中，高地可居說為洲渚，涅槃亦爾，安隱處故。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示諸世間究竟道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趣大菩提，欲為世間說色究竟不名為色，受、想、行、識，餘法亦爾，究竟法性非色等故。」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若色等法究竟法性不名色等，應諸菩薩已得菩提，究竟性中無分別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究竟性中都無分別，而諸菩薩甚為難事，雖能如是觀一切法而不作證亦不沈沒，作是念言：『我於此法現等覺已，為諸世間宣說開示，令知如是究竟道相。』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導師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趣大菩提，欲為世間說色本性無生無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欲為世間說預流果乃至無上正等菩提諸

法本性無生無滅。

「善現！云何諸菩薩眾為諸世間作所趣故，發勤精進趣大菩提？謂諸菩薩趣大菩提，欲為世間宣說開示色以虛空為所趣，受、想、行、識及一切法亦以虛空為所趣；欲為世間宣說開示色無所趣與虛空等，受、想、行、識及一切法亦無所趣與虛空等。如太虛空無來無去、無作無住、無生無滅，諸法亦爾，皆如虛空無所分別。何以故？諸色空故無來無去，受、想、行、識及一切法亦皆空故無來無去。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不用空、無相、無願、無造、無作、無生、無性、如夢、如幻、無我、無邊、寂靜、涅槃、無取、無捨、無來、無去、最極寂滅而為所趣，彼於是趣不可超越。」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誰能信解如是深法？」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久修大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發弘誓願，所種善根皆已成熟，無量善友攝受護念，於此深法能生信解。」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諸菩薩以何為性？」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調伏遠離而為其性，由此性故，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諸菩薩能知能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何所趣？」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趣一切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菩薩證是趣已，能為無量無邊有情作所歸趣。」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若諸菩薩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能為無量無邊有情作所歸趣。」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諸菩薩能為難事，謂著如是堅固甲冑 zhòu，欲度無量無邊有情令入涅槃而有情類都不可得。」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所著甲冑 zhòu，不屬諸色、受、想、行、識，不屬聲聞、獨覺、菩薩、一切智智及一切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無所屬。」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住聲聞、獨覺等地。」

佛告善現：「汝觀何義作如是說？」

善現答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所住著。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都無所修，亦無修者，修時、修處及由此修皆不可得。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決定法，若修虛空、修一切法、修無邊際、修無攝受，是修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復次，善現！應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謂諸菩薩若不貪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執他語及他教勅以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不驚、不恐、不怖、不沈、不沒、無疑、無悔亦不迷悶，歡喜樂聞深心信受，是諸菩薩定不退轉，如是菩薩先世已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故今得聞心無驚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諸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驚等，是諸菩薩云何觀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應以隨順一切智心，觀察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隨順一切智心，觀察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隨順虛空，觀察般若波羅蜜多，是為隨順一切智心，觀察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以一切智無量無邊，若無量無邊即非色亦非受、想、行、識，無得、無現

觀、無智、無識，無生、無滅、無修、無作，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方、無域亦無所住，唯可說為無量無邊。善現當知！虛空無量無邊故一切智亦無量無邊，一切智無量無邊故無能證者，非色能證乃至非識能證，非布施波羅蜜多能證乃至非般若波羅蜜多能證。所以者何？色乃至識即一切智，無二無別；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即一切智，無二無別。」

爾時，欲界、梵世天子俱詣佛所，同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極為甚深，難見難覺。」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觀此義初成佛時，宴坐思惟不樂說法，謂作是念：『我法甚深，非諸世間卒 cù 能信受。』我所證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此法甚深，非能證、非所證、無證處、無證時，由此而證亦不可得。天子當知！虛空甚深故此法甚深，我甚深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性無來去故此法甚深。」

時，諸天子復白佛言：「甚奇！世尊！佛所說法，一切世間極難信解；佛所說法無取無捨，世間有情行取捨故。」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佛所說法微妙甚深，於一切法皆能隨順，無所障礙與虛空等。佛所說法畢竟不生，一切生法不可得故；佛所說法都無處所，一切處所不可得故。」

佛言：「善現！如是！如是！」

時，諸天子便白佛言：「大德善現是真佛子，隨如來生，諸有所說，一切皆與空相應故。」

爾時，善現語諸天子：「汝等說我隨如來生，云何善現隨如來生？謂隨如來真如生故，一切生法不可得故。如來真如無來、無去、本性不生，善現真如亦無來去、本性不生，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如來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來真如，如是真如無真如性，亦無不真如性，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如來真如無變異、無分別、遍一切處，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如來真如常住為相而無所住，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如來真如無所罣礙，一切法真如亦無所罣礙，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如來真如與一切法真如同一真如，無二、無別、無造、無作，如是真如常真如相，無時非真如相，是故真如無二無別，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如來真如於一切處無憶念、無分別，一切法真如於一切處亦無憶念、無分別，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如來真如無別異、不可得，一切法真如亦無別異、不可得，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如來真如不離諸法真如，諸法真如不離如來真如，如來真如常真如相，無時非真如相，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雖說隨生而無所隨生，以善現真如不異佛故。

「如來真如非去、來、今，一切法真如亦非去、來、今，善現真如亦復如是，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如來即是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過去真如。過去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未來真如。未來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現在真如。現在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隨三世真如。三世真如隨如來真如，如來真如與三世真如無二無別，一切法真如、善現真如亦無二無別，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菩薩真如即佛真如，諸菩薩眾由真如故，得菩提時說名

如來、應、正等覺。如來證得此真如時，三千世界六種變動。我於如是諸法真如深生信解，故說善現隨如來生。

「天子當知！然我善現不由色故乃至識故隨如來生，亦不由預流果故乃至獨覺菩提故隨如來生，亦不由一切智故隨如來生，但由真如故隨如來生。天子當知！然我善現不隨色、受、想、行、識生，不隨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生，故我善現隨如來生。」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如來甚深微妙。」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是如來甚深微妙。」

當說如是如來相時，三千苾芻，諸漏永盡，心得解脫，成阿羅漢；五百苾芻尼，遠塵離垢，生淨法眼；五千天人，得無生法忍；六十菩薩，諸漏永盡，心得解脫。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今此眾中六十菩薩，曾於過去五百佛所親近供養，雖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起別異想修別異行，故於今時雖聞大法，而盡諸漏心得解脫故。舍利子！諸菩薩眾雖有菩薩道、空、無相、無願，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便證實際墮於聲聞或獨覺地。」

「舍利子！譬如有鳥，其身廣大百踰繕那乃至五百，翅羽未成或已衰朽。是鳥從彼三十三天投身而下趣瞻部洲，於其中道歎 xū 作是念：『我今還上三十三天。』於汝意云何？是鳥能還三十三天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告舍利子：「是鳥中路或作是願：『至瞻部洲當令我身無損、無苦。』於意云何？是鳥所願可得遂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是鳥至此瞻部洲時，其身決定

有損、有苦，或復近死或致命終。何以故？是鳥身大，從遠而墮，翅羽未成或衰朽故。」

佛告舍利子：「有菩薩乘善男子等亦復如是，雖發無上正等覺心，已經殞伽沙數大劫勤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亦修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而不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便證實墮於聲聞或獨覺地。舍利子！是諸菩薩雖念三世諸佛戒蘊乃至解脫智見蘊而心取相，不如實知如是五蘊真實功德，但聞空聲取相執著迴向菩提，便墮聲聞或獨覺地。何以故？舍利子！是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法應爾故。」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若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具無量福德資糧，而於菩提或得、不得。是故菩薩欲得菩提，決定不應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如來品第十五之二

爾時欲界、梵世天子恭敬合掌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極難信解，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極難信得**。」

爾時，佛告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無上菩提**非難信得**。何以故？以一切法畢竟空故，空中無法信證餘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若為永斷如是法故說如是法，此法亦空。由此因緣，於佛無上正等菩提，能證、所證、能知、所知一切空寂，是故無上正等菩提非難信解、非難證得，以一切法無不皆空，如是信知便證得故。」

佛告善現：「無上菩提能信證者不可得故，無上菩提非實有故、無積集故，說難信得。」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以一切法畢竟空故，無上菩提**極難信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都無自性皆如虛空。譬如虛空不作是念：『我當信得無上菩提。』諸法亦爾，是故無上正等菩提極難信得。」

「復次，善現！若佛菩提非難信得，則不應有如殑伽沙諸菩薩眾發趣無上正等菩提後還退轉，故佛菩提極難信得。」

善現對曰：「於意云何？色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受、想、行、識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色，有法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受、想、行、識，有法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色真如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受、想、行、識真如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色真如，有法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受、想、行、識真如，有法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真如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離真如於菩提有退轉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時，具壽善現謂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諦故、住故，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說何等法可於無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轉？」

舍利子言：「如汝所說實無有法，亦無有情可於菩提說有退轉。若爾，何故佛說三種住菩薩乘，但應說一，又不應立三乘有異，唯應有一正等覺乘。」

時，滿慈子便白具壽舍利子言：「應問善現為許有一菩薩乘不？然後可難應無三乘建立差別，唯應有一正等覺乘。」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為許有一菩薩乘不？」

善現報言：「真如頗有三種菩薩及三乘耶？」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真如頗有一菩薩乘一佛乘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真如頗有一法可見名一菩薩及一乘耶？」

舍利子言：「不也！善現！」

時，具壽善現謂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諦故、住故，都無所有、皆不可得，菩薩三乘亦復如是，如何可責有一、有三。若諸菩薩聞說真如無差別相，不驚、不怖亦不沈沒，是諸菩薩疾證菩提，定無退轉。」

爾時，世尊讚善現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諸菩薩善說法要。汝之所說承佛威神，一切如來隨喜汝說。若諸菩薩於法真如無差別相深生信解，聞說如是諸法真如，不驚、不怖亦不沈沒，是諸菩薩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定無退轉。」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成就此法，定證無上正等覺耶？」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是諸菩薩決定不墮聲聞等地。」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欲證菩提，應云何住？應云何學？」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欲證菩提，於諸有情應平等住，謂於彼類應起等心、慈心、悲心、喜心、捨心、不異心、謙下心、利益心、安樂心、無瞋惱心、如父母心，亦以此心應與其語。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欲證菩提，應如是住、應如是學。」

第五分不退品第十六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我等當以何行、狀、相知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能如實知異生、聲聞、獨覺、菩薩及如來地，雖說有異，而於諸法真如性中，無變異、無分別，皆無二、無二分。是諸菩薩雖實悟入諸法真如，而於真如無所分別；雖聞真如與一切法無二無別，而無疑滯；雖聞諸法種種異相，而於其中無所執著。是諸菩薩終不輕爾而發語言，諸有所說皆引義利，終不觀他好惡長短，平等憐愍而為說法。若諸菩薩成就如是諸行、狀、相，定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不觀外道沙門梵志形相言說，謂彼於法實知實見，或能施設正見法門無有是處；終不禮敬外道天神，亦不供養而求勝福。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不墮惡趣，不受女身，亦不生於卑賤種族，除為度脫彼有情類，示同類生方便攝受。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常樂受行十善業道，亦能方便勸他受行，乃至夢中亦無所犯。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諸所受持、思惟、讀誦種種經典令極通利，皆為利樂一切有情。恒作是念：『我以此法為諸有情宣說開示，當令一切法願滿足。』復持如是法施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所求一切智智。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於佛所說甚深法門，決定不生疑惑猶豫，亦不迷悶，歡喜信受；諸所發言皆為饒益，知量而說言詞柔軟；寢寐輕少煩惱不行，入出往來心不迷謬；恒時安住正念正知，進止威儀亦復如是；諸所遊履必觀其地，安詳繫念正視而行，運動語言常無卒 cù 暴；諸所受用臥具、衣服皆常香潔 jié 無諸臭穢，亦無垢膩，蟻 jǐ 虱 shī 等蟲；恒樂清閑常無疾病，身中無有八萬戶蟲。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善根增上出過世間，如如善根漸漸增長，如是如是身心清淨。」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是菩薩心云何清淨？」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如如善根漸漸增長，如是如是心中一切諂曲矯誑皆永不行。由此因緣，一切煩惱及餘不善皆永息滅，亦超聲聞及獨覺地，疾趣無上正等菩提，由此應知心常清淨。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不重利養、不徇 xùn 名譽，心離嫉慳、身無愆 qiān 失，聞甚深法心不迷謬，智慧深固恭敬信受，隨所聽聞皆能會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諸所造作世間事業亦依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會入法性，不見一事出法性者，設有不與法性相應，亦能方便會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理趣，由斯不見出法性者。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設有惡魔現前化作八大地獄，一一獄中化作無量百千菩薩皆被猛焰交徹燒然，告菩薩言：『此諸菩薩皆由受得不退轉記，故墮如是大地獄中，恒受如斯猛利大苦。汝等既受不退轉記，當如此類受斯大苦。是故汝等應疾捨棄大菩提心，可脫斯苦當生天上或生人中，富貴自在受諸快樂。』時，諸菩薩見聞此事，其心不動亦不驚疑，但作是念：『若諸菩薩已受菩提不退轉記，更墮惡趣受諸苦惱如愚異生，必無是處。今見聞者定是惡魔所作所說，皆非實有。』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設有惡魔作沙門像來至其所說如是言：『汝先所聞、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經典皆是邪說，應疾捨棄勿謂為真。汝等若能速疾捨棄，我當教汝真淨佛法，令汝速證無上菩提。汝先所聞非真佛語，是文頌者虛誑撰集，我之所說是真佛語。』善現當知！若諸菩薩聞如是語心動驚疑，應知未受不退轉記；若諸菩薩聞如是語心不驚疑，但隨無作、無相、無生法性而住，應知已受不退轉記，是諸菩薩諸有所作，不信他語，不隨他教而便動轉。如阿羅漢諸有所為，不信他語，現證法性無惑無疑，一切惡魔不能傾動，不退

菩薩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獨覺、外道、諸惡魔等不能破壞，令於菩提而生退屈。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設有惡魔來詣其所，詐現親友，作如是言：『汝等所行是生死法非菩提行。汝等今應修盡苦道，速盡眾苦得般涅槃，現在苦身尚應厭捨，況更樂受當來苦身！宜自審思捨先所信。』是諸菩薩聞彼語時心不驚疑，但作是念：『如是說者定是惡魔。』時，彼惡魔復語菩薩：『欲聞菩薩無益行耶？謂諸菩薩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以無量種上妙供具供養諸佛，復於殑伽沙等佛所修無量種難行梵行，親近承事如殑伽沙諸佛世尊，請問無量無邊菩薩所應修道云何應住？云何應行？云何應學？諸菩薩道，殑伽沙等諸佛世尊如所請問次第為說，彼諸菩薩如教而住、如教而行、如教而學，經無量劫尚不能證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況今汝等可能證得！』是時菩薩雖聞其言，而心不動亦無疑惑。時彼惡魔復於是處，化作無量苾芻形像，告菩薩曰：『此諸苾芻皆於過去，經無數劫修無量種難行梵行，而不能得無上菩提，今皆退住阿羅漢果，云何汝等能證菩提？』是諸菩薩見聞此已，即作是念：『定是惡魔為擾亂我作如是事，定無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至圓滿位不證無上正等菩提，退住聲聞、獨覺等地。』復作是念：『若諸菩薩如佛所說修菩提行不證無上正等菩提必無是處，當知今者所見所聞，定是惡魔所作所說。』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設有惡魔作苾芻像來至其所作如是言：『一切智智與虛空等，無性為性自相本空，諸法亦然都無所有，此中無法可名能證，亦無有法可名所證，證處、證時及由此證皆不可得。既一切法與虛空等，無性為性自相本空，汝等何緣唐受勤苦，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汝先所聞諸菩薩眾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皆是魔說非真佛語。汝等應捨大菩提心，勿

妄為他虛受勤苦。』是諸菩薩聞彼語時，能如實知：『是惡魔事欲退敗我大菩提心，我今更應堅固其心，不應信受惡魔所說。』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若欲調心入四靜慮，隨意能入遊觀自在，為度有情還生欲界，雖生欲界而不染欲，亦不退失所修靜慮。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不貴名聲不著稱譽，於有情類無恚恨心，常欲令其得勝利樂；往來入出無散亂心，進止威儀恒住正念；為有情故雖處居家，而於其中不生貪著；雖現受欲而常厭怖，如涉險路心恒驚恐；雖有所食惶懼不安，但念何時出斯險難；雖現受用種種珍財，而於其中不起貪愛；不以邪命非法自活，寧自殞 yǔn 歿 mò 不損於人。所以者何？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人中尊、人中善士、人中龍象、人中蓮華、人中調御、人中勇健，本為利樂一切有情，現處居家方便饒益，豈為自活侵損於人？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力所持故。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有執金剛藥叉神主常隨左右密為守護，不為一切人、非人等邪魅威力損害身心。由此因緣，是諸菩薩乃至無上正等菩提，身意泰然常不狂亂，具丈夫相諸根圓滿，心行調善恒修淨命，不行幻術、占相吉凶、呪禁鬼神、合和湯藥、誘誑卑夫、結好貴人、侮傲聖賢、親昵 nì 男女，不為名利自讚毀他，不以染心瞻顧 gù 戲笑，戒見清淨志性淳質。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於諸世間文章伎藝 yì，雖得善巧而不愛著，達一切法不可得故，皆雜穢語邪命攝故；於諸世俗外道書論，雖亦善知而不樂著，達一切法本性空故。又諸世俗外道書論，所說理事多有增減，於菩薩道非隨順故。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復有所餘諸行、狀、相，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謂彼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達諸法空，不樂觀

察論說眾事、王事、賊事、軍事、戰事、城邑、聚落、象馬車乘、衣服、飲食、臥具、華香、男女好醜 chǒu、園林、池沼、山海等事，不樂觀察論說藥叉、羅刹娑等諸鬼神事，不樂觀察論說街衢 qú、市肆、樓閣、商賈 gǔ等事，不樂觀察論說歌舞、伎樂、俳 pái 優 yōu、戲 xì 謔 nüè等事，不樂觀察論說洲渚、船棧 fá、橋梁、珠寶等事，不樂觀察論說星辰、寒熱、風雨、吉凶等事，不樂觀察論說種種法義相違、文頌等事，不樂觀察論說異生、獨覺、聲聞相應之事，但樂觀察論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事。是諸菩薩常不遠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常不遠離一切智心，不好乖違、樂和諍訟，常希正法、不愛非法，恒慕善友、不樂惡友，好出法言、離非法言，樂見如來、欣出家眾；十方國土有佛世尊宣說法要，願往生彼，親近供養，聽聞正法。是諸菩薩多從欲界、色界天歿，生瞻部洲中國人趣，善於伎藝、呪術、經書、地理、天文及諸法義，或生邊地大國大城，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終不自疑：『我為退轉？為不退轉？』於自地法亦不生疑：『為有？為無？』於諸魔事善能覺了，如預流者於自地法終不生疑。設有惡魔，種種惑亂不能傾動。如有造作無間業者，彼無間心恒常隨逐，乃至命盡不能捨離，設起餘心不能遮伏，此諸菩薩亦復如是，不退轉心恒常隨逐，安住菩薩不退轉地，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動壞自所得法。於諸魔業善能覺知，所證法中常無疑惑；雖生他世亦不發起聲聞、獨覺相應之心；亦不自疑：『我於來世能證無上佛菩提不？』安住自地，不隨他緣，於自地法無能壞者。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成就無動、無退轉智，一切惡緣不能傾動，其心堅固踰於金剛。設有惡魔作佛形像來至其所作如是言：『汝今應求阿羅漢果，永盡諸漏入般涅槃。汝未堪受大菩提記，亦未

證得無生法忍。汝今未有不退轉地諸行、狀、相，如來不應授汝無上大菩提記。』是諸菩薩聞彼語時，心無變動亦不退沒、無驚無怖，但作是念：『此定惡魔或魔眷屬化作佛像來至我所作如是說，若真佛說不應有異。』若諸菩薩聞彼語時，能作如是觀察憶念：『定是惡魔化為佛像，令我遠離甚深般若，令我棄捨無上菩提，是故不應隨彼所說。』時魔驚怖即便隱沒。是諸菩薩定已安住不退轉地，過去諸佛久已授彼大菩提記。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具不退地諸行、狀、相，故能覺知惡魔事業，令彼隱沒更不復現。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攝護正法不惜身命，沉餘珍財、朋友、眷屬！為護正法勇猛精進，恒作是念：『如是正法即是諸佛清淨法身，一切如來恭敬供養。我今攝護如是正法，即為攝護諸佛法身。』復作是念：『如是正法通屬三世諸佛世尊，我亦墮在未來佛數。佛已授我大菩提記，諸佛正法即我所有，我今即為護自正法。我未來世得作佛時亦為有情宣說此法。』是諸菩薩見斯義利，攝護如來所說正法，不惜身命、親屬、珍財，乃至菩提常無懈怠。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聞佛說法無惑無疑，聞已受持常不忘失。」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是諸菩薩但聞佛語無惑無疑，常不忘失？為聞菩薩及聲聞等所說正法，亦能如是？」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普聞一切有情言音、文字、義理皆能通達，無惑無疑、常不忘失。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諸法中得無生忍，已善通達諸法實性，聞皆耳順並無疑惑，又得聞持陀羅尼故，常能憶念終不忘失。

「善現當知！是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諸行、狀、相。」

第五分貪行品第十七之一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是諸菩薩成就如是大功德聚。世尊能如殑伽沙劫說不退轉諸行、狀、相，**唯願如來、應、正等覺復為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令諸菩薩安住其中修菩提行疾得圓滿！」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問如是事。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善現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謂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非有、寂靜、離染、涅槃增語所顯。」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為但此法名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為一切法皆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

佛告善現：「餘一切法亦得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所以者何？謂一切色、受、想、行、識亦名甚深。善現！云何色乃至識亦名甚深？謂真如甚深故，色乃至識亦名甚深。復次，善現！若處無色名色甚深，廣說乃至若處無識名識甚深。」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微妙方便遮遣五蘊顯示涅槃。」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若諸菩薩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作如是念：『我今應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教而住，我今應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學。』**是諸菩薩由能如此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乃至一日所獲福聚無量無邊。**

「如貪行人復多尋伺，與他美女共為邀契，彼女限礙不獲赴期，此人欲心熾 chī 盛流注。善現！於意云何？其人欲心於何處轉？」

「世尊！此人欲心於女處轉，謂作是念：『彼何當來共會，

於此歡娛戲樂？』」

「善現！於意云何？其人晝夜幾欲念生？」

「世尊！此人晝夜欲念甚多。」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乃至一日，所超生死流轉劫數，與貪行人經一晝夜所起欲念其數量等。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隨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隨能解脫**能礙無上正等菩提所有過失，是故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無懈倦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勤修行經一晝夜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殍伽沙數大劫布施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義處審諦觀察，精進修行經一晝夜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殍伽沙數大劫以諸供具供養預流、一來、不還、應果、獨覺、菩薩、如來布施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精勤修學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殍伽沙數大劫精勤修學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以微妙法施諸有情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殍伽沙數大劫，以微妙法施諸有情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餘善根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

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餘善根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修行種種財施、法施，住空閑處繫念思惟先所修行種種福業，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修行種種財施、法施，住空閑處繫念思惟先所修行種種福業，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經一晝夜，普緣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稱量現前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勝諸菩薩**離深般若波羅蜜多，經如殑伽沙數大劫，普緣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稱量現前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如來常說諸行皆是分別所作、都非實有。以何因緣，此諸菩薩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常觀察所作善事空無所有、虛妄不實，如如觀察所作善事空無所有、虛妄不實，如是如是便能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如不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如是所獲功德無量無邊。」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無量、無邊義有何別？」

佛告善現：「言無量者，謂於此中其量永息；言無邊者，謂於是處數不可盡。」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頗有因緣色乃至識亦無量無邊耶？」

佛告善現：「亦有因緣色乃至識無量無邊。」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因緣故色乃至識無量無邊？」

佛告善現：「色乃至識皆性空故無量無邊。」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為但色、受、想、行、識空，為一

切法皆悉空耶？」

佛告善現：「我說諸法無不皆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無量、無邊是何增語？」

佛告善現：「無量無邊是空、無相、無願增語。」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無量無邊為但是空、無相、無願，為更有餘義耶？」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我豈不說一切法門無不皆空？」

善現答言：「如來常說一切法門無不皆空。」

佛告善現：「空即無盡，空即無量，空即無邊，空即餘義。是故，善現！一切法門雖有種種言說差別，而義無異。善現當知！諸法空理皆不可說，如來方便說為無盡，或說無量，或說無邊，或說為空，或說無相，或說無願，或說無作，或說無生，或說無滅，或說非有，或說寂靜，或說離染，或說涅槃。諸如是等無量法門義實無異，皆是如來方便演說。」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方便善巧諸法實性皆不可說，而為有情方便顯示。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法實性皆不可說。」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畢竟空，無能宣說畢竟空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不可說義有增減不？」

佛告善現：「不可說義無增無減。」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不可說義無增無減者，即應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亦無增減。若此六種波羅蜜多亦無增減，云何菩薩以無增減波羅蜜多，求證無上正等菩提，能近無上正等菩提？若諸菩薩增減六種波羅蜜多，便不能近無上菩提。」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不可說義波羅蜜多皆無增減，然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作是念：『如是六種

波羅蜜多有增有減。』但作是念：『唯有名想，謂為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持此六種俱行作意，并依此起心及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佛無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迴向，由此迴向方便善巧增上勢力，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何謂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諸法真如是謂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諸法真如無增減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無增減。若諸菩薩數多安住如是真如相應作意，便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現！不可說義雖無增減，而不退失真如作意；波羅蜜多雖無增減，而不退失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若諸菩薩安住如是真如作意，修行六種波羅蜜多，便近無上正等菩提。」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是諸菩薩為初心起能近菩提，為後心起能近菩提？若初心起能近菩提，初心起時後心未起，無和合義；若後心起能近菩提，後心起時前心已滅，無和合義。如是前後心、心所法，進退推徵 zhēng 無和合義，如何可得積集善根？若諸善根不可積集，云何菩薩能近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如燃燈時，為初焰能焦炷，為後焰能焦炷？」

善現答言：「如我意解，非初焰能焦炷亦不離初焰，非後焰能焦炷亦不離後焰。」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炷為焦不？」

善現答言：「世間現見其炷實焦。」

佛告善現：「菩薩亦爾，非初心起能近菩提亦不離初心，非後心起能近菩提亦不離後心，而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令諸善根增長圓滿能近菩提。」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是緣起理趣甚深，非即前後諸心

起故能近菩提，非離前後諸心起故能近菩提，而諸菩薩能近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心滅已，更可生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是心已滅，不可更生。」

「於意云何？若心已生，有滅法不？」

「如是！世尊！若心已生，定有滅法。」

「於意云何？有滅法心，非當滅不？」

「不也！世尊！有滅法心，決定當滅。」

「於意云何？無滅法心，為可生不？」

「不也！世尊！無滅法心，無可生義。」

「於意云何？無生法心，為可滅不？」

「不也！世尊！無生法心，無可滅義。」

「於意云何？無生滅法，心為可生滅不？」

「不也！世尊！無生滅法，心無可生滅義。」

「於意云何？若法已滅，更可滅不？」

「不也！世尊！若法已滅，不可更滅。」

「於意云何？若法已生，更可生不？」

「不也！世尊！若法已生，不可更生。」

「於意云何？諸法實性，有生滅不？」

「不也！世尊！諸法實性無生無滅。」

「於意云何？心住為如心真如不？」

「如是！世尊！如心真如，心如是住。」

「於意云何？若心住如真如，是心為如真如、實際性常住不？」

「不也！世尊！是心非如真如、實際其性常住。」

「於意云何？諸法真如極甚深不？」

「如是！世尊！諸法真如極為甚深。」

「於意云何？即真如是心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離真如有心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即心是真如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離心有真如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真如為能見真如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汝為見有實真如不？」
「不也！世尊！」
「於意云何？若諸菩薩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
「如是！世尊！若諸菩薩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貪行品第十七之二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能如是行，為行何處？」

善現白言：「若諸菩薩能如是行，都無行處。所以者何？諸現行法皆不轉故。」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行何義諦？」

善現白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勝義諦。」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諸菩薩行勝義諦，於勝義諦為取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是諸菩薩於勝義諦，雖不取相而行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是諸菩薩於勝義諦，既不行相為壞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是諸菩薩於勝義諦，雖不壞相而遣相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於勝義相若不壞遣，云何能斷取相想耶？」

善現白言：「是諸菩薩不作是念：『我今壞相、遣相、斷想，亦未修學斷想之道。』若諸菩薩精進修行斷想道者，未具佛法，應墮聲聞或獨覺地。是諸菩薩方便善巧，雖於諸相及取相想，

深知過失而不壞遣，速斷此想證於無相。何以故？一切佛法未圓滿故。」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

時，舍利子語善現言：「若諸菩薩夢中修行三解脫門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增益不？若諸菩薩覺時修行三解脫門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既有增益，彼夢中修亦應增益！何以故？佛說夢、覺無差別故。」

善現報言：「若諸菩薩覺時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既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夢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三解脫門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為增益亦復如是，若夢、若覺義無別故。」

舍利子言：「夢中造業有增益不？佛說諸法不實如夢故，於夢中所造諸業應無增益，要至覺時憶想分別乃有增益。」

善現報曰：「若諸有情夢斷他命，未至覺位憶想分別便自慶幸，彼所造業不增益耶？」

舍利子言：「無所緣事，若思若業俱不得生，要有所緣思業方起，夢中思業緣何而生？」

善現報言：「如是！如是！若夢若覺無所緣事思業不生，要有所緣思業方起。何以故？舍利子！要於見聞覺知諸相有覺慧轉，由斯起染或復起淨；若無見聞覺知諸相，無覺慧轉亦無染淨。由此故知若夢若覺有所緣事思業乃生，若無所緣思業不起。」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佛說所緣皆離自性，如何可說有所緣事思業乃生，若無所緣思業不起？」

善現答言：「雖諸思業及所緣事皆離自性，而由自心取相分別，世俗施設說有所緣起諸思業，非此所緣離心別有。」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若諸菩薩夢中行施，施已迴向無

上菩提，是諸菩薩為實以施迴向無上佛菩提不？」

善現報言：「慈氏菩薩久已受得大菩提記，宜可請問，定當為答。」

時，舍利子如善現言，恭敬請問慈氏菩薩。

時，慈氏菩薩語舍利子言：「何等名為慈氏菩薩，而謂能答尊者所問？為色耶？為受、想、行、識耶？為色空耶？為受、想、行、識空耶？且色非慈氏菩薩，亦不能答尊者所問；受、想、行、識非慈氏菩薩，亦不能答尊者所問；色空非慈氏菩薩，亦不能答尊者所問；受、想、行、識空非慈氏菩薩，亦不能答尊者所問。我都不見有法可名慈氏菩薩，亦都不見有法能答、有法所答，答處、答時及由此答皆亦不見。我都不見有法能記、有法所記，記處、記時及由此記皆亦不見。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本性皆空，畢竟推徵 zhēng 不可得故。」

時，舍利子問慈氏言：「仁者所說法為如所證不？」

慈氏答言：「我所說法非如所證。所以者何？我所證法不可說故。」

時，舍利子作是念言：「慈氏菩薩覺慧甚深，長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作是說。」

爾時，世尊知舍利子心之所念，即便告曰：「於意云何？汝由是法成阿羅漢，為見此法是可說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言：「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證法性亦復如是不可宣說。是諸菩薩方便善巧，不作是念：『我由此法，於大菩提已得受記、今得受記、當得受記。』不作是念：『我由此法當證菩提。』若諸菩薩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於得菩提亦無怖畏，決定自知我當證故，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聞甚深法不驚、不怖亦不沈沒。」

「是諸菩薩若在曠野有惡獸處亦無怖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為欲饒益諸有情故，能捨一切內外所有，恒作是念：『諸惡獸等欲噉 dàn 我身，我當施與令其充足。由此善根令我布施波羅蜜多速得圓滿，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一切傍生餓鬼。』

「是諸菩薩若在曠野有惡賊處亦無怖畏。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為欲饒益諸有情故能捨一切內外所有，樂修諸善，於身、命、財無所顧 gù 愆 lìn，恒作是念：『若諸有情競來劫奪 duó 我諸資具或有因斯害我身命，我當於彼不生瞋恨。由此因緣，令我安忍波羅蜜多速得圓滿，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一切劫害冤賊，由我佛土極清淨故，亦無餘惡。』

「是諸菩薩若在曠野無水之處亦無怖畏，作是念言：『我當宣說無上妙法，斷諸有情渴愛之病。設我由此渴乏命終，於諸有情必不捨離大悲作意施妙法水。奇哉！薄福！是諸有情居在如斯無水世界。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如是一切焦渴乏水曠野；我當方便勸諸有情修勝福業，隨所在處皆令具足八功德水。』

「是諸菩薩處饑 jī 饉 tǔ 亦無怖畏，作是念言：『我當精進嚴淨佛土，當證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得無如是一切饑饉，諸有情類具足快樂，隨意所須應念即至，如諸天上所念皆得。我當發起堅猛精進，令諸有情法願滿足，一切時處一切有情於一切種資緣無乏。』若諸菩薩無斯怖畏，定證無上正等菩提。

「是諸菩薩遇疾疫時亦無怖畏。何以故？是諸菩薩恒審 shěn 思惟：『無法名病亦無病者，一切皆空不應怖畏。我當如是勤修正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我佛土中諸有情類等無三病，精進修行殊勝善法，如佛所說常無懈廢。』

「是諸菩薩若念菩提經久乃得亦無怖畏。所以者何？前際劫數雖有無量，而一念頃憶念分別積集所成，後際劫數應知亦爾，是故菩薩不應於中作久遠想而生怖畏。何以故？前際、後際劫數短長，皆一剎那心相應故。如是菩薩於可畏事，能審思惟不生怖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第五分姊妹品第十八

爾時，會中有一天女，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於此中亦無怖畏，願當來世得作佛時，亦為有情說如斯法。」作是語已，取妙金花，恭敬至誠散如來上。佛神力故，令此金花上踊虛空繽紛而住。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從面門出金色光明，普照十方還從頂入。時，阿難陀見聞是已，恭敬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緣現此微笑，諸佛現笑非無因緣？」

爾時，世尊告慶喜曰：「今此天女於未來世當成如來、應、正等覺，劫名星喻，佛號金花。慶喜當知！今此天女即是最後所受女身，捨此身已，便受男身，盡未來際不復為女。從此歿已生於東方不動佛國勤修梵行，此女彼界便字金花。從不動佛世界歿已，復生他方有佛世界，隨所生處常不離佛。如轉輪王從一臺殿至一臺殿，歡娛受樂，乃至命終足不履地。此女亦爾，從一佛國至一佛國，隨所生處常不遠離諸佛世尊，乃至菩提，恒修梵行。」

時，阿難陀竊 qiè 作是念：「今此姊妹當作佛時，亦應如今菩薩眾會。」

佛知其念，告慶喜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金華菩薩當作佛時，亦為眾會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會菩薩其數多少，亦如我今菩薩眾會；聲聞弟子其數難知，但可總說無量無數；彼佛世界惡獸、惡賊、饑渴、病等一切皆無，亦無諸餘煩惱怖畏。」

爾時，慶喜復白佛言：「今此姊妹先於何佛初發無上正等覺心，種諸善根迴向發願？」

佛告慶喜：「此女過去燃燈佛所初發大心，亦以金華散彼佛上迴向發願，今得值我。慶喜當知！我於過去燃燈佛所，以五莖華奉散彼佛迴向發願。燃燈如來、應、正等覺知我根熟，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為能寂，界名堪忍，劫號為賢。』天女爾時聞佛授我大菩提記，歡喜踊躍，即以金華散彼佛上，迴向發願：『使我來世，於此菩薩得作佛時，亦如今佛現前授我大菩提記。』故我今者與彼授記。」

爾時，慶喜聞佛所說，歡喜踊躍白言：「世尊！今此姊妹久已修習大菩提心，迴向發願，今得成熟。」

佛告慶喜：「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云何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現入空定？」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諸色、受、想、行、識空，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如實見法，雖如實見法而不作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菩薩雖見空法而不作證？」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觀法空時，先作是念：『我應觀法諸相皆空，而於其中不應作證。我為學故觀諸法空，不為證故觀諸法空，今是學時非為證時。』是諸菩薩未入定位，攝心於境非入定時。菩薩爾時雖不退失菩提分法而不盡漏。所以者何？

是諸菩薩成就廣大智慧善根，能自審思：『我於空法，今時應學不應作證。我應攝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諸法空圓滿一切菩提分法，不應今時證於實際，墮二乘地，不得菩提。』

「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所立堅固形貌端嚴，六十四能無不具足，於餘伎術學至究竟，具多最勝功德尸羅，聰慧巧言善能酬對，具慈具義有大勢力，諸有所為皆能成辦，善事業故功少利多，由此眾人無不敬愛。有因緣故將其父母、妻子眷屬發趣他方，中路經過險難曠野，其中多有惡獸、怨賊，眷屬小大無不驚惶。其人自恃多諸伎術，威猛勇健身意泰然，安慰父母、妻子、眷屬：『勿有憂懼，必令無苦，疾度曠野至安隱處。』彼人爾時化作種種勇銳兵仗，遇諸怨敵，令彼見之自然退散。故彼壯士於曠野中，惡獸、怨賊無傷害意，善權方便將諸眷屬疾度曠野至安樂處。諸菩薩眾亦復如是，愍生死苦諸有情類，繫念安住慈、悲、喜、捨，攝受般若波羅蜜多殊勝善根，方便善巧，如佛所許，持諸功德迴向無上正等菩提，雖具修空而不作證，深心愍念一切有情，緣諸有情欲施安樂。是諸菩薩超煩惱品，亦超魔品及二乘地，雖住空定而不盡漏，雖善習空而不作證。爾時，菩薩住空定中，雖於相不執而不證無相。

「如堅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áo翔久不墮落，雖依空戲而不住空，亦不為空之所拘礙，諸菩薩眾亦復如是，雖學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而不住空、無相、無願，乃至佛法未極圓滿，終不依彼永盡諸漏。

「如有壯夫善閑射術，欲顯己伎仰射虛空，為令空中箭不墮地，復以後箭射前箭筈 kuò，如是展轉經於多時，箭箭相承不令其墮，若欲令墮便止後箭，爾時諸箭方頓墮落，此諸菩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攝受殊勝方便善巧，乃至善根未極成熟，終不中道證於實際，若時善根已極成熟，便證實際

得大菩提。

「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皆應如是，於深法性審諦觀察，若諸佛法未極圓滿不應作證。」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是諸菩薩能為難事，雖學深法而不作證。」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此諸菩薩誓不棄捨一切有情能辦斯事，謂諸菩薩發廣大心，為脫有情生死苦故，雖數引發三解脫門，而於中道不證實際。所以者何？所欲度脫不應捨故，方便善巧所護持故，不應中間證於實際。」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於甚深處，欲以般若波羅蜜多審諦觀察，謂空、無相、無願等持三解脫門所行之處。是諸菩薩應作是念：『有情長夜起有情想，執有所得引生種種邪惡見趣，輪迴生死受苦無窮。**我為斷彼邪惡見趣**，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深空法，令斷彼執出生死苦。**是故雖學空解脫門**，而於中間不證實際。』是諸菩薩由起此念方便善巧，雖於中間不證實際，而不退失慈、悲、喜、捨四種勝定。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倍增白法諸根漸利，力、覺、道支轉復增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應作是念：『有情長夜行諸相中起種種執，由斯輪轉受苦無窮。**我為斷彼諸相執故**，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無相法，令斷相執出生死苦，由斯數入無相等持。』是諸菩薩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雖數現入無相等持**，而於中間不證實際；雖於中間不證實際，而不退失四無量定。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倍增白法諸根漸利，力、覺、道支轉復增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應作是念：『有情長夜其心常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由此引生顛倒執著，輪轉生死受苦

無窮。**我為斷彼四顛倒故**，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無倒法，謂說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唯有涅槃微妙寂靜，具足種種真實功德，由斯數入無願等持。』是諸菩薩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雖數現入無願等持**，而諸佛法未極圓滿，終不中間證於實際；雖於中間不證實際，而不退失四無量定。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攝受故，倍增白法諸根漸利，力、覺、道支轉復增益。

「復次，善現！是諸菩薩應作是念：『有情長夜先已行有所得今亦行有所得，先已行有相今亦行有相，先已行顛倒今亦行顛倒，先已行和合想今亦行和合想，先已行虛妄想今亦行虛妄想，先已行邪見今亦行邪見，由斯輪轉受苦無窮。**我為斷彼如是過失**，應求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甚深法，令彼過失皆永斷除，不復輪迴受生死苦，速證常樂真淨涅槃。』是諸菩薩由深愍念一切有情，成就殊勝方便善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於深法性常樂觀察，謂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性、實際。是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智見，若墮無相、無作之法或住三界俱無是處。是諸菩薩成就如是殊勝功德，捨諸有情而趣圓寂，不證無上正等菩提饒益有情亦無是處。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應當請問諸餘菩薩：『云何菩薩修習一切菩提分法？引發何心能令菩薩學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性、實際而不作證，然修般若波羅蜜多？』若餘菩薩得此問時，**作如是答**：『諸菩薩眾但應思惟空、無相等。』不為顯示應念不捨一切有情攝受殊勝方便善巧。當知彼菩薩先**未蒙**諸佛授與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記。所以者何？彼諸菩薩未能開示、分別、顯了不退轉地諸菩薩眾不共法相，不如實知他所請問不退轉地諸行、狀、相，亦不能答。」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頗有因緣知諸菩薩不退轉不？」

佛告善現：「亦有因緣知諸菩薩是不退轉，謂有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聞、不聞能如實答先所請問，能如實行不退轉地諸菩薩行，由此因緣知彼菩薩是不退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以何因緣，有多菩薩行菩提行，少有能作如實答者？」

佛告善現：「雖多菩薩行菩提行，而少菩薩得受如是不退轉地微妙慧記。若有得受如是記者，皆於此中能如實答。善現當知！是諸菩薩善根明利智慧深廣，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壞大菩提心。」

第五分夢行品第十九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乃至夢中不著三界及二乘地，亦不稱譽，雖觀諸法如夢所見，而於實際能不證受，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中見佛無量百千大眾圍遶而為說法，或見自身有如是事，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中見佛具諸相好，常光一尋周匝照曜，與無量眾踊在虛空現大神通說正法要，化作化士令往他方無邊佛國作諸佛事，或見自身有如是事，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見狂賊破壞村城，或見火起焚燒聚落，或見惡獸欲來害身，或見怨家欲斬其首，或見父母臨當命終，或見自身眾苦來逼；雖見此等諸怖畏事，而不驚懼亦無憂惱，從夢覺已能正思惟：『三界非真皆如夢見，我得無上

正等覺時，當為有情說三界法一切虛妄皆如夢境。』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乃至夢中見有地獄、傍生、鬼界諸有情類，便作是念：『我當精勤修菩薩行，速趣無上正等菩提。我佛土中得無地獄、傍生、鬼界惡趣及名。』從夢覺已亦作是念。善現當知！是諸菩薩當作佛時，國土清淨定無惡趣及彼名聲，是不退轉諸菩薩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夢中見火燒地獄等諸有情類，或復見燒城邑聚落，便發願言：『我若已受不退轉記，願此大火變為清涼。』若此菩薩作是願時，夢中見火即為頓滅，當知已受不退轉記；若此菩薩作是願時，夢中見火不為頓滅，當知未受不退轉記。覺時見火燒諸城邑，火隨願滅不滅亦然。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覺時見火燒諸城邑，便作是念：『我若實有不退轉相，願此大火即為頓滅變作清涼。』念已發言，火不頓滅，然燒一里越置一里，復燒一里或燒一家，越置一家復燒一家，如是展轉其火乃滅，是諸菩薩當知亦已受不退記，然被燒者謗法餘殃，或表當來謗法苦相。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見有男子或有女人現為非人之所魅著，受諸苦惱不能遠離，便作是念：『若諸如來知我已得清淨意樂，知我已受不退轉記，已離聲聞、獨覺等地，必得無上正等菩提，願垂照察我心所念！我若實能修菩薩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濟拔有情生死苦者，願是男子或此女人不為非人之所擾惱，彼隨我語即當捨去。』是諸菩薩作此語時，若彼非人不為去者，當知未受不退轉記；若彼非人即為去者，當知已受不退轉記。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實未受得不退轉記，見有男子或有女人現為非人之所魅著，受諸苦惱不能遠離，即便輕爾發誠

諦言：『若我已得不退轉記，令此男子或此女人不為非人之所擾惱，彼隨我語速當捨去。』爾時，惡魔為誑惑彼，即便驅逼非人令去。所以者何？惡魔威力勝彼非人，是故非人受魔教勅即便捨去。時，彼菩薩作是念言：『非人今去是吾威力。所以者何？非人隨我所發誓願，即便放捨男子女人，無別緣故。』是諸菩薩既不覺知惡魔所作，謂是自力，輕餘菩薩起增上慢，雖勤精進終不能得無上菩提，墮二乘地，數為惡魔之所誑惑，是故菩薩應善覺知諸惡魔事，修諸善業。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實未受得不退轉記，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未免魔惑，謂有惡魔為誑惑故，方便化作種種形像，至菩薩所作如是言：『汝自知耶？過去諸佛已曾授汝大菩提記。汝身眷屬乃至七世名字差別，我悉善知。汝身生在某方、某國、某城、某邑、某聚落中，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宿相王中生。』如是惡魔若見菩薩稟性柔軟諸根暗鈍，便詐記言：『汝於先世所稟根性已曾如是。』若見菩薩稟性剛強諸根明利，便詐記言：『汝於先世亦曾如是。』若見菩薩具足種種多功德及餘勝行，便詐記言：『汝於先世亦曾如是具諸功德，應自慶慰勿得自輕。』時彼菩薩聞此惡魔說其過、現名等功德，歡喜踊躍起增上慢，凌蔑毀罵諸餘菩薩。惡魔知己復告之言：『汝定成就殊勝功德，佛已授汝大菩提記，已有殊勝瑞相現前。』爾時，惡魔為擾亂故，復矯化作種種形像，至菩薩所現親愛言：『汝今已具不退轉德，應自敬重勿輒 zhé 尊人。』時，此菩薩聞彼語已，增上慢心轉復堅固，令一切智遠而更遠。是故菩薩欲得菩提，應善覺知諸惡魔事。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不善了知名字實相，但聞名字妄生執著，謂有惡魔方便化作種種形像來告之言：『汝所修行願行已滿，不久當證無上菩提。汝成佛時，當得如是殊勝功德、

尊貴名號。』謂彼惡魔知此菩薩長夜思願：『我成佛時當得如是尊貴名號。』隨其思願而記說之。時，此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聞魔記說，作是念言：『此人奇哉！為我記說當得成佛尊貴名號，與我長夜思願相應，由此故知我定當得成佛，名號勝過餘人。』如如惡魔記彼名號，如是如是憍慢轉增，輕蔑諸餘實德菩薩，由斯轉遠無上菩提，當墮聲聞或獨覺地。是諸菩薩或有此身親近善友至誠悔過，雖經多時流轉生死，而後當證無上菩提；若有此身不遇善友至誠悔過，彼定流轉生死多時，愚癡顛倒，後雖精進修諸善業，而墮聲聞或獨覺地。如是憍慢輕餘菩薩，罪過四重及五無間無量倍數。**是故菩薩應善覺知如是記說虛名號等微細魔事，不應憍慢輕餘菩薩。**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居山曠野修遠離行，時，有惡魔來至其所恭敬讚歎，作如是言：『大士！能修真遠離行，此遠離行賢聖稱譽，諸天、龍神皆共守護。』善現當知！我不稱讚此遠離行以為真實。」

善現白言：「此遠離行若非真實，餘復是何？」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或居城邑或居山野，但離煩惱二乘作意，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是名菩薩真遠離行。此遠離行，諸佛世尊稱讚開許，菩薩應學，令諸菩薩疾證菩提。

「善現當知！魔所稱讚常居山野宴坐思惟，猶雜煩惱二乘作意，離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能圓滿一切智智。**有諸菩薩雖樂修行魔所稱讚遠離行法，而心輕蔑恒居村城修真遠離諸餘菩薩。**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雖經多時居深山野修遠離行，而不了知真遠離法，增長憍慢，於二乘地深生樂著，終不能得無上菩提，非佛世尊稱讚開許，亦非菩薩所應修行。善現當知！我所稱讚諸菩薩眾真淨遠離法，是諸菩薩都不成就，彼於真淨遠離行中，亦不見有相似行相。而諸惡魔為誑惑彼，

令生憍慢輕餘菩薩，來至空中慇懃讚勸言：『是真淨遠離行法。』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雖居山野而心喧雜，不能修學真遠離行。有諸菩薩雖居村城而心寂靜，常能修學真遠離行。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於常修學真遠離行諸菩薩眾輕弄、毀訾 zǐ 如旃荼羅；於不能修真遠離行諸菩薩眾供養、尊重如佛世尊。

「善現當知！是諸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發起種種分別執著，作是念言：『我所修學是真遠離，故為非人來至我所稱讚護念。居城邑者身心擾亂，誰當護念稱讚敬重？』是諸菩薩心多憍慢，煩惱惡業晝夜增長。善現當知！是諸菩薩於菩薩眾為旃荼羅，穢污菩薩摩訶薩眾，亦是天上人中大賊，誑惑天、人、阿素洛等；其身雖服沙門法衣，而心常懷怨賊意樂。諸有發趣菩薩乘者不應親近供養恭敬。所以者何？此諸人等懷增上慢，外似菩薩，內多煩惱惡業增盛。是故，善現！若諸菩薩真實不捨一切智智，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普為利樂諸有情者，不應親近如是惡人。善現當知！諸菩薩眾常應精進修真事業，厭離生死不著三界，於彼惡賊旃荼羅人常應發生慈、悲、喜、捨，應作是念：『我不應起如彼惡人所起過患，設當失念如彼暫起，即應覺知令速除滅。』是故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當善覺知諸惡魔事，應勤精進遠離、除滅如彼菩薩所起過患，勤求無上正等菩提。

「若諸菩薩如是學者，是為善巧覺知魔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勝意樂品第二十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以勝意樂欲證無上正等菩提，常應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真淨善友。」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善友？」

佛告善現：「諸佛皆名菩薩善友；若能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教誡教授諸菩薩眾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能悟入者，亦得名為菩薩善友；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當知亦名菩薩善友。如是六種波羅蜜多與諸菩薩為師為導，為明為炬，為光為照，為舍為護，為歸為趣，為洲為渚，為父為母。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依六種波羅蜜多而得成辦功德事業。所以者何？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普能攝受一切佛法。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應學六種波羅蜜多。」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欲學六種波羅蜜多，應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至心聽聞、受持、讀誦，觀察義趣請決所疑。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能與六種波羅蜜多為尊為導、為生養母。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欲得不隨他教行，欲住不隨他教地，欲斷一切有情疑，欲滿一切有情願，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何為相？」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礙為相。」

爾時，善現復白佛言：「頗有因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礙之相，餘一切法亦得有耶？」

佛告善現：「有因緣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礙之相，餘一

切法亦可說有。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無不皆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空、遠離。」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一切法皆空、遠離，云何有情有染有淨？所以者何？非空、遠離法可說有染淨，非空、遠離能證菩提，非離空、遠離有別法可得，云何令我解如是義？」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有情長夜有我等心執我等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有情所執我及我所空、遠離不？」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豈不有情由我、我所流轉生死？」

善現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善現：「如是有情流轉生死，施設雜染及清淨者，由諸有情虛妄執著我及我所，說有雜染，而於其中無雜染者；由諸有情不妄執著我及我所，說有清淨，而於其中無清淨者。是故，善現！雖一切法皆空、遠離，而諸有情亦可施設有染有淨，若諸菩薩能如是行，名行般若波羅蜜多。」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希有！世尊！雖一切法皆空、遠離，而諸有情有染有淨。若諸菩薩能如是行，則不行色、受、想、行、識。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不能伏，普勝一切聲聞、獨覺所行之行至無勝處，是諸菩薩由此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晝夜安住方便善巧，趣向無上正等菩提，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復次，善現！於意云何？假使於此瞻部洲中一切有情，非前非後皆得人身，發菩提心盡壽布施，持此布施迴向菩提，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現：「若有菩薩下至一日安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所獲功德甚多於前無量無數。所以者何？如是菩薩如如安住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如是如是堪為一切有情福田，由此菩薩所起慈心，諸有情類無能及者，唯除如來、應、正等覺。如是菩薩具勝妙慧，由勝妙慧，見諸有情受大苦惱如被刑戮，起大悲心。復以天眼見有情類成無間業墮無暇處受諸苦惱，或為見網之所覆蔽不得正道，見已悲愍生大厭怖，普緣一切有情世間起大慈悲相應作意：『我當普為一切有情作大導師令脫眾苦。』雖作是念而不住此想亦不住餘想，是名菩薩大慧光明。由住此住，能作一切世間福田，雖未證得一切智智，而於菩提已不退轉，堪受施主一切供養。如是菩薩善住般若波羅蜜多，既能畢竟報施主恩，亦能親近一切智智。**是故**菩薩欲不虛受世間信施，欲示有情真淨道路，欲為有情作大饒益，欲為世間作大明照，欲脫有情生死牢獄，欲施有情清淨法眼，應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由此作意**，所有言說皆與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相應，諸餘作意無容暫起。所以者何？如是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流注相續。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末尼寶珠，後時遇得歡喜自慶，遇緣還失生大憂惱，常懷歎惜未曾離念，思當何計還得此珠？彼人由是相應作意，緣此寶珠無時暫捨。菩薩亦爾，應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若不安住如是作意，則為喪失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一切法及諸作意皆離自性，云何菩薩不離般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知一切法及諸作意皆離自性，是諸菩薩不離般若一切智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一切智智及諸作意自性皆空、無增無減。」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羅蜜多自性常空、無增無減，云何菩薩增長般若波羅蜜多能近菩提？」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知一切法無增

無減，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亦無增減。若諸菩薩能如是知，聞一切法無增無減，不驚、不怖亦不沈沒。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已到究竟，安住菩薩不退轉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為即般若波羅蜜多，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般若波羅蜜多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般若波羅蜜多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般若波羅蜜多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空，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空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般若波羅蜜多，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般若波羅蜜多有法可得，能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色、受、想、行、識等，能行般若波羅蜜多

及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色、受、想、行、識等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即色、受、想、行、識等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行空不？」

「不爾！善現！」

「世尊！為離色、受、想、行、識等空，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行空不？」

「不爾！善現！」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爾，菩薩以何等法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能行空？」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有法能行般若波羅蜜多及行空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有般若波羅蜜多及見有空，是諸菩薩所行處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所不見法，是法可得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不可得法頗有生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汝所不見、所不得法所有實相，即是菩薩無生法忍。菩薩成就如是忍者，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記，亦名如來無所畏道。若諸菩薩勤行此道，不得無上正等覺智、大智、妙智、自然智、一切智智及如來智無有是處。」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菩薩為以諸法無生，於佛菩提得受記不？」

「不爾！善現！」

「世尊！若爾，菩薩云何受菩提記？」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有法於佛菩提得受記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不見法於佛菩提堪得受記，亦不見法於佛菩提有能證者、證時、證處及由此證、若所證法皆亦不見。」

佛告善現：「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不應念言於佛菩提此是能證、此是所證。」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難見難覺，畢竟離故，非少善根諸有情類能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聽聞、受持、讀誦。」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假使於此瞻部洲中一切有情悉皆成就十善業道，如是福聚於能書寫、聽聞、受持、讀誦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所獲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

時，有苾芻告天帝釋：「有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聽聞、受持、讀誦所獲功德勝於仁者？」

天帝釋言：「彼有情類初發心時尚勝於我，況於般若波羅蜜多書寫、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苾芻當知！彼有情類即是菩薩。如是菩薩所獲福聚普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如是菩薩所獲福聚亦勝預流、一來、不還、應果、獨覺，亦勝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波羅蜜多及餘功德。苾芻當知！若諸菩薩如說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普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應供養。所以

者何？是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說行究竟隨轉。是諸菩薩能紹一切智智種性令不斷絕，常不遠離諸佛世尊，常不遠離妙菩提座，常能濟拔溺生死泥諸有情類。是諸菩薩如是學時，常學菩薩所應學法，不學二乘所應學法。諸天神等常隨擁護，四大天王來至其所供養恭敬，咸作是言：『善哉！大士！當勤精進學菩薩眾所應學法，疾當安坐妙菩提座，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如昔天王所奉四鉢，我亦當奉。』苾芻當知！是諸菩薩，我等天帝尚往其所供養恭敬，況餘天神！苾芻當知！是諸菩薩如是學時，一切如來及諸菩薩、諸天龍等常隨守護，由此因緣，世間危厄、身心憂苦皆不侵害，所有疾病亦復不起。苾芻當知！**是諸菩薩獲如是等現法勝利，後世功德無量無邊。」**

時，阿難陀竊作是念：「天主帝釋為自辯才讚說如是菩薩功德，為是如來威神加被？」

時，天帝釋承佛威神，知阿難陀心之所念，白言：「大德！非我辯才，皆是如來威神加被。」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如是如是！今天帝釋承佛威神能如是說。慶喜當知！若時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思惟修學，三千世界一切惡魔皆生疑怖，咸作是念：『此諸菩薩為於中間便證實際，墮二乘地？為趣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空我境界？』」

第五分修學品第二十一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晝夜精勤常不捨離。時魔眷屬如箭入心，怖戰憂惶不任自處。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晝夜精勤將

至究竟。時魔眷屬來至其所，化作種種可怖畏事，欲令菩薩身心驚惶，於大菩提暫退便足。

「復次，慶喜！非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皆為惡魔之所擾亂。若諸菩薩先世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信解心毀訾 zǐ 誹謗，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疑惑猶豫為有為無，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遠離善友，惡友攝持，不聞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處，由不聞故不知不見，云何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攝受邪法，爾時惡魔便作是念：『今此菩薩與我為伴，令無量人棄捨正法滿我所願。』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告餘菩薩：『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難信難解，何用書寫、受持、讀誦？我尚不能得其源底，況餘薄福淺智者哉！』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輕餘菩薩，謂作是言：『我能安住真遠離行，汝等皆無。』爾時惡魔歡喜慶快，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自恃名姓及所修行杜多功德，輕蔑諸餘修勝善法諸菩薩眾，常自稱讚，毀訾他人，無不退轉諸行、狀、相而謂自有，起煩惱業。爾時惡魔便大歡喜，作如是念：『今此菩薩令我境土宮殿不空，增益地獄、傍生、鬼界。』是時惡魔助其神力，令轉增益威力辯才，由此多人信受其語，因斯勸發同彼惡見，同惡見已隨彼邪學，隨邪學已煩惱熾盛。心顛倒故，所起三業皆能感得不可愛果，由此因緣增長惡趣，

令魔宮殿轉更充滿，由此惡魔歡喜踊躍，諸有所作隨意自在，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時菩薩與求聲聞、獨覺乘者更相毀蔑、鬪 dòu 諍、誹謗，爾時惡魔便作是念：『今此菩薩雖遠菩提而不極遠，雖近惡趣而不甚近。』若時菩薩與菩薩乘善男子等更相毀蔑、鬪諍、誹謗，爾時惡魔便作是念：『此二菩薩極遠菩提甚近惡趣。』作是念已歡喜踊躍，增其威勢，令二朋黨鬪諍不息，使餘無量無邊有情皆於大乘深心厭離，是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便為惡魔之所擾亂。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未得菩提不退轉記，於得菩提不退轉記諸菩薩所起損害心，鬪諍、輕蔑、罵辱、誹謗，是諸菩薩隨起爾所念不饒益心，還退爾所劫曾修勝行，經爾所時遠離善友，還受爾所生死繫縛。若不棄捨大菩提心，還爾所劫被弘誓鎧，勤修勝行時無間斷，然後乃補爾所功德。」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是諸菩薩所起惡心生死罪苦，為要流轉經爾所時？為於中間亦得出離？是諸菩薩所退勝行，為要精勤經爾所劫時無間斷然後乃補？為於中間有復本義？」

佛告慶喜：「我為菩薩、獨覺、聲聞說有出罪還補善法。慶喜當知！若諸菩薩造此罪後，心無慚愧，懷惡不捨，**不能如法發露悔過**。我說彼類，於其中間無出罪苦還補善義。若諸菩薩造此罪後深生慚愧，心不繫惡，**尋能如法發露悔過**，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難得人身，何容復起如是過惡，失大善利？我應饒益一切有情，何乃於中反作衰損？我應恭敬一切有情如僕事主，何乃於中反生憍慢、毀辱、凌蔑？我應忍受一切有情捶打訶罵，何容於彼反以暴惡身語加報？我應和解一切有情令相敬愛，何容復起勃惡語言與彼乖諍？我應堪耐一切有情長時履踐，猶如道路亦如橋梁，何容於彼反加凌辱？我求無上正等菩

提，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樂涅槃，何容反欲加之以苦？我應從今盡未來際，如愚、如啞、如聾、如盲，於諸有情無所分別。假使斬截頭足手臂、挑目、割耳、劓 yì 鼻、截舌、鋸解一切身分支體，於彼有情終不起惡。若我起惡，即便退壞所發無上正等覺心，障礙所求一切智智，不能利益安樂有情。』慶喜當知！是諸菩薩，我說中間有出罪苦還補善義，非要經於爾所劫數，惡魔於彼不能擾亂，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慶喜！諸菩薩眾與求聲聞、獨覺乘者不應交涉，設與交涉不應共住，設與共住不應與彼論義決擇，勿因此故起忿恚心，或復令生麤 cū 惡言說，便礙無上正等菩提，亦壞無邊菩薩行法。

「若諸菩薩與菩薩乘善男子等共住相視，尊重敬事應如大師，復作是念：『彼是我等真淨善友，同載一船、同一所趣、同行一道、同一事業，學時、學處及所學法、若由此學皆無有異。』復作是念：『若彼菩薩住雜作意，我當於中不同彼學；若彼菩薩離雜作意，我當於中常同彼學。』若諸菩薩如是學時，疾證所求一切智智。」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若諸菩薩為盡故學，為不生故學，為離故學，為滅故學，是學一切智智不？」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如是學時，非學一切智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緣菩薩如是學時，非學一切智智？」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佛證真如極圓滿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如是真如可說為盡乃至滅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何以故？真如無相，不可說盡乃至滅故。」

佛告善現：「是故菩薩如是學時，非學一切智智。若諸菩薩不為盡故學，乃至不為滅故學，如是學時，是學一切智智，

亦學般若波羅蜜多，亦學佛地、力、無畏等無邊佛法。善現當知！若諸菩薩如是學時，至一切學究竟彼岸，天魔外道皆不能伏，息除諸惡眾善圓滿。少分有情能如是學，是故菩薩欲墮極少有情數者，當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

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一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起根栽俱行之心，不起慳悋 lìn、犯戒、瞋忿、懈怠、散動、惡慧、猶豫俱行之心。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攝一切波羅蜜多。譬如身見能具攝受六十二見，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攝受一切波羅蜜多。譬如命根遍能攝受所餘諸根，命根滅時諸根隨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攝受一切波羅蜜多，若失般若波羅蜜多則失一切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持一切殊勝善法，能滅一切惡不善法。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攝一切波羅蜜多，應學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能學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情最尊最勝。

「復次，善現！於意云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諸有情類寧為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瞻部洲中諸有情類其數尚多，況三千界！」

佛告善現：「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成菩薩，一一皆以上妙樂具，盡壽供養一切有情。於意云何？是諸菩薩由此因緣得福多不？」

善現對曰：「甚多！世尊！」

佛告善現：「若有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如彈指頃，其福勝彼無量無邊。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具大義用，能攝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欲為一切有情上首，欲普饒益一切有情，欲為一切有情依怙，欲證一切圓滿佛法，欲行諸佛所行境界，欲遊戲佛所遊戲處，欲作諸佛大師子吼，欲以一音為三千界一切有情宣說正法普令一切獲大饒益，當學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我曾不見有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而不能得世、出世間功德勝利。」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菩薩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豈亦能得聲聞、獨覺功德善根？」

佛告善現：「聲聞、獨覺功德善根，此菩薩眾亦皆能得，但於其中心不樂住。以勝智見無倒觀察，超過聲聞及獨覺地，為彼開示令皆證得。」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如是學時，則為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真淨福田，超諸世間聲聞、獨覺福田之上，疾能證得一切智智，常不捨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菩薩若能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己於一切智智得不退轉，遠離聲聞、獨覺等地，親近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若諸菩薩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羅蜜多，我由般若波羅蜜多當能引發一切智智。』是諸菩薩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亦於般若波羅蜜多不知不見；若諸菩薩不作是念：『此是般若波羅蜜多，我由般若波羅蜜多當能引發一切智智。』是諸菩薩是行般若波羅蜜多，亦於般若波羅蜜多能知能見。」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不聞、不覺、不知般若波羅蜜多，於不見、聞、覺、知諸法亦不分別，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作是念言：「若諸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尚

勝一切有情之類，況得無上正等菩提！若諸有情聞說一切智智名字深生信解，尚為獲得人中善利及得世間最勝壽命，況發無上正等覺心，或能聽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有情世間敬愛，當能調御一切有情。」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音花，捧散如來及諸菩薩。既散華已，作是願言：「若諸菩薩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以我所生善根功德，願彼佛法速得圓滿，願彼所求一切智法及無漏法速得圓滿。」作是願已，便白佛言：「若菩薩乘善男子等，已發無上正等覺心，我終不生一念異意令其退轉大菩提心；我終不生一念異意令諸菩薩厭大菩提，退住聲聞、獨覺等地；我終不起一念異心令諸菩薩退失大悲相應作意。若諸菩薩已發大心，我願彼心倍復增進，願彼菩薩見生死中種種苦已，為欲利樂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發起種種堅固大願：『我既自度，亦當精勤度未度者；我既自脫，亦當精勤脫未脫者；我既自安，亦當精勤安未安者；我既自證究竟涅槃，亦當精勤令未證者皆同證得究竟涅槃。』」

「世尊！若有情類於初發心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所福？於久發心修諸勝行菩薩功德、於不退轉地菩薩功德、於一生所繫菩薩功德深心隨喜，得幾所福？」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妙高山王可知兩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可知兩數，此有情類隨喜俱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若諸有情於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得佛功德善根不生隨喜，或復於彼隨喜功德不聞不知，當知皆是魔所執持、魔所魅著、魔之朋黨，魔天界殑 mō 來生此間。所以者何？若諸菩薩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得不退轉至究竟位，有能於彼起隨喜心，定能破壞眾魔眷屬，疾能證得一切智智。若諸有情深心敬愛佛法僧寶，隨所生處常欲見佛、聞法、遇僧，

於諸菩薩功德善根應深隨喜迴向菩提，不生執著。若能如是，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利樂有情，破魔軍眾。」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若諸有情於諸菩薩功德善根深心隨喜，迴向菩提，速能圓滿諸菩薩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諸有情於諸菩薩功德善根深心隨喜，迴向菩提，是諸有情具大勢力，常能奉事諸佛世尊，於深經典善知義趣。隨所生處，一切世間恭敬供養，不見惡色、不聞惡聲、不嗅惡香、不嘗惡味、不覺惡觸、不思惡法、不墮惡趣，生人天中恒受勝樂。何以故？憍尸迦！是諸有情能於無量菩薩功德深心隨喜，迴向菩提，善根增進，疾能證得一切智智，饒益無量無數有情，令住無餘般涅槃界。以是故，憍尸迦！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於諸菩薩功德善根皆應隨喜，迴向菩提，利樂無邊諸有情類。」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心既如幻，云何菩薩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為見有如幻心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汝見幻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汝不見幻、不見如幻心，若處無幻、無如幻心，汝見有是心能得菩提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現：「於意云何？若處離幻、離如幻心，汝見有是法能得菩提不？」

善現對曰：「不也！世尊！我都不見即、離心法，說何等法若有若無？以一切法畢竟離故，不可施設是有是無；若法不可施設有無，則不可說能得菩提，非無所有法能得菩提故。由

此般若波羅蜜多亦畢竟離，不應修遣，亦復不應有所引發，無上菩提亦畢竟離。云何可說諸菩薩眾依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證菩提？是故般若波羅蜜多應不可說能證無上正等菩提，離法不得離法故！」

佛告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菩提俱畢竟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畢竟離故，得畢竟離無上菩提；若深般若波羅蜜多非畢竟離，應非般若波羅蜜多。是故，善現！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大菩提，雖非離法能得離法，而得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故菩薩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應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五分根栽品第二十二之二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此諸菩薩行甚深義。」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此諸菩薩行甚深義。善現當知！此諸菩薩能為難事，謂所行義雖復甚深，而於聲聞、獨覺地法能不作證。」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此諸菩薩所作不難，不應說彼能為難事。所以者何？此諸菩薩所證深義既不可得，能證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得，證法、證者、證處、證時亦不可得。若諸菩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此諸菩薩如是行時不見眾相，亦復不見我行般若波羅蜜多，而近無上正等菩提，遠離聲聞、獨覺等地，此諸菩薩於如是事亦不分別。

「譬如虛空不作是念：『我去彼事若遠若近。』所以者何？虛空無動、無分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不作是念：『聲聞、獨覺去我為遠，無上菩提去我為近。』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

「譬如幻士不作是念：『幻質幻師去我為近，傍觀眾等去我為遠。』所以者何？所幻化者無分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不作是念：『聲聞、獨覺去我為遠，無上菩提去我為近。』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分別故。影、像等喻應知亦然。

「譬如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無愛無憎。所以者何？如來永斷一切分別愛憎等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於

一切法無愛無憎。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分別皆永斷故。

「譬如如來所變化者，雖有所作而無分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能成辦所作事業而無分別。

「譬如巧匠造男女等種種機關 guān，此諸機關雖有動作而無分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作種種所應作事而無分別。」

時，舍利子謂善現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行堅固法、為行不堅固法？」

善現報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不堅固法，不行堅固法。」

時，有無量欲界天子作是念言：「若諸菩薩能發無上正等覺心，雖行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而於實際能不作證，不墮聲聞及獨覺地。由此因緣，甚為希有，能為難事，一切世間皆應敬禮。」

具壽善現知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之言：「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證實際，不墮聲聞及獨覺地，非甚希有，未為難事。若諸菩薩知一切法及諸有情畢竟非有、皆不可得而發無上正等覺心，被精進甲誓度無量、無邊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乃甚希有，能為難事。天子當知！若諸菩薩雖知諸法及諸有情皆不可得而發無上正等覺心，被精進甲為欲調伏諸有情類，如有為欲調伏虛空，被堅固鎧與虛空戰。何以故？諸天子！虛空離故有情亦離，有情離故鎧甲亦離，有情離故饒益事亦離，有情離故五蘊亦離，有情離故一切法亦離。若諸菩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告善現曰：「何因緣故，是諸菩薩聞如是語，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

具壽善現白言：「世尊！以一切法皆遠離故、無所有故。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於一切法，若能沈等、若所沈等、若沈等處、若沈等時、若沈等者、由此沈等皆無所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若諸菩薩聞如是事，心不沈沒亦不憂悔、不驚不怖，是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如是行時，諸天帝釋、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禮。」

佛告善現：「若諸菩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非但恒為諸天帝釋、大梵天王、世界主等皆共敬禮。是諸菩薩亦為過此極光淨天、若遍淨天、若廣果天、若淨居天及餘天、龍、阿素洛等皆共敬禮，亦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諸佛菩薩皆共護念。善現當知！是諸菩薩常為諸佛、諸菩薩眾及諸天、龍、阿素洛等憶念守護，功德善根念念增長，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是諸菩薩已住菩薩不退轉位。假使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一切有情皆變為魔，是諸魔眾各復化作爾所惡魔，此諸惡魔皆有無量無數神力，是諸惡魔盡其神力不能留難此諸菩薩，令其不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於菩提或有退轉。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成就二法，一切惡魔不能留難，何等為二？一者觀察一切法空。二者不捨一切有情。復次，善現！若諸菩薩成就二法，一切惡魔不能障礙，何等為二？一者如說皆悉能行。二者常為諸佛護念。善現當知！若諸菩薩成就如是二種勝法，諸天神等常來禮敬，親近供養，請問勸發，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能如實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疾能安住諸佛智地，一切有情無依怙者能作依怙，無救護者能作救護，無舍宅者能作舍宅，無投趣者能作投趣，無洲渚者能作洲渚，無歸依者為作歸依，與闇冥者能作光明，與聾盲者能作耳目。何以故？善男子！若能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一切惡魔不能留難。』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能善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諸佛世尊處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如我今者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寶幢菩薩，及餘現住不動佛所淨修梵行住深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等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於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一切菩薩名字、種姓、色相、功德不？」

佛言：「不也！若諸菩薩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蒙諸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頗有菩薩未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而蒙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不？」

佛言：「亦有！謂諸菩薩雖於無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修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亦蒙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如有菩薩隨不動佛為菩薩時所修而學、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復有菩薩隨寶幢菩薩等所修而學、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雖於無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復次，善現！有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生性中雖深信解，而未證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畢竟空性雖深信解，而於菩薩不退轉地未得自在；雖住諸法皆寂靜性，而未得入不退轉地。**是諸菩薩**亦蒙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

「善現當知！若諸菩薩蒙諸如來、應、正等覺在大眾中自

然歡喜稱揚讚歎名字、種姓、色相、功德，是諸菩薩超二乘地近大菩提，或已得受不退轉記，或近當受不退轉記。」

第五分付囑品第二十三

「復次，善現！若諸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深生信解，無惑、無疑、不迷、不悶，但作是念：『如佛所說理趣，必然定非顛倒。』是諸菩薩決定當於不動佛所及諸菩薩摩訶薩所，廣聞般若波羅蜜多，於深義趣能生信解，既信解已勤修梵行，當得住於不退轉地，住是地已疾證菩提。善現當知！若諸菩薩但聞般若波羅蜜多，尚獲無邊功德勝利，況深信解如說修行。是諸菩薩近一切智，安住真如，疾證菩提，宣說法要。」

爾時，善現便白佛言：「法離真如無別可得，為說何法近一切智，安住真如？誰證菩提？誰說法要？」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法離真如都不可得，說何等法近一切智，能住真如，疾證菩提，宣說法要？真如自性尚不可得，況有餘法能有所作！隨世俗故作如是說。」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甚深，極難信解。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知諸法皆不可得而求無上正等菩提，欲為有情宣說法要**甚為難事**。諸菩薩眾聞說此語，心不沈沒、無惑無疑、不迷不悶，如是等事**甚為希有**。」

爾時，善現謂帝釋言：「如汝所說『諸菩薩眾聞如是語，心不沈沒、無惑、無疑、不迷、不悶，如是等事甚希有。』者，憍尸迦！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法皆空都無所有，誰沈、誰沒、誰惑、誰疑、誰迷、誰悶？是故此事**未為希有**。然為有情愚癡顛倒，不能通達諸法皆空，故求菩提，欲為宣說方便善巧，**非極為難**。」

天帝釋言：「尊者善現諸有所說無不依空，是故所言常無滯礙，如有以箭仰射虛空，若近若遠俱無滯礙。」

時，天帝釋便白佛言：「我與尊者善現所說，為順如來實語法語、於法隨法為正說耶？」

爾時，世尊告天帝釋：「汝與善現諸有所言，皆順如來實語法語、於法隨法皆為正說。何以故？憍尸迦！具壽善現所有辯才無不依空而施設故。所以者何？具壽善現觀一切法皆畢竟空，尚不得般若波羅蜜多，況得能行般若波羅蜜多者；尚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況得能證無上正等菩提者；尚不得一切智智，況得能證一切智智者；尚不得真如，況得能證真如成如來者；尚不得無生性，況得能證無生性者；尚不得菩薩，況得能證佛菩提者；尚不得十力、四無所畏，況得能成十力、四無所畏者；尚不得法，況得能說法者。」

「憍尸迦！具壽善現於一切法住遠離住、無所得住，比諸菩薩所住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憍尸迦！是諸菩薩所住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除如來住，於餘菩薩及諸聲聞、獨覺等住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以是故，憍尸迦！若諸菩薩欲於一切有情眾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者，當住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眾中無量無數三十三天聞法歡喜，各取天上微妙音花，奉散世尊及諸菩薩。六百苾芻俱從座起，右膝著地向佛合掌。佛神力故，各於掌中微妙音花自然盈滿。是苾芻眾踊躍歡喜，各以此花奉散佛上，既散花已同發願言：「我等用斯勝善根力，願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微妙行住，速趣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如佛常法，從其面門放種種光，青

黃赤白紅紫碧綠金銀頗胝，傍照無邊諸佛國土，上至梵世下徹風輪，漸復還來繞佛右轉，經三匝已從頂上入。

時，阿難陀即從座起，禮佛合掌白言：「世尊！何因何緣現此微笑？」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此諸苾芻於當來世星喻劫中皆得作佛，同名散花，具足十號，聲聞僧數一切皆等，佛壽亦等二十千劫，隨所住處雨五色花，**由此因緣故我微笑。**

「**若諸菩薩**欲得安住最勝住者，當住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欲得安住如來住者，當住般若波羅蜜多。慶喜當知！若諸菩薩精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究竟者，是諸菩薩先世或從人中沒已還生此處，或從覩史多天沒來生人間。所以者何？如是二處易行般若波羅蜜多，非餘處故。慶喜當知！如來現見，若諸菩薩精進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身、命、財無所顧者，定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聽聞、受持、讀誦、書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住菩薩乘善男子等，是諸菩薩曾於過去無量佛所種諸善根，非唯聲聞、獨覺等所。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不驚不怖，受持、讀誦、繫念、思惟，若法、若義、若文、若意皆善通達隨順修行，是諸菩薩則為現見我等如來、應、正等覺。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有義趣深生信解，不生毀謗，不可沮壞，是諸菩薩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多種善根，亦為無量善友所攝。

「復次，慶喜！**若諸有情**能於如來、應、正等覺勝福田所種諸善根，雖定當得或聲聞果、或獨覺果、或如來果，而證無上正等菩提，要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善達無礙，精進修行諸菩薩行令極圓滿。

「是故，慶喜！我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付囑於汝，應正受持、讀誦、通利，莫令忘失。慶喜當知！除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受持諸餘我所說法設有忘失，其罪尚輕。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慶喜當知！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獲福無量。若於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獲重罪同前福量。是故，慶喜！我以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慇懃付汝，當正受持、讀誦、通利、如理思惟、廣為他說，分別開示，令受持者究竟解了文義意趣。所以者何？若諸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如理思惟、廣為他說，分別開示令其易了，是諸菩薩則為受持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甚深法藏，廣為有情宣說開示。

「慶喜當知！若有情類起殷淨心，現於我所欲持種種上妙供具供養恭敬無懈倦者，當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精勤修學、如理思惟，廣為有情分別解說，或復書寫種種莊嚴，供養恭敬勿得暫捨。慶喜當知！若諸菩薩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現前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我及十方三世諸佛。慶喜當知！若諸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多，起殷淨心恭敬愛樂，即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起殷淨心恭敬愛樂。慶喜！汝若愛樂於我、不捨於我，亦當愛樂、不捨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下至一句勿令忘失。

「慶喜！我說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付囑因緣，設經一劫乃至殑伽沙數大劫亦不能盡。舉要言之，如我既是汝等大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亦是汝等大師，如三世佛是諸天、人、阿素洛等無上大師，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亦是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無上大師。汝等天、人、阿素洛等敬重於我，亦當敬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故，慶喜！我以無量善巧方便付

汝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汝當受持無令忘失。我今持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諸天、人、阿素洛等無量大眾付囑於汝，應正受持勿令忘失。慶喜！**我今實言告汝**，諸有淨信善男子等，若欲不捨佛法僧寶、三世諸佛無上菩提，定不應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名為我等諸佛教誡教授諸弟子法。慶喜當知！若有愛樂聽聞般若波羅蜜多，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如理思惟、書寫、解說，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是故，慶喜！若諸菩薩欲得無上正等菩提，當勤精進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摩訶薩母，能令菩薩疾證菩提。慶喜當知！若諸菩薩法欲滅時，護持般若波羅蜜多，則為護持三世諸佛一切智智，亦為護持三世諸佛無上法藏。

「慶喜當知！若諸菩薩勤學六種波羅蜜多，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慶喜！我以六種波羅蜜多更付囑汝**，當正受持勿令忘失。所以者何？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是三世佛無盡法藏。慶喜當知！十方三世諸佛世尊所說法要皆是六種波羅蜜多無盡法藏之所流出。十方三世佛及弟子皆依如是無盡法藏精勤修學，已、正、當證無上菩提，已、正、當入無餘涅槃。

「復次，慶喜！假使汝為聲聞乘人說聲聞法，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羅漢果，猶未為我作弟子事，我於汝事未甚隨喜。汝若能為菩薩乘人宣說一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即名為我作弟子事，我於此事深生隨喜。

「復次，慶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俱時證得阿羅漢果，彼所成就施、戒、修性諸福業事。於意云何？寧為多不？」

慶喜對曰：「甚多！世尊！」

佛告慶喜：「**若有聲聞能為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經一晝夜展轉乃至經彈指頃**，是聲聞人所獲福聚甚多於前。

何以故？此聲聞人所獲福聚，超過一切聲聞、獨覺諸善根故。

「復次，慶喜！若有菩薩為聲聞人說聲聞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證得阿羅漢果。於意云何？如是菩薩所獲福聚寧為多不？」

慶喜對曰：「甚多！世尊！」

佛告慶喜：「若有菩薩為諸有情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經一晝夜展轉乃至經彈指頃，如是菩薩所獲福聚甚多於前。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法施，超過一切聲聞、獨覺相應法施及彼二乘諸善根故。慶喜當知！若諸菩薩成就憶念如是善根，復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者無有是處。」

第五分見不動佛品第二十四

爾時，如來四眾圍繞，讚說般若波羅蜜多，付阿難陀令受持已，復於一切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天、龍、藥叉、健達縛等大眾會中現神通力，令眾皆見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聲聞、菩薩大眾圍繞，為如大海不可動會宣說正法，及見彼土嚴淨之相。其聲聞僧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得真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調慧馬亦如大龍，已作所作已辦所辦，棄諸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至心自在第一究竟。其菩薩僧一切皆是眾望所識，得陀羅尼及無礙辯，成就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量微妙功德。

佛攝神力，令此四眾、天、龍、藥叉、健達縛等不復見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聲聞、菩薩及餘大眾并彼佛土嚴淨之相。彼佛眾會及嚴淨土皆非此土眼根所照。所以者何？佛攝神力，於彼遠境無見緣故。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國土眾會，汝更見不？」

阿難陀言：「我不復見，彼事非此眼所行境故。」

時，佛復告阿難陀言：「如彼如來眾會國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當知諸法亦復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慶喜當知！法不行法，法不見法，法不知法，法不證法。慶喜當知！一切法性無能行者、無能見者、無能知者、無能證者、無動、無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無作用，能取、所取俱如虛空，性遠離故；以一切法不可思議，能、所思議皆如幻士，性遠離故；以一切法無作、受者，如光影等，不堅實故。慶喜當知！若諸菩薩能如是行，名行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相無所執著；若諸菩薩能如是學，名學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所取捨。

「慶喜當知！若諸菩薩欲得一切波羅蜜多，速疾圓滿至一切法究竟彼岸，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學者於諸學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利益安樂一切世間。慶喜當知！若諸菩薩能如是學，無依怙者為作依怙，諸佛世尊開許稱讚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慶喜當知！諸佛菩薩學此學已安住此中，能以右手若右足指舉取三千大千世界，擲置他方或還本處，其中有情不知、不覺、無損、無怖。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威力不可思議。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及諸菩薩學此般若波羅蜜多，於去、來、今及無為法悉皆獲得無礙智見。是故，慶喜！我說能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學中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

「慶喜當知！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量、邊際者，如愚癡者欲取虛空量及邊際。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無量、無邊際故。慶喜當知！我終不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名、身等有量、邊際。所以者何？名句、文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功德勝利非有量法，非名、身等能量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亦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利是彼所量。」

具壽慶喜便白佛言：「何因緣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為無量？」

佛告慶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性無盡故、性遠離故說為無量。慶喜當知！三世諸佛皆學般若波羅蜜多，究竟圓滿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宣說開示，而此般若波羅蜜多常無減盡。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太虛空不可盡故，諸有欲盡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為欲盡虛空邊際。是故，慶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說為無盡，由無盡故說為無量。」

爾時，善現作是念言：「此處甚深，我當問佛。」作是念已，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來何故說為無盡？」

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猶如虛空不可盡故。」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云何菩薩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善現：「諸菩薩眾應觀諸色、受、想、行、識皆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應觀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善現！諸菩薩眾應作如是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善現當知！諸菩薩眾如是觀察十二緣起，遠離二邊。如是觀察十二緣起無中無邊，是諸菩薩不共妙觀，謂要安坐妙菩提座，方能如是如實觀察十二緣起理趣甚深如太虛空不可盡故，便能證得一切智智。善現當知！若諸菩薩以如虛空無盡行相，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十二緣起，不墮聲聞及獨覺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善現當知！諸菩薩眾若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者，皆由不依如是作意方便善巧，不如實知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應以無盡行相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十二緣起。

「善現當知！諸菩薩眾若於無上正等菩提有退轉者，皆由

遠離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善現當知！諸菩薩眾若於無上正等菩提不退轉者，一切皆依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是諸菩薩由依如是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如虛空無盡行相，如實觀察十二緣起；如是觀察緣起法時，不見有法無因而生，不見有法性相常住，不見有法有作受者。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如虛空無盡行相，如實觀察十二緣起，引發般若波羅蜜多，能疾證得一切智智。

「善現當知！若時菩薩如實觀察十二緣起，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是時菩薩都不見色、受、想、行、識，不見此佛世界，不見彼佛世界，不見有法能見此彼諸佛世界。若諸菩薩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時惡魔極生憂惱如中毒箭，譬如有人父母卒 cù 喪身心苦痛，惡魔亦爾。」

具壽善現便白佛言：「為一惡魔見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極生憂惱，如中毒箭？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惡魔皆亦如是？」

佛告善現：「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惡魔見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極生憂惱，如中毒箭，各於本座不能自安。所以者何？若諸菩薩住深般若波羅蜜多，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伺求其短皆不能得，亦復不能擾亂退壞。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當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能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修滿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諸菩薩能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便能具足修滿一切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諸魔事起皆能如實覺知、遠離。是故，善現！若諸菩薩欲正攝受方便善巧，應正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時菩薩修行、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時無量無邊世界諸佛世尊皆共護念。是諸菩薩應作是念：『彼諸如來、應、正等覺亦從般若波羅蜜多生一切智。』作是念已，

復應思惟：『如諸如來、應、正等覺所應證法，我亦當證。』

「如是，善現！若諸菩薩修行、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經彈指頃所生福聚，勝有所得諸菩薩眾經如殍伽沙數大劫修行布施所獲功德，何況能於一日、半日！是諸菩薩不久當住不退轉地，常為如來、應、正等覺共所護念。諸菩薩眾若為諸佛所護念者，定證無上正等菩提，不墮聲聞、獨覺等地，於諸惡趣決定不生，常生天、人不離諸佛。若諸菩薩修行、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憶念思惟諸佛功德經彈指頃，尚獲無邊功德勝利，況經一日若過一日勇猛精進修行、引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憶念思惟諸佛功德！如香象等諸菩薩眾不動佛所常修梵行，不離般若波羅蜜多。」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無量菩薩摩訶薩眾，慈氏菩薩而為上首，具壽善現、舍利子等諸大聲聞，并諸天、龍、健達縛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五

大般若經第六會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源夫控歸塗以彌綸、踐要極而端務，莫若警十度於一施、披六蔽於三檀。矧般若之大猷，固總領而高視，誠庶心之肩牖，積行之樞軸，故能範圍真際、充塞塵區。泛之則無緣、綏之則無動，大悲抗其首、大捨維其末，恬五痛之苦修、倏三祇之遙序。願無近遠，遇物成資；善靡鴻纖，觸塗必衍。馮無象而永日，輟有輪於長夜，窮幽盡妙，其般若之致乎。粵有天王，是為最勝，捐樂宮而下拜，泛嘉名而上表，念茲在茲，爰究爰度。然以位懸道隔，非目擊之能存；所以軌眾諧辰，寄言提而取悟。即舊 jiù 《勝天王般若》，今譯成八卷、一十七品。其發明弘旨、敞拔幽關 guān，固已法寶駢 pián 映、義林交積。自性三種，鬱 yù 無性以阡眠；果德萬區，殷不德而輝煥。凡鼓篋之士，猶希取質；況乘杯之客，如何勿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六分，是第 566 卷到第 573 卷，共 8 卷，17 品。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六分的其它译本只有 1 个：

陈月婆首那翻译的共 7 卷，共 16 品的《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緣起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頂，與大苾芻眾四萬二千人俱，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得真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調慧馬亦如大龍，已作所作已辦所辦，棄諸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到心自在第一究竟，除阿難陀獨居學地得預流果，所謂具壽解憍陳那、大迦葉波、笈防鉢底、褐麗 lì 筏多、大採菽 shū 氏、大迦多衍那、畢蘭 lì 陀筏蹉、舍利子、滿慈子、薄俱羅、鄔波離、羅怛羅、無滅、善現而為上首。

復有七萬二千菩薩摩訶薩，皆已通達甚深法性，調順易化妙行平等，得無礙辯陀羅尼門，一切有情真淨善友，能轉不退微妙法輪，哀愍世間護持法藏，已曾供養無量如來，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通達諸佛甚深境界，一生所繫法王真子，常能紹佛轉正法輪，雖處世間而無所染，具如是等無量功德，從此佛國或從他方，為聽法故來詣佛所，所謂寶相菩薩、寶手菩薩、寶印菩薩、寶髻菩薩、寶冠菩薩、寶峯菩薩、寶海菩薩、寶焰菩薩、寶幢菩薩、寶藏菩薩、金藏菩薩、淨藏菩薩、德藏菩薩、定藏菩薩、智藏菩薩、日藏菩薩、月藏菩薩、如來藏菩薩、蓮華藏菩薩、金剛藏菩薩、解脫月菩薩、普賢菩薩、普音菩薩、普戒菩薩、普行菩薩、普眼菩薩、廣眼菩薩、蓮華眼菩薩、智慧菩薩、上慧菩薩、勝慧菩薩、蓮華慧菩薩、金剛慧菩薩、日光菩薩、月光菩薩、智光菩薩、智德菩薩、賢德菩薩、華德菩

薩、日觀菩薩、月觀菩薩、無染菩薩、妙音菩薩、大音王菩薩、師子吼菩薩、師子遊戲菩薩，賢首菩薩等十六賢菩薩，慈氏菩薩等賢劫諸菩薩，觀自在菩薩、妙吉祥菩薩而為上首。

復有無量四大王眾天，四大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三十三天，帝釋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夜摩天，蘇夜摩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覩史多天，珊覩史多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樂變化天，善化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他化自在天，自在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梵眾等天，大梵天王而為上首。復有無量淨居天，大自在天而為上首。如是天王將諸眷屬，為聽法故來詣佛所。復有無量阿素洛王，所謂具力阿素洛王、堅蘊阿素洛王、雜威阿素洛王、暴執阿素洛王而為上首，各領無量百千眷屬，為聽法故來詣佛所。復有無量大力龍王，所謂無熱龍王、猛意龍王、海住龍王、工巧龍王而為上首，各領無量百千眷屬，為聽法故來詣佛所。復有無量藥叉大神、人非人等并諸眷屬，為聽法故來詣佛所。時，鷲峯山縱廣四十踰繕那量大眾充滿，地及虛空靡有間隙。

爾時，世尊處師子座，無量大眾前後圍遶，供養尊重、恭敬讚歎，一心合掌瞻仰尊顏。於是如來現神通力，從面門出種種色光，普照十方無邊世界，現希有事還至佛所，右邊三匝歸於面門。

是時，東方去此佛土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莊嚴，佛號普光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時現在彼安隱住持，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一乘相應正法。彼佛世界尚不聞有二乘之名，況有精勤修其法者；彼諸菩薩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彼諸有情不假段食，但資解脫、靜慮、等至；彼界不待日月等光，唯佛身光晝夜常照，其土無有毒刺、礫 lì 石、谿 xī

谷、山陵，地平如掌。彼有菩薩名曰離障，既見此光心懷猶豫，與諸菩薩摩訶薩眾前詣佛所，頂禮雙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何因何緣而有此瑞？」

時，普光佛告離障言：「西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堪忍，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十號具足，現為菩薩摩訶薩眾，說大般若波羅蜜多，由彼因緣故現斯瑞。」

離障菩薩聞已白言：「我今請往堪忍世界，觀禮供養釋迦如來，聽受正法，唯願聽許！」

時，普光佛告離障言：「今正是時，汝宜速往。」

離障蒙許歡喜踊躍，即與無量菩薩眾俱來至鷲峯，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退坐一面。

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清淨花，佛號日光，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日藏。

西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寶花，佛號功德光明，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功德藏。

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清淨，佛號自在王，彼有菩薩名曰廣聞。

東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火焰，佛號甘露王，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不退轉。

西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清淨功德，佛號智炬，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大慧。

西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悅意，佛號妙音王，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功德聚。

東北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慧莊嚴，佛號智上，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常喜。

上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動，佛號金剛相，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寶幢。

下方去此過十殑伽沙數世界，有佛世界名月光明，佛號金剛寶莊嚴王，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曰寶信。

如是一切皆如東方。

第六分通達品第二

時，有天王名曰最勝，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有少疑今欲問佛，若蒙開許乃敢陳請。」

於是佛告最勝天言：「天王！如來、應、正等覺隨所疑問當為決之。」

時，最勝天既蒙佛許踊躍歡喜，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一法能通達一切法？」

佛告最勝：「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深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汝所疑當為開釋。」

最勝天曰：「唯然！願聞！」

爾時，世尊告最勝曰：「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修學一法能通達一切法者，所謂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通達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方便善巧、妙願、力、智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布施波羅蜜多？

「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妙法施波羅蜜多。謂以淨心、無所希願為他說法，不求名利但為滅苦，不見我能為彼說法，不見彼聽，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無畏施波羅蜜多。謂觀有情猶如父母、兄弟、親戚，令一切眾咸親附我。何

以故？無始時來流轉六趣皆為親戚，若諸有情在怖畏難，尚以身命而救拔之，況應於彼而加惱害！不見我能施彼無畏，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資生施**波羅蜜多。謂隨有情所須資具種種布施，令其受行十善業道，不見我能施彼資具，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亡 wú 報施**波羅蜜多。謂行施時不望果報，菩薩法爾自應布施，不見我能行亡 wú 報施，不見施報，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大悲施**波羅蜜多。謂見有情貧窮老病無救濟者，起大悲心而發誓願：『我得無上正等覺時，為諸有情作歸依處，為有情故以少善根迴向菩提，亦不分別我能救濟、受救濟者，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恭敬施**波羅蜜多。謂隨有情所須之物，尋自敬奉不令疲倦，不見我能行恭敬施，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尊重施**波羅蜜多。謂於有情起師僧想或父母想尊重心施，若無財物惠以善言，不見我能行尊重施，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供養施**波羅蜜多。謂見制多、若僧住處，則應掃灑 sā，以諸花香及燈明等而為供養；若見尊像正法毀缺，即應精勤修治供養；若見僧眾，應以飲食、臥具、醫藥而供養之。不見我能行供養施，不見彼受，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無依施**波羅蜜多。謂行施時不作是念：『願以此施得生天人，作天人王富貴受樂。』乃至無上正等菩提亦不取求，無所得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布施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淨戒波羅蜜多？

「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作是思惟：『佛於淨教毘奈耶中，說別解脫相應戒經，菩薩應學，不見戒相及能受持，不著戒見亦不著我，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作是思惟：『諸佛無上正等菩提非唯受持淨戒便得，要應遍學菩薩戒行，戒性清涼寂靜不起，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作是思惟：『云何持戒能斷煩惱？煩惱三種謂貪瞋癡，此又各三即上、中、下。斷此煩惱應知對治：貪增上者，修不淨觀，具足觀身三十六物；瞋增上者，修慈悲觀；癡增上者，修緣起觀。不見能觀及所觀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作是思惟：『云何菩薩應正遠離不正思惟？謂諸菩薩不起是心：「我行寂靜行、離行、空行，諸餘沙門、婆羅門等皆處喧雜，不樂空行。」見無二別知自性離，即能遠離不正思惟。』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雖知諸法離而深畏眾罪，如佛所說應持淨戒，修諸福業乃至般若波羅蜜多，於少罪中應懷大懼，不與同止，以世尊說：譬如毒藥多少俱害。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

謂諸菩薩常生怖畏，信行相應，設空閑處獨守無侶，有沙門等齋 jī 持金銀及吠瑠璃、真珠等寶以寄菩薩，於中不起貪著取心，作是思惟：『世尊常說：寧當自割身肉噉 dàn 之，而於他財不與弗 fú 取。』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持戒堅固，若諸惡魔及魔眷屬，以妙色形逼試菩薩，菩薩於彼心不動搖，作是思惟：『世尊常說：色等諸法如夢、幻、化，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淨戒波羅蜜多。謂諸菩薩雖勤持戒而不希求人天王位，身離三過，語無四失，意免三愆 qiān，如是持戒，不見我持，不見戒相，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淨戒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安忍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安忍波羅蜜多。謂諸菩薩常學內忍，憂悲苦惱皆悉不隨；亦學外忍，若他打罵 mà、欺奪 duó、凌辱終不生瞋；亦學法忍，如世尊說甚深實性無法、無我、無生、寂靜，即是涅槃，聞如是說心不驚怖，作是思惟：『不學是法，云何能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益安樂諸有情類？』審諦思惟貪瞋癡毒，如是一一於何處起？何因緣生？何因緣滅？如實觀察都不見有能生、所生、能滅、所滅。如是忍心相續不斷，晝夜諸位嘗 cháng 無間隙，於所忍境無簡擇心，謂於國王、父母、師長我應修忍，餘可加惡。菩薩行忍不為報恩、名利、仁義、怖畏、慚恥 chǐ，菩薩法爾應行忍故；若他加害、撻 zhuā 打、罵辱、侵奪 duó、欺凌，心不傾動。菩薩若處王臣等位，有貧賤人毀

罵、恥辱，終不卒 cù 暴輒 zhé 示威刑，謂我居尊法應訶罰，但作是念：『我於往昔佛世尊所發弘誓願：一切有情我皆濟拔，令得無上正等菩提，今若起瞋便違本願。譬如良醫發如是誓：世間盲瞽 yì 我悉療之，若自失明豈愈他疾？』如是菩薩為除他闇 àn，自起瞋恚，安能救彼？不見我能忍及可忍，無二、無別、自性離故。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安忍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精進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精進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未滅令滅，未度令度，未脫令脫，未安令安，未覺令覺，菩薩如是行精進時，有諸惡魔為作留難，謂菩薩曰：『汝善男子！莫修此行空受勤苦。何以故？我於往昔曾修此行，未滅令滅，未度令度，未脫令脫，未安令安，未覺令覺，空受勤苦都無實利。我從昔來，多見菩薩修學此行並皆退轉，汝可迴心修二乘道，取二乘果而自滅度。』菩薩聞已即便覺知，告惡魔言：『汝復道去，我心堅固猶若金剛，非汝謬言所能退壞，汝固留難長夜自苦。』魔聞此言便沒不現。若餘菩薩未得般若波羅蜜多，修前五種波羅蜜多經百千劫，菩薩如是行精進時，尚能超過，況二乘地！如是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成就佛法眾惡皆離，雖行精進不速不遲 chí，而能發起殊勝大願：『使我感身與如來等，頂上肉髻、眉間白毫，佛轉法輪我亦如是。』譬如真金，眾寶瑩飾則為嚴淨。菩薩精進亦復如是，離諸垢穢，謂離懶惰、懈怠、疲極、不自知覺、不正思惟，由此便能獲勝清淨福德智慧而共莊嚴，身不疲勞、心無厭怠，一切障道惡不善法皆使滅除，所有助道向涅槃法悉令增長。少惡不起，何況其多！假使十方殑伽沙界滿中大火如無間獄，此世界外但一有情應可度者，菩薩為彼尚從中過，況多有

情！此諸菩薩不作是念：『無上菩提不易可得，菩薩修行如救頭然，要經百千那庾多劫，如斯重擔實難荷負。』但作是思：『過、現諸佛皆修此行證大菩提，我亦如是正應修習，寧百千劫處地獄中，使諸有情皆得度脫，終不棄捨速趣涅槃。』菩薩如是行精進時，心不自高，於他不下，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精進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靜慮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靜慮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於大乘中深種善根，生生世世多修妙行，親近善友，不生貧賤、邪見等家，常生婆羅門、刹帝利大姓，正信三寶增長善法，因宿善根作如是念：『有情長夜諸趣流轉，苦輪不息皆由貪愛。』菩薩念已起厭離心，知從虛妄分別而有：『世尊經中種種方便，說欲過患如稍 shuò、如種 chōng、如刀、如蛇、如泡、如沫，臭穢不淨轉變無常，云何智人貪著此法？』即剃鬚髮出家修道，未見為見，未得為得，未證為證，聞說受持若世俗諦、若勝義諦，如實修行，如法觀察，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遠離喧雜，不徇 xùn 名譽，亦復不求供養恭敬，身心精進常無懈怠，思惟此心多行何境？為善、為惡、為無記耶？若行惡境速便止息，若行無記亦應捨之，若行善境即勤精進，策令增長殊勝善根。為欲對治惡不善法，引三十七妙菩提分。惡不善者謂貪、瞋、癡。貪復有三，謂上、中、下。上品貪者，聞欲境名舉身踊躍，深心歡喜，不觀欲過，厭離不生，非理追求，無有慚愧。無慚愧者謂若獨行，諸所經遊恒思欲境，心心相續曾無暫捨，唯見妙好不知過患，父母師尊訶彼所欲，都無愧恥 chǐ 不覺起爭，如是名為無慚愧者，此類命終當墮惡趣；中品

貪者，離欲境時欲心不起；下品貪者，但共言笑欲情便歇。**瞋亦有三**：上品瞋者，憤恚若發心惛目亂，或造無間或謗正法，或復造餘諸重罪業過五無間多百千倍；中品瞋者，以瞋恚故，雖造諸惡尋即生悔；下品瞋者，心無嫌恨，但口訶毀即便追悔。**癡亦三品**，如理應知。雖作是觀，而知諸法皆如幻、夢、響、像、光影、陽焰、變化及尋香城，虛妄、不實、顛倒，故見滅外境界內心寂靜，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靜慮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般若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般若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正智觀色、受、想、行、識，不見色生，不見色集，不見色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何以故？自性皆空無有真實，但有虛假施設名字，而行般若波羅蜜多化諸有情，終不為說無業無果。雖知諸法皆如幻、夢、響、像、光影、陽焰、變化及尋香城，無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而常宣說有業有果。菩薩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惡魔眷屬不能得便。何以故？是諸菩薩親近善友，成助菩提離世間法，於諸如來甚深正法歡喜讚歎，諸天魔梵及餘沙門、婆羅門等，除佛正智無能及者，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般若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方便善巧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方便善巧，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若見世間勝妙花果，常持供養諸佛菩薩，日夜六時曾無暫廢，以斯勝善迴向菩提，見花果樹亦復如是。

「若聞如來契經中說甚深法義，歡喜信受，愛樂誦持，轉為他說，以斯妙善迴向菩提。

「若見如來制多形像，即持種種香華供養，願有情類離破戒香，得淨戒香猶如諸佛；

「掃灑 sǎ 塗地，願諸有情威儀齊 qí 整；

「花蓋覆罩，願諸有情皆離熱惱；

「入僧住處，願諸有情皆入圓寂；

「出僧住處，願諸有情皆出魔境；

「見開僧門，便作是願：『以出世智為諸有情啟未開門，皆令悟入。』

「若見關 guān 閉，願為有情關閉三有或四惡趣；

「若得安坐，願諸有情坐菩提座；

「若右脇 xié 臥，願諸有情皆證圓寂；

「從坐臥起，願諸有情離諸起惑；

「若時洗足，願諸有情遠離塵垢；

「若時禮佛，右邊制多，願諸有情皆當作佛，天人恭敬不以為喜。

「若有外道邪見難化，便作是念：『我為彼師，彼慢所持必不肯信，且作同學，或為弟子；雖處彼眾，戒行多聞勝諸外道，因以降伏，尊事為師，言必信受，毀其邪法說正涅槃，令入如來清淨法教，精修梵行、靜慮、等持，得勝神通廣修妙善。』

「見多欲者，化作女人第一端正令其愛著，倏 shū 忽之頃示現無常，色變、臃 pāng 脹、爛壞、臭處，令深憎惡起厭離心，即復本形為菩薩像，因而為說甚深法要，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行大乘成無上果。

「見大乘者離善知識，雖勤精進學二乘道，而於其果不能證得，失於大乘無上法利，觀彼根性為說大乘，令其迴心入無

上道，未發心者化令發心，若已發心勸令堅固。

「見持戒人犯少輕罪，不解陳悔，懈怠愁憂，由此不能進修勝道，便為說法令速悔除，心離愁憂進修勝道。

「是諸菩薩摩訶薩眾，少欲喜足專求法利，為有情說供養如來，由此便成六到彼岸：說法供養，是為布施波羅蜜多；行不違言，是為淨戒波羅蜜多；諸天魔等不能壞亂，是為安忍波羅蜜多；心心相續不覺勞倦，是為精進波羅蜜多；專心一念不緣異境，是為靜慮波羅蜜多；說法供養離我、我所，是為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方便善巧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妙願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妙願波羅蜜多。謂諸菩薩諸有所願不為世間所受快樂，亦不為己求出三界修二乘道證涅槃樂，但作是願：『一切有情皆入無餘般涅槃界，我身最後乃成正覺。未發心者化令發心，若已發心令修大行，已修大行令得菩提，已得菩提勸請說法，展轉乃至般涅槃後，以妙七寶起窣 sū 堵波置設利羅而興供養，令無量眾獲福無邊。』復發願言：『諸有世界佛成正覺悉無天魔及諸外道而為擾亂；願由自智發無上心，不假外緣雖發而退；又當願我常處世間，成熟有情令獲利樂；願新發意諸菩薩等，若聞如來說甚深法，如實悟入心無驚怖；願諸有情得大智慧皆善通達無邊佛道、無邊佛境、無邊大悲，饒益無邊諸有情類。』是諸菩薩多願自身恒處穢 huì 國不生淨土。何以故？如有病者乃假醫藥，若無其疾醫藥無用。菩薩如是發妙願時，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妙願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力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力波羅蜜多。謂諸菩薩能伏天魔、摧諸外道，具足福德智慧力故，一切佛法無不修行，一切佛境無不證見。以神通力，用一毛端舉贍部洲或四洲界或大千界乃至十方無量殑伽沙等世界，還置本處而無所損；或以神力，於虛空中取種種寶施有情類；能於十方無邊世界，諸佛說法無不聞持。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力波羅蜜多。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智波羅蜜多？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行智波羅蜜多。謂諸菩薩觀察五蘊生非實生，滅非實滅，思惟五蘊皆畢竟空，無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愚夫顛倒虛妄執著，不如實知諸蘊非我，蘊中無我；不如實知我非諸蘊，我中無蘊，由斯諸趣生死輪迴，如旋火輪愚夫妄執。然一切法自性本空、無生、無滅，緣合謂生，緣離謂滅，實無生滅，性非無故不可說生，性非有故不可說滅。是諸菩薩於一切境無有一法不通達者，修行此智波羅蜜多，二乘外道不能掩蔽，以智觀察，從初發心乃至涅槃皆悉明了；能以一法知一切境，達一切境不離一法。所以者何？真如一故。是諸菩薩修此智時，不見能修及所修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能通達智波羅蜜多。

「是名菩薩修學一法，能通達一切法。」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六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顯相品第三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以何為相？」

於是世尊告最勝曰：「天王當知！如地、水、火、風、空等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是時，最勝便白佛言：「世尊！云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地、水、火、風、空等相？」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普遍廣大難可度量是為地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何以故？諸法真如普遍廣大難測量故。」

「天王當知！一切藥草依地生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普能生長一切善法。」

「天王當知！譬如大地增之不喜，減之不憂，離我我所，無二相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讚歎不增，毀訾 zǐ 不減，離我我所，無二相故。」

「又如大地，世間往來舉足、下足無不依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求善趣、若向涅槃無不依止。」

「又如大地，出種種寶；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出生世間種種功德。」

「又如大地，蟲、蟻、蚊、虻 méng 種種苦事不能傾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離我我所都無分別不可傾動。」

「又如大地，若聞師子、龍、象等聲終無驚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一切天魔及外道等不能恐懼。何以故？不

見有我，不見有法，自性空故。

「天王當知！譬如水大，從高赴下，水族所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從真法界流趣世間，一切善法之所依止。

「又如水大，能潤草木生於花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潤諸等持生助道法，成一切智得佛法果，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又如水大，漬 zì 草木根，能使傾拔隨流而去；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能滅一切見趣煩惱，習氣根本永不復生。

「又如水大，性本清潔 jié 無垢無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體無煩惱故名清潔，能離諸惑故名無垢，一相非異故名無濁。

「如人夏熱，遇水清涼；熱惱有情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必獲清涼離諸熱惱。

「如人患渴，得水乃止；求出世法，得深般若波羅蜜多思願便止。

「又如泉池甚深難入；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諸佛境界甚深難入。

「又如世間坑塹 kǎn 之處水皆平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於諸獨覺、聲聞、異生皆悉平等。

「又如淨水洗除垢穢令得清淨，如是菩薩通達般若波羅蜜多離諸煩惱即得清淨。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自性清淨，離諸惑故。

「天王當知！譬如火大，雖燒一切樹木藥草，而不念言：『我能燒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能永滅一切煩惱及諸習氣，而不念言：『我能永滅。』

「又如火大，悉能成熟一切物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皆能成熟一切佛法。

「又如火大，悉能枯竭諸濕物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皆能枯竭諸漏瀑流令永不起。

「又如火聚在雪山頂，雖能遠照一踰繕那，乃至能照十踰繕那，而無是念：『我能照遠。』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照聲聞、獨覺、菩薩，而亦不念：『我能照彼。』

「又如禽獸，夜見火光恐怖遠避，薄福異生、聲聞、獨覺，若聞般若波羅蜜多恐懼捨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聞名尚難，況能修學！如夜遠涉迷失正路，若見火光生大歡喜，知有聚落疾往趣之，至便安隱永無怖畏，生死曠夜有福德人，若聞般若波羅蜜多，生大歡喜受持、讀誦，永離煩惱心得安樂。

「如世間火，貴賤皆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聖者、異生平等皆有，如婆羅門及刹帝利咸供養火，諸佛、菩薩咸皆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又如小火，能燒三千大千世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聞一句則能焚燒無量煩惱。

「**天王當知！譬如風大**，能令一切物類增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能令一切世、出世間善法增長。

「又如風大，若增盛時，普能摧滅一切物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修增盛，遍能摧滅生死煩惱。

「又如風大，能令鬱 yù 熱皆得清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能令煩惱鬱熱有情證得清涼涅槃常樂。

「又如風大，颶 piāo 颶 yáng 不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於一切法都無所住。

「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離垢、無著、寂靜、無量、無邊智慧，平等通達諸法實性，如太虛空性無所住，離境界相，超尋伺等，心及心所都無分別、無生、無滅，自性離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利樂有情**

世間希有，猶如日月一切受用。

「謂如涼月，能除熱惱；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能除一切煩惱熱毒。

「又如明月，世間樂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一切聖賢之所樂見。

「又如白月，日日增長；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從初發心乃至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漸漸增長。

「又如黑月，日日減盡；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煩惱、隨眠漸漸減盡。

「又如滿月，諸婆羅門、刹帝利等咸所讚歎；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所讚歎。

「又如月行，遍四洲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於色、心等無處不遍。

「又如淨月，常自莊嚴；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性本清淨恒自莊嚴。何以故？本性離染、無生、無滅、遍一切法，自性離故。

「譬如盛日，雖破眾闇，而不念言：『我能破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破無始一切隨眠，而不念言：『我能破彼。』

「又如烈日，雖開蓮華，而不念言：『我能開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開菩薩摩訶薩心，而不念言：『我能開彼。』

「又如麗日，雖照十方，而不念言：『我能遍照。』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雖照無邊而無照相。

「如見東方赤明相現，則知不久日輪當出；若聞般若波羅蜜多，當知是人去佛不遠。

「如瞻部洲諸善士女，若見日出生大忻 xīn 慶 qīng；若時

世間有深般若波羅蜜多名字出現，一切聖賢皆大歡喜。

「又如日出，月及星光皆悉不現；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外道二乘所有功德皆悉不現。

「又如日出，方見坑坎高下之處；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世間乃知邪正之道。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自相平等，無生無滅，性遠離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多修空行無所住著，修習明道滅除闇障，遠離惡友親近諸佛，心心相續念佛無斷，通達平等隨順法界。雖神通遊戲遍十方國，而身住本土都不動搖。觀諸佛法猶如現見。雖在世間世法不染，猶淤泥處所出蓮華。如是菩薩雖處生死，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巧便力故而不染著。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生、無滅、自相平等、不見、不著，性遠離故。

「又如蓮華，不停水滴；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惡亦不暫住。

「又如蓮華，隨所在處香氣芬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在人間或居天上，城邑、聚落悉具戒香。

「又如蓮華，稟性清潔 jié，婆羅門等咸所寶愛；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天、龍、藥叉、健達縛等、菩薩、諸佛咸所愛敬。

「又如蓮華，初欲開發能悅眾心；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含笑先言，遠離嚙 pín 蹙 cù，令眾歡喜。

「又如蓮華，夢中見者亦是吉相；諸人、天等乃至夢中聞見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是吉祥，況真聞見！

「又如蓮華，初始生位，人非人等咸所愛護；如是菩薩始學般若波羅蜜多，諸佛、菩薩、釋梵天等共所衛護。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興如是心：

『我當如理通達一切波羅蜜多，教化有情圓滿佛法；菩提樹下坐金剛座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具十二種微妙行相，世間沙門、婆羅門等，天、魔、釋、梵所不能轉；化度十方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一切有情，從生死海平等濟拔；安置般若波羅蜜多，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救護者為作救護，欲見佛者令得見佛；作師子吼遊戲神通，歎佛功德令眾渴仰；其心清淨終不動搖，意無諂 chǎn 曲遠離邪念，所謂不念二乘之法；盡諸隨眠，無復煩惱；身無偽行，離邪威儀；口無詭 guǐ 言，如實而說；受恩常感，輕恩重報；心不懷憾，口恒軟語。如是修習清淨之心，不見能污及所污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如來三種清淨，謂諸菩薩作是思惟：『契經中說如來身淨，所謂法身、最寂靜身、無等等身、無量身、不共身、金剛身，於此決定心無疑惑。』是名**信解如來身淨**。復次思惟：『契經中說如來語淨，如為異生授記作佛，亦為菩薩授作佛記，信如是語，理不相違。所以者何？如來永離一切過失，盡諸隨眠，無復煩惱，寂靜清淨；若天、魔、梵及諸沙門、婆羅門等能得如來語業失者無有是處。』是名**信解如來語淨**。復次思惟：『契經中說如來意淨，諸佛世尊心所思法，聲聞、獨覺、菩薩、天、人及餘有情無能知者。何以故？如來之心甚深難入，離諸尋伺非思量境，無量無邊同虛空界，如是信知心不疑惑。』是名**信解如來意淨**。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如佛所說諸菩薩摩訶薩為諸有情荷負重擔，堅固無退、不怖不疲，次第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方便善巧、妙願、力、智波羅蜜多，成就佛法無障、無礙、無邊、無等、不共之法；所言決定，其性勇猛，成就如來廣大事業。』

是諸菩薩摩訶薩於彼事中無惑無疑、深心信受。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如佛所說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究竟安坐妙菩提座，能得無礙清淨天眼、天耳、他心、宿住隨念、漏盡智通，於一念頃，以平等智通達三世，如實觀察一切世間，如是有情具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毀謗聖賢，由邪見造邪業，身壞命終當墮惡趣；如是有情具身妙行、語妙行、意妙行，稱讚聖賢，由正見造正業，身壞命終當生善趣。如實觀察有情界已，作是念言：我昔發願行菩薩道，自覺、覺他此願應滿。』是諸菩薩於彼事中無惑無疑、如實信受。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成佛之所名為覺處，能自覺故名為正覺，能覺有情名正遍覺。天王當知！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信知如來出興于世，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聞說一乘能深信受。何以故？諸佛所說真實不虛，種種餘乘皆佛乘出，如瞻部洲雖有種種城邑、聚落並屬此洲，如是諸乘雖有種種名相差別皆屬佛乘。此諸菩薩復作是念：『諸佛世尊方便善巧，種種說法皆實不虛。何以故？諸佛說法隨眾根性，雖說三乘而實一道。』此諸菩薩復作是念：『諸佛世尊凡所說法，音聲深遠真實不虛。何以故？釋梵天等有少功德尚復能出深遠音聲，何況如來無量億劫積集功德聲不深遠！』此諸菩薩復作是念：『如來說法不違眾根，上、中、下品皆使成就，有情各謂獨為我說，而佛本來無說無示。』此諸菩薩於如是事無惑無疑、深心信解。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微細心，作如是念：『世間常有大火熾然，謂貪瞋癡為火煙 yān 暗，云何當使一切有情從此世間皆得出離？若能通達諸法平等，無染

著心名為出離，如實知法如幻夢等，善觀因緣而不分別。』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諸法無本而有業果，諸佛菩薩凡所發言我應知意，既知意已即思量義，思量義已即見真實，見真實已濟度有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眾說法，謂說諸法無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意生、儒童、作者、受者、知者、見者，如是諸法空、無所有、非自在性、虛妄分別，因緣合故無生似生。天王當知！若說諸法無我、有情乃至見者為稱理說；若說諸法空、無所有乃至似生，亦稱理說。天王當知！夫其說法隨順法相，是名稱理。若諸所說不違法相與法相應，能入平等顯現義理，名巧便說。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無礙辯，謂若無著辯、若無盡辯、若相續辯、若不斷辯、不怯弱辯、不驚怖辯、不共餘辯、無邊際辯、一切天人所愛重辯。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清淨辯，謂不嘶喝辯、不迷亂辯、不怖畏辯、不憍慢辯、義具足辯、味具足辯、不拙澁 sè 辯、應時分辯。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大眾威德畏故，辯不嘶喝；堅住明了不怯智故，辯不迷亂；菩薩處眾如師子王無恐懼故，辯不怖畏；離煩惱故，辯不憍慢；不說無義契法相故，辯義具足；善解書論知文字故，辯味具足；多劫積習巧便語故，辯不拙澁 sè。如是說法，善順三時，謂熱、雨、寒，說無差亂；亦順三分，謂初中後，說不交雜，由斯故說辯應時分。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得諸辯令眾歡悅，謂隨所化多為愛語，含笑先言遠離頓蹙，發詞有義

能稱如實，諸有所說不欺侮人，所言決定種種樂說，以柔軟語令眾歡悅，容色寬和使他親附，隨義而說聞者悟解，為利益故稱法相說，平等為說心無偏黨，離虛妄言作決定說，種種樂說隨眾根性，由此因緣令眾歡悅。

「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大威德。所以者何？非法器者不得聞故。」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是諸菩薩其心平等，云何不為非器者說？」

佛言：「天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本性平等，不見是器，不見非器，不見能說，不見所說，有情虛妄見器非器，見說不說。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生無滅、無分別相，猶如虛空一切遍滿；有情亦爾，無生無滅；聲聞、獨覺、菩薩、如來亦復如是，無名字法假立名字，謂是有情，謂是般若，謂有能說，謂有所說，謂有聽者及所聽法，勝義諦中皆同一相，所謂無相，都無差別。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威德重故，雖常樂說，非器不聞。

「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非器諸有情說，不為外道惡見者說，不為懈怠不信者說，不為求法貿易者說，不為貪愛名利者說，不為嫉妬 dù 祕恠 lìn 者說，不為生盲聾啞者說。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慳恠不祕深法，於有情類非無慈悲，亦不棄捨諸有情類，然有情類宿植善根，得見如來及聞正法，如來於法本無說心，亦不作意為此、為彼，但障重者雖近如來而不見聞，菩薩亦爾。」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何等有情堪聞諸佛菩薩說法？」

佛言：「天王！若具正信，根性純熟堪為法器，於過去佛曾種善根，心無諂曲威儀齊整，不求名利親近善友，利根聰明說文知義，為法精進不違聖旨，此等有情堪聞諸佛菩薩說法。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能作法師善巧說法，云何巧說？謂為饒益諸有情故，雖說佛法，而說佛法竟不可得；雖說一切波羅蜜多，而說一切波羅蜜多竟不可得；雖說菩提，而說菩提竟不可得；雖說斷煩惱，而說煩惱竟不可得；雖說證涅槃，而說涅槃竟不可得；雖說聲聞四向、四果，而說聲聞四向、四果竟不可得；雖說獨覺若向、若果，而說獨覺若向、若果竟不可得；雖說斷我見，而說我見竟不可得；雖說有業果，而說業果竟不可得。所以者何？名字所得皆非實法，法非名字、非言境界，法不可思議，非心所量故。名字非法，法非名字，但以世俗虛妄假名而有所說，無名字法說為名字。名字是空，空無所有，無所有者非真勝義，非勝義者即是虛妄愚夫之法。天王當知！是名菩薩善巧說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方便力得無礙辯，隨眾根性，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有情如實悟入。」

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一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學深般若波羅蜜多通達法界？」

於是佛告最勝天言：「善哉！善哉！諦聽！諦聽！極善作意，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最勝天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學深般若波羅蜜多，有妙慧故親近善友，發勤精進離諸障惑，心得清淨恭敬尊重，樂習空行遠離諸見，修如實道通達法界。天王當知！是諸菩薩

有妙慧故親近善友，歡喜敬事如真佛想，以親近故離諸懈怠，滅除一切惡不善法，生長善根，既滅煩惱遠離障法，身語意業皆得清淨，由清淨故便生敬重，以敬重心修習空行，修空行故遠離諸見，離諸見故修行正道，修正道故能見法界。」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法界？」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法界即是不虛妄性。」

「世尊！云何不虛妄性？」

「天王！即是不變異性。」

「世尊！云何不變異性？」

「天王！即是諸法真如。」

「世尊！何謂諸法真如？」

「天王當知！真如深妙，但可智知非言能說。何以故？諸法真如，過諸文字離語言境，一切語業不能行故；離諸戲論，絕諸分別；無此無彼，離相無相；遠離尋伺，過尋伺境；無想無相，超過二境；遠離愚夫，過愚夫境；超諸魔事，離諸障惑；非識所了，住無所住寂靜聖智及無分別後得智境，無我我所；求不可得，無取無捨；無染無著，清淨離垢；最勝第一，性常不變，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天王當知！是為法界。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證法界，多百千種難行苦行，令諸有情皆得通達。天王！是名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真如、實際、無分別相、不思議界，亦名真空及一切智、一切相智、不二法界。」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能證、能得如是法界？」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出世般若波羅蜜多及後所得無分別智能證、能得。」

「世尊！證得義有何異？」

「天王當知！出世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見故名為證，後智

通達故名為得。」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如佛所說聞、思、修慧豈不通達實相般若波羅蜜多，而復說有出世般若波羅蜜多及後所得無分別智能證、能得？」

佛言：「不爾！所以者何？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微妙，聞慧麁 cū淺不能得見。是勝義故思不能量，出世法故修不能行。天王當知！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微妙，異生、二乘所不能見，何以故？彼如生盲不見眾色。嬰兒七日不見日輪，尚不能見，況能證得！天王！譬如夏熱，有人西行在於曠野，復有一人從西而至，問前人曰：『我今熱渴，知何處有清水、樹蔭，可見憂濟？』彼人答曰：『從此東行當有二路，一左二右宜從右路，漸次前行有清泉池及涼蔭樹。』天王！於意云何，彼熱渴者雖聞如是泉及樹名，思惟往趣即除熱渴得清涼不？」

「不也！世尊！彼至入池洗飲、息樹，方離熱渴乃得清涼。」

佛言：「天王！如是如是！聞、思、修慧不能通達實相般若波羅蜜多。天王當知！所言曠野即喻生死，人喻有情，熱喻眾惑，渴喻貪愛，東來人者喻諸菩薩，左路即喻非正直道，右路喻於一切智道，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生死正直之路。泉喻般若波羅蜜多，樹喻大悲，諸菩薩摩訶薩行二法故，遠離異生及二乘道。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雖無形相，而巧說故，令諸有情能證、能得。」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知力、無所畏、不共法空；亦如實知諸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蘊空；亦如實知內空、外空及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等空，雖知諸法無不皆空，而知空相亦不可得，不取空相，不起空見，不執空相，不依止空，菩薩如是不取著故於空不墮。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諸相，謂都不

見內外諸相，離戲論相，離分別相，離尋求相，離貪著相，離境界相，離攀緣相，離諸能知及所知相。」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若諸菩薩摩訶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觀諸法無相，佛薄伽梵復云何觀？」

佛言：「天王！諸佛境界不可思議。何以故？離境界故。一切有情思量佛境，心則狂亂不知此彼。何以故？同虛空性不可思量，求不可得離尋伺境。諸菩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尚不見有異生境等可得思量，況佛境界！亦不依止一切妙願，雖行種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而於彼果都無所著。於諸功德乃至涅槃亦不依著。何以故？離我、我所，無二無別，自性離故。」

佛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法門時，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變動，妙高山王、目真隣陀山、大目真隣陀山、金剛輪圍山、大金剛輪圍山、香山、寶山、黑山、大黑山皆悉振動。無量百千諸菩薩眾皆脫上服為佛敷座，其座高廣如妙高山。無量百千釋、梵、護世諸天王等合掌恭敬散眾妙花，謂妙音華、大妙音華及吉祥華、大吉祥華、青黃赤白紅紫蓮華。

時，鷲峯山縱廣四十踰繕那量，積華遍滿至如來膝。無量天子住虛空中，奏諸天樂唱如是言：「再覩佛興世，再聞轉法輪。善哉！瞻部洲一切有情類，勤修功德多種善根，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況復當來有能信者！當知如是一切有情悉行諸佛如來境界。」

復有無量百千龍王即以神力普興大雲，降澍 zhù 香雨灑 sǎ 鷲峯山，遍及三千大千世界，諸聽法者唯覺香潤不見霑 zhān 濡 rú；無量龍女悉於佛前合掌讚歎；復有無量健達縛神以妙樂音而供養佛；諸藥叉眾散諸妙花；阿素洛等供養恭敬；十方無量無邊佛土無數如來、應、正等覺眉間毫相皆放光明照此三千

大千世界，幽暗之處無不大明，遍驚峯山其光赫 hē 奕 yì，作斯事已各還本界，右遶三匝入佛頂中；無量百千婆羅門眾及刹帝利長者居士各以種種塗香、末香、幢蓋、幡華而供養佛。爾時，會中七十二億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無量百千諸有情類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百千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既絕語言、離諸文字，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說如是法？」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說如是法：為修習佛法，而諸佛法畢竟不可得；為成熟諸波羅蜜多，而諸波羅蜜多畢竟不可得；為清淨佛菩提，而佛菩提畢竟不可得；為離滅涅槃，而離滅涅槃畢竟不可得；為四沙門果，而四沙門果畢竟不可得；為獨覺菩提，而獨覺菩提畢竟不可得；為斷除我取，而我及取畢竟不可得。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分別一切法相，我能分別及所分別皆不可得，隨順般若波羅蜜多不違生死，雖在生死不違般若波羅蜜多隨順法相。」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云何隨順甚深法相不違世俗？」

佛言：「天王！菩薩隨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遠離色受想行識，不遠離欲界、色界、無色界，不遠離法而無取著，隨順般若波羅蜜多不遠離道。何以故？具大方便善巧力故。」

於是最勝復白佛言：「何謂菩薩方便善巧？」

佛言：「天王！謂四無量，諸菩薩摩訶薩具大慈、悲、喜、捨心故，常能利樂所化有情，是為菩薩方便善巧。」

「世尊！云何此四名大？」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具無邊慈、

無分別慈、諸法性慈、不休息慈、無惱害慈、廣饒益慈、平等性慈、遍利樂慈、出世間慈，如是等類名為**大慈**。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見諸有情具種種苦無歸依處，為欲濟拔，發菩提心勤求正法；既自得了為有情說，諸慳貪者教行布施；無戒破戒教受持戒；性暴惡者教行忍辱；懶惰懈怠教行精進；散亂心者教行靜慮；諸愚癡者教學妙慧；為度有情雖遭種種極苦難事，終不捨離大菩提心，如是等類名為**大悲**。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三界熾火，我已出離，故生歡喜；久相纏繫生死之繩，我已斷截，故生歡喜；於生死海尋伺取相，我已永出，故生歡喜；無始所豎憍慢之幢，我已摧折，故生歡喜；以金剛智破煩惱山令永散滅，故生歡喜。我自安隱，復安隱他。愚癡、黑暗、貪、瞋、慢等煩惱繫縛，久寐世間今始得覺，故生歡喜；我今已免一切惡趣，復能濟拔惡趣有情令得出離，故生歡喜；有情久於生死迷亂不知出道，我今濟拔開示正路，皆令得至一切智城畢竟安樂，故生歡喜。』如是等類名為**大喜**。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普於一切眼所見色、耳所聞聲、鼻所嗅香、舌所嘗 cháng 味、身所覺觸、意所了法，不著不離而起捨心，如是等類名為**大捨**。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如是四大無量，由此名為方便善巧。」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八

第六分法界品第四之二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度有情示現諸相？」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不可得，諸菩薩相亦不可得，但由方便善巧威力，為有情類示現入胎乃至涅槃種種化相。何以故？諸天計常謂無墮落，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破彼執示現入胎，因令彼天起無常念：『世間最勝、最高、無等，於欲不染尚有墮落，況餘天眾而得常耶？是故皆應勿復放逸，勤加精進繫念修道，如見日輪尚有隱沒，即知螢火不得久住。』

「復有諸天放逸著樂，不修正法恣情遊戲，雖與菩薩同處天宮，不往禮拜不諮受法，各作是念：『今且受樂，明詣菩薩當受法要。』共相謂言：『我與菩薩常此同住，修行何晚？』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勤修精進如救頭然，破放逸行示現墮落。如是示現有二因緣：一令諸天離放逸故。二令有情咸得見故。世間復有下劣有情，善根少故，不堪見佛成無上覺轉妙法輪，菩薩為彼示現嬰兒及作童子後宮遊戲；菩薩若作餘像說法，後宮女人則不信樂，是故示現嬰兒、童子。有高行人常能離俗，菩薩為彼示現出家。

「復有天人作如是念：『端坐受樂不得聖道。』菩薩為彼示現苦行；亦為降伏苦行外道，示現種種難行苦行。

「復有天人長夜發願：『菩薩行詣菩提座時，我等天人常獻 xiàn 供養。』菩薩為彼詣菩提座。無量天人既供養已，一切獲得菩提因緣。

「復有天人作如是念：『惡魔外道障礙正法，願得菩薩坐菩提座，降伏惡魔及諸外道，有正信者皆令見法。』是故菩薩成正覺已，三千世界遍虛空中，種種音聲而讚歎曰：『佛日出世，螢光隱沒。』諸天人等咸作是言：『願我未來成無上覺，如今菩薩所證菩提。』為此有情坐菩提座。有天人等作如是言：『願見大師成一切智、一切相智、無師智、自然智。』是諸有情雖不求出離，而根性純熟是深法器。為是有情示現三轉十二行相無上法輪。

「復有天人樂聞圓寂，菩薩為彼示現涅槃。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現如是種種化相。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終不生於無暇之處。何以故？無福德人不聞般若波羅蜜多勝名字故。是諸菩薩又復常離一切惡業，終不毀犯佛所說戒，心無嫉妬，身語無失，已於過去無量佛所多種善根，具勝福德智慧方便，成就大願心樂寂靜，勤行精進離諸懈怠。天王當知！是諸菩薩無有惡業墮地獄趣，十善業道常現行故；是諸菩薩無有破戒墮傍生趣，常能護持所受戒故；是諸菩薩無有嫉妬，不墮餓鬼趣；不生邪見家，常值善友，遠離惡友。何以故？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深種善根，是故生處富貴自在，皆具正見。是諸菩薩隨所受身，不缺諸根成佛法器。何以故？於過去世供養諸佛、聽聞正法、禮敬大眾，是故生處常具諸根，形相端嚴成佛法器；是諸菩薩不生邊地，根鈍愚癡，不知善惡，語言義趣非佛法器，不識沙門、婆羅門等。何以故？菩薩受生必在中國，利根智慧言詞辯了，善知語義是佛法器，善知沙門、婆羅門等。何以故？菩薩宿世具勝福德智慧力故；菩薩終不生長壽夭，不能利他，不見佛故；是諸菩薩多生欲界，示現出世利樂有情。何以故？

具勝方便善巧力故；菩薩不生無佛世界，此處無佛無說法者，不聞正法，不供養僧。所以者何？菩薩生處必具三寶，宿願強故。是諸菩薩聞惡世界深生厭離，修行寂靜心不懈怠，精進熾然以一切善滅諸惡法。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如是等種種因緣，終不生於無暇之處。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夢中尚不忘失大菩提心，況於覺時當有忘失！何以故？一切善法生於此心，即是無上正等覺心，若無此心則無有佛，無佛無法，無法無僧；由此心故得有三寶，及有天人修善受樂。是諸菩薩常離諂詐，質直柔和，其心清淨，於諸佛法不生猶豫，欲聽受者不祕深義，離諸嫉妬遠三塗業，於初、中、後無變易相，行不違言護大乘法，見同學者深生恭敬，勸勤修習稱讚大乘，於說法師常生佛想，親近善友，遠離惡友。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成就如是菩提之心，依因此心得宿住智。何以故？已曾供養無量諸佛，護持正法修清淨戒，遠離惡業，障礙永無，心常歡喜、心勤修學，心不散亂、心智不失。所以者何？是諸菩薩由曾供養無量諸佛則重正法，由重法故廣為他說，為護正法不惜身命，身語意業悉皆清淨，業清淨已得離障礙，離障礙故心常歡喜，心歡喜故則勤精進，心性正直念智圓滿，由念智故知過去生一、十、百、千乃至無數。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了知過去生處；既了宿世，親近善友；由善友故，於諸佛所三事不失，謂聞、見、念。常樂聽法、供養僧寶，於一切時曾無空過。佛菩薩所常深恭敬、禮拜、供養，時無暫捨，行住坐臥不離多聞。天王當知！是諸菩薩持淨戒故，常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常勤修習助菩提分，曾不遠離三解脫門，於一切時修四無量，常聞無上一切智名。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因緣親近善友。天王當

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夢中不近惡友，沉於覺時而親近彼！所以者何？諸菩薩摩訶薩於破戒人、著邪見人、不律儀人、行邪命人、無義語人、住懶惰人、樂生死人、背菩提人、愛俗務人，雖常憐愍而不共住。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由如是法遠離惡友。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得如來十身差別。云何為十？一、平等身。二、清淨身。三、無盡身。四、善修身。五、法性身。六、離尋伺身。七、不思議身。八、寂靜身。九、虛空身。十、妙智身。」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位能得如來十身？」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初地中得平等身。何以故？通達法性，離諸邪曲，見平等故。

「第二地中得清淨身。何以故？離犯戒失，戒清淨故。

「第三地中得無盡身。何以故？離欲貪瞋得勝定故。

「第四地中得善修身。何以故？常勤修習菩提分故。

「第五地中得法性身。何以故？觀諸諦理證法性故。

「第六地中得離尋伺身。何以故？觀緣起理離尋伺故。

「第七地中得不思議身。何以故？方便善巧智行滿故。

「第八地中得寂靜身。何以故？離諸煩惱戲論事故。

「第九地中得虛空身。何以故？身相無盡遍一切故。

「第十地中得妙智身。何以故？一切種智修圓滿故。」

於是最勝復白佛言：「佛、菩薩身豈無差別？」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身無差別，功德有異。其義云何？謂佛、菩薩身無差別。所以者何？以一切法同一性相；功德異者，謂如來身具諸功德，菩薩不爾。吾當為汝略說譬喻：譬如寶珠，若具莊飾、不具莊飾其珠無異；佛、菩薩身亦復如是，

功德有異，法性無別。所以者何？如來功德一切圓滿，盡于十方遍有情界，清淨離垢障礙永無；菩薩之身功德未滿，有餘障故。譬如白月有滿未滿，月性無異；二身亦然，如是諸身悉皆堅固，不可破壞猶若金剛。所以者何？三毒不破、世法不染，惡趣、人、天苦不能逼，悉皆遠離生老病死，能伏外道、超魔境界，不趣獨覺及聲聞乘，以是因緣不可破壞。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能獎導世間，天、人、阿素洛等咸皆信用。譬如有人善為獎導，若諸國王、若與王等長者居士咸信用之；此諸菩薩亦復如是，聲聞獨覺、菩薩、如來皆悉共許為善獎導。

「如善獎導，國王、大臣、婆羅門等咸共尊敬；此諸菩薩亦復如是，天、龍、藥叉、阿素洛等有學、無學之所供養。

「如險曠野行人疲倦，遇善獎導能令安隱；此諸菩薩亦復如是，以巧便力獎導有情，令於生死安隱得出。

「如諸貧人，依富長者方出險難；一切外道及婆羅門，於生死中依此菩薩乃得出離。

「如大長者無量資財，為一切人之所受用；此諸菩薩亦復如是，生死有情共所受用。

「如大長者欲過險難必假多伴，飲食資糧皆悉具足，爾乃能度；此諸菩薩亦復如是，欲出世間生死險難，必以福慧攝諸有情，方度世間至一切智。

「如人遠行多齎 jī 寶物，為得利故；此諸菩薩亦復如是，從生死海趣一切智，要廣修集福慧珍財，為速證得一切智故。

「如世間人求財無厭；此諸菩薩亦復如是，樂求勝法曾無厭心。

「如獎導者四事勝他：財富、位高、伎能、言信；此諸菩薩亦復如是，富諸功德處位尊高，於法自在所言無異。

「如人善導至於大城；此諸菩薩亦復如是，獎導有情至一切智。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可行、不可行路，所謂邪正、曲直、安危、水有水無，若有留難或出離道皆善通達。是諸菩薩知無倒路，凡所示導不違眾根，為大乘人說無上道，不說獨覺及聲聞道；為獨覺人說獨覺道，不說菩薩及聲聞道；為聲聞人說聲聞道，不說獨覺及菩薩道；為著我者說無我道，為著法者說法空道，著二邊者為說中道，為迷亂者說止觀道令不迷亂，為戲論者說真如道令不戲論，著生死者說涅槃道令出世間，為迷塗者說正直道令遠邪路。天王！是名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知邪正路，獎導有情令得出離。」

第六分念住品第五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知路、非路者心緣何住？」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正無亂。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善修身、受、心、法念住，凡所遊行城邑、聚落，聞說利養心不貪染，如佛世尊戒經中說，善自憶念離諸煩惱。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念住？謂此菩薩以如實智，遠離一切與身相應惡不善法，觀察此身從足至頂，唯有種種不淨過失，無我、無樂、無常敗壞，腥臊 sāo 臭穢，筋脈 mài 連持，如斯惡色誰當憙見？如是觀已，

身中貪欲、執身我見皆不復生，由此便能順諸善法。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受念住**？謂此菩薩作是思惟：『諸受皆苦，有情顛倒妄起樂想，異生愚癡謂苦為樂，聖者但說一切皆苦；為斷滅苦應修精進，亦當勸餘勤修此法。』作是觀已，恒住受念不隨受行，修行斷受亦令他學。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心念住**？謂此菩薩作是思惟：『此心無常，愚謂常住，實苦謂樂，無我謂我，不淨謂淨；此心不住速疾轉易，隨眠根本，諸惡趣門、煩惱因緣壞滅善趣，是不可信貪瞋癡主；於一切法心為前導，若善知心悉解眾法，種種世法皆由心造，心不自見種種過失，若善若惡皆由心起；心性速轉如旋火輪，飄忽不停如風野馬，如水暴起如火能燒。』作如是觀令念不動，令心隨已不隨心行，若能伏心則伏眾法。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法念住**？謂此菩薩能如實知世間所有惡不善法，謂貪瞋癡及餘煩惱，於諸煩惱應修對治，謂修貪欲、瞋恚、愚癡及餘煩惱對治差別。如實知已即迴起念，不行彼法亦令他離。

「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境起念？謂此菩薩若遇色、聲、香、味、觸境**便作是念**：『云何於此不真實法而生貪愛？此乃異生愚癡所著，即是不善。如世尊說：「愛即生著，著即迷謬。」由此不知善法、惡法，以是因緣墮於惡趣。』菩薩如是自不漏失，不著境界，令他亦爾。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念阿練若，謂此菩薩**作是思惟**：『阿練若處是無諍人之所居止寂靜住處，天、龍、藥叉、他心智者悉能知我心、心所法，不應住此起邪思惟。』由此思惟即得捨離，於法正念勤修行之。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城邑、聚落多諸喧雜，非出家人所可行處，則不應往，所謂酤 gū 酒、婬女、王宮、博奕、歌舞，如是等處皆遠離之。』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聞利養名起正憶念，**謂作是念：**『為生彼福應受此財，不由貪愛；受已恪 lìn 惜養育妻子，不言我有如是財物，而普周給一切貧窮，如是行者人所讚歎，終不計著我及我所。』復作是念：『人皆稱我惠施名聞。世間無常須臾磨滅，云何智人無常、無實、不恒、無主，隨彼而行執我、我所？』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念佛世尊所說禁戒，**謂作是念：**『三世諸佛皆學此戒，成無上覺證大涅槃。』如是知己精勤修學。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化有情及自修習，少欲喜足著糞掃衣，心常清潔 jié 信力堅固，寧失身命於戒不犯；心離憍慢遊行城邑，雖服弊衣而不生恥 chǐ；遠離懈怠常修精進，所作未辦終不中止；於糞掃衣不見過患，朽故弊壞終無輕鄙，但取其德；夫離欲者乃服此衣，如來所讚息慳貪著；亦不自讚我能服此，於他不服終無毀言。如此行人諸天禮敬，佛所讚歎，菩薩護持，婆羅門等恭敬供養。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修如是清淨妙行。**」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高行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何用著此糞掃衣耶？」

佛言：「天王！諸大菩薩護世間故著糞掃衣。所以者何？世間若見著此衣服，滅惡生善。」

「天王！於意云何？菩薩高行何如世尊？」

最勝白言：「百千萬億乃至鄢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佛是法王具一切智，無有一法不能照故。」

「天王！於意云何？佛對一切天、龍、藥叉、人非人等示現苦行，及常讚歎杜多功德，此何所為？」

最勝白言：「世尊！為欲教化可度諸有情類及初發心諸菩薩等，未斷煩惱，為說對治。」

佛言：「如是！如是！天王！高行菩薩著糞掃衣亦復如是，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饒益有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世間故但畜 xù 三衣。何以故？心喜足故更不多求即是少欲，不求乞故無所聚積，不聚積故則無喪失，無喪失故則不憂苦，無憂苦故則離煩惱，離煩惱故則無所著，無所著故則為漏盡。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欲饒益諸有情故，入諸城邑持鉢乞食。何以故？是諸菩薩大悲熏心，觀諸有情多有窮苦，欲令富樂受彼供養；入城邑時威儀齊整，心正不亂善攝諸根，徐步而行前視六肘，不顧左右如法乞食，次第而往不越貧家，稱量取食終不長受，於所得中更開一分，擬 nǐ 施貧乏供養福田。何以故？信施難消，為生福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但一坐食而不移動。何以故？菩薩一坐妙菩提座，魔來嬈亂亦不移動，於出世定慧智法空、實際、真如、如理聖道、一切種智皆不移動。何以故？一切智法一坐得故。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但一坐食。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諸有情示現乞食。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常勤修學阿練若行，謂修梵行，於諸根中不起過失，樂多聞力，堪修正行，離我怖畏，不計著身，常行寂靜。是諸菩薩於正法中常樂出家，持三輪戒善知法相，如來所說為少、壯、老三種人戒悉能了達；不緣外境專念自心，訶毀世法讚歎出世，調伏諸根不

取惡境；於阿練若居無難處，城邑乞食不遠不近，有清泉水盥 guàn 洗便易，豐 fēng 花果林無惡禽獸，巖穴寂靜空閑罕人，如是勝處而為居止；所曾聞法晝夜三時，勤加讚誦聲離高下，心不緣外專念憶持；婆羅門等來至其處，顧命令坐歡喜慰問，觀其根性為說正法，令得歡喜信受修行。如是具足方便善巧遠離我心，以無我故於阿練若不生怖畏，離怖畏故樂行寂靜；菩薩如是巧方便力，示現修行阿練若行。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觀諸行，作是思惟：『一切飲食清淨香潔 jié，身火觸之即成不淨爛壞臭處；愚夫無智愛著此身及諸飲食，若依聖智如實觀察，即生厭惡不起樂著。』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是思惟：『多行瞋忿便起惡業，我今當離瞋心趣道，真實思惟非徒口說。』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作如是念：『若法有生即是因緣，因緣之法又從緣起，云何智者於此虛妄因緣生法而作罪愆 qiān？』菩薩身中有障善法即自除斷，若不能斷他障善法，心便生捨，不起無明。

「云何名為障善之法？謂不恭敬佛、法、僧寶及清淨戒，不敬同學老少幼小，自高凌彼；趣向五欲，背捨涅槃，而起我見或有情見乃至知者見、見者見；執空起斷見，執有起常見；遠離賢聖，親近愚夫；捨持戒人，依破戒者；親附惡友，遠離善友；聞甚深法，便生毀謗；身惡威儀，語無善說，心具諂曲；煩惱所覆，貪著利養；五慢具生：一、姓貴慢，二、種族慢，三、見勝慢，四、國土慢，五、徒眾慢；見惡便助，遇善而捨；讚美女人、童稚外道，不樂修習阿練若行；不解節 jié 食，遠離師長；雖復讀誦，不知時節；見善不重，見惡不怖；如象無鉤 gōu、馬無轡 pèi 勒，放逸不制熹生瞋忿；心無慈念，見苦

不慙；遇疾不瞻，於死不怖；處大火聚，都不求出；應作不作，非作反作；不思而思，應思不思；非望而求，不出謂出；非路謂路，未得謂得；樂習重惡，遠離大善；毀訾大乘及大乘人，讚歎小道及學小者；多樂鬪 dòu 亂，好僇 cū 惡言；心無慈悲，令他怖畏；出言僇鄙，語無一實；樂著戲論，而不能捨。如是等事名障善法。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習空行滅戲論法，作是思惟：『所觀境界皆悉空無，能觀之心亦復非有，無能、所觀二種差別，諸法一相，所謂無相。』如是思惟遣內外相，不見身心亦不見法，次第相續修學止觀：觀謂如實見法，止謂一心不亂。菩薩如是修觀行已即得淨戒，戒清淨故行亦清淨，是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行清淨。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護持如來無上法藏，聽受正法，為護法故，不為利養；為三寶種不斷絕故，不為恭敬；為欲守護大乘行故，不為名譽；無歸依者令得歸依，無救濟者令得救濟，無安樂者令得安樂，無慧眼者令得慧眼；修小乘者示聲聞道，學中乘者示獨覺道，行大乘者示無上道，如是聽法為無上智，終不為得下劣之乘。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種種毘奈耶法，謂毘奈耶、毘奈耶行、毘奈耶甚深、毘奈耶微細、淨與不淨、有失無失、別解脫本、聲聞毘奈耶、菩薩毘奈耶。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如是等毘奈耶法皆悉善知。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一切威儀戒行，善學聲聞、獨覺、菩薩所受持戒。既修戒行，若見威儀不稱眾意，則應捨離，非處不行；若有沙門威儀戒行具足清白，即親近之；若婆羅門異學餘行，則勸捨離修毘奈耶。修習如是戒行成滿，心無巧偽嫉妬便滅，自行布施亦勸他行，讚

歎布施令他修學，見他布施心生隨喜，不作是念：『施我非餘。』但應思惟：『諸有情類多有貧乏、飢寒、困苦，願彼得財現世安樂，聞正法故後世安樂。我應今世精勤修道，願與有情同得出離。』是名菩薩無嫉妬心，於諸有情皆得平等。若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乃至一切相智，普為有情其心無二。何以故？所修之法與有情共，念為境界令速得道，於生死火自既得出，亦願有情同得出離。

「天王！譬如長者六子幼稚，並皆愛念無偏黨心。長者在外其宅火起，於意云何？爾時，長者頗有是念：『於其六子先後救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其父於子心平等故。」

「天王當知！菩薩亦爾。愚夫貪著處在六趣，生死火宅不知出離；是諸菩薩以平等心，種種方便誘化令出，皆悉安置圓寂界中。」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法亦等，為護正法供養如來，種種供具供養如來，如實修行供養如來，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守護一切有情善法，隨順有情善能化導，行菩薩道行不違言，心無疲倦求無上覺。若能如是，乃得名為供養諸佛，不以資財而為供養。何以故？法是佛身，若供養法即供養佛。諸佛世尊皆從如實修行而來，悉為利益安樂有情，護其善法隨順有情，若不爾者違本誓願，懶惰懈怠不能成就菩提之心。何以故？菩薩所趣無上菩提與有情共，若無有情，云何能得無上菩提？」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行正法供養如來名真供養。如是供養拔除我慢，遠離俗務剃落鬚髮，於其父母、兄弟、親戚不相關 *guān* 預，猶如已死，形狀衣服並異於常，執持應器遊入城邑；若至親里旃荼羅家，亦摧我慢

下意乞食，謂作是念：『我命屬他，由彼施食我命存濟，以是因緣能除我慢。』復作是念：『我今應取師友等意令生歡喜，昔未聞法為得聞故；若見他人瞋忿鬪 dòu 諍，即應忍辱下意避之。』菩薩如是拔除我慢。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生堅正信。何以故？多諸功德，宿世所種善根力強；善因具足正見成就；不信外緣，內心清淨；不依餘師，心行調直；遠離諂詐，諸根聰利；具足般若波羅蜜多，離諸蓋、障，其心清淨；遠離惡友，親近善友；尋求善言不生懈怠，聞所說法知佛功德。」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唯願大慈哀愍！為說如來功德大威神相！」

佛告最勝：「天王！汝今諦聽！善思！吾當為汝說佛功德威神少分。」

最勝白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言：「天王！如來具足無邊大慈遍照有情，有情界攝，乃至十方盡虛空界亦皆遍照不可測量。如來大悲，聲聞、獨覺及諸菩薩皆所無有。何以故？不共法故，十方世界無一有情如來大悲所不能照。如來說法究竟無盡，普為十方諸有情類，經無量劫種種因緣，說諸法要亦不可盡；若有情界種種言詞一切句義難問，如來一彈指頃，一一有情各為分別無能壞者。如來所得無礙靜慮境界甚深無測量者，假使一切世界有情皆得住於菩薩十地，多百千劫入勝等持，不能測量如來定境。如來之身量無邊際。何以故？隨所樂見，於一念頃能現無邊異類身故。如來天眼最勝清淨，一切世界一切有情色相差別及餘物類種種不同，如來皆見，如觀掌中阿摩洛果，諸人、天眼所不能及。如來天耳最勝清淨，一切有情音聲差別及餘物類所有音聲，一念悉聞解了其義。如來復有淨他心智，一切世界一切有情一一

思惟作業受果無邊差別，佛四威儀於一念頃皆悉了知。何以故？佛常在定無散亂故。天王當知！佛無失念，心不散亂，根無異緣。何以故？離煩惱習，最為清淨，寂靜無垢；有煩惱者，失念散亂，根有異緣；如來世尊無漏離垢，得一切法自在平等，常在等持及等至故。如來但住一種威儀，遊一等持乃至圓寂，諸人天等尚不能知，況復如來經無量劫修習無量無邊等持，而有人天能了知者！何以故？**如來功德不可度量、不可思議、不可觀故。**」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我聞如來三無數劫修行成佛，云何今說無量劫修？」

佛言：「天王！其義不爾。何以故？菩薩所趣無上菩提，無量功力乃得成辦，非不經於爾許劫數，而能證入法平等理，修至究竟乃稱成佛。」

於是最勝白言：「世尊！善哉！善哉！快說法要，善能勸發一切有情種植善根，遠離業障，欣樂佛果，修菩薩行。若有情類得聞如來功德威神，心生歡喜信受讚歎，當知不久成佛功德威神法器，況復有能受持、讀誦、書寫、供養、為他解說，彼所獲福不可思議！」

佛言：「天王！如是如是！彼有情類如來護持，已種善根經多劫數，若於過去供養多佛乃得聞佛功德威神。天王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心無疑惑，於七日中澡浴清淨著新淨衣，花香供養，一心正念如前所說如來功德及大威神，爾時，如來慈悲護念，現身令見使願滿足。若有闕少花香等事，但一心念功德威神，將命終時必得見佛。」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頗有有情聞說如是如來功德及大威神，不起信心而毀謗不？」

佛言：「亦有！謂有有情聞說如是如來功德威神法門，起

不善心瞋忿毀謗，於說法師生惡友想，彼後捨命必墮地獄多劫受苦；若諸有情聞說如是如來功德及大威神，歡喜信受讚歎憶念，於說法師生善友想；彼後捨命定昇人、天，展轉勝進乃至成佛。」

爾時，世尊出廣長舌相自覆面輪，次覆頭頂，次覆遍身，次覆師子座，次覆菩薩眾，次覆聲聞眾，然後乃覆釋、梵、護世、人非人等一切大眾，還收舌相告大眾言：「如來世尊有是舌相，豈當妄語？汝等大眾於我所說皆應信受，長夜獲安。」

說是法時，眾中八萬四千菩薩得無生忍，無量有情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數有情皆發無上正等覺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九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法性品第六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善說諸佛微妙功德及大威神，諸佛如來因何得此微妙功德及大威神？惟願世尊分別解說！」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如來所行及所得果，甚深微妙不可思議。」

最勝白言：「佛行何法說為深妙不可思議？」

佛言：「如來法性因果甚深微妙不可思議，功德威神及所說法利樂他事亦復如是。」

最勝復言：「云何法性甚深微妙不可思議？」

佛言：「天王！如來法性在有情類蘊、界、處中，從無始來展轉相續，煩惱不染本性清淨，諸心、意、識不能緣起，餘尋伺等不能分別，邪念思惟不能緣慮，遠離邪念無明不生，是故不從十二緣起說名無相，非所作法、無生、無滅、無邊、無盡、自相常住。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知法性清淨如是，無染無著遠離垢穢，從諸煩惱超然解脫。此性即名諸佛法本，福德智慧因之而起，本性明淨不可思議。天王！我今當說譬喻，汝應諦聽！善思念之。」

王言：「世尊！唯然！願說！」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譬如無價如意寶珠，裝飾瑩治皎潔 jié 可愛，體極圓淨無有垢濁，墮在淤泥經時已久，有人拾得歡喜取之，勤加守護不令墮落；法性亦然，雖在煩惱不為所染，後復顯現。天王！諸佛悉知有情本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

覆蔽不能悟入。是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作是念：『我當精勤為有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除其煩惱令得悟入。一切有情本性皆淨，當起尊敬不應輕凌，應同大師如法供養。』此諸菩薩由作是念，便能生起般若大悲；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即能證入不退轉地。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復作是念：『此諸煩惱無力、無能、自體虛妄、違清淨法。何以故？背一切智順生死故。清淨法性為諸法本，自性無本，虛妄煩惱皆從邪念顛倒而生。』

「**天王當知！譬如**四大依虛空立，虛空無依；煩惱亦爾，依於法性，法性無依。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知不起違逆，以隨順故煩惱不生。是諸菩薩觀察煩惱不生染著，謂作是念：『若自染著，云何說法令他出離？』是故菩薩斷滅著心，如實說教解有情縛。是諸菩薩復作是念：『若生死中有一煩惱能益有情，我則攝受，然無是事，故應斷滅。』是諸菩薩復作是念：『如昔諸佛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斷諸煩惱，我亦應爾。何以故？諸佛如來昔在因地，亦如是學成菩提故。』是諸菩薩由此二緣，方便善巧觀知法性；如是法性無量無邊，為諸煩惱之所隱覆，隨生死流沈沒六趣，長夜輪轉隨有情故名有情性。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起厭離心除五境欲，滅諸分別修無上道，是時此性名為出離，超一切苦故名寂靜，是究竟法世所樂求，一切種智常住微妙，因此法性能得自在受法王位。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初中後位觀察法性，一切平等本來寂靜，不為諸法之所罣礙，猶如虛空不為色礙。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知諸佛所說，一切妙行如量修行，法性功德不可具說，無有二相過一異境，

平等一相尋伺不行。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除二相：我相、法相。一切異生為執所縛，不識、不見、不得法性。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通達如是法性在諸有情無二、無別。何以故？諸法真如無異相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依此法性修諸善根，來入三有饒益有情，雖現無常而非真實。何以故？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知真法性故，具足方便大悲願力不捨有情；二乘、異生既無如是大悲願力，是故不見圓淨法性，不能如實饒益有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觀真淨法性。一切聖者如實悟入，無能修者、無所修法，無能行者、無所行法，無心、無心所，無業、無異熟，無苦、無樂。如是觀者名得平等，無異遠離隨順廣大，無我、我所、無高、無下，真實無盡常住明淨。所以者何？一切聖法由此成就，因是性故顯現聖者，諸佛如來無邊功德不共之法從此性生、由是性出，一切聖者戒、定、慧品從此性生，諸佛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從此性出。是性寂靜過諸名相，性是真實遠離顛倒，性不變異故稱真如，是聖智境故名勝義，非有非無、非常非斷、非生死非涅槃、非染非淨、離一離異、無相無名。

「天王當知！此諸菩薩復作是念：『法性離相，諸法離相無二無別。何以故？諸法離相即法性離相，法性離相即有情離相，有情離相即法界離相，法界離相即諸法離相，如是離相求不可得。法性真如、有情真如無二無別，有情真如、法性真如無二無別，法性真如、諸法真如無二無別，諸法真如、諸佛真如無二無別；法性真如、三世真如不相違逆，過去真如、未來真如不相違逆，未來真如、現在真如不相違逆，現在真如、過去真如不相違逆；三世真如即蘊、界、處真如，蘊、界、處真

如即染淨真如，染淨真如即生死、涅槃真如，生死、涅槃真如即一切法真如。』

「天王當知！真如名為無異、無變、無生、無諍，自性真實，以無諍故說名真如；如實知見諸法不生，諸法雖生真如不動，真如雖生諸法而真如不生，**是名法身**。清淨不變如虛空無等等，一切三界無有一法所能及者，遍有情身無與等者；清淨離垢本來不染，自性明淨、自性不生、自性不起，在心意識非心意識，性即是空、無相、無願；遍虛空界諸有情處一切平等，無量、無邊、不異、不別；非色、受、想、行、識，不離色、受、想、行、識，非地、水、火、風大，不離地、水、火、風大；無生，不離生；雖逆生死，不順涅槃；眼不能見，耳不能聞，鼻不能嗅，舌不能嘗，身不能覺，意不能知；不在心意識，不離心意識。天王當知！**是名法性**。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以能通達此法性故修行清淨，能於三千大千世界諸瞻部洲城邑聚落示現色身，所現身者非色非相而現色相，雖非六根所行境界而化有情常無休息，為說此身無常、無我、是苦、非淨，知諸有情有寂靜性，故為示現無量種身，方便善巧令彼受化，知一切身都無作者亦無受者如木石等而為有情說清淨行。**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通達法性即得自在**，無有移動而起智業，遊戲神通種種示現，安住自在而能示現種種威儀，自在能趣一切相智，皆悉通達一切法性。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自在是無盡相，遍一切處無色現色，自在遍觀諸有情心，見如實心性；自在憶念，無邊無數劫相續不斷；自在變化，住解脫相；自在漏盡，為有情故不證漏盡；自在出世，是聖智境；自在甚深，聲聞、獨覺不能測量；自在堅牢魔不能壞，坐菩提座成就佛法最為第一；自在隨順轉妙法輪；自在調化一切有情；自在受位得法自在。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通達甚深法性，得是自在，修是自在，即得一切靜慮、解脫、等持、等至，不繫三界。所以者何？遠離一切虛妄分別、煩惱繫縛、顛倒執相。若欲受生，於生自在，遠離繫縛；若欲現滅，於滅自在，隨其生處，恒攝大乘成熟佛法；能於十方推求佛法竟不可得，知一切法同一佛法非常非斷。何以故？推求此法不可得故，以如實理求不可得。此法不可說有說無，亦無名相過此境界，若離名相即是平等，若法平等即無執著，無可執著是法真實，若著真實即是虛妄，以不著故即非虛妄，無所滯著心即無礙，無礙即無障，無障即無諍，若法無諍即同虛空不繫三界；若一切處無所繫屬，是法無色、無相、無形；若法無色、無相、無形，應知是法隨彼境界而離能知亦離所知。何以故？是中無有少法可覺、少法能覺，是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通達平等。」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觀察發起大慈、大悲、大喜、大捨，都不見我，不見有情，乃至不見知者、見者，雖行布施而無所捨，雖持淨戒而離戒相，雖修安忍而心無盡，雖修精進而離其相，雖修靜慮而無所寂，雖修般若而無所緣，雖修念住而無所取，雖修正斷而心平等，雖修神足而離戲論，雖修根、力而不分別有情諸根及離愆 qiān 失，雖修覺支而無分別，雖修道支而無功用，雖修淨信而無所著，自然智慧憶念諸法平等智心，修諸妙定無分別心，觀察妙慧無止息心，修奢摩他無所見心，修毘鉢舍那無所念心，修佛隨念通達法界平等之心，修法隨念無所住心，修僧隨念本心清淨，教化有情不起分別；法界之心攝一切法，如虛空心嚴淨佛土，無所得心得無生忍，無進退心得不退轉，遠離相心不見有相，三界平等心莊嚴菩提座，無所覺心知一切法，雖轉法輪不見說、聽，雖現涅槃而知生死本性平等。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

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觀法，不見能觀，不見所觀，即時能得遊戲自在。何以故？自心清淨能見一切有情淨故。天王當知！譬如虛空遍滿一切，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亦如是。」

說此法時，眾中八萬四千天人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三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有情遠塵離垢生淨法眼，一萬二千苾芻諸漏永盡。

爾時，佛告最勝天言：「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得清淨深如大海，福德智慧不可測量，能現出世諸功德寶，有情用之，乃至菩提無有竭盡，菩薩福德亦復不減；猶如大海多出眾寶，菩薩智慧甚深難入，聲聞、獨覺無能涉者，亦如大海小獸不入，菩薩智慧廣大無邊。何以故？無著、無住、無色、無相。菩薩智慧從初至後次第轉深，初菩提心、後一切智。菩薩法爾不與煩惱惡友共住，世間智慧若入菩薩智慧海中，一相、一味所謂無相，趣一切智無分別味。菩薩智慧觀一切法不見增減。何以故？通達平等深法性故。菩薩所有大慈悲力不違本願，一切聖者之所依處，為諸有情永劫說法無有窮盡。天王！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通達如是甚深法性。

「天王！菩薩善能通達世俗諦法，雖說諸色而非實有，推求此色終不取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雖說地界而非實有，推求地界終不取著，水、火、風、空、識界亦復如是；雖說眼處而非實有，推求眼處終不取著，耳、鼻、舌、身、意處亦復如是；雖說色處而非實有，推求色處終不取著，聲、香、味、觸、法處亦復如是；雖復說我而非實有，推求此我終不取著，有情乃至知者見者亦復如是；雖說世間而非實有，推求世間終不取著；雖說世法而非實有，推求世法終不取著；雖說佛法而非實有，推求佛法終不取著；雖說菩提而非實有，推求菩提終不取著。天王當知！凡有言說名世俗諦，此非真實，若無

世俗即不可說有勝義諦。是諸菩薩通達世俗諦不違勝義諦，由通達故，知一切法無生無滅、無成無壞、無此無彼，遠離語言文字戲論。天王當知！勝義諦者離言寂靜，聖智境界無變壞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是名菩薩通達勝義。**」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若一切法無生無滅，自性空離，云何有佛出現世間及轉法輪？云何菩薩於無生法而見有生？」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法無滅是故無生。何以故？性不變故，但由世俗見有生滅，皆是虛妄非真實有。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見因緣法，知世俗諦空無所有，不見堅實，非有似有，如幻、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變化事、如尋香城，搖動不安從因緣起，是諸菩薩以妙般若觀諸法空，廣說乃至從因緣起，作是思惟：『此等諸法今見有生、有住、有滅，何因緣生？何因緣滅？』既思惟已，即如實知無明因緣故生諸行，依行生識，廣說乃至由有故生，生即有老，老故有死及愁歎苦憂惱。是故修行為斷無明，無明若斷餘十一支展轉隨滅，如身若斷命等隨滅。天王當知！邪見外道為求解脫，但欲斷死不知斷生，若法不生即無有滅。譬如有人塊 kuài 擲 zhì 師子，師子逐人而塊自息，菩薩亦爾，但斷其生而死自滅；犬唯逐塊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外道亦爾，不知斷生終不離死。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知因緣諸法生滅。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知緣生法空無所有，不起我慢；生富貴家，不起豪富、尊貴二慢；生貧賤家，自知宿業不甚清淨得果下劣，心起厭離便求出家，作如是念：『如我此身雜業所得，更修淨業令自清淨，使他亦爾；自既求度亦復度他，自求出離亦解他縛。』以是因緣，便起精進遠離懈怠，障道惡法皆應斷除，助道善法皆應增長，勤修精

進作是思惟：『我負重擔，應當自滅一切煩惱，度脫有情不應懈怠。』**是諸菩薩**親近師長，多聞、少聞、有智、無智、持戒、破戒俱生佛想恭敬同學，思惟：『我今依師學習，修善未滿應令滿足，煩惱未盡應斷令盡，守護善法捨離不善，具一切智憐愍世間，大悲福田煩惱寂靜。天人師者是我大師，善得勝利，一切天、人皆事法主以為大師。』**是諸菩薩**作是思惟：『佛說淨戒，設為身命亦不毀犯。如世尊說：隨順佛教，即供養佛。婆羅門等種種飲食信心施與，如法受用，不令彼人空無果報，食者、施者俱得利益。婆羅門等以沙門名，而於菩薩作福田想。』**菩薩應當如理如量修行正法，即令顯現沙門功德、福田功德。**菩薩如是自行化他未嘗 cháng 休廢。

「**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修行則能隨順一切世間，見瞋忿者生下劣心，見憍慢者起無我想，見邪曲者起正直想，見誑語者起如實言，於惡言者常說愛語，見剛強者示現柔和，見殄 chěn 毒者則生慈忍，見邪法者則生大慈，見苦惱者則生大悲，見慳嫉者則行布施。此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隨順世間智故生淨佛土。何以故？持戒無缺，離諸雜穢，修平等心，於有情所具大善根，不著名利，有清淨信無所希望，勤行精進不生懈怠，修諸靜慮離散亂法，以微妙慧而習多聞，諸根無缺具足利智，常修大慈遠離瞋惱，以是因緣生淨佛土。」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如佛所說修戒等法生淨佛土，為要備 bèi 修，為隨修一生淨佛土？」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有菩薩於前所說種種法中，淨修一行即備眾法，如是一行亦生淨土。何以故？一一行中具眾行故。」

「**是諸菩薩生淨佛土不為胎污。**何以故？是諸菩薩造作佛像修營僧園，佛制多前香泥塗地燒香供養，或布妙華，或以香

湯灌洗佛像，於僧園內掃灑 sǎ 泥塗，父母師僧慈心供侍，同學善友及諸沙門以平等心恭敬供養，持此善根與有情共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令諸有情皆得清淨，菩薩如是即得離欲。何以故？心無取著不染朋黨，背諸境界遠離愛緣，於妙欲境心不愛染，佛所說戒如實修行，於四供養少欲喜足，趣得支身心常怖畏，恒樂寂靜遠離之法。如是菩薩不著俗事，即得淨命，無偽威儀欺詐語意，謂施主前終不偽現，安庠 xiáng 徐步視前六肘，不顧左右邪命威儀，無施主時即便縱誕；又對施主不為利養出順彼意細語美言，無施主時語便麁 cū 鄙；見他行施心實起貪，而言不須，不得便惱；語現少欲，心多貪利。是諸菩薩無如是等求利之相，若見施主終不發言：『三衣弊壞，什物闕少，或須醫藥。』又對施主終不發言：『某甲施主施我此物，彼人謂我持戒、多聞、大悲心淨，雖爾讚歎，我無此德，唯勤修善報施主恩。』

「是諸菩薩不對白衣自讚毀他而求名利，見施餘人不生瞋惱，終不諂曲而以取財，不詐親善害他取物，不希他辱戲弄取財。施主擬 nǐ 施若所讚人、或說法者、或復大眾，或未別擬，或施未決，菩薩終不入中取分。若受施財終不執著：『此是我物，此是我有。』尋當迴施諸餘沙門或婆羅門、師僧、父母及餘貧乏平等受用。若財物盡不以為憂，少日不得心無苦惱。

「是諸菩薩若受他施、若迴施他二俱清淨，行清淨故心不疲勞。何以故？是諸菩薩為利有情久處生死，而不厭患，若有魔事眾苦逼切，心無退轉；若人欲行二乘之道，即為說法不憚 dàn 劬 qú 勞，菩薩自修菩提分法終無厭倦。此諸菩薩如是精進，則能隨順佛正教行。何以故？此諸菩薩遠離放逸，心常謹慎，善自攝身不造諸惡，語、意亦爾。雖處現在恒懼未來，斷諸惡法令永不起，言必附理，常說法教非法不言，棄雜穢業修純淨

行，不毀佛教，遠離煩惱不淨之法，是則護持如來正教，諸惡不善皆斷離之。此諸菩薩如是隨順清淨佛教，若見有情舒顏含笑遠離嘖蹙。所以者何？心離穢濁諸根清淨，離瞋恚垢內無恨結。菩薩如是，即得多聞觀察生死，能如實知貪、瞋、癡火燒然迷亂，亦如實覺有為無常，一切行苦，諸法無我，世間有情耽著戲論，又如實覺一切法中唯有涅槃最為寂靜，聞他說法，即能思義傳以授人，發大慈悲起堅固念，若不聞法即無思修。是故聞慧如眾字本，一切智慧因之而生。既得多聞則護正法。若未來世正法滅時，有諸有情樂勤修行，不值法炬，無人為說甚深法要；菩薩爾時即為宣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有情修戒、定、慧，因而讚曰：『汝善男子！能於如是正法滅時，發菩提心求無上覺，為欲利樂一切有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三世諸佛之所行處，汝若勤修大覺非遠。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與大菩提不相離故。如人種穀其苗已秀，當知是人獲果不久；菩薩亦爾，求大菩提得聞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去佛決定非遠。善男子等！若有捨離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更依餘經求無上覺，若能證得，必無是處。譬如王子捨其父王，更就餘人求為太子，決不可得；菩薩亦爾，求一切智必因般若波羅蜜多，若依餘經定不能得。譬如犢子若欲須乳必依其母，若就餘牛則不可得；菩薩亦爾，求大菩提要依般若波羅蜜多，若依餘法必不能證。』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親近般若波羅蜜多為法王子，相好嚴身諸根無缺，行佛行處，覺佛所覺，救護一切苦惱有情，善能通達佛所說教，常修梵行遠離染濁，守護諸佛一切智城，是諸菩薩為法王子，釋、梵、護世皆共尊重。何以故？行菩薩道已得不退，一切惡魔不能傾動，安住佛法，通達一切空平等理，不信外緣。如是安住佛法智慧，不與聲聞、獨覺等共，超

過世間住無生忍。

「是諸菩薩能如實知一切有情貪瞋癡品上中下異，亦如實知善及堅固心品差別。如實知己，各各為說諸對治門，如是善能化有情類。是諸菩薩，若有有情應見佛身而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見菩薩身而得度者，現菩薩身而為說法；見獨覺身而得度者，現獨覺身而為說法；見聲聞身而得度者，現聲聞身而為說法；若見釋、梵、婆羅門、刹帝利、長者、居士等身而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化諸有情令得度脫。

「是諸菩薩心性慈和正直軟善，無諸諂曲嫉妬垢穢，心常清淨離麤 cū 惡語，多行忍辱親狎 xiá 有情。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在處安樂。所以者何？具足正見及清淨見、清淨之行，所行境界與心相應；若心相違惡不善法、境界穢處，斯則不行。

「是諸菩薩見同學人深心歡喜，若財若法皆共受用，唯行佛道，唯佛為師。菩薩如是在處安樂，具諸攝法而攝有情，以利益施，若安樂施、若無盡施攝諸有情；以利益語，若有義語、若如法語、若不異語攝諸有情；以財利益平等，若身利益平等、若命利益平等、若資具利益平等攝諸有情。天王當知！利益施者即是法施，安樂施者即是財施，無盡施者即示正道；利益語者令生善法，有義語者令見正理，如法語者隨順佛教，不異語者說如實法；財利益平等者謂可飲食及衣服等，身利益平等者如以攝衛利益己身令他亦爾，命利益平等者謂諸珍寶名為外命，資具利益平等者謂象馬等一切淨財。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自行與他皆悉同等。

「是諸菩薩受生端正，常能修習寂靜威儀、不偽威儀、清淨威儀，眾所樂見內外溫善，觀者無厭能悅人意，一切有情咸

所愛重，其有見者皆發善心，瞋忿者見心則和解。**此諸菩薩**如是端正堪為依止，等護有情令煩惱滅，能引有情出離生死，無邊曠野能度有情，世間險難無眷屬者為作親友，煩惱病者為作良醫，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明有情為作法炬。如是菩薩為諸有情作所依止，善療眾病如藥樹王。如有樹王名為善見，根莖枝葉及諸花果色、香、味、觸皆能療病；此諸菩薩亦復如是，從初發心乃至究竟，常為有情療煩惱疾。菩薩多有福德智慧，諸有見聞眾病皆愈。

「**是諸菩薩**功德相應，隨力所堪供養三寶，有疾病者皆施醫藥，若見飢渴即施飲食，若寒凍者即施衣服，親教軌範 fàn 盡心承事，同學法人合掌恭敬，造僧住處給施園田，隨有資財時時施與，所有僕 pú 隸 lì 如法料理，聞有名德梵志、沙門、修正行者時時諮覲 jìn。**此諸菩薩**能生眾善，有巧方便化度有情，住此佛土身不動搖而遊無邊諸佛世界佛菩薩所諮受正法，或現供養無量如來，或現修習助菩提分，或現供養初成佛者，或現自身成等正覺，或現為眾轉妙法輪，或現涅槃作大饒益，或應度者為現化身，皆令得見獲得利樂；雖作如是種種佛事，而不作意亦無分別。」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世尊！云何此諸菩薩作種種化無分別心？」

佛言：「天王！譬如日月雖照一切而不分別：『我發光明能有所照。』然有情類自業勢力，感得日月晝夜巡照；此諸菩薩亦復如是，雖現化身而無分別。何以故？有情各有宿世善業，菩薩昔發度有情願，由此願力，隨彼所念即現化身故無分別。此諸菩薩方便善巧，能作如是化有情事，速趣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此諸菩薩布施圓滿，持戒清淨無穿缺雜，戒品清淨過諸聲聞及獨覺等，具足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巧便、妙願、

力、智及諸如來不共功德，超諸聲聞、獨覺地故。天王當知！菩薩初地乃至十地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如是行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說是法時，二萬天子遠塵離垢生淨法眼，三萬菩薩得無生忍，八萬四千諸天及人俱發無上正等覺心，無量百千諸健達縛及緊捺洛遶鷲峯山歡喜合掌讚歎如來，無量百千諸藥叉眾遶鷲峯山歡喜合掌雨眾妙華而供養佛。

十方無量殑伽沙等諸佛世界各有無量菩薩來集讚歎：「如來世尊善為諸菩薩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因是般若波羅蜜多，得有人、天、四向、四果及有獨覺道與菩提，亦有菩薩十地、十度，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不共法、一切相智、一切智等無邊佛法皆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如世間事皆依虛空，虛空無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為眾法本，而自無依。願令我等於當來世，為諸菩薩摩訶薩等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如今世尊所說無異。」作是語已，持諸香花奉散如來及諸眾會。

時，有無量鷲峯山中舊 *jiù* 住天神及餘集者，空中讚曰：「希有！世尊！我等憶念無量諸佛已曾於此鷲峯山中，為諸大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如今無異。」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空中天神寧有智慧知佛境界久近差別，言無量佛已曾於此宣說般若波羅蜜多？」

佛言：「天王！此天神眾皆是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是故能知過去佛境久近差別。天王！我昔為菩薩時，亦曾生彼天神趣中，見無量佛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眾會宣說妙法乃至涅槃，我常敬禮合掌讚歎。何以故？彼天神趣壽量長遠，見聞往昔無邊事故。」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光德，即從座起，偏覆左肩，右

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諸佛菩薩應居淨土，云何世尊出現於此穢惡充滿堪忍世界？」

佛告光德：「天子當知！諸佛如來所居之處皆無雜穢即是淨土。」於是如來以神通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琉璃所成，無諸山陵、堆阜 fù、荊 jīng 棘 jí，處處皆有寶聚、香花、軟草、泉池、八功德水、七寶階 jiē陛 bì、花果草木，咸說：「菩薩不退法輪無諸異生、聲聞、獨覺。雖有菩薩從十方來，不聞餘聲，唯常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處處蓮華如車輪量，青紅赤白眾寶莊嚴；諸花臺中皆有菩薩結跏趺坐思惟大乘，見此如來處大集會為菩薩眾說甚深法，無量百千釋、梵、護世供養、讚歎、恭敬圍遶。

爾時，光德見斯事已踊躍歡喜，讚歎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如來所說真實不虛，諸佛如來所居之處皆無雜穢即是淨土。如佛所說其義無二，有情薄福見淨為穢。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甚為希有！況能書寫、受持、讀誦、為他演說！」

佛告光德：「天子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無量大劫以無礙心施諸有情種種財物。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清淨信書寫此經，轉施他人受持、讀誦**所獲功德甚多於前**。何以故？財施有竭，法施無窮。何以故？財施但能得世間果、人天樂果，曾得還失，今雖暫得而後必退；若以法施得未曾得，所謂涅槃，定無退義。

「設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十善業道。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淨信心受持、讀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他演說，**功德勝彼無量無邊**。何以故？一切善法皆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

「設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證得四向、四果、獨

覺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淨信心受持、讀誦、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勝前無量無數。何以故？聲聞、獨覺皆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諸菩薩法皆從般若波羅蜜多而得出現，因此般若波羅蜜多有佛出世；是故般若波羅蜜多隨所在處，當知即是妙菩提座，亦是如來轉法輪處。善男子等！應念此處常有如來、應、正等覺。何以故？一切諸佛皆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若人供養如來形像所獲功德，不如供養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三世諸佛皆因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有故。」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平等品第七

爾時，最勝復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世尊說法性平等，何謂平等？等何法故名為平等？」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等觀諸法自性寂靜、不生不滅，故名平等；一切煩惱虛妄分別，自性寂靜、不生不滅，故名平等；名相分別自性寂靜、不生不滅，故名平等；滅諸顛倒不起攀緣，故名平等；能緣心滅，無明、有、愛即俱寂靜，癡愛滅故不復執著我及我所，故名平等；我、我所執永滅除故名色寂靜，故名平等；名色滅故邊見不生，故名平等；斷常滅故身見寂靜，故名平等。天王當知！能執、所執一切煩惱障善法者依身見生，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滅身見，一切隨眠及諸煩惱皆永寂靜，作願亦息。譬如大樹拔除根株，枝條tiáo、葉等無不枯死；如人無首，命根等絕。隨眠煩惱亦復如是，若斷身見餘皆永滅。若人能觀諸法無我，能執、所執皆永寂滅。」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云何我見起障真理？」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於五取蘊妄謂有我即起我見，真實之法自性平等，無能、所執，我見相違是故為障。天王當知！如是我見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間，都無所住名為寂靜，即是平等；遠離我見，通達平等，名真實空；觀察此空、無相、無願自性寂靜、不生不滅、不取不著，遠離我見，故名平等。天王當知！所言我者無來無去、無有真實、虛妄分別，法從妄生亦是虛妄。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觀如是法遠離

虛妄，是故名為寂靜平等。天王當知！能執、所執名為熾然，離名寂靜；諸煩惱障名為熾然，離名寂靜。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如實知能執、所執諸煩惱滅為增善法，斷能、所執及諸煩惱不見可生，不見可滅，故名平等；修一切種波羅蜜多遠離魔障，不見可修，不見可離，故名平等。菩薩常緣菩提分法，不起聲聞、獨覺作意，於菩提分聲聞、獨覺不見異相，故名平等；緣一切智，心不休息常修空行，由大悲力不捨有情，故名平等。

「天王當知！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一切法心緣自在，心緣無相而修菩提，不見無相及菩提異，故名平等；心緣無願不捨三界，不見無願及三界異，故名平等；觀身不淨，心住清淨；觀行無常，心緣生死而不厭捨；觀有情苦，住涅槃樂；觀法無我，於有情類起大悲心，常為有情說不淨藥，不見貪病；常說大慈，不見瞋病；常說緣起，不見癡病；為等病者說無常藥，不見等病及無常異。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一切法心緣自在，緣離貪法，為化聲聞；緣離瞋法，為化獨覺；緣離癡法，為化菩薩；緣一切色，願得如來清淨妙色無所得故；緣一切聲，為得諸佛微妙音聲無所得故；緣一切香，願得諸佛清淨戒香無所得故；緣一切味，願得如來味中第一大士夫相無所得故；緣一切觸，願得如來柔軟手掌無所得故；緣一切法，願得如來寂靜之心無所得故；緣諸布施，為得成就佛相好身；緣諸淨戒，為得圓滿嚴淨佛土；緣諸安忍，願得諸佛大梵音聲及得諸佛淨光明身；緣諸精進，為度有情常無間斷；緣諸靜慮，為欲成就廣大神通；緣諸般若，為斷一切妄見煩惱；緣諸大慈平等無礙，為諸有情皆得安樂；緣諸大悲，為護正法救拔有情生死大苦；緣諸大喜，為得說法無礙自在悅樂有情；緣諸大捨，為不執見有情煩惱、結、縛、隨眠。

「天王當知！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見二事名平等行；緣四攝法，為化有情；緣慳嫉過，為捨資財修行布施；緣破戒失，為住淨戒；緣瞋忿失，為得安忍；緣懈怠失，為成如來大精進力；緣散亂失，為得如來寂靜勝定；緣惡慧失，為成如來無礙智慧；緣二乘法，為欲成就無上大乘；緣諸惡趣，為欲濟拔一切有情；緣諸善趣，為欲令知諸人、天果皆當敗壞；緣諸有情，為令了達都無堅實，唯有虛妄；緣佛隨念，為得成就助道勝定；緣法隨念，為得通達諸法祕藏；緣僧隨念，為和合眾心無退轉；緣捨隨念，為無愛著；緣戒隨念，為得淨戒；緣天隨念，為成菩提諸天讚歎；緣自身相，為得佛身；緣自語相，為得佛語；緣自意相，為得諸佛平等之心；緣有為法，為成佛智，緣無為法，為得寂靜。

「天王當知！若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無有一心一行空過而不迴向一切智者。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遍緣法而能不著，是故名為方便善巧觀一切法，無不趣向大菩提者。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出諸物，無不皆為有情受用；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緣境界無不饒益趣向菩提。譬如眾色無有不因四大種者；如是菩薩所緣境界無有一法不趣菩提。何以故？菩薩修行皆因外緣而得成立，謂諸菩薩因慳嫉者，成就布施波羅蜜多；因背恩者，成就淨戒波羅蜜多；因惡性者，成就安忍波羅蜜多；因懈怠者，成就精進波羅蜜多；因散亂者，成就靜慮波羅蜜多；因愚癡者，成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損惱菩薩，菩薩因彼伏斷瞋恚。

「菩薩若見修行善法向菩提者，生己子心，如是菩薩讚不生喜，毀不生瞋；見無樂者，起大慈心；見有苦者，起大悲心；見有樂者，起大喜心；見無苦者，起大捨心；因難化者，發奢摩他；因易化者，發毘鉢舍那；因信行者，起知恩智；若見有

情外惡緣勝、外善緣劣，則勤守護；若見因力有強勝者，種種方便令受教法；若見智慧開悟有情，則為宣說甚深法要；若見有情廣說乃悟，則為次第宣說諸法；若諸有情執著文字，為說句義令得開曉；若已學止，為說妙觀；若已學觀，為說寂止；若執持戒，為說地獄；持戒無執，則不說之；若執聞慧，為說思修；若執等持，為說般若；若有愛樂阿練若者，即為彼說心遠離法；若有樂聞佛功德者，即為彼說無上聖智；為貪欲者，說不淨法；為瞋恚者，說慈悲法；為愚癡者，說緣起法；為等分者，說種種法，或說不淨，或說慈悲，或說緣起；已調伏者，為說淨戒、勝定、妙慧；應入佛乘而受化者，為次第說波羅蜜多；應以抑挫而受化者，先折其詞後為說法；應種種言而受化者，即為彼說因緣、譬喻令得開解；應以深法而受化者，為說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無我無法；著諸見者，為說法空；多尋伺者，為說無相；著有為者，為說無願；著諸蘊者，為說如幻；著諸界者，為說無性；著諸處者，為說如夢；著欲界者，為說熾然；著色界者，為說行苦；著無色界者，為說諸行無常；難化有情，為讚聖種；易化有情，為說靜慮及無量心；若聞生天而受化者，為說快樂；因聲聞法而受化者，為說聖諦；因獨覺法而受化者，為說緣起；因菩薩法而受化者，為說淨心大慈悲法；修行菩薩，為說福慧；不退菩薩，為說淨土；一生所繫菩薩，為說嚴菩提座；應以佛說而受化者，為其相續次第而說。

「天王當知！如是菩薩修行清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得諸自在，說法利益無有空過。」

說是菩薩自在法時，三萬天人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五千菩薩得無生忍。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諸佛法爾現微笑時，種種色光從面門出，青黃赤白紫頗胝迦普照十方無邊世界，現希有事還至佛

所，右邊三匝入佛頂中。

時，舍利子觀斯瑞相，心懷猶豫，即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現此瑞相？」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此最勝天已曾過去無量、無數、無邊大劫，於諸佛所修行一切波羅蜜多，為諸菩薩守護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因緣，今得值我諮受般若波羅蜜多；於未來世復經無量無數大劫修習無上菩提資糧，然後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十號具足，**佛名功德莊嚴**，土名最極嚴淨，劫名清淨。其土豐fēng樂人眾熾盛，純菩薩僧無聲聞眾。彼土大地七寶合成，眾寶莊嚴平坦如掌，香花、軟草而嚴飾之，無諸山陵、堆阜fù、荊棘，幢幡、花蓋種種莊嚴。有大都城名為難伏，七寶羅網彌覆其上，金繩交絡角懸金鈴，晝夜六時空天奏樂及散種種天妙香花。其土人眾歡娛受樂勝妙超彼他化天宮；人天往來不相隔礙，無三惡趣及二乘名。彼土有情唯求佛智，其佛恒為諸大菩薩宣說種種清淨法要；無量無邊菩薩眷屬無邪見執、破戒、邪命，亦無盲聾、瘡癰、背偻lǚ及根缺等諸醜chǒu惡事，二十八相莊嚴其身。彼土如來壽八小劫，諸人天眾無中天者。佛有如是無量功德，若欲說法先放光明，諸菩薩眾遇斯光已，即知世尊將欲說法，我等今者宜應往聽。時天為佛敷師子座，其量高廣百踰繕那，種種莊嚴無量供養。世尊昇座為眾說法，彼諸菩薩聰明利根，一聞領悟離我我所，資具、飲食應念即至。」

佛說最勝受記法時，五萬天人深心歡喜，俱發無上正等覺心，皆願未來生彼佛土。

爾時，最勝聞佛所說，歡喜踊躍得未曾有，上昇虛空七多羅樹。時，三千界六種變動，諸天伎樂不鼓自鳴，散眾天花以供養佛及大菩薩、最勝天王。時，彼天王從空而下，禮佛雙足退坐一面。

第六分現相品第八

時，舍利子問最勝言：「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通達法性，爾時即應坐菩提座，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度有情眾，何緣先現苦行六年、降伏天魔，後成正覺？」

最勝答曰：「大德當知！菩薩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通達法性，實無苦行，為伏外道故示現之，而彼天魔是欲界主，稟性調善實不應壞，為化有情故示降伏。謂諸外道自稱能修苦行第一，是故菩薩示現能修過彼苦行，謂諸有情或見菩薩屈一膝立；或見菩薩舉兩手立；或見菩薩視日而立；或見菩薩五熱炙身；或見菩薩倒懸其身；或見菩薩臥於棘刺，或臥牛糞，或坐於石，或復臥地，或臥其板，或臥杵上，或臥灰土；或見菩薩唯著板衣，或著芒衣，或著草衣，或著樹皮，或著茅衣，或復露形，或面向日隨日而轉；或見菩薩唯食稗 bà i 子，或復食麥 mài，或食草根，或食樹葉，或花或果，或食薯蕷 yù、或芋 yù、或藕、或豆、或穀 gǔ、或麻、或米，或六日一食，或飲水度日，或於一日食一滴酥、或一滴蜜、或一滴乳，或無所食，或恒熟眠。現如是等種種苦行經於六年一無虧 kuī 失；然實菩薩無斯苦行，應度有情而自見有菩薩如是現苦行。時有六十那庾多諸天人眾，因見此事安住三乘；復有天人宿善根力深樂大乘，則見菩薩坐七寶臺，身心不動舒顏含笑入勝等持，時經六年方從定起；有天人眾深樂大乘欲聽聞者，則見菩薩端坐說法經於六年。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降天魔，伏諸外道，大悲化度一切有情，既經六年從定而起，隨順世法詣無垢河，洗浴出已於河邊立。有牧牛女搆 gòu 百乳牛以飲一牛，搆 gòu 此牛乳用作乳糜奉獻 xiàn 菩薩。復有六億

天、龍、藥叉、健達縛等各持種種香美飲食而來奉獻，咸作是言：『大士！正士！惟願受我飲食供養。』菩薩愍之皆悉為受。時牧牛女、天、龍、藥叉、健達縛等互不相見，各見菩薩獨受其供。時有無量諸天、人等，因見受供咸得悟道，是故菩薩為示現之。菩薩爾時實不洗浴，亦不受彼人、天等供。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示現行詣菩提座。時有地居天名曰妙地，與天神眾周遍掃飾，灑 sǎ 以香水，散以妙花。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領自天眾，雨天妙花供養菩薩。天主帝釋、時分天王領自天眾，住虛空中奏天樂音讚歎菩薩。喜足天王領自天眾，持七寶網彌覆世界，其網四角懸紫金鈴，皆雨眾寶供養菩薩。善化天王領自天眾，持紫金網彌覆世界，作諸天樂雨種種花供養菩薩。自在天王領自天眾，諸龍藥叉、健達縛等各持種種上妙供具供養菩薩。堪忍界主大梵天王既見菩薩詣菩提座，即告一切梵天眾言：『汝等當知！今此菩薩堅固甲冑 zhòu 而自莊嚴，不違本誓心無厭怠，諸菩薩行皆已滿足，通達無量化有情法，諸菩薩地皆得自在，於諸有情其心清淨，善知一切根性差別，通達如來甚深祕藏，超覺一切魔之事業，集諸善本不待外緣，一切如來共所護念，普為含識開解脫門，大將導師摧魔軍敵，於大千界獨稱勇猛，善施法藥為大醫王，解脫灌頂受法王位，放智慧光普照一切，八法不染譬如蓮花，諸總持門無不通達，深廣難測猶若大海，安固不動如妙高山，智慧清淨無諸垢濁，內外皎潔 jié 如末尼珠，於諸法相皆得自在，梵行清白已到究竟。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度有情，詣菩提座，結跏趺坐，降伏魔怨，為成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及十八不共法等無量無邊諸佛功德轉大法輪作師子吼，以法普施一切有情，各隨所宜皆令滿足，為諸有情法眼清淨，以無上法降伏外道，欲示諸

佛本願成就，於一切法而得自在。汝等可往供養菩薩。』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示現行詣菩提座。時於雙足下千輻輪相各放無量微妙光明，普照地獄、傍生、鬼界，其中有情遇斯光者，即皆離苦身心安樂。時龍宮內有大龍王名迦履迦，遇斯光已生大歡喜，告諸龍言：『此妙光明來照我等，令我等輩身心安樂。我於往昔曾見此光，時有如來出興于世，今既有此微妙光明，定知世間有佛出現，宜共嚴辦種種香花、眾妙珍財、幢幡花蓋，作諸伎樂往詣供養。』於是龍王將諸眷屬齎 jī 持供具，普興大雲降灑 sǎ 香雨，往詣菩薩作諸伎樂施設供養，右遶菩薩而讚歎言：『微妙光明普令歡樂，決定最勝佛出無疑；種種奇珍莊嚴大地，所生草木悉變成寶，江河皆靜無風浪聲，准此定知佛出於世；釋、梵、日、月光明不現，惡趣清淨，佛出無疑。譬如有人少失父母，年既長大忽然還得，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一切世間覩佛出現，各共歡喜亦復如是。我等過去曾供養諸佛，今值法王人中師子，是則我等生不空過。』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菩提樹下受草敷座，右遶七匝正念端坐，下劣有情見如是相；諸大菩薩見有八萬四千天子各別敷一大師子座，諸師子座眾寶合成，七寶羅網彌覆其上，各於四角懸妙金鈴，幢幡繒蓋處處羅列。菩薩遍此八萬四千師子座上俱各安坐，而諸天子互不相見，各謂：『菩薩獨坐我座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以是因緣深生歡喜，於無上覺皆得不退。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眉間毫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諸魔宮殿皆失威光。時，諸魔王咸作是念：『以何緣故，有此光明映蔽我等威光宮殿，詎 jù 非菩薩坐菩提座將證無上正等菩提？』念已共觀，方見菩

薩菩提樹下坐金剛座。見已驚怖召集魔軍，無量百千種種形貌，持種種伎、種種幢幡，出種種聲，能令聞者竅 qiào 穴毛孔普皆流血。菩薩爾時以大悲力，令魔軍眾不能出聲，是名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憶念過去無量億劫精進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慈悲喜捨、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寂止、妙觀、三明、八解皆悉圓滿。念已即申金色右手，自摩其頂乃至遍身，作如是言：『我欲濟拔有情眾苦而起大悲。』時，諸魔王及彼眷屬，聞菩薩語即皆顛仆。菩薩爾時以大悲力，令諸魔眾聞空中聲：『汝可歸依能施無畏救護一切淨戒大仙。』魔及眷屬聞此聲已，猶伏在地作如是言：『唯願大仙救濟我命。』是時，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放大光明，其有遇者皆離怖畏；魔及眷屬覩斯神變，恐怖、歡喜二事交懷。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令諸有情所見各別，謂或有見如是降魔，或有有情不見斯事；或見菩薩但居草座；或見菩薩處師子臺；或見菩薩在地而坐；或見空中坐師子座。見菩提樹其相亦別，謂或見是[樅-廷+(畢-山+田)]³ bì鉢羅樹；或有見是天圓彩樹；或見此樹眾寶合成；或見此樹高七多羅；或見此樹八萬四千踰繕那量，有師子座四萬二千踰繕那量，在此樹下菩薩坐之；或見菩薩遊戲空中；或見坐於菩提樹下。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示現種種神通變化度諸有情。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坐菩提座，十方各如殑伽沙界無量、無數、無邊菩薩皆悉來集，住

³ [樅-廷+(畢-山+田)]：【宋】【元】【明】用的是“樺 bì”字。

虛空中發種種聲安慰菩薩，令身安樂心生歡喜：『善哉！大士！勇猛精進，速疾成辦廣大吉祥，心如金剛勿生怖懼，神通遊戲利樂有情，能一剎那證一切智。』如是菩薩處菩提座，魔來擾亂都不生瞋，一剎那心方便善巧能與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相應，已至究竟通達一切所知見覺。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坐菩提座，十方各如殑伽沙界所有諸佛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大士！乃能通達自然智、無礙智、平等智、無師智，大悲莊嚴。』

「大德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能作如是種種示現。諸有情類或見菩薩今得菩提，或見菩薩久已成佛，或有但見一世界中四大天王各奉獻 xiàn 鉢，或復有見十方各如殑伽沙界四大天王各奉獻鉢，爾時菩薩為有情故，總受眾鉢重疊 dié 掌中，以手按之令合成一；諸四天王各不相見，皆謂世尊獨受我鉢。爾時，便有六萬天子乘宿願力先來獻供，彼於過去作是願言：『若此菩薩當成佛時，願受我等最初供養。』說是法時，三萬菩薩得無生忍，復有三萬六千菩薩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八萬人、天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無邊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大德當知！爾時菩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將欲示現轉大法輪。堪忍界主、持髻梵王應時便與六十八萬諸梵天眾來至佛所頂禮雙足，合掌恭敬右遶七匝，而三請言：『惟願大悲哀愍我等轉大法輪！唯願大悲哀愍我等轉大法輪！唯願大悲哀愍我等轉大法輪！』既三請已，即便化作大師子座，其座高廣四萬二千踰繕那量，種種莊嚴堅固安隱。時，十方界各有無量天主帝釋皆為如來敷師子座，量及莊嚴亦復如是。菩薩爾時現神通力，令彼諸天各見菩薩坐其座上而轉法輪。菩薩既坐此師子座，入無邊境三摩地門，放大光明照十方面各如殑伽

沙等世界。復令彼界六種變動，其中有情眾苦暫息身心安樂，亦暫遠離貪瞋癡等惡不善法，慈心相向猶如母子。時此三千大千世界靡有間隙如一毛孔，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充滿其中。若諸有情應聞苦法而受化者聞佛說苦，應聞無我、寂靜、遠離、無常、空法而受化者，亦復如是；應聞如幻而受化者聞說如幻，應聞如夢、響、像、光影、陽焰、變化、尋香城法而受化者，亦復如是；應聞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而受化者聞佛說空、無相、無願。時，有情類或聞如來說一切法從因緣生，或聞說蘊，或聞說界，或聞說處，或聞說苦，或聞說集，或聞說滅，或聞說道，或有聞說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或有聞說寂止、妙觀，或有聞說諸聲聞法，或有聞說諸獨覺法，或有聞說諸菩薩法。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示現種種轉法輪相，隨諸有情根性差別，各得利樂深心歡喜。」

時，舍利子謂最勝言：「天王！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有境界極為甚深，難思、難議、難知、難入。」

最勝報言：「大德！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功德勝事無量無邊。我今所說百分、千分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不得其一，唯有如來乃能盡說。我今所說彼少分者，皆承如來威神之力。何以故？諸佛境界不可思議，一生所繫諸菩薩眾說其功德尚不能盡，況餘菩薩！大德當知！諸佛境界寂靜離說，無分別智及後所得之所能了。大德當知！若菩薩摩訶薩欲得證入諸佛境界，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究竟通達健行三摩地、如幻三摩地、金剛喻三摩地、金剛輪三摩地、無動慧三摩地、遍通達三摩地、不緣境界三摩地、師子自在三摩地、三摩地王三摩地、功德莊嚴三摩地、寂靜慧三摩地、普超越三摩地、無染著三摩地、慧莊嚴王三摩地、無等等三摩地、等覺三摩地、

正覺三摩地、悅意三摩地、歡喜三摩地、清淨三摩地、火焰三摩地、光明三摩地、難勝三摩地、常現前三摩地、不合和三摩地、無生三摩地、通達三摩地、最勝三摩地、超過魔境三摩地、一切智慧三摩地、幢相三摩地、大悲三摩地、安樂三摩地、愛念三摩地及不見法三摩地等。大德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學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便能究竟通達此等無量無邊殑伽沙數三摩地門，乃能證入諸佛境界，其心安隱無所怖畏，如師子王不畏禽獸。何以故？若菩薩摩訶薩修如是等諸三摩地，凡有所行皆無怖畏，不見其前有一怨敵。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心無所緣亦無所住。譬如有人生無色界，八萬大劫唯有一識，無有住處亦無所緣；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心無所緣亦無所住。何以故？是諸菩薩心不行無行處，心不想無想處，心不緣無緣處，心不著無著處，心不亂無亂處，心無高下，心無違順、無憂、無喜、無分別、離分別、離奢摩他、毘鉢舍那，心不隨智，心不自住亦不住他，不依眼住，不依耳、鼻、舌、身、意住，不依色住，不依聲、香、味、觸、法住，心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兩間；心不緣法亦不緣智，不住三世，不住離三世。

「大德當知！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取一法，而於諸法智見無礙心行淨故，見一切法皆悉無垢，不取見相，見無分別，離諸戲論。

「大德當知！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與一切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相應非不相應，亦復不與一切天耳、他心、宿住、神境、漏盡諸智相應非不相應。大德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與一切法皆非相應非不相應。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一切法得平等智，能觀一切有情心行，一切染淨皆如實知，於佛十力、四

無所畏、四無礙解及十八不共法等無量無邊諸佛功德，皆不失念。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無功用心達一切法，無心意識常在寂定，不起寂定教化有情，施作佛事常不休息，於諸佛法得無礙智心無染著。譬如化佛化作如來，所化如來無心、意、識，無身、無身業，無語、無語業，無意、無意業，而能施作一切佛事饒益有情。何以故？佛神力故。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之所化作無身、無身業，無語、無語業，無意、無意業，無功用心常作佛事，饒益有情。何以故？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通達諸法皆如幻等，心無分別，而諸有情恒聞說法。

「大德當知！是諸菩薩所有智慧不住有為，不住無為，不住諸蘊及諸界、處，不住內外及兩中間，不住善惡及世、出世，不住染淨、有漏無漏、有為無為，不住三世及離三世，不住虛空擇非擇滅。是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常如是心無所住，而能通達諸法性相，以無礙智無功用心為諸有情宣說諸法常在寂靜，而教化事無有休息。是諸菩薩宿願力強，無功用心為他說法。是諸菩薩由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常無怖畏。何以故？執金剛神若行、若立、若坐、若臥恒常隨逐而守衛故。

「大德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怖、無惑無疑，當知已得受菩提記。何以故？信受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近佛境界，以此一心即能通達一切佛法。達佛法故利樂有情，不見有情與佛法異。何以故？有情、佛法理無二故。」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無所得品第九

爾時，會中有菩薩摩訶薩名為善思，問最勝曰：「佛授天王菩提記耶？」

最勝答曰：「我雖受記而猶夢等。」

爾時，善思復問最勝：「天王受記為何所得？」

最勝答言：「我雖受記而無所得。」

善思復言：「無所得者不得何法？」

最勝報言：「無所得者，謂不得我，不得有情乃至不得知者見者，不得諸蘊及諸界、處若善非善、若雜染若清淨、若有漏若無漏、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為若無為、若生死若涅槃，於如是等皆無所得。」

善思又問：「若無所得用受記為？」

最勝答言：「以無所得故得受記。」

善思復問：「若如天王所說義者，便有二智：一、無所得。二、得受記。」

最勝答言：「若有二者則無受記。所以者何？佛智無二，諸佛世尊以不二智授菩薩記。」

善思又言：「若智不二，云何而有授記、受記？」

最勝答言：「授記、受記其際無二。」

善思復言：「無二際者云何有記？」

最勝答言：「達無二際即為有記。」

善思復問：「天王今者住何際中而得受記？」

最勝答言：「我住我際、住有情際乃至知者、見者際中而

得受記。」

善思復問：「此我際等當於何求？」

最勝答言：「當於諸佛解脫際求。」

善思又問：「佛解脫際復於何求？」

最勝答曰：「當於無明有愛際求。」

善思又問：「無明有愛復於何求？」

最勝答曰：「當於畢竟不生際求。」

善思又問：「此不生際復於何求？」

最勝答曰：「此際當於無知際求。」

善思又問：「無知際者即無所知，云何此際當於彼求？」

最勝答曰：「若有所知求不可得，以無知故於彼際求。」

善思又問：「此際離言云何可求？」

最勝答曰：「以語言斷是故可求。」

善思又問：「此語言云何斷？」

最勝答曰：「諸法依義不依語故。」

善思又問：「云何依義？」

最勝答曰：「不見義相。」

善思又問：「云何不見？」

最勝答曰：「不起分別：『義是所依，我為能依。』無此二事故名不見。」

善思又問：「若不見義，此何所求？」

最勝答曰：「無見無取故名為求。」

善思又問：「法可求者即為有求？」

最勝答曰：「是義不然，夫求法者實無所求。何以故？若實可求即為非法。」

善思又問：「何者是法？」

最勝答曰：「法無文字亦離語言。」

善思又問：「離文言中何者是法？」

最勝答曰：「性離文言心行處滅，是名為法。一切法性皆不可說，其不可說亦不可說，若有所說即是虛妄，虛妄法中都無實法。」

善思又問：「諸佛菩薩常有言說皆虛妄耶？」

最勝答曰：「諸佛菩薩從始至終不說一字，云何虛妄？」

善思又問：「若有所說當有何咎？」

最勝答曰：「有語言咎。」

善思又問：「語言何咎？」

最勝答曰：「有思議咎。」

善思又問：「何法無咎？」

最勝答曰：「有說、無說，不見二相是則無咎。」

善思又問：「咎何為本？」

最勝答曰：「能執為本。」

善思又問：「執何為本？」

最勝答曰：「著心為本。」

善思又問：「著何為本？」

最勝答曰：「虛妄分別為本。」

善思又問：「虛妄分別以何為本？」

最勝答曰：「攀緣為本。」

善思又問：「何所攀緣？」

最勝答曰：「攀緣色、聲、香、味、觸、法。」

善思又問：「云何無緣？」

最勝答曰：「若離愛取則無所緣，以是義故，如來常說諸法平等不可攀緣。」

說此法時，五千苾芻遠塵離垢生淨法眼，復有一萬二千菩薩得無生忍，無量無邊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最勝即從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云何未發菩提心者即能發心，皆悉成就得不退轉，行常勝進而無退墮？」

佛言：「天王！諦聽！諦聽！極善作意，當為汝說。」

最勝白言：「善哉！大聖！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以純淨意發菩提心，正信具足親近賢聖，樂聞正法遠離嫉慳，常修寂靜好行惠施，心無限礙離諸穢濁，正信業果心不猶豫，如實了知黑白業果，設為身命終不作惡；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遠離十惡業道，心常繫念十善業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若見沙門、婆羅門等正行精進、戒品清淨 jié、多聞解義，常起正念心性調柔，寂靜無亂恒為愛語，勤修諸善遠離眾惡，於自不高於他不蔑，離麁 cū 惡語遠無義言，不捨念住其心調直，能斷暴流善拔毒箭，於諸重擔悉能棄捨，超出無暇越度後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見此菩薩則應親附依為善友。時此菩薩方便善巧，隨其所宜而為說法：『汝等當知！能行施者當得富樂，受持淨戒尊貴生天，聽聞正法獲大智慧。』復告之言：『此是布施，此布施果；此是慳慳 lìn，此慳慳果；此是淨戒，此淨戒果；此是犯戒，此犯戒果；此是安忍，此安忍果；此是忿恚，此忿恚果；此是精進，此精進果；此是懈怠，此懈怠果；此是靜慮，此靜慮果；此是散亂，此散亂果；此是妙慧，此妙慧果；此是愚癡，此愚癡果；此身善業，此身善業果；此身惡業，此身惡業果；此語善業，此語善業果；此語惡業，此語惡業果；此意善業，此意善業果；此意惡業，此意惡業果；此法應作，此法不應作；若如是修感長夜樂，不如是修獲長夜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親近善友得聞如是次第說法。**時此菩薩**知是法器，則為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無滅，無我、有情廣說乃至知者、見者。』復為宣說甚深緣起謂：『因此法有彼法生，此法滅時彼法隨滅，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愁歎苦憂惱；若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愁歎苦憂惱滅。』**時此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復作是說：『真實理中無有一法可生可滅。何以故？世間諸法皆因緣生，無我、有情、作者、受者，因緣和合說諸法生，因緣離散說諸法滅，無一實法受生滅者。虛妄分別於三界中但有假名，隨業煩惱受果異熟，若以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則一切法無生無滅、無作無受。若法無作是亦無行，則於諸法心無所著，謂：不著色、受、想、行、識，不著眼處乃至意處，不著色處乃至法處，不著眼界乃至眼界，不著色界乃至法界，不著眼識界乃至意識界。』**時此菩薩**復作是說：『諸法自性皆畢竟空，寂靜、遠離、無取、無著。』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因如是說，行常勝進而無退墮。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樂見諸佛，樂聞正法，不墮卑賤，在所生處不離見佛聽受正法，供養眾僧，常見諸佛，勇猛精進志求正法，不著有為妻子、僕使，於資生具亦不貪著，不染諸欲，常依正教修佛隨念，捨俗出家如教修行轉為他說，雖為他說而不求報，見聽法眾常起大慈，於有情類恒起大悲，廣學多聞不惜身命，常樂遠離少欲喜足，但採義理不滯言詞，說法修行不專為己，為有情類得無上樂，謂佛菩提大涅槃界。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遠離放逸，勇猛精進攝護諸根，若眼見色不著色相，

如實觀察此色過患，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爾，若縱諸根名為放逸，若能攝護名不放逸。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調伏自心，將護他意，名不放逸。遠離貪欲，心順善法，尋伺、瞋癡、不善根本、身語惡業及二邪命，一切不善皆悉遠離，名不放逸。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常正念，名不放逸。是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信為上首，正信之人不墮惡趣，心不行惡賢聖所讚。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法修行，隨所生處常得值佛，遠離二乘安住正道，得大自在成就大事，謂諸如來正智解脫。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欲求安樂，常勤隨順一切智道。

「**天王當知！今此大眾**得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已於過去無量大劫供養諸佛修集善根，是故應當勤加精進勿令退失。若天、人等能制諸根不著五欲，遠離世間常修出世，三業清淨習助道法，名不放逸。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正信具足心不放逸，勤修精進令得勝法，名不放逸。

「**諸菩薩摩訶薩**欲具正信、心不放逸、精進正念，當學般若波羅蜜多，**因是念智**能疾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具足正信心不放逸，勤修精進即得正念，**用是念智**知有、知無。云何有、無？

「若修正行得正解脫，是名為有；若修邪行得正解脫，是名為無。

「眼等六根、色等六境，世俗為有，勝義為無。

「精進菩薩能得菩提，是名為有；懈怠菩薩得菩提者，是名為無。

「說五取蘊皆從虛妄分別而生，是名為有；說世俗法不由因緣自然而起，是名為無。

「說色無常、苦、敗壞法，是名為有；若言常樂非敗壞法，是名為無。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無明緣行，是名為有；若離無明而行生者，是名為無。乃至生緣老死愁歎苦憂惱亦復如是。

「施得大富，是名為有；得貧窮者，是名為無。

「受持淨戒得生善趣，是名為有；生惡趣者，是名為無。

「乃至修慧能得成聖，是名為有；作愚夫者，是名為無。

「若修多聞能得大智，是名為有；得愚癡者，是名為無。

「若修正念能得出離，是名為有；不得為無。

「若行邪念不得出離，是名為有；能得為無。

「離我、我所能得解脫，是名為有；

「執我、我所能得解脫，是名為無。

「若言虛空遍一切處，是名為有；

「言五蘊中有真實我，是名為無。

「如實修智能得解脫，是名為有；

「若著邪智能得解脫，是名為無。

「離我等見能得空智，是名為有；

「著我等見能得空智，是名為無。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知世有、無，能修平等，了達諸法從因緣生，世俗故有，不起常見；知因緣法本性皆空，不生斷見，於諸佛教如實通達。

「天王當知！佛為菩薩略說四法，謂世沙門、婆羅門等及長壽天多起常見，為破彼執說行無常；有諸天人多貪著樂，為破彼故說一切苦；外道邪見執身有我，為破彼執說身無我；增上慢者謗真涅槃，是故為說涅槃寂靜。

「說無常者，令其志求究竟之法；

「為說苦者，令於生死遠離願求；

「說無我者，為顯空門令其了達；

「說寂靜者，令達無相離諸相執。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學，於諸善法終無退墮，速成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行護持正法？」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不違言，尊重師長，隨順正法，心行調柔，志性純質，諸根寂靜，遠離一切惡不善法，修勝善根，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語、意三業慈悲，不徇 xùn 利譽，持戒清淨，遠離諸見，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隨愛、恚、癡、怖行，名護正法；修習慚愧，名護正法；說法修行皆如所聞，名護正法。

「天王當知！三世諸佛為護正法，說陀羅尼擁護天王及人王等，令護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陀羅尼曰：

「咀姪他 阿虎洛 屈洛罰底(丁履反下悉同)虎刺挈莎(去聲呼下悉同)窣荼 耆遮 耆遮折(支熱反)尼阿奔(去聲呼)若剎多 剎多剎 延多 剎也莎訶 陝末尼羯洛 鄔魯鄔魯罰底迦 邏跋底迦阿鞞奢底尼莎剎尼 祛闍 祛闍末底 阿罰始尼 罰尸罰多 罰多 奴娑理尼 部多奴悉沒栗底 提罰多奴悉沒栗底 莎訶 (九十七字)

「天王當知！此大神呪能令一切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有情皆得安樂。此大神呪，三世諸佛為護正法及護天王并人王等令得安樂，以方便力而宣說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為令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無災難故，各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災難、魔事、法障皆悉銷滅，由斯正法久住世

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說是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時，諸天宮殿、山海、大地皆悉振動，有八十千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時，最勝天王踊躍歡喜，以七寶網彌覆佛上，合掌恭敬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法能於無上正等菩提心不移動？」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習無礙大慈、無厭大悲成辦大事，勤加精進學空等持，亦能精勤修平等智方便善巧，如實通達清淨大智，明了三世平等妙理無有障礙，履三世佛所行正道。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如是法能於無上正等菩提心不移動。」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法聞諸如來不思議事，不驚、不怖亦不憂惱？」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具足修行妙慧妙智，親近善友樂聞深法，了知諸法皆如幻等，悟世無常生必歸滅，心無住著猶若虛空。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如是法，聞諸如來不思議事，不驚、不怖亦不憂惱。」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法於一切處能得自在？」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五神通、具足無礙諸解脫門、靜慮、無量方便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處能得自在。」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何等門？」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妙智門，則能悟入一切有情諸根利鈍；得妙慧門，則能分別諸法句義；得總持門，了達一切語言音聲；得無礙門，能說諸

法畢竟無盡。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門。」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何等力？」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寂靜力，成就大悲故；得精進力，成就不退故；得多聞力，成就大智故；得信樂力，成就解脫故；得修行力，成就出離故；得安忍力，愛護有情故；得菩提心力，斷除我見故；得大悲力，化導有情故；得無生忍力，成就十力故。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如是等種種勝力。」

說是法時，五百菩薩得無生忍，八千天子得不退轉，一萬二千諸天子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四萬天人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第六分證勸品第十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過去無量不可思議無數大劫，有佛名曰功德寶王，十號圓滿，國名寶嚴，劫名善觀。其土豐饒樂無諸疾惱，人、天往來不相限礙，地平如掌，無諸山陵、堆阜、瓦礫、荊棘、毒刺；遍生細草，柔軟紺青如孔雀毛，量纔四指，下足便靡舉步隨昇；瞻博迦花、悅意花等及餘軟草周遍莊嚴，不暑不寒四序調適，吠琉璃寶以成其地。時，諸有情心性調善，三毒煩惱制伏不行。彼佛世尊聲聞弟子一萬二千那由多，菩薩弟子六十二億。時人極壽三十六億那由多歲，無復中夭。有城名曰無垢莊嚴，其城南北百二十八踰繕那量，東西八十踰繕那量，城厚十六踰繕那量；門堞樓觀皆七寶成，十千園苑以為嚴飾，十千小城周匝圍

繞；有四園苑妙花莊嚴，悅意功德孔雀遊戲，於四時中歡娛適樂；有四大池七寶為岸，縱廣正等半踰繕那，純以紫金而為階道，其底遍布妙好金沙，池中有水具八功德，寶花氛馥間列其中，鳧 fú 鴈 yàn 鴛鴦眾鳥遊集，岸列諸樹白檀、赤檀、尸利沙等，上有鸚鵡、舍利眾鳥翔集遊戲。

「有轉輪王名曰治世，七寶具足王 wàng 四大洲，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深植善根，大菩提心得不退轉，內宮眷屬七十千人，形貌端嚴，承事實女咸發無上正等覺心。彼轉輪王具有千子，大力勇健能摧怨敵，具二十八大丈夫相，亦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功德寶王如來將諸聲聞及菩薩眾，復與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前後圍繞將入無垢莊嚴大城。時，彼輪王七寶導從，與其千子內宮眷屬，出城奉迎禮敬請入，施設種種微妙供養。爾時，世尊及諸眷屬受供養已欲還本處。治世輪王與七寶等出城奉送，尋即還宮。

「時，轉輪王忽自歎曰：『人身無常，富貴如夢，諸根不缺正信尚難，況值如來得聞妙法不為希有如優曇花！』

「時，彼千子知其父王戀仰世尊樂聞正法，即為營造牛頭栴檀廣大妙臺七寶嚴飾，其檀一兩直贍部洲；此臺南北長十三踰繕那，東西復廣十踰繕那，眾寶莊嚴四角大柱，於其臺下有千寶輪。成已共持奉獻 xiàn 其父。時，王受已而讚之言：『善哉！善哉！快知我意欲詣佛所聽受正法。』

「千子爾時復於臺內造師子座安處父王，令諸宮人前後圍繞。其臺周匝垂妙金鈴，懸繒、幡蓋，覆七寶網，復散種種珍異香花，燒無價香，香泥塗飾。時，王千子各捧一輪，猶若鵝王騰空詣佛，安詳置地往如來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七

匝退立一面。時，彼輪王內宮眷屬從寶臺下，王去寶冠，及內眷屬皆脫寶履，前詣佛所頂禮雙足，右繞七匝退坐一面。

「爾時，功德寶王如來告治世言：『大王！今者為聞正法來至此耶？』」

「時，轉輪王即從座起，整理裳服白言：『世尊！何等名為所聞正法？』」

「佛讚王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天、人眾得利樂故問深正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大王分別解說。』」

「治世白佛：『唯然！願聞！』」

「爾時，世尊告彼王曰：『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達一切平等法性名為正法，謂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空、無相、無願等，所達一切平等法性名為正法。』」

「爾時，治世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大乘中恒得勝進而不退墮？』」

「佛告治世：『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因正信力而得勝進。何者正信？謂知諸法不生不滅，本性寂靜，常能親近正行之人，不應作法終不造作，心離散亂聽受正法，不見彼說、不見我聽。勤修正行疾得神通，有所堪能化有情類，而終不見我有神通能化有情，彼受我化。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都不見我、不見有情，二處平等則得勝進而不退墮。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攝護諸根不令取著，於資生具起無常想，知法寂靜命如假借。大王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大乘中心不放逸。』」

「『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其夢中尚不忘失菩提之心，化諸有情令修佛道，持諸善根施

有情類，迴向無上正等菩提，見佛神力歡喜讚歎。大王當知！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速成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大王！當勤精進，處尊貴位莫生放逸。若菩薩摩訶薩欲求法者勿著五欲。何以故？一切異生於欲無厭，得聖智者則能捨之。人身無常，壽量短促，大王！今者應善了知，厭離世間，求出世道。大王！應以供養如來所獲善根迴向四事：一者、自在無盡。二者、正法無盡。三者、妙智無盡。四者、辯才無盡。此四迴向與深般若波羅蜜多同皆無盡。

「『大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應淨修持身、語、意戒。何以故？為欲引發聞、思、修故。以方便力化諸有情，以般若力降伏眾魔，成就願力行不違言。』

「時，轉輪王聞佛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踊躍得未曾有，即取寶冠、自解瓔珞，長跪擎捧供養如來，捨四大洲皆以奉佛，願以此福常修梵行，學深般若波羅蜜多，以決定心為有情類趣向無上正等菩提。王宮女人聞佛說法，皆生歡喜發菩提心，各脫上衣、解寶瓔珞，奉施功德寶王如來。王以寶臺、師子座等，又奉上佛而求出家。

「時，彼如來讚治世曰：『王能如是甚為善哉！今者所行不違昔願，應勤修習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過去諸佛修此法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未來諸佛亦復如是。』

「爾時，治世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修行布施，與深般若波羅蜜多為異不異？』

「佛告治世：『夫布施者若無般若波羅蜜多但得施名，非到彼岸，要由般若波羅蜜多乃得名為施到彼岸，淨戒、忍辱、精進、靜慮、般若亦爾。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性平等故。』

「彼佛說此甚深法時，王便證得無生法忍。」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應如彼王勤求正法。時彼輪王即然燈佛，千子即是賢劫千佛。」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行速成大菩提道？」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修慈等心，於諸有情不為損惱，勤行一切波羅蜜多及四攝事、四無量心菩提分法，修學神通方便善巧，一切善法無不修滿。若諸菩薩如是修行則能速成大菩提道；菩提道者所謂信心及清淨心、離諂曲心、行平等心、施無畏心，令諸有情咸悉親附，勤行布施果報無盡，受持淨戒而無障礙，修行安忍離諸忿恚，勤加精進修行易成，有勝靜慮不起散亂，具足般若善通達，有大慈故饒益有情，有大悲故終無退轉，有大喜故能悅彼心，有大捨故不起分別，無三毒故離諸荊棘，不著色、聲、香、味、觸故滅諸戲論，無煩惱故遠離怨敵，捨二乘念其心廣大，具一切智能出眾寶。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則能速成大菩提道。」

爾時，最勝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現何色像化有情類？」

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所現色像無決定相。何以故？隨諸有情心之所樂，菩薩即現如是色像，或現金色，或現銀色，或現頗胝迦色，或現吠琉璃色，或現石藏色，或現杵藏色，或現真珠色，或現青、黃、赤、白色，或現日、月、火焰色，或現帝釋色，或現梵王色，或現霜雪色，或現雌黃色，或現朱丹色，或現雨花色，或現瞻博迦花色，或現蘇末那花色，或現嚧鉢羅花色，或現鉢特摩花色，或現拘某陀花色，或現奔茶利花色，或現功德天色，或現鵝孔雀色，或現珊瑚寶色，或現如意珠色，或現虛空界色，隨人天等各現彼類。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隨十方面殞伽沙

等諸世界中一切有情色像差別悉能示現。何以故？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遍能攝化一切有情乃至不捨一切有情故。何以故？一切有情心行各別，是故菩薩種種示現。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於過去世有大願力，隨諸有情樂見受化，即為示現所欲見身。如明鏡中本無影像，隨質好醜 chǒu 種種悉現，然此明鏡亦不分別：『我體明淨能現眾色。』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無功用心隨樂示現，而不分別我能現身。

「天王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於一坐中，隨諸聽眾心所樂見說法之身，菩薩即能示現為說，謂或見佛，或見菩薩，或見獨覺，或見聲聞，或見梵王，或見帝釋，或見大自在，或見毘瑟拏 ná，或見護世，或見輪王，或見沙門，或見異道，或見婆羅門，或見刹帝利，或見吠舍，或見戍達羅，或見長者，或見居士，或見坐寶臺中，或見坐蓮花上，或見在地，或見騰空，或見說法，或見寂定。天王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度有情，無一形類及一威儀而不能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猶如虛空無形無相，遍十方界無處不有；

「又如虛空離諸戲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過諸語言；

「又如虛空世所受用，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聖凡皆共受用；

「又如虛空離諸分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無分別心；

「又如虛空容受眾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能容受一切佛法；

「又如虛空能現眾色，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能現一切佛

法；

「又如虛空，一切草木、眾藥、花實依之增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善根依之增長；

「又如虛空非常、非斷、非語言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非常、非斷、離諸語言。世間沙門、婆羅門等乃至釋、梵，不能思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有一法可為譬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信受般若波羅蜜多所獲功德不可思議，若此功德有色形者，太虛空界所不能容。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生世、出世一切善法。若天、人眾，若天、人王，四向、四果及諸獨覺，菩薩十地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一切種智、力、無所畏并十八不共法等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

說是法時，五萬菩薩得不退轉，一萬五千諸天子眾得無生忍，一萬二千諸天、人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殑伽沙等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諸天空中作眾伎樂，復散種種天妙香花，供養如來及深般若；復有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亦散種種花及寶物，供養如來及深般若。時，天、龍等異口同音，合掌恭敬俱讚佛曰：「善哉！善哉！快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顯德品第十一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經幾劫數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供養幾佛，而能對揚如來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最勝天王者？」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如此之事不可思議，若非無量百千大劫修集眾行，種諸善根，則不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名字。善男子！十方各如殑伽沙界，其中所有諸殑伽沙尚可知數，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經劫數、供養幾佛俱不可知。

「善男子！過去無量無數無邊難思議劫，有佛出世名曰多聞，十號具足，劫名增上，國名日光。多聞如來為諸菩薩摩訶薩說清淨法門言：『善男子！汝應精勤修諸善法，勿顧身命。』

「時，彼會中有一菩薩名精進力，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所說：汝應精勤修諸善法，勿顧身命。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諸菩薩摩訶薩宜應懈怠不修善法，乃能速證無上菩提。所以者何？若諸菩薩勤修眾善，是則不能久住生死利樂有情；然諸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伏斷煩惱久住生死，終不自為速證涅槃，但為利樂諸有情故。菩薩以處生死為樂，不以涅槃而為樂也！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以化有情而為樂故，謂隨所樂方便善巧，說授法門，令得安樂；若勤修善便速盡漏，不能利樂一切有情。是故菩薩觀察生死多諸苦惱，起大悲心不捨有情成就本願。世尊！諸菩

薩摩訶薩具方便力久住生死，得見無量無邊如來，聽受無量無邊正法，化導無量無邊有情，是故菩薩為如是事不厭生死、不樂涅槃。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若觀生死而起厭怖、欣樂涅槃則墮非道，不能利樂一切有情、通達如來甚深境界。云何非道？謂樂聲聞及獨覺地，於有情類無大悲心。所以者何？聲聞、獨覺所行之道，非諸菩薩摩訶薩道。何以故？聲聞、獨覺厭怖生死、欣樂涅槃，不能具足福德智慧，以是義故非菩薩道。』

「時，多聞佛即便讚歎精進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諸菩薩摩訶薩應修自行，勿習非道。』

「時，精進力白言：『世尊！何謂菩薩自所行道？』

「多聞佛言：『菩薩成就一切福慧，以大悲力不捨有情，遠離聲聞及獨覺地，得無生忍不捨三界，無所希望生長善根，方便善巧修行一切波羅蜜多，以智慧力無分別心生長善根，成就盡智無量功德；雖知諸法無一可生而方便現生；雖知有情無一實有而方便化導，知一切法皆離自性；觀諸佛土猶如虛空，而能巧便嚴淨佛土；知一切佛法身無像，方便示現相好莊嚴；隨諸有情心所好樂，即能方便而授與之。菩薩身心雖常寂靜，而說諸法化導有情，亦以巧便遠離喧雜，修諸寂定知自性空，悉能通達甚深智慧，能以方便為他說法，不證聲聞、獨覺乘果，勤求如來所證解脫，不捨菩薩一切道行。善男子！是名菩薩自所行道。』

「曼殊室利！時，精進力從彼如來聞說菩薩所行境界，得未曾有，尋即復白多聞佛言：『希有！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菩薩具足方便善巧，觀一切法無非是道。**譬如虛空**含容眾色，如是菩薩具大方便，所行之道攝一切法。**又如虛空**，一切草木、花果、香樹因之生長，如是諸物於虛空界不能染淨、不令瞋喜，如是菩薩具大方便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一切法皆悉

是道，謂異生法、若聲聞法、若獨覺法、若菩薩法、若如來法。何以故？是諸菩薩所通達故。**譬如大火**若遇草木必無退還，是諸草木皆順益火發其光明，如是諸法無不皆順菩薩道，故名菩薩道。**譬如金剛**自體堅密，刀不能斫，火不能燒，水不能爛，毒不能損，如是菩薩方便智慧，獨覺、聲聞及諸外道一切煩惱所不能壞。**如水清珠**能清濁水，如是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使有情一切煩惱悉得清淨。**譬如良藥**、妙寶神珠，毒不共居能消眾毒，如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不與一切煩惱共居，而能斷滅一切煩惱。以是因緣，所有諸法皆是菩薩摩訶薩道。』

「曼殊室利！彼精進力說是法時，八千菩薩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二百菩薩得無生忍。曼殊室利！**彼精進力即是今者最勝天王。**」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堅固力護持正法？」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寧棄身命不捨正法，於他謙下不起憍慢，卑賤恥 chǐ 辱其心能忍，飢渴有情施好飲食，在危難者能施無畏，於諸疾病如法療治，貧匱有情令豐 fēng 財寶，諸佛靈 líng 廟 miào 修建嚴飾，惡事掩遏 è 善事光揚，憂苦有情則施安樂，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得堅固力護持正法。」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不預他事，先思後行，心性調直，離諂曲行，不自矜 jīn 高，意常柔軟，是菩薩摩訶薩能調伏心。」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

調伏心，當生何趣？」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或生天上，或生人中；若生天上，則為帝釋，或作梵王堪忍界主；若生人趣，作轉輪王，或作餘王、長者、居士。天上、人中常得值佛，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能調伏心，生如是趣。」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世尊！正信流出何法？」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正信流出得真善友。」

「世尊！多聞流出何法？」

佛言：「多聞流出妙慧。」

「世尊！布施流出何法？」

佛言：「布施流出大富。」

「世尊！淨戒流出何法？」

佛言：「淨戒流出善趣。」

「世尊！安忍流出何法？」

佛言：「安忍流出容受一切有情。」

「世尊！精進流出何法？」

佛言：「精進流出能辦一切佛法。」

「世尊！靜慮流出何法？」

佛言：「靜慮流出遠離一切散動。」

「世尊！般若流出何法？」

佛言：「般若流出遠離一切煩惱。」

「世尊！聽法流出何法？」

佛言：「聽法流出遠離一切疑網。」

「世尊！正問流出何法？」

佛言：「正問流出於法決定妙智。」

「世尊！居靜流出何法？」

佛言：「居靜流出勝定及諸神通。」
「世尊！正修流出何法？」
佛言：「正修流出厭道。」
「世尊！無常聲流出何法？」
佛言：「無常聲流出於境無所攝護。」
「世尊！苦聲流出何法？」
佛言：「苦聲流出無生。」
「世尊！無我聲流出何法？」
佛言：「無我聲流出滅除我、我所執。」
「世尊！空聲流出何法？」
佛言：「空聲流出寂靜。」
「世尊！正念流出何法？」
佛言：「正念流出聖見。」
「世尊！身心遠離流出何法？」
佛言：「身心遠離流出一切妙定神通。」
「世尊！聖道流出何法？」
佛言：「聖道流出聖果。」
「世尊！勝解流出何法？」
佛言：「勝解流出成就一切解脫。」
「世尊！佛生流出何法？」
佛言：「佛生流出一切菩提分法。」
爾時，最勝前白佛言：「云何佛生？」
佛告最勝：「如發無上正等覺心。」
「世尊！云何而發無上正等覺心？」
佛言：「天王！如生大悲。」
「世尊！云何而生大悲？」
佛言：「不捨一切有情。」

「世尊！云何不捨有情？」

佛言：「應如不捨三寶。」

「世尊！誰能不捨三寶？」

佛言：「一切無煩惱者。」

爾時，最勝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諸佛祕密甚深微妙，雖說法空、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而不破壞善惡業果，遠離斷常。世尊！頗有有情聞如是法不起敬信、生毀謗不？」

佛言：「亦有。」

「世尊！如是有情因過去世修行善業得受人身，由近惡友於是深法不能敬信、生毀謗心，則為辜負過去善業。諸佛恩德實為深重，假使有人以己肉血供養諸佛亦不能報。以佛恩故，我等今者增長善根，得大法樂，住大自在，天、人恭敬。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應知佛恩，親近善友，當修佛行證佛菩提。」

說是法時，眾中二萬五千菩薩得無生忍，四萬五千諸人、天眾俱發無上正等覺心，一萬二千諸天子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第六分現化品第十二

爾時，善思菩薩白最勝天王言：「佛所化身更能化不？」

最勝答曰：「今對世尊以為明證，佛所化身更能化作殍伽沙數無量化佛，種種色像、神通、說法利樂有情。所以者何？諸佛往昔願力清淨故能如是。」

善思菩薩復作是言：「天王善能說甚深法，謂佛往昔願力清淨。唯願天王請佛神力，令深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常無隱

滅。」

最勝報曰：「善思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如來常共守護。何以故？文字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文字不起、不盡，常無隱滅，其所顯義亦不起盡，常無隱滅，由此諸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隱滅。何以故？法不生故。若法無生亦則無滅，即是諸佛祕密之教；如是妙理，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性相湛然，名曰真如，亦名法界，亦名實際。隨順因緣而不違逆，是為正法，其性常住永無隱滅。」

善思菩薩復問天王：「更何等人能護正法？」

最勝答言：「若不違逆一切法者能護正法。所以者何？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

善思復問：「云何名為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

最勝答曰：「若順文字，不違正理，常無諍論，名護正法。何以故？世間愚夫皆著諸見，順正理者則常說空，是故世間共興諍論；如是愚夫愛重有法，順正理者於有則輕。世間說有常樂我淨，順正理者說無常、苦、無我、不淨，是故世間共興諍論；諸愚夫類順世間流，順正理者逆世間流，是故世間共興諍論；世間愚夫著蘊、界、處，順正理者都無所著，是故世間共興諍論。順世愚夫不行正理，順正理者與世相違，故常無諍名護正法。」

善思菩薩復問最勝：「今者天王為何所取？」

最勝答曰：「善思當知！我不取我亦不取法。」

善思又問：「云何不取？」

最勝答言：「我自性離，有情及法自性亦離，如是諸離亦不可得；過去自性離，未來、現在自性亦離，如是諸離亦不可得；諸佛自性非離，諸佛自性非不離；諸佛土自性非離，諸佛土自性非不離；諸法自性非離，諸法自性非不離。善思當知！

如是之行名順正理，無取、不取能護正法。」

爾時，善思菩薩讚最勝天王言：「善哉！善哉！大士！正士！能如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取、無著、無文、無字，滅諸戲論，離能分別及所分別。」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賢德，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最勝天王所說無分別者為何法？」

佛告賢德：「天子當知！無分別者是寂靜法。所以者何？能取所取俱不可得，不生、不滅、離我、我所，如是名為無分別法。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觀者能護正法，不見能護及所護法。」

說此法時，十千苾芻心得解脫，一千天子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爾時，善思菩薩問最勝天王言：「何等辯才能說如是甚深之法？」

最勝答言：「一切煩惱習氣無者所得辯才，能說如是甚深之法；過語言道不可思量勝義妙智，如是辯才能說如是甚深之法。」

善思菩薩問賢德天子言：「云何無生法中以辯才說？」

賢德天子答善思言：「若菩薩摩訶薩不住無生無滅法者，則無辯才說甚深法。何以故？遠離戲論，不見所緣不見能緣，心無所住，是故能說。不住我法，不住此彼，唯住清淨勝義諦中，是故能說。」

善思菩薩即白佛言：「甚奇！世尊！賢德天子實為希有！乃能通達甚深之法辯才無盡。」

佛告善思：「賢德天子從妙喜界不動佛所而來至此堪忍世界，聽深般若波羅蜜多。汝等當知！賢德天子已於無量百千億劫，修習希有陀羅尼門，經劫說法亦不窮盡。」

善思菩薩復白佛言：「何謂希有陀羅尼門？」

佛言：「善思！此希有者名眾法不入陀羅尼門，此陀羅尼門過諸文字，言不能入，心不能量，內外法中皆不可得。善思當知！無有少法能入此者，是故名為眾法不入陀羅尼門。所以者何？此法平等，無高無下、無入無出，無一文字從外而入，無一文字從內而出，無一文字住此法中，亦無文字共相見者，亦不分別法非、法異。是諸文字說亦無減、不說無增，從本際來都無起作及壞滅者。如諸文字，心亦如是；如心，一切法亦如是。何以故？法離言語亦離思量，從本際來無生無滅故無入出，由此名為眾法不入陀羅尼門。若能通達此法門者，辯才無盡。所以者何？通達不斷無盡法故。若有人能入虛空者，則能入此陀羅尼門。

「善思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能通達此陀羅尼門，心得清淨，身語亦爾；所行順理，般若堅固；諸惡魔軍無能撓者，一切外道不敢對揚；諸煩惱業莫之能壞，身力堅固心離怯弱；凡所演說辯才無盡，能宣深妙諸聖諦門；智慧多聞猶如大海，安住寂定喻妙高山，如師子王處眾無畏，世法不染猶淨蓮花，饒益有情譬之大地，洗除垢穢喻如大水，成熟世間方諸大火，增長善法同彼大風，清涼悅意類之朗月，能破眾闇其猶烈日，摧煩惱怨如威勇士，心性調伏猶大象王，能震法雷大龍為喻，普雨眾法譬之大雲，如大良醫除煩惱病，猶大國主善御世間，如四天王護有情類及護正法，如天帝釋於人天中富貴最勝心得自在，如大梵王於堪忍界主領自在身得無礙，如揭路荼示教有情，如世間父能流法寶，如毘沙門能出世間種種珍寶，福德智慧之所莊嚴，有情見者無不蒙益，諸佛世尊之所稱讚，天、龍等眾咸擁護之。

「善思當知！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陀羅尼門，即能自在

饒益有情，方便說法而不窮盡，心無疲倦不徇 xùn 利譽，法施平等無有慳嫉，受持淨戒三業無愆 qiān，安忍清淨離諸患惱，精進清淨所作成立，靜慮清淨善調伏心，般若清淨永無疑惑，具四無量如大梵王，能善修行等持、等至，入出自在勝諸世間，修大覺因具諸福慧，受灌頂位得大自在。」

佛說如是總持門時，眾中六萬四千菩薩得不退轉，三萬菩薩得無生忍，二萬天人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無邊人、天等眾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第六分陀羅尼品第十三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甚奇！世尊！如來所說：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眾法不入陀羅尼門，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如是功德，假使如來百千年說亦未能盡。」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寂靜慧，即白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言：「若菩薩摩訶薩證得如是陀羅尼門，為佛世尊之所稱歎，如是菩薩善得大利，自行化彼皆悉不空。」

時，曼殊室利菩薩報寂靜慧菩薩言：「善男子！勝義諦中無法可讚無色無相，無色相者有何可讚？無可讚故於何歡喜？」

時，寂靜慧復作是言：「我聞如來契經中說：諸法自性無我、我所，無能令喜亦無令瞋，此法平等菩薩應學。譬如大地依止水輪，若鑿 záo 井池得水受用，其不鑿者無由致之；如是聖智法平等境遍一切法，若有勤修般若巧便即便證得，其不修

者云何得之？是故菩薩欲求無上正等菩提**不應懈怠**，若勤精進，如是所說法平等境則現在前。如生盲人不能見色，如是煩惱所盲有情，於平等法不能得見。如人有眼無外光明，不能覩見所有色像，如是行人雖有智慧，若無善友不能見法。如有天眼不假外明自能見色，如是菩薩預法流者自然勝進。譬如世間處胎藏者，雖漸增長而不自見；如是菩薩勤精進者，眾行漸增亦不自見，而能成辦一切佛法。如雪山中有妙藥樹，枝條 tiáo、莖櫟 gàn 不枯不折；**如是菩薩勤修精進，所有勝行不退不失。**

「如轉輪王出現於世具七財寶，如是菩薩發菩提心具七法寶，所謂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巧便。

「如轉輪王遊四洲界，於有情類其心平等，如是菩薩以四攝事饒益有情，心常平等。

「如轉輪王隨所在處則無諍訟，如是菩薩如實說法亦無諍論。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初成，即有妙高山王及以大海，如是菩薩初發無上正等覺心，即有般若及以大悲。

「譬如日出，諸山高者其光先照，如是菩薩得般若炬，諸有高行根熟菩薩先蒙光照。

「譬如大地普能荷負，一切草木、花果、藥樹皆悉平等，如是菩薩證得如是陀羅尼門，於諸有情其心平等。」

爾時，佛讚寂靜慧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諸菩薩摩訶薩若得如是陀羅尼門，諸有所說一文一字無非佛語，如是所說遠離色、聲、香、味、觸、法。何以故？此所說法非世俗故無盡無邊，能引一切身心輕利。假使百千佛前說者亦不怯弱。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佛加持故心無所著，謂不著我，不著有情，不著諸法，由此證得清淨真如、清淨法界、清淨實際，得法無盡、文字無盡、辯說無盡，爾時即生殊勝歡喜，得妙慧

故，得妙智故，無疑網故。」

當佛說此總持門時，八千菩薩俱得如是眾法不入陀羅尼門，復有一萬二千菩薩得不退轉，五千菩薩得無生忍，一萬六千諸天子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無量無邊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

爾時，佛告寂靜慧言：「此陀羅尼能伏魔眾、摧諸外道、壞嫉法人。然般若燈，滅煩惱火，護說法者令至涅槃，調伏內心、善化外眾，容儀整肅見者歡喜，為正行人平等說法，如實觀察有情根性，授法應時非前非後。」

佛說如是諸功德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海、妙高山王、大地、諸山皆悉振動。爾時，天雨微妙音花、大微妙音花、妙靈瑞花、大妙靈瑞花、嘔鉢羅花、拘某陀花、鉢特摩花、奔荼利花、迦末羅花，諸天空中作眾伎樂。

世尊復告寂靜慧言：「善男子！過去無量無數無邊難思議劫，有佛出世名為寶月，十號具足，國名無毀，劫名喜讚，聲聞弟子三十二億，菩薩弟子無量無邊，然彼如來先無苦行及降魔事而證菩提。時，彼眾中有一菩薩名寶功德，具妙辯才，能為有情種種說法。時，諸大眾請彼如來不入涅槃久住於世。時，寶功德告大眾言：『諸佛世尊無生無滅，何用勸請不入涅槃？若太虛空入涅槃者，如來乃可入般涅槃；若有真如、法界、實際、不思議界入涅槃者，如來乃可入般涅槃。所以者何？如來之法無成無壞、無染無淨，非世間非出世間、非有為非無為、非常非斷。假令一口而有十舌，是一一舌復生百舌，是一一舌復生千舌，亦不能說如來成壞，乃至不能說有常斷，云何大眾勸請如來不入涅槃久住於世？』彼寶功德說此法時，八萬六千諸菩薩眾得不退轉，七千菩薩摩訶薩眾俱得無邊功德陀羅尼門、

悅意陀羅尼門、無礙陀羅尼門、歡喜陀羅尼門、大悲陀羅尼門、月愛陀羅尼門、月光陀羅尼門、日愛陀羅尼門、日光陀羅尼門、妙高山王陀羅尼門、深廣大海陀羅尼門、功德寶王陀羅尼門，三萬六千人、天大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世尊復告寂靜慧言：「昔實功德今汝身是，由此因緣，汝能說是陀羅尼門種種功德。」

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而說頌言：

「總持猶妙藥， 能療眾惑病，
亦如天甘露， 服者常安樂。」

時，功德花王菩薩摩訶薩復說頌言：

「總持無文字， 文字顯總持，
由般若大悲， 離言以言說。」

爾時，珊觀史多天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諸佛功德不可思議，諸佛所說不可思議，諸大菩薩所行勝行、所說妙法不可思議。我等諸天宿世所植善根深厚，得值如來，聞說如是甚深妙法。」即以無量天妙花香奉散如來而為供養。

爾時，佛告彼天王言：「天王當知！諸欲供養佛世尊者，當修三法：一者、發菩提心。二者、護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天王當知！若能修學此三法者，乃得名為真供養佛。假使如來一劫住世，說此供養所獲功德亦不能盡。是故，天王！若欲供養佛世尊者，具此三法名真供養。天王當知！若有護佛一四句頌，則為擁護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證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諸佛世尊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從法生故。法供養者名真供養，諸供養中最為第一，資財供養所不能比。天王當知！我念過去無量、無數、難思議劫精勤修學菩薩道時，聞虛空中天說頌曰：

「『 二人遠離王賊等， 所不能侵大寶藏，
百千萬劫法難聞， 得聞不持不施等。
大菩提心護正法， 如教修行心寂靜，
自利利他心平等， 是則名真供養佛。』

「天王當知！我於過去初聞此頌即為他說，時有八千諸有情類俱發無上正等覺心。是故，天王！以法供養最為第一。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從法生故。」

第六分勸誡品第十四之一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復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來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頗有有情於當來世正法將滅時分轉時能信受不？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是經信受不謗，如此人等成何功德？」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於當來世正法將滅時分轉時，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曾於無量無邊佛所修行淨戒、靜慮、般若，是佛真子能信此經，所致功德不可稱計。諸勝善法從般若生，若有人能信受不謗，吾今為汝略以喻說。

「曼殊室利！此瞻部洲周匝七千踰繕那量，北廣南狹形如車箱，其中人面亦復如是。假使充滿此瞻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 sù、稻、麻、竹、荻 dí、蘆 lú 葦 wěi、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 tuó 都，起窣 sū 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瞻部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 lì 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

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東勝身洲周匝八千踰繕那量，形如半月，人面亦爾。假使充滿東勝身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窣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勝身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西牛貨洲周匝九千踰繕那量，形如滿月，人面亦爾。假使充滿西牛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窣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牛貨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

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曼殊室利！北俱盧洲周匝十千踰繕那量，其形方正，人面亦爾。假使充滿北俱盧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窣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俱盧洲積至梵宮，於諸聖眾各別奉施爾所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經信受不謗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六分勸誡品第十四之二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假使碎此三千大千堪忍世界悉為極微，一一極微為一聖者。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盡彼聖眾壽量短長，以諸世間上妙飲食、衣服、臥具及醫藥等，起殷淨心奉施供養。般涅槃後各收馱都，起窣 sū 堵波嚴飾供養，或以七寶滿如前說爾所極微大千世界，上復積至色究竟天，於彼聖者各別奉施爾所大千世界七寶，畢自壽量晝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續不斷。曼殊室利！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前說施福尚難思議，何況於此所獲福量！」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此經流通演說所獲福聚於前施福百倍為勝，千倍為勝，乃至鄔波尼殺曇倍亦復為勝。曼殊室利！如是功德若不迴求佛菩提者，應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他化自在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樂變化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覩史多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當作夜摩天王，復經爾所極微數劫作天帝釋，況轉輪王！以彼迴求一切智故，能得成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當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此瞻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東勝身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西牛貨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滿北俱盧洲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如粟、稻、麻、竹、荻、蘆葦、甘蔗林等中無間隙。有暴惡人起極瞋恚，皆悉殺害爾所聖者。曼殊室利！於意云

何？彼人由斯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殺一聖者尚墮無間大地獄中一劫受苦，何況殺害爾所聖者！彼所獲罪不可稱計。」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此經典者，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碎此四大洲界悉為極微，一一極微各為一佛。有一極惡邪見眾生，起毒害心殺爾所佛，劫奪 duó 一切法財、資財，破滅世間法王、法藥。曼殊室利！於意云何？彼惡眾生獲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彼所獲罪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計，我於彼事尚不忍聞，況能說其獲罪多少！若害一佛猶墮無間大地獄中多劫受苦，況殺爾所諸佛世尊！如是眾生定受無間大地獄苦無有出期。」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若有毀謗障礙此經，不令演說、流通、供養，其罪過前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曼殊室利！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各經百千無數大劫，備 bèi 修種種諸菩薩行，皆證無上正等菩提。彼惡眾生罪業重故，猶未能出大地獄苦。曼殊室利！彼惡眾生於十方界無間地獄，無一不經多劫受苦，況餘地獄、傍生、鬼界！何以故？彼愚癡者毀壞十方三世諸佛法身母故。設彼經前極微數劫受重苦已，出三惡趣來生人中，得大惡疾，一切醫藥所不能救。復經爾所極微數劫，生便無舌或無手等，各經爾所極微數劫。曼殊室利！我以神力住世一劫或一劫餘，說彼眾生毀謗、障礙此經罪報亦不能盡。曼殊室利！諸有智者欲得現在、未來安樂，勿於此經毀謗、障礙。」

第六分二行品第十五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宜應成就前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有二種行：成就般若、化導有情。」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諸菩薩摩訶薩成就般若、化導有情？」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從初般若乃至後際，離功用心說法無盡中無間隙，為脫有情惡趣三有令住善趣，或令證得三乘聖果。曼殊室利！是名菩薩摩訶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化導有情。曼殊室利！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無邊無為般若，是名菩薩摩訶薩眾自行般若。何以故？此能圓滿一切德故。」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法行能與一切智相應？」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一切智真實之法，遠離思議、微妙、無相甚深理趣，不可觀察極難通達，常住寂靜清涼遍滿，無有分別無著無礙，隨順正理不可執取，極靜大寂，一切法中無上無等。曼殊室利！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此法行能與一切智相應。」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於何境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諸菩薩摩訶薩決定應於甚深境界、廣大境界、功德境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甚深境者，體是無為，不著二邊亦不相離，自性清淨，諸障解

脫，不可思議、不可稱計，不共一切聲聞、獨覺。曼殊室利！**廣大境者**，諸佛如來一切功德，大悲、般若二法為性，離分別相無功用心，利樂有情無時暫捨，諸所說法皆稱彼意。曼殊室利！**功德境者**，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與相應一切功德、三十二相、八十隨好。隨諸有情根欲性行，所樂種種形相差別，佛威神力悉能示現，所謂或現昇觀史多，或現從天下生瞻部，或現處胎，或現初生，或現童子，或現遊戲，或現出家，或現苦行，或現往詣菩提樹下，或現證得無上菩提，或現轉法輪，或現般涅槃，如是示現諸相差別，皆為有情解脫生死。曼殊室利！如是名為諸菩薩摩訶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行境界。」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希有！世尊！菩薩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佛境界不可思議。」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共法、不可思議。何以故？一切異生、聲聞、獨覺不能通達，非其境故，除佛世尊無能得者。何以故？諸法真如義甚深故。自在不動無漏界攝，令有情類利樂圓滿，是故名為諸佛境界過語言道勝義諦攝，遠離尋伺分別思議，非世間法所能比喻，一切法中最為上品，不在生死、不住涅槃。曼殊室利！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凡有五事不可思議：一者、自性。二者、方處。三者、諸住。四者、一異。五者、利樂。

「曼殊室利！云何自性不可思議？即色真如求不可得，離色真如求不可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即眼真如求不可得，離眼真如求不可得，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即色真如求不可得，離色真如求不可得，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即眼識真如求不可得，離眼識真如求不可得，耳、鼻、

舌、身、意識亦爾；即地界真如求不可得，離地界真如求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亦爾；有法真如求不可得，無法真如求不可得，是故自性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方處不可思議？如是真如若在欲界不可思議，若離欲界不可思議，色、無色界亦復如是；若在東方不可思議，若離東方不可思議，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是故方處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諸住不可思議？若安樂住不可思議，若寂靜住不可思議，若有心住不可思議，若無心住不可思議，是故諸住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一異不可思議？三世如來同在一處，自性清淨無漏界攝，若一、若異不可思議，是故一異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云何利樂不可思議？智慧、神力同一法界，般若、方便二相平等，能作有情無量利樂不可宣說、過語言境，而順有情根性差別作種種說、種種示現，三十二相、八十隨好隨有情心皆能示現。」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何等名為三十二相、八十隨好？」

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善男子！如來相好無量無邊，我若廣說不可窮盡，但隨世間所樂，略說三十二相、八十隨好。

「曼殊室利！云何名為三十二相？

「如來足下有平滿相，妙善安住猶如奩 lián 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皆悉坦然無不等觸，是為第一。

「如來足下千輻輪文，輞 wǎng 轂 gǔ 眾相無不圓滿，是為第二。

「如來手足悉皆柔軟，如觀羅綿勝過一切，是為第三。

「如來手足指皆纖 xiān 長，圓妙過人以表長壽，是為第

四。

「如來手足一一指間，猶如鴈王咸有鞞 mán 網 wǎng，金色交絡文同綺畫，是為第五。

「如來足跟廣長圓滿，與趺相稱勝餘有情，是為第六。

「如來足趺 fū 脩 xiū 高充滿，柔軟妙好與跟相稱，是為第七。

「如來雙腠 shuàn 漸次纖 xiān 圓，如鬘 yī 泥耶仙鹿王腠，是為第八。

「如來雙臂脩 xiū 直臚 chōng 圓，如象王鼻平立摩膝，是為第九。

「如來陰相勢峯藏密，其猶龍馬亦如象王，是為第十。

「如來毛孔各一毛生，柔潤、紺 gàn 青、右旋宛轉，是第十一。

「如來髮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轉、柔潤、紺青，嚴金色身甚可愛樂，是第十二。

「如來身皮細薄潤滑，塵垢、水等皆所不住，是第十三。

「如來身皮皆真金色，光潔 jié 晃曜如妙金臺，眾寶莊嚴眾所樂見，是第十四。

「如來兩足、二手掌中、頸及雙肩七處充滿，光淨柔軟甚可愛樂，是第十五。

「如來肩項圓滿殊妙，是第十六。

「如來膊 bó 腋悉皆充實，是第十七。

「如來容儀洪滿端直，是第十八。

「如來身相脩 xiū 廣端嚴，是第十九。

「如來體相縱廣量等，周匝圓滿如諾瞿陀，是第二十。

「如來頤 hàn 臆并身上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是二十一。

「如來身光面各一尋，是二十二。

「如來齒相四十齊 qí 平，淨密、根深、白踰珂 kē 雪，是二十三。

「如來四牙鮮白鋒利，是二十四。

「如來常得味中上味，喉脈 mài 直故，能引身中千肢節 jié 脈所有上味，是二十五。

「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毛際，是二十六。

「如來梵音詞韻 yùn 弘雅，隨眾多少無不等聞，其聲洪震猶如天鼓，發言婉約如頻迦音，是二十七。

「如來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 qí 整、不相雜亂，是二十八。

「如來眼睛紺青鮮白，紅環間飾皎潔 jié 分明，是二十九。

「如來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是第三十。

「如來眉間有白毫相，右旋柔軟如觀羅綿，鮮白光淨踰珂雪等，是三十一。

「如來頂上烏瑟膩沙，高顯周圓猶如天蓋，是三十二。是名如來三十二相。

「曼殊室利！云何名為八十隨好？如來指爪狹長薄潤，光潔 jié 鮮淨如花赤銅，是為第一。

「如來手足指圓纖 xiān 長，臍 chōng 直柔軟，節 jié 骨不現，是為第二。

「如來手足各等無差，於諸指間悉皆充密，是為第三。

「如來手足圓滿如意，軟淨光澤色如蓮花，是為第四。

「如來筋脈 mài 盤 pán 結堅固、深隱不現，是為第五。

「如來兩踝 huái 俱隱不現，是為第六。

「如來行步直進庠 xiáng 審 shěn 如龍象王，是為第七。

「如來行步威容齊 qí 肅如師子王，是為第八。

「如來行步安平庠序不過不減猶若牛王，是為第九。

「如來行步進止威儀譬如鵝王，是為第十。

「如來迴顧必皆右旋，如龍象王舉身隨轉，是第十一。

「如來支節 jié 漸次臚 chōng 圓、妙善安布，是第十二。

「如來骨節 jié 交結無隙猶若龍盤，是第十三。

「如來膝輪妙善安布、堅固圓滿，是第十四。

「如來隱處其文妙好，威勢具足圓滿清淨，是第十五。

「如來身支潤滑柔軟，光悅鮮淨塵垢不著，是第十六。

「如來身容敦 dūn 肅無畏常不怯弱，是第十七。

「如來身支堅固稠密善相屬著，是第十八。

「如來身支安定敦重，常不掉動圓滿無壞，是第十九。

「如來身相猶若仙王，周匝端嚴光淨離翳，是第二十。

「如來身有周匝圓光，於行等時恒自照曜，是二十一。

「如來腹形方正無欠，柔軟不現眾相莊嚴，是二十二。

「如來臍 qí 深、右旋圓妙、清淨光澤，是二十三。

「如來臍 qí 厚、不凹不凸、周匝妙好，是二十四。

「如來皮膚遠離疥 jiè 癬 xuǎn，亦無黥 yǎn 點 diǎn、疣 yóu 贅 zhuì 等過，是二十五。

「如來手掌充滿柔軟，足下安平，是二十六。

「如來手文深長、明直、潤澤、無斷，是二十七。

「如來脣 chún 色光潤丹暉 huī，如頻婆果上下相稱，是二十八。

「如來面門不長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嚴，是二十九。

「如來舌相軟薄廣長如赤銅色，是第三十。

「如來發聲威震深遠，如象王吼明朗清徹，是三十一。

「如來音韻美妙具足如深谷響，是三十二。

「如來鼻高脩 xiū 而且直，其孔不現，是三十三。

「如來諸齒方整鮮白，是三十四。

「如來諸牙圓白光潔漸次鋒利，是三十五。

「如來目淨青白分明，是三十六。

「如來眼相脩 xiū 廣，譬如青蓮華葉甚可愛樂，是三十七。

「如來眼睫上下齊 qí 整、稠密不白，是三十八。

「如來雙眉長而不白、緻 zhì 而細軟，是三十九。

「如來雙眉綺靡，順次紺琉璃色，是第四十。

「如來雙眉高顯光潤形如初月，是四十一。

「如來耳厚、廣大、脩 xiū 長、輪埵 duǒ 成就，是四十二。

「如來兩耳綺麗 lì 齊平離諸過失，是四十三。

「如來容儀能令見者無損無染皆生愛敬，是四十四。

「如來額廣、圓滿、平正、形相殊妙，是四十五。

「如來身分上半圓滿，如師子王威嚴無對，是四十六。

「如來首髮脩長、紺青、稠密、不白，是四十七。

「如來首髮香潔、細軟、潤澤、旋轉，是四十八。

「如來首髮齊整無亂亦不交雜，是四十九。

「如來首髮堅固不斷永無禿 chǐ 落，是第五十。

「如來首髮光滑殊妙、塵垢不著，是五十一。

「如來身分堅固充實踰那羅延，是五十二。

「如來身體長大端直，是五十三。

「如來眾竅 qiào 清淨圓好，是五十四。

「如來身支勢力殊勝無與等者，是五十五。

「如來身相眾所樂觀常無厭足，是五十六。

「如來面輪脩廣得所，皎潔光淨如秋滿月，是五十七。

「如來顏色舒泰光顯，含笑先言有向無背，是五十八。

「如來面貌光澤熙 xī 怡，遠離頻 pín 蹙 cù、青赤等過，是五十九。

「如來身支清淨無垢、常無臭穢，是第六十。

「如來所有諸毛孔中，常出如意微妙之香，是六十一。

「如來面門常出最上殊勝之香，是六十二。

「如來首相周圓妙好，如末達那亦猶天蓋，是六十三。

「如來身毛紺青光淨，如孔雀項紅暉綺飾，色類赤銅，是六十四。

「如來法音，隨眾大小不增不減應理無差，是六十五。

「如來頂相無能見者，是六十六。

「如來手足指約分明，莊嚴妙好如赤銅色，是六十七。

「如來行時，其足去地如四指量而現印文，是六十八。

「如來自持不待他侍，身無傾動亦不透 wēi 迤 yí，是六十九。

「如來威德遠震一切，惡心聞喜、恐怖見安，是第七十。

「如來音聲不高不下，隨眾生意和悅與言，是七十一。

「如來能隨諸有情類言音意樂而為說法，是七十二。

「如來一音演說正法，隨有情類各令得解，是七十三。

「如來說法咸依次第必有因緣，言無不善，是七十四。

「如來等觀諸有情類，讚善毀惡而無愛憎，是七十五。

「如來所為先觀後作，軌範具足令識善淨，是七十六。

「如來相好，一切有情無能觀盡，是七十七。

「如來頂骨堅實圓滿，是七十八。

「如來顏容常少不老、好巡舊 jiù 處，是七十九。

「如來手足及胸臆前，皆有吉祥喜旋德相，文同綺畫、色

類朱丹，是第八十。是名如來八十隨好。」

第六分讚歎品第十六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來功德希有、無等、不可思議，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無有異。若見如來或聞功德，此有情類亦難思議。今重見佛轉大法輪，得未曾有歡喜踊躍。」作是語已，即昇虛空七多羅樹，合掌讚曰：

「一切有情類，	唯佛最為尊，
尚無有等者，	況復當有勝！
我法二俱空，	妙理無等等，
唯我佛世尊，	能等無等等。
煩惱并習氣，	俱盡永無餘，
能知一切法，	無不皆明了。
若智若說法，	無能及佛者，
三千大千界，	唯佛獨為尊。
十力無畏等，	定有非虛妄，
帝釋與梵王，	咸所不能得。
世尊大恩德，	普洽 qià 諸有情，
此事難思議，	定無能及者。
能以微妙慧，	及方便善巧，
化導諸有情，	皆令得利樂。」

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妙色，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頌讚曰：

「有說世間等佛者， 彼言非實為虛誑，

若說法王最極尊， 此言非妄為諦語。
人天之儔 chóu 正問難，無有能折我大師，
善逝降魔伏外道， 將導世間至解脫。
清淨四辯無窮說， 甘露妙藥施有情，
遍觀諸法智無礙， 一切剎那不減失。
大悲平等視有情， 清淨之心世不染，
善能了知根欲性， 隨所樂聞而應說。
煩惱差別非一種， 為示無量對治門，
唯佛巧說彼因緣， 專為利樂有情故。
值佛聞法不得聖， 如是有情度極難，
如來大名應渴仰， 若得見者無限益。
佛智能令心清淨， 得聞正教出生死，
聞佛名號大吉祥， 常念世尊恒喜樂。
發心詣佛生慧解， 如教勤修成種智，
戒品清淨無垢濁， 靜慮第一心澂 chéng 明。
智慧最勝難傾動， 法海清淨如甘露，
一切有情熹放逸， 諸佛專精離世間。
等慈有情如一子， 恩德深厚無能報，
先說能破結賊法， 久摧天魔幻化軍。
世尊已說三有過， 廣示涅槃無量德，
百千大劫甚難聞， 故我至誠今讚禮。」

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善名，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頌讚言：

「如來平等行大慈， 設可度智與他者，
尚令天授最前得， 況復其餘有情類！
我今不慚 qiè 為空過，修持大行報佛恩。」

有唯自證無漏滅， 彼於佛恩未為報；
若有修行佛深教， 乃得名為佛真子。
佛久勤苦為有情， 無上大恩罕能報；
大慈開顯真妙法， 令眾修行兼化他。
若佛不出於世間， 一切有情受大苦，
則無人天唯惡趣， 但聞種種苦音聲。
諸趣受苦無能免， 煩惱繫縛有情故，
佛欲解他諸毒結， 翻為大悲之所繫 yíng。
如來是世大福田， 依教正修離惡趣，
若違佛教不修行， 彼定不得生人天。
有於佛所起惡心， 或復不樂聞深法，
是等有情甚可愍， 決定永當處黑暗。
如佛世尊自知智， 其等如來乃能了，
佛智非我所測量， 稽首敬禮十方佛，
無畏智力不共法， 唯佛世尊獨圓備 bèi。
相好莊嚴微妙香， 觀者無厭超眾色；
三種開敷不暫息， 清淨佛華我今禮。
唯佛善知無上覺， 能永出離諸險難；
佛為第一最無上， 稽首歸命兩足尊。
佛以功德正法水， 普能洗除諸垢穢；
世尊本來內外淨， 我今頂禮真淨身。」

爾時，堪忍界主大梵天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
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頌讚言：

「如來具足勝福慧， 利樂有情無暫息，
常雨甘露濟飢渴， 我今稽首能利他。
世間最勝可敬者， 彼類猶來供養佛，

諸惡斯盡眾善備， 我今稽首無等尊。
普為濟拔諸有情， 靡有一行不修學，
令度生死得安樂， 我今稽首救世師。
稽首微妙金色身， 稽首所說甘露法，
稽首清淨無垢智， 稽首一切功德林。」

爾時，佛告大梵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讚。如來此事是實非虛。何以故？諸佛世尊於無量劫，修集種種福德智慧，由斯果位無不備足。所以者何？如來具足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身、語、意三無不清淨，故能通達真如、實際，住實際故所言不虛。」

時，大梵王頂禮佛足，合掌恭敬復白佛言：「唯願世尊以神通力，令此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利樂一切！」

爾時，佛告大梵天王：「十方三世一切如來以大神通，咸共護念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利樂一切，天魔、梵志、外道、沙門皆無有能滅壞障礙。何以故？我念過去有佛名曰寶月如來，十號圓滿，國名無毀，劫名喜讚。彼佛有二苾芻弟子，作大法師善說深法，一名智盛、二名諦授，常隨彼佛轉正法輪，經一劫中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三千大千百億魔眾悉皆受化發菩提心。是故此經，諸天魔等皆無有力滅壞障礙。」

爾時，寂靜慧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寶月如來住在何所？為猶住世？為已涅槃？」

爾時，世尊告寂靜慧言：「善男子！東方去此過十千億諸佛世界，曾有世界名曰無毀，其中如來壽十千劫。彼佛世界常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諸天魔及外道等於此經典不能障礙，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智盛苾芻即是今者曼殊室利，諦授苾

芻即是今者最勝天王，此二菩薩方便善巧，種種擁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久住世。十方佛國若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二菩薩即往聽受，如我今者說是法門放大光明，尋光來集。」

第六分付囑品第十七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汝可受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勿令忘失！」

時，阿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云何受持如是經典？」

於是佛告阿難陀言：「受持此經有十種法：一者、書寫。二者、供養。三者、施他。四者、諦聽。五者、披讀。六者、受持。七者、廣說。八者、諷誦。九者、思惟。十者、修習。依斯十法受持此經。譬如世間一切草木、華果藥等皆依大地；如是一切殊勝善法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如轉輪王若住在世七寶常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若住在世三寶不滅。」

爾時，大眾瞻仰尊顏，異口同音俱傷歎曰：「如來滅後，誰能荷擔如是世尊大法重擔，謂於無量無邊大劫修集所得無上菩提？」

爾時，眾中便有一萬二千菩薩為護此法，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我等捨身命， 不求未來福，
護持佛所說， 此甚深法要。」

爾時，眾中五百天子賢王為首，復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為度諸有情， 成大悲願力，

護持佛所說， 此甚深法要。」

時，天帝釋、持髻梵王、毘沙門王，皆從座起頂禮佛足，
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說頌言：

「能療一切病， 世尊今所說，
般若微妙藥， 我等頂戴持。」

執金剛神亦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
恭敬而說頌言：

「法本無名字， 佛以名字說，
大悲真教法， 我今頂戴持。」

**爾時，佛告持髻梵言：「梵天當知！佛讚三事最為無上，
何等為三？一者、發菩提心。二者、護持正法。三者、如教修
行。如是三法最為無上，能修行者真供養佛。我若住世一劫或
一劫餘，說此功德亦不能盡。護持如來一四句頌所獲功德尚不
可盡，況能護持三世佛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三世諸
佛皆因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故。以法供養真供養佛，若以資財
非真供養，故法供養最為第一。若有護持佛正法者，當知彼類
二世安樂。是故，梵天！常應擁護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汝由護
法，已當得見賢劫千佛悉為請主。梵天當知！於此穢土護持正
法須臾之間勝淨土中若經一劫或一劫餘所獲功德，故應精勤護
持正法。」**

**世尊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隨所在
處，當知即是如來生處、得菩提處、轉法輪處、入涅槃處。何
以故？憍尸迦！一切菩薩、一切善法、一切如來皆從此生。若
有法師宣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此地即為佛所行處；諸有
情類於法師所，當生善友、尊重佛心恭敬、歡喜、供養、讚歎。
若我住世一劫或一劫餘，說此法師流傳此經所獲功德亦不能盡。**

憍尸迦！若此法師所行之處，善男子等有能刺血灑 sǎ 地供養，未足為多。何以故？無上法輪難受持故。」

時，天帝釋白言：「世尊！未來世中說此經處，我及眷屬皆當擁護彼地方所及說法師，若見此經所在之處，即生前說四種處心。」

爾時，世尊讚天帝釋：「汝能如是，善哉善哉！吾以此經付囑於汝，宜於來世擁護流通。」

時，天帝釋即白佛言：「我等諸天得生善趣，皆由般若波羅蜜多，發菩提心亦復由此，是故我等不顧身命擁護世尊如是深法。」

時，佛復讚天帝釋言：「善哉！善哉！如說能作。」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最勝天王及十方界諸大菩薩、一切聲聞、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會曼殊室利分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聞夫即相無觀，挺真如之壯觀；即慮無知，成種智之默識。但二塵且落，時逐見以輕濃；五翳將披，復因疑而聚散。是以驟明空道，給孤總旋憩之場；歷選時徒，妙吉昇對揚之重。忽無觀以瞻仰，俄不聆以淪悟，既泯修而造修，亦絕學而趨學。狀其區別，則菩提萬流；斷其混茫，則涅槃一相。一相則不見生死，萬流則無非佛法，不壞假名之繁總，而開實相之沉寥。正明如來法無，況菩薩法；菩薩法無，況二乘法；二乘法無，況凡夫法。法尚不有，何有菩提？尚無菩提，云何可趣？尚無可趣，何有證得？尚無證得，何有證者？是故有之斯殊、無之斯貫，洞之斯遠、沮之斯局。豁爾夷蕩而無懈，熾然翹勵而不精，惱侵與慈滄分華，劍林將玉毫比色，皆其所也。何以易諸？觀其假言路以便便、仰真宗而止止，奕奕珠轉、泠泠玉振，起予聖旨，莫尚於茲！晞體法王，不亦宜矣！然則探其義也，發祕藏之玄扃；味其談也，苞密語之殊轍。詞宛而旨密，即舊jiù《文殊般若》矣。雖雙軸成部，而警策備bèi彰，庶七眾所歸，較然無遠。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百千人俱，皆阿羅漢，唯阿難陀猶居學地，舍利子等而為上首。復與菩薩摩訶薩眾十千人俱，皆不退轉功德甲冑 zhòu 而自莊嚴，慈氏菩薩、妙吉祥菩薩、無礙辯菩薩、不捨善軛 è 菩薩而為上首。

曼殊室利童子菩薩明相現時出自住處，詣如來所，在外而立。具壽舍利子、大迦多衍那、大迦葉波、大採菽氏、滿慈子、執大藏，如是一切大聲聞僧，亦於此時各從住處，詣如來所，在外而立。

爾時，世尊知諸大眾皆來集已，從住處出，敷如常座結跏趺坐，告舍利子：「汝今何故於晨朝時在門外立？」

時，舍利子白言：「世尊！曼殊室利童子菩薩先來住此，我等後來。」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曼殊室利言：「善男子！汝實先來至此住處，為欲觀禮、親近佛耶？」

曼殊室利前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何以故？我於如來觀禮、親近嘗無厭足，為欲利樂諸有情故實先來此。世尊！我今來至此處親近禮敬觀如來者，專為利樂一切有情，非為證得佛菩提故，非為樂觀如來身故，非為擾動真法界故，非為分別諸法性故，亦不為餘種種事故。我觀如來即真如相無動無作、無所分別無異分別、非即方處非離方處、非有非

無、非常非斷、非即三世非離三世、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染不染、無二不二，心言路絕。若以此等真如之相觀於如來，名真見佛，亦名禮敬親近如來，實於有情能為利樂。」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作是觀為何所見？」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作是觀都無所見，於諸法相亦無所取。」

佛言：「善哉！善哉！童子！汝能如是觀於如來，於一切法，心無所取亦無不取，非集非散。」

時，舍利子謂曼殊室利言：「仁能如是親近禮敬觀於如來，甚為希有！雖常慈愍一切有情，而於有情都無所得；雖能化導一切有情令趣涅槃，而無所執；雖為利樂諸有情故擯 huàn 大甲冑 zhòu，而於其中不起積集、散壞方便。」

時，曼殊室利白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尊所說，我為利樂諸有情故，擯大甲冑令趣涅槃，實於有情及涅槃界所化、所證無得無執。又，舍利子！非我實欲利樂有情擯大甲冑。所以者何？諸有情界無增無減。假使於此一佛土中，有如殍伽沙數諸佛，一一皆住爾所大劫，晝夜常說爾所法門，一一法門各能度脫爾所佛土諸有情類，悉皆令入無餘涅槃。如此佛土有如是事，餘十方世界各如殍伽沙等世界亦復如是。雖有爾所諸佛世尊，經爾所時說爾所法，度脫爾所諸有情類，皆令證入無餘涅槃，而有情界亦無增減。何以故？以諸有情自性離故、無邊際故不可增減。」

舍利子言：「曼殊室利！若諸有情自性離故、無邊際故無增減者，何緣菩薩求大菩提欲為有情常說妙法？」

曼殊室利言：「舍利子！我說有情都不可得，何有菩薩求大菩提欲為有情常說妙法？何以故？舍利子！諸法畢竟不可得故。」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若諸有情都不可得，云何施設諸有情界？」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有情界者但假施設。」

「曼殊室利！設有問汝：有情界者為有幾何？汝得彼問當云何答？」

「世尊！我當作如是答：如佛法數，彼界亦爾。」

「曼殊室利！設復問汝：有情界者其量云何？汝得彼問復云何答？」

「世尊！我當作如是答：有情界量如諸佛境。」

「曼殊室利！設有問言：諸有情界為何所屬？汝得彼問復云何答？」

「世尊！我當作如是答：彼界所屬如佛難思。」

「曼殊室利！設有問言：有情界者為何所住？汝得彼問復云何答？」

「世尊！我當作如是答：若離染際所應住法，即有情界所應住法。」

「曼殊室利！汝修般若波羅蜜多為何所住？」

「世尊！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無所住。」

「曼殊室利！無所住者云何能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我由無所住故能修般若波羅蜜多。」

「曼殊室利！汝修般若波羅蜜多，於善、於惡何增何減？」

「世尊！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善、於惡無增無減。世尊！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亦無增減。世尊！般若波羅蜜多出現世間，不為增減一切法故。世尊！**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棄捨異生等法，不為攝受一切佛法。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捨法、得法故起。世尊！**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厭離生死過失，不為欣樂涅槃功德。所以

者何？修此法者不見生死，況有厭離！不見涅槃，況有欣樂！世尊！**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劣有勝、有失有得、可捨可取。世尊！**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得諸法可增可減。所以者何？非真法界有增有減。世尊！若能如是修者，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增不減，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生不滅，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見增減，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見生滅，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所思惟，若多若少俱無希願，能、所希願及希願者皆不取著，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修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好有醜、有高有下，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不得勝劣，謂都不見此勝此劣，是真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真如、法界、法性、實際無勝無劣。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諸佛妙法豈亦不勝？」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諸佛妙法不可取故，亦不可言是勝是劣，如來豈不證諸法空？」

世尊答言：「如是！童子！」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法空中何有勝劣？」

世尊讚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曼殊室利！佛法豈不是無上耶？」

「如是！世尊！一切佛法雖實無上，而於其中無法可得，故不可說佛法無上。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不欲住持一切佛法，不欲調伏異生法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佛法、異生法等，不欲增長及調伏故，於一切法無分別故。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可思惟、可分別者。」

「曼殊室利！汝於佛法豈不思惟？」

「不也！世尊！我若見有真實佛法應可思惟，然我不見。世尊！般若波羅蜜多不為分別諸法故起，謂不分別是異生法、是聲聞法、是獨覺法、是菩薩法、是如來法。善男子等精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都無所得亦無所說，謂不說有異生法性，亦不說有聲聞乃至如來法性。所以者何？此諸法性皆畢竟空、不可見故。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羅蜜多，不作是念：『此是欲界，此是色界，此無色界，此是滅界。』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有法是可滅者。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作恩怨。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住持一切佛法，不為棄捨異生等法。所以者何？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羅蜜多，於佛法中不欲證得、不欲滅壞異生等法，達一切法性平等故。若如是修，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即便讚曰：「曼殊室利！善哉！善哉！汝今乃能說甚深法，與諸菩薩摩訶薩眾作真法印，亦與聲聞及獨覺等增上慢者作大法印，令如實知先所通達非真究竟。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是深法，心不沈沒亦不驚怖，當知是人非於一佛乃至千佛種諸善根，定於無量無邊佛所種諸善根，乃

能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合掌恭敬，復白佛言：「我欲更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唯願開許！」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欲說者，隨汝意說。」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世尊！若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法不得是可住者，亦復不得是不可住，當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緣法住。何以故？以一切法無所緣故。世尊！若能如是修者，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取相故。

「復次，世尊！應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現前觀諸法性相，謂於佛法尚不現觀，況菩薩法！於菩薩法尚不現觀，況獨覺法！於獨覺法尚不現觀，況聲聞法！於聲聞法尚不現觀，況異生法！何以故？以一切法性相離故。

「復次，世尊！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無所分別，謂不分別是可思議、不可思議法性差別，當知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法中都無分別。

「復次，世尊！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中都不見有此是佛法、此非佛法，此可思議、此不可思議，以一切法無差別性故。若諸有情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觀一切法皆是佛法，順菩提故；觀一切法皆不思議，畢竟空故，是諸有情已曾親近、供養恭敬多百千佛種諸善根，乃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當知過去已曾親近、供養恭敬多百千佛種諸善根乃能如是。

「復次，世尊！應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能勤修，則於諸法不見雜染不見清淨；雖無所見，而能勤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時心無厭倦。

「復次，世尊！若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諸異生、聲聞、獨覺、菩薩、佛法無差別想，了此等法畢竟空故。若能如是，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已親近、供養幾佛？」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已親近、供養佛數量同幻士心、心所法，以一切法皆如幻故。」

「曼殊室利！汝於佛法豈不趣求？」

「世尊！我今不見有法非佛法者，何所趣求？」

「曼殊室利！汝於佛法已成就耶？」

「世尊！我今都不見法可名佛法，何所成就？」

「曼殊室利！汝豈不得無著性耶？」

「世尊！我今即無著性，豈無著性復得無著？」

「曼殊室利！汝不當坐菩提座耶？」

「世尊！諸佛於菩提座尚無坐義，況我能坐！何以故？以一切法皆用實際為定量故，於實際中坐及坐者俱不可得。」

「曼殊室利！言實際者，是何增語？」

「世尊！實際當知即是偽身增語。」

「曼殊室利！云何偽身可名實際？」

「世尊！實際無去無來、非真非偽，身非身相俱不可得，偽身亦爾，是故偽身即是實際。」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諸菩薩定趣菩提不復退轉。」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諸菩薩已近無上正等菩提。何以故？是諸菩薩現覺法性離一切分別如大菩提故。」

曼殊室利亦白佛言：「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諸菩薩如佛世尊堪受世間供養恭敬。」

何以故？於一切法覺實性故。」

時，有女人名無緣慮，合掌恭敬白言：「世尊！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諸有情於異生法、若聲聞法、若獨覺法、若菩薩法、若如來法皆不緣慮。所以者何？達一切法都無所有，能、所緣慮俱不可得。」

爾時，佛告舍利子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當知己住不退轉地，定趣菩提不復退轉。舍利子等！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歡喜信樂，聽聞受持，轉為他說，心無厭倦；是諸有情能為一切真實、廣大、殊勝施主，能施一切無上財寶，具足布施波羅蜜多；是諸有情淨戒圓滿，具真淨戒具勝淨戒，淨戒功德皆已圓滿，具足淨戒波羅蜜多；是諸有情安忍圓滿，具真安忍具勝安忍，安忍功德皆已圓滿，具足安忍波羅蜜多；是諸有情精進圓滿，具真精進具勝精進，精進功德皆已圓滿，具足精進波羅蜜多；是諸有情靜慮圓滿，具真靜慮具勝靜慮，靜慮功德皆已圓滿，具足靜慮波羅蜜多；是諸有情般若圓滿，具真般若具勝般若，般若功德皆已圓滿，具足般若波羅蜜多；是諸有情成就真勝慈、悲、喜、捨，亦能為他宣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觀何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於無上正等菩提尚無住心，況當欲證！我於菩提無求趣意。所以者何？菩提即我，我即菩提，如何求趣？」

佛言：「善哉！善哉！童子！汝能巧說甚深義處。汝於先佛多植善根，久發大願，能依無得修行種種清淨梵行。」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若於諸法有所得者，可依無得修淨

梵行。我都不見有法可得及無所得，如何可言能依無得修淨梵行？」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今見我聲聞德耶？」

「世尊！我見！」

佛言：「童子！汝云何見？」

「世尊！今我見諸聲聞，非異生、非聖者，非有學、非無學，非可見、非不可見，非見者、非不見者，非多、非少，非小、非大，非已調伏、非未調伏，我如是見而無見想。」

時，舍利子便問彼言：「於聲聞乘既如是見，復云何見正等覺乘？」

「大德！我今不見菩薩，亦復不見諸菩薩法。不見菩提，亦復不見趣菩提法，亦不見有趣菩提行，亦不見有證菩提法，不見有能證菩提者。我如是見正等覺乘，謂於其中都無所見。」

時，舍利子復問彼言：「汝於如來當云何見？」

「大德！止！止！勿於如來大龍象王而興言論。」

「曼殊室利！所言佛者，是何增語？」

「今問大德：所言我者，復何增語？」

舍利子言：「我者但有假立名字，是空增語。」

「大德當知！佛之增語即我增語，我之與佛俱畢竟空，但隨世間假立名字。菩提名字亦是假立，不可尋此求實菩提，菩提相空不可表示。何以故？名字、菩提二俱空故。名字空故言說亦空，不可以空表示空法；菩提空故佛亦是空，故所言佛是空增語。」

「復次，大德！所言佛者，無來無去、無生無滅，無所證得、無所成就，無名、無相不可分別，無言、無說不可表示，唯微妙智自內證知，謂諸如來覺一切法畢竟空寂證大菩提，隨順世間假立名字，故稱為佛，非為實有，若有若無不可得故。」

「復次，大德！如來所證微妙智慧說名菩提，成就菩提故名為佛；菩提空故佛亦是空，由此佛名是空增語。」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曼殊室利所說深法，非初學者所了知。」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即白具壽舍利子言：「我所說者，非唯初學不能解了，所作已辦阿羅漢等亦不能知，非我所說有能知者。所以者何？菩提之相非識所識，無見無聞、無得無念、無生無滅，不可說示、不可聽受。如是菩提性相空寂，諸大菩薩尚未能知，何況二乘所知解了！菩提性相尚不可得，況當有實證菩提者！」

舍利子言：「曼殊室利！佛於法界豈不證耶？」

「不也！大德！所以者何？佛即法界，法界即佛，法界不應還證法界。」

「又，舍利子！一切法空說為法界，即此法界說為菩提，法界、菩提俱離性相，由斯故說一切法空。一切法空、菩提、法界，皆是佛境無二無別，無二無別故不可了知，不可了知故則無言說，無言說故不可施設有為無為、有非有等。」

「又，舍利子！一切法性亦無二無別，無二無別故不可了知，不可了知故則無言說，無言說故不可施設。所以者何？諸法本性都無所有，不可施設在此在彼、此物彼物。」

「又，舍利子！若造無間，當知即造不可思議亦造實際。何以故？舍利子！不可思議與五無間，俱即實際性無差別。既無有能造實際者，是故無間、不可思議亦不可造。由斯理趣，造無間者非墮地獄，不思議者非得生天；造無間者亦非長夜沈淪生死，不思議者亦非究竟能證涅槃。何以故？舍利子！不可思議與五無間皆住實際，性無差別，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因非果、非善非惡、非招惡趣非感人天、非證涅槃非沒生死。」

何以故？以真法界非善非惡、非高非下，無前後故。

「又，舍利子！犯重苾芻非墮地獄，淨持戒者非得生天；犯重苾芻非沈生死，淨持戒者非證涅槃；犯重苾芻非應毀訾，淨持戒者非應讚歎；犯重苾芻非應輕蔑，淨持戒者非應恭敬；犯重苾芻非應乖諍，淨持戒者非應和合；犯重苾芻非應遠離，淨持戒者非應親近；犯重苾芻非應損減，淨持戒者非應增益；犯重苾芻非不應供，淨持戒者非定應供；犯重苾芻非增長漏，淨持戒者非損減漏；犯重苾芻非不清淨，淨持戒者非定清淨；犯重苾芻非無淨信，淨持戒者非有淨信；犯重苾芻非不應受清淨信施，淨持戒者非定應受清淨信施。何以故？舍利子！真法界中若持若犯其性平等，無差別故。

「又，舍利子！諸異生類名和合者，漏盡苾芻名不和合。」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與生因合，名和合者；諸阿羅漢無如是義，名不和合。我依此義作如是說。又，舍利子！諸異生類名超怖者，漏盡苾芻名不超怖。」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於可怖法不生怖畏，名超怖者；諸阿羅漢知可怖法實無所有、無怖可超。我依此義作如是說。又，舍利子！諸異生類得無滅忍，諸菩薩眾得無生忍。」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不樂寂滅，名得無滅忍；諸菩薩眾，不見法生，名得無生忍。我依此義作如是說。又，舍利子！諸異生類名調伏者，漏盡苾芻名不調伏。」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未調伏故應可調伏，名調伏者；諸阿羅漢漏結已盡不復須調，名不調伏。我依此義作如是說。又，舍利子！

諸異生類名增上心超越行者，漏盡苾芻名心下劣非超越行。」

「曼殊室利！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大德！異生其心高舉，行違法界，名增上心超越行者；諸阿羅漢其心謙下，行順法界，名心下劣非超越行。我依此義作如是說。」

時，舍利子讚曼殊室利言：「善哉！善哉！善能為我解密語義。」

曼殊室利報言：「如是！如是！大德！我非但能解密語義，我亦即是一切漏盡真阿羅漢。何以故？我於聲聞、獨覺樂欲皆永不起故，名漏盡真阿羅漢。」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頗有因緣，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亦有因緣，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無上正等菩提，謂菩提中無有少法可名無上正等菩提，然真菩提性無差別，非坐可得、不坐便捨。由此因緣，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菩提，無相菩提不可證故。」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無上菩提即五無間，彼五無間即此菩提。所以者何？菩提、無間俱假施設，非真實有菩提之性，非可證得，非可修習，非可現見，彼五無間亦復如是；又一切法本性畢竟不可現見，於中無覺、無覺者，無見、無見者，無知、無知者，無分別、無分別者，離相平等名為菩提，五無間性亦復如是。由此菩提非可證得，言可證得、修習、現見大菩提者是增上慢。」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今謂我是如來耶？」

「不也！世尊！不也！善逝！我不謂佛是實如來。所以者何？夫如來者以微妙智證會真如，妙智、真如二俱離相，真如

離相非謂真如，妙智亦然非謂妙智，既無妙智及無真如，是故如來亦非真實。何以故？真如、妙智但假施設，如來亦爾，非二、不二。是故妙智、真如、如來，但有假名而無一實，故不謂佛是實如來。」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非疑惑於如來耶？」

「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何以故？我觀如來實不可得、無生無滅，故無所疑。」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來豈不出現世間？」

「不也！世尊！不也！善逝！若真法界出現世間，可言如來出現於世，非真法界出現世間，是故如來亦不出現。」

「曼殊室利！汝謂殑伽沙數諸佛入涅槃不？」

「世尊！豈不諸佛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界相？」

「曼殊室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佛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界相。」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今佛世尊現住世不？」

佛言：「如是！」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若佛世尊現住世者，殑伽沙等諸佛世尊亦應住世。何以故？一切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相故。不思議相無生無滅，如何諸佛有入涅槃？是故，世尊！若未來佛當有出世，一切如來皆當出世；若過去佛已入涅槃，一切如來皆已滅度；若現在佛現證菩提，一切如來皆應現證。何以故？不思議中去、來、現在所有諸佛無差別故。然諸世間迷謬執著種種戲論，謂佛世尊有生有滅，有證菩提。」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所說法，唯有如來、不退菩薩、大阿羅漢所能解了，餘不能知。何以故？唯如來等聞是深法如實了達，不讚不毀，知心、非心不可得故。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悉平等，心及非心俱不可得，由此於法無讚無毀。」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於是深法誰當讚毀？」

佛言：「童子！愚夫異生彼如是心非實心性，同佛心性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愚夫異生心、非心性，同佛心性不思議耶？」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以故？佛、有情心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不思議故。」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佛、有情心及一切法若皆平等、不可思議；今諸聖賢求涅槃者，勤行精進豈不唐捐？所以者何？不思議性與涅槃性既無差別，何用更求？若有說言此異生法、此聖者法有差別相，當知彼人未曾親近真淨善友，作如是說，令諸有情執二法異，沈淪生死不得涅槃。」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願如來於有情類最為勝不？」

「世尊！若有真實有情，我願如來於彼最勝，然有情類實不可得。」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願佛成就不思議法耶？」

「世尊！若有不思議法實可成就，我願如來成就彼法，然無是事。」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願如來說法調伏弟子眾不？」

「世尊！若有說法調伏真如法界，我願如來說法調伏諸弟子眾，然佛世尊出現於世，於有情類都無恩德。所以者何？諸有情類皆住無雜真如法界，於此界中異生、聖者、能說、能受俱不可得。」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願如來是世無上真福田不？」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若諸福田是實有者，我亦願佛於彼無上，然諸福田實不可得，是故諸佛皆非福田、非非福田，以福、非福及一切法性平等故。」

「然世間田能無盡者，世共說彼名無上田；諸佛世尊證無盡福，是故可說無上福田。

「又世間田無轉變者，世共說彼名無上田；諸佛世尊證無變福，是故可說無上福田。

「又世間田用難思者，世共說彼名無上田；諸佛世尊證難思福，是故可說無上福田。

「諸佛福田雖實無上，而植福者無減無增。」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依何義作如是說？」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佛福田相不可思議，若有於中而植福者，即便能了平等法性，達一切法無減無增，故佛福田最為無上。」

爾時，大地以佛世尊神力、法力六返變動。時，眾會中有十六億大苾芻眾，諸漏永盡心得解脫；七百苾芻尼、三千鄢波索迦、四萬鄢波斯迦、六十俱胝那庾多數欲界天眾，遠塵離垢生淨法眼。

時，阿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何因何緣今此大地六返變動？」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由妙吉祥說福田相，我今印許，故現斯瑞。過去諸佛亦於此處說福田相令大地動，故於今時現如是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二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曼殊室利不可思議。所以者何？曼殊室利所說法相不可思議。」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之所說實難思議，誠如具壽舍利子說。」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我所說法不可說可思議，亦不可說不可思議。所以者何？不可思議、可思議性俱無所有，但有音聲，一切音聲亦不可說不可思議、可思議性，以一切法自性離故。作是說者，乃名為說不可思議。」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今現入不可思議三摩地耶？」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不現入此三摩地。所以者何？我都不見此三摩地性異於我，不見有心能思惟我及此定故。不可思議三摩地者，心、非心性俱不能入，云何可言我入此定？」

「復次，世尊！我昔初學作意現入此三摩地，非於今時復更作意現入此定。如善射夫初學射業，注心麁 cū 的 dì 方乃發箭，久習成就能射毛端，不復注心在彼麁的，隨所欲射發箭便中；如是我先初學定位，要先繫念在不思議，然後乃能現入此定，久習成就，於此定中不復繫心任運能住。所以者何？我於諸定已得善巧，任運入出不復作意。」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觀此曼殊室利童子未可保信。所以者何？於此定中似不恒住，然無餘定微妙寂靜同此定者。」

曼殊室利便白具壽舍利子言：「大德！寧知更無餘定寂靜同此？」

舍利子言：「豈更有定寂靜同此？」

曼殊室利報言：「大德！若此可得，可言餘定寂靜同此，然不可得。」

舍利子言：「曼殊室利！豈今此定亦不可得？」

「大德！此定實不可得。所以者何？謂一切定，可思議者有相可得，不思議者無相可得，此定既曰不可思議，是故定應實不可得。又，舍利子！不思議定，一切有情無不得者。所以者何？一切心性皆離心性，離心性者皆即名為不思議定，故有情類無不得者。」

佛讚曼殊室利童子：「善哉！善哉！曼殊室利！汝於過去無量佛所多植善根、久發大願，所修梵行皆依無得，發言皆說甚深義處。曼殊室利！汝豈不以住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一切時說甚深義？」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若我由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說，便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說，若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說，則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有所住，若深般若波羅蜜多有所住者，則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以我想及以有想為所住處，然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二想、住無所住。如諸佛住微妙寂靜，無起、無作、無動、無轉以為所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住有法、不住無法，故此所住不可思議。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皆不現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是不思議界，不思議界即是法界，法界即是不現行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不思議界，不思議界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界、法界無二無別，無二無別即是法界，法界即是不現行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是不思議界，不思議界當知即是不現行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無所有界，無所有界當知即是無生滅界，無生滅界當知即是不思議界，不思

議界與如來界、我界、法界無二無別。

「是故，世尊！若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於大菩提更不求證。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菩提故。世尊！若有實知我界即知無著，若知無著即知無法，若知無法即是佛智，佛智即是不思議智，當知佛智無法可知，名不知法。所以者何？此智自性都無所有，無所有法云何能於真法界轉？此智自性，既無所有即無所著，若無所著即體非智，若體非智即無境界，若無境界即無所依，若無所依即無所住，若無所住即無生滅，若無生滅即不可得，若不可得即無所趣，既無所趣，此智不能作諸功德亦復不能作非功德。所以者何？此無思慮我作功德、作非功德。無思慮智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即是佛智，是故此智於一切法無取不取，亦非前際中際後際、非先已生非先未生，無出無沒、非常非斷，更無餘智類此智者。由是此智不可思議，同於虛空，不可比類，無此無彼、非好非醜；既無餘智類此可得，是故此智無等、不等，由此故名無等等智；又無餘智對此可得，是故此智無對、不對，由此故名無對對智。」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妙智不可動耶？」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如是妙智性不可動。如鍛金師燒鍊金璞 pú，既得精熟秤量無動；此智亦爾，久修成熟，無作無證、無生無盡、無起無沒，安固不動。」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誰能信解如是妙智？」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若能不行般涅槃法，於生死法亦能不行，於薩迦耶行寂滅行，於般涅槃行無動行。不斷貪欲、瞋恚、愚癡，亦非不斷。所以者何？如是三毒自性遠離，非盡不盡；於生死法不起不墮，於諸聖道不離不修。彼於此智能深信解。」

佛讚曼殊室利童子：「善哉！善哉！善說此事。」

爾時，具壽大迦葉波前白佛言：「當來之世，誰能於此法毘奈耶甚深義趣信解修學？」

佛告具壽大迦葉波：「今此會中苾芻等眾，當來之世，於此所說法毘奈耶甚深義趣，能生信解聽受修學，亦能為他演說流布。如大長者失無價珠，苦惱纏心愁憂不樂，後時還得踴躍歡喜。今此會中苾芻等眾亦復如是，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修學；後不聞說如是法門，苦惱纏心愁憂不樂，咸作是念：『我等何時當更得聞如是深法？』後時若得聞此法門，踴躍歡喜復作是念：『我今得聞如是經典，即為見佛親近供養。』如圓綵樹胞初出時，三十三天踴躍歡喜：『此樹不久花必開敷、香氣氤氳 yūn，我等遊集。』苾芻等眾亦復如是，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信受修行應生歡喜，一切佛法不久開敷。

「飲光當知！未來之世苾芻等眾若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修行心不沈沒，必於此會已得聽聞，歡喜受持、演說流布，當知彼類由聞是法，歡喜踴躍信受修行，不久開敷一切佛法。如來滅後，若有受持、演說、流布此經典者，當知皆是佛威神力之所加護令彼事成。

「飲光當知！若有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彼於過去無量佛所多植善根，已得聽聞，非適今也！如穿珠者忽然遇得無價末尼生大歡喜，當知彼類曾見此珠，故生歡喜，非今創見。如是當來諸苾芻等，深心愛樂聽聞正法，忽遇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聽聞、信受、修學，當知彼類已於往昔無量佛所曾聞是經，非於今時創聞能爾。

「飲光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妙吉祥所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踴躍、樂聞無厭，數復慇懃重請演說，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過去已從曼殊室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信

解、修學，亦曾親近曼殊室利供養恭敬，故能如是。譬如有人遇入城邑，其中一切園林、池沼、舍宅、人物無不悉見；後至餘處，聞人讚說此城邑中所有勝事，深生歡喜請其重說，若更得聞倍復歡喜，彼由往昔皆曾見故。如是當來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聞妙吉祥所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樂聞嘗 cháng 無厭足，慇懃固請重說深義，聞已讚歎倍生歡喜，當知此等皆由往昔已曾親近曼殊室利，供養恭敬聽受斯法，故於今時能成是事。」

爾時，具壽大迦葉波便白佛言：「如來善說現在、當來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信解修行諸行、狀、相。」

佛言：「如是！如汝所說。我已善說彼行、狀、相。」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現在、當來善男子等聞是深法諸行、狀、相，當知即非諸行、狀、相，以所聞法微妙寂靜，諸行、狀、相皆不可得，云何如來作如是說：我已善說彼行、狀、相？」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現在、當來善男子等聞是深法諸行、狀、相，彼實皆非諸行、狀、相，以所聞法微妙寂靜，諸行、狀、相皆不可得。然彼聞說甚深法時，歡喜受持、信解、修學，必於過去已曾得聞歡喜受行，故能如是，此行、狀、相依世俗說，非勝義中有如是事。曼殊室利當知！顯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為顯了一切佛法，通達真實不思議事。曼殊室利！我本修學菩薩行時所集善根，皆由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得成滿。欲住菩薩不退轉地，欲證無上正等菩提，亦由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得成辦。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集菩薩所集善根，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住菩薩不退轉地，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善通達一切法界平等

之相，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善了知一切有情心行平等，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疾證得一切佛法，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說如來不能現覺諸法祕密義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所覺諸法及能覺者不可得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說如來不能證諸佛法祕密義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所證佛法及能證者不可得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說如來不能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相好威儀無不具足祕密義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所證無上正等菩提相好威儀及能證者不可得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說如來不成一切功德不能化導一切有情祕密義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一切功德所化有情及諸如來不可得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於諸法得無礙解，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少真實若淨若染，生滅等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諸法非去、來、今及無為相，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以真法界非去、來、今及無為故，諸法皆入真法界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於諸法得無疑惑，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能三轉、十二行相無上法輪及於其中都無執著，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慈心普覆

一切，而於其中無有情想，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與世間同入法性無諸諍論，而於世間及諸諍論都無所得，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遍了達處、非處境都無罣礙，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來力、無畏等無邊佛法，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即白佛言：「我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相、無為，無諸功德，無生、無滅，無力、無能，無去、無來，無入、無出，無損、無益，無知、無見，無體、無用，非造作者，亦不能令諸法生滅，不令諸法為一、為異，無成、無壞，非慧、非境，非異生法、非聲聞法、非獨覺法、非菩薩法、非如來法，非證、不證，非得、不得，非盡、不盡，不入生死、不出生死，不入涅槃、不出涅槃，於諸佛法不成、不壞，於一切法非作、不作，非可思議、不可思議，離諸分別、絕諸戲論。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都無功德，云何如來勸有情類精勤修學？」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所說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真實功德，善男子等若如是知，此即名為真實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欲學菩薩勝三摩地，欲成菩薩勝三摩地，欲住如是三摩地中，見一切佛，知佛名字及見如是諸佛世界，能證、能說諸法實相無障無礙，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晝夜精勤勿生厭倦。」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何故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相、無名，無邊、無際，無歸依處，非思量境，非罪、非福，非闇、非明，如淨虛空等真法界，分齊 qí、數量都不可得。由如是等種種因緣，是故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曼殊室利童子！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甚深行處，若諸菩薩能行是處，於諸境界悉能通達，如是行處非一切乘之所行處。所以者何？如是行處無名、無相、非所分別，是故名為非所行處。」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修行何法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懈怠，**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摩地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云何名為一相莊嚴三摩地？諸菩薩眾云何修行？」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此三摩地以法界相而為莊嚴，是故名為一相莊嚴三摩地。**若菩薩摩訶薩欲入如是勝三摩地，先應聽聞、請問、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然後能入此三摩地。曼殊室利！若菩薩摩訶薩不動法界，知真法界不應動搖、不可思議、不可戲論，如是能入一相莊嚴三摩地。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入如是三摩地者，應處空閑離諸誼雜，結跏趺坐不思眾相，為欲利樂一切有情，於一如來專心繫念，審取名字、善想容儀，隨所在方端身正向，相續繫念此一如來，即為普觀三世諸佛。所以者何？曼殊室利！一佛所有無量無邊功德、辯才等一切佛，三世諸佛乘一真如證大菩提無差別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學，得入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普能了達無量、無邊殑伽沙等諸佛法界無差別相，亦能總持無量、無數殑伽沙等諸佛菩薩已轉、未轉無上法輪。如阿難陀多聞智慧，於諸佛教得念總持，聲聞眾中雖最為勝，而所持教猶有分限。若得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多聞

智慧、念總持力不可思議，普能受持無量、無數殑伽沙等諸佛菩薩無上法輪，一一法門皆能了達甚深義趣，宣說、開示，辯才無盡，勝阿難陀多百千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彼菩薩乘善男子等，云何得此三摩地時便獲無邊功德勝利？」

佛言：「童子！彼菩薩乘善男子等，精勤修學一相莊嚴三摩地者，常作是念：『我當云何能普通達諸佛法界，受持一切無上法輪，與諸有情作大饒益？』由斯得此三摩地時，便獲無邊功德勝利。曼殊室利！彼菩薩乘善男子等先聞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功德，發勤精進繫念思惟，如如思惟此定功德，如是如是功德相現；既見此相如先所聞，深生歡喜轉勤修習，漸次得入此三摩地，功德勝利不可思議。若諸有情毀謗正法，不信善惡、業障重者，彼於此定不能證得。

「曼殊室利！譬如有人遇得寶珠，示治寶者言：『我此寶價直無量，然其形色未甚光鮮，汝當為我如法磨瑩，但令鮮淨勿壞形色。』其治寶者隨彼所言，依法專心如如磨瑩，如是如是光色漸發乃至究竟映徹表裏，既修治已價直無量。曼殊室利！彼菩薩乘善男子等，漸次修學此三摩地亦復如是，乃至得此三摩地時，便獲無邊功德勝利。曼殊室利！譬如日輪普放光明作大饒益，如是若得一相莊嚴三摩地時，普照法界，亦能了達一切法門，為諸有情作大饒益，功德勝利不可思議。

「曼殊室利！如我所說種種法門皆同一味，謂遠離味、解脫味、寂滅味，無所乖違。彼菩薩乘善男子等，若得如是三摩地時，所演法門亦同一味，謂遠離味、解脫味、寂滅味，無所乖違。彼菩薩乘善男子等，若得如是三摩地時，隨演法門辯說無盡，速能成滿菩提分法。是故，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摩地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復次，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薩摩訶薩不見法界種種差別及一相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忍菩薩法不應修行，忍大菩提不應求趣，達一切法本性空故，彼由此忍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信一切法皆是佛法，聞一切空心不驚疑，由此因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諸法無不皆空，心不迷悶，亦無疑惑，彼於佛法常不捨離，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聞是語已即白佛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定由因緣而證得不？」

佛言：「不爾！」

曼殊室利復白佛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由因緣而證得不？」

佛言：「不爾！所以者何？不思議界不由因緣及非因緣而可證得，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當知即是不思議界。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如是說心不驚怖，我說彼於無量佛所已發大願、多種善根；是故苾芻、苾芻尼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疑亦不迷悶，彼為真實隨佛出家；若近事男、近事女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驚疑亦不迷悶，彼為真實歸佛、法、僧。若菩薩乘善男子等不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彼不名為真實修學菩薩乘者。曼殊室利！譬如世間卉木、叢林、藥物、種子，一切皆依大地生長；如是菩薩世、出世間一切善根及餘勝事，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長。當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法皆於無上正等菩提隨順證得，無所乖諍。」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聞佛所說，便白佛言：「此瞻部洲當來之世，於何城邑聚落處所演說、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人多信受？」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今此眾中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信受修行，歡喜發願：『願我當來隨所生處常聞般若波羅蜜多。』隨彼當來所生之處，宿願力故，即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演說、開示人多信受。曼殊室利！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踊躍，深信受者，我說彼類久殖善根，乘宿願力乃能如是。曼殊室利！有欲聽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汝應告言：『善男子等！隨意聽受，勿生驚怖、疑惑、不信，反增謗毀。』今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不顯有法，謂不顯有若異生法、若聲聞法、若獨覺法、若菩薩法、若如來法成壞可得。」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若有苾芻、苾芻尼等來至我所，作是問言：『云何如來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當答言：『佛說諸法無違諍相。所以者何？都無有法能與法諍，亦無有情於佛所說能生信解。所以者何？諸有情類都不可得。』

「復次，世尊！我當告彼：『如來常說諸法實際。所以者何？諸法平等，無不皆是實際所攝，此中不說阿羅漢等能逮勝法。所以者何？阿羅漢等所證得法與異生法無差別相。』

「復次，世尊！我當告彼：『佛所說法不令有情於般涅槃已、正、當得。何以故？以諸有情畢竟空故。』

「復次，世尊！善男子等來至我所，作是問言：『仁與如來嘗所談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請為說之，今希聽受！』我當告彼：『汝等欲聞，勿起聽心，勿專繫念，當起如幻如化等心，如是乃能解我所說；汝等若欲聽我法者，當起是心：「今所聞法如空鳥跡、如石女兒。」如是乃能聽我所說；汝等若欲聞我法者，勿起二想。所以者何？我所說法遠離二想。汝等今應不壞我想、不起諸見，於諸佛法無所希求，異生法中不樂遷 qiān動。何以故？二法相空，無取捨故。』世尊！諸有請我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先如是教誡教授，以無相印印定諸法，令

求聽者離取著心，然後為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

佛讚曼殊室利童子：「善哉，善哉！汝能善說我所說法及說方便。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見如來，欲親近佛，供養恭敬，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若諸有情欲請諸佛為大師者，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若諸有情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或不欲證，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若諸有情於一切定欲得善巧，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若諸有情於一切定欲自在起，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諸三摩地要知諸法無生無滅、無作無為方自在起。何以故？達諸法空無罣礙故。

「若諸有情欲達諸法皆有出離，無有一法無出離者，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若諸有情欲達諸法但假施設無真實者，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若欲了知諸有情類雖趣無上正等菩提，而無有情趣菩提者亦無退沒，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達一切法即菩提故。

「若欲了達一切有情行菩提行，無不行者亦無退沒，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菩提即是諸法實性，一切有情皆行諸法，無捨法者，諸行皆空，故無退沒。

「若欲了達一切法性即是菩提，一切菩提即是法界，此即實際，實際即空，心無退沒，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曼殊室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顯示諸佛難思作用，饒益

有情，亦是如來所遊戲處。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示現，不可宣說，是無墮法，唯有如來如實覺了，方便善巧為有情說。

「曼殊室利！若有苾芻、苾芻尼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下至受持一四句頌為他演說，定趣菩提住佛境界，況能如說而修行者！當知是人墮惡趣，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沈沒，亦不驚怖，歡喜信受，當知此輩於諸佛法定當證得，一切如來皆所印可，開許領受為弟子眾。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信受如來無上法印，謂深般若波羅蜜多，獲無量福。如是法印，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共所護念，諸阿羅漢、菩薩、智者及諸天神皆共守衛。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此印所印，超諸惡趣、聲聞、獨覺，定當證得無上菩提。」

時，天帝釋即與無量三十三天諸天子等各取種種天妙華香、嘑鉢羅花、拘某陀花、鉢特摩花、奔茶利花、微妙音花、妙靈瑞花、栴檀香末，供養般若波羅蜜多，奉散如來、曼殊室利、一切菩薩及聲聞等；復奏種種天諸音樂，歌讚妙法而為供養；復發願言：「願我等輩常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印！」

時，天帝釋復發願言：「願瞻部洲諸有情類常聞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成辦佛法！我等天眾常衛護之，令受持者無諸留難。諸有情類少用功力而得聽聞、受持、讀誦，當知皆是諸天威力。」

爾時，佛讚天帝釋言：「天主！汝今能發是願，若有聞此歡喜受持，於諸佛法定能成辦，疾趣無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唯願如來以神通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饒益一切。」

佛時即現大神通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大地六反振動；復現微笑，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此即如來現神通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饒益之相。」

佛言：「如是！如汝所說。我以神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印，令久住世饒益有情。諸佛世尊說勝法已，法爾皆起大神通力，護持此法令住世間，使諸天魔不能得便，諸惡人輩不能謗毀，一切外道深心怖畏。若有精勤學此法者，一切障難無不殄 tiǎn 滅。」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一切菩薩摩訶薩眾，曼殊室利而為上首，及苾芻等四部大眾，天、龍、藥叉、阿素洛等一切眾會，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五

恭敬法宝 传播流通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